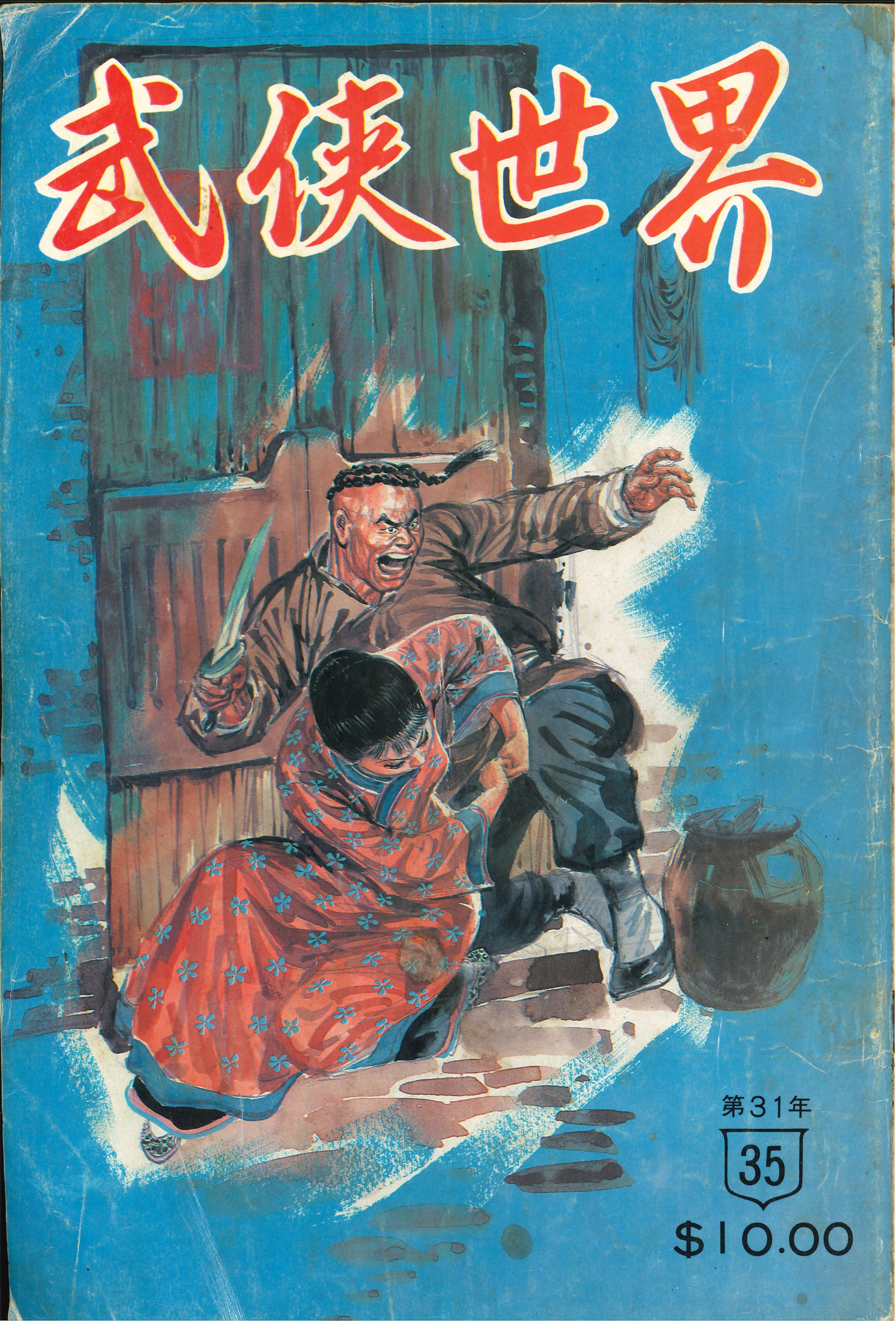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35
$10.00


中國藥學家最新成就
全球醫學界高度重視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青春減肥丸
純植物提煉，無腹瀉，無副作用。
英國、西德、日本、台灣、美國深受歡迎。
Keepfit Reduce
Obesity Pill
（主要成份：EVENING PRIMROSE OIL）
應用範圍：
肥胖症、降脂、降胆固醇、
除暗瘡、美容顏、
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30粒裝
〔青春減肥丸〕係採用中國長白山所獨有的野生植物Oenothera Biennis L.的成熟種子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提煉精製而成。其作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動員和消耗體內多餘脂肪組織，糾正體內的脂質代謝紊亂，使超常的體重下降。
由於其減肥的作用是通過改善體內的脂肪代謝而形成的，所以是自然的減肥。沒有其它減肥藥的腹瀉及削弱身體抵抗力等弊端。而且它能顯著地使皮膚變得嫩滑和富有彈性使體態美更青春健美，它並且能阻碍細胞的衰老過程，是一種優良的抗衰老保健食品。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
宜利葯品公司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眞：（852）0-6918344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Sole Agent：M&A Co.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N.T., Hong Kong
Tel.No (852) 0-6015715
Fax.No (852) 0-6918344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四色晶石」，故事中描述奎千羽爲了調查其父奎諾被殺的眞相，根據乃父遺下的「赤、雲、天、六」四字便條，聯同蓋天來到江湖找尋線索，幾經波折，竟給他們在天地門及雲霄集中得到兩顆晶石，並獲悉還有兩顆落在赤帆血盟及六陽魁兩位首領手中，據傳說若集齊四顆晶石，便可封侯拜相，奎千羽正想南下找尋六陽魁，蓋天却無故失踪，奎千羽只好孤身上路，誓要集齊四石，揭開謎底……本文內容迂迴曲折，引人入勝，包你閱後拍案叫絕！

* * *

新篇「銀狠」乃江一帆先生所著，由今期起連載刊登，江一帆先生之佳作向以文字精鍊、結構嚴謹完整、情節曲折緊張稱著，喜讀江一帆先生佳作的朋友，切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之「九宮天龍」。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5期
（總號 158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脫俗湖海恩仇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四色晶石

避世隱居　遭逢巨變

雨過天晴。

奎千羽從演武廳走出觀景台。

從觀景台望去，煙波萬頃的鄱陽湖盡收眼底。

這時，遠處湖水平靜如鏡，一葉扁舟，正向這千仭樓而來。

千仭樓建於千仭山之上，這山山如其名，山高千仭，山石嶙峋。

千仭樓外表並不精緻。

樓主建築此樓之時，不欲爲人注意，於是就地取材，用千仭山的石塊建造，因此，從湖上望去，根本分不出是山石還是樓房。

千仭樓內却是異常講究。

千仭樓樓高兩層。

下層是一個足以擺放十二圍酒席的演武廳，廳內四周放滿練武的兵器。

從練武廳出來，便是奎千羽所站的觀景台。

千仭山是從水中拔起，附近怪石嵯峨，鄱陽湖向來平靜，但水流一到這裏，便因怪石而翻騰，巨浪無端掀起。

因此，平日一般船隻，並不會泊近此千仭山。

可是，那葉扁舟却是向千仭山山脚而來。

奎千羽雖然看不見舟上所載何人，却已喜上眉梢，叫道：「爹爹……」

除了父親，又會有誰泊近千仭山？

奎千羽跨出觀景台，施展父親所授的上乘輕功「攀虹渡」，越過濕滑的石台，向下游走。

這是千仭樓唯一下去鄱陽湖的通道。

一條不是通道的通道！

此話怎說？原來樓主建築此樓，除了不想有人注意此樓之外，還不想有人來此樓。

因此，從湖上上千仭樓，只能沿峭壁攀爬而上。

峭壁筆直，根本無着手之處，使人望而却步。

只有他們父子知道，峭壁之上，有一條岩隙，直通崖頂，岩隙之內，僅可容一人而過，而岩隙兩旁，鑲有鐵環，可以踏着鐵環，沿壁上樓或下湖。

奎千羽此時心急，索性雙腿抵住岩壁，一滑而下。

當他滑至崖底，那葉扁舟已泊近。

舟上躺有一人，全身黑衣，連頭也裹着。

奎千羽忍不住高叫：「爹！」

只見他猛吸一口氣，然後「噓」的一聲，人已從崖隙之中飛射而下。

好一招「七色漩渦」，人像一隻陀螺般飛去。

急劇的旋轉，却是異常的穩定。

奎千羽飛身、騰空、旋轉、下舟——每一步驟都是清脆俐落。

船正急劇的上下顛簸。

奎千羽躍在船舷，雙腿有如吸盤。

他蹲身抱起那黑衣人。

那黑衣人只露出一雙眼睛——一雙無神的眼睛。

奎千羽十分衝動，狂叫：「爹！」

他可以感覺到他父親是全身冰冷，他立時一掌抵住他爹的後心，以內力源源輸進。

但小舟上下擺動，使他無法全神貫注。

他索性以自己的心，抵着父親的心，然後再使一招「七色漩渦」，反身上崖。

他的胸口熱力直迫傷者胸口，熱力開始向外擴散。

「羽兒，我還可以！」

父親開口，奎千羽的淚滴下。

他的淚，除了心痛父親身軀的冰冷之外，還是心焦和疑惑的淚。

他的父親何以會如此？

有生以來，他看見的父親，都是穿着儒雅的服飾，他做夢也沒有想過，父親會穿着此黑衣勁裝！

父親練武之時，衣服也是異常講究——藍色薄靴配以藍色勁裝，何來如此一套江湖浪人的衣衫？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這不是猜想的時候。

奎千羽自崖下騰身，雙手抱着父親，就以「攀虹渡」絕頂輕功自岩隙直上。

稍一力歇，腿踏鐵環，一衝而上。

跨過觀景台，上演武廳，從偏廳樓上，直入父親的卧室。

奎千羽先把父親放在床上。

脫下他的黑頭巾，再脫去上衣。

父親寬厚的胸脯，竟印了七八隻掌印。

掌印有紅有黑，使人慘不忍睹。

假若奎諾不是有上乘武功，不要說是胸脯，整個人早已被打得稀爛！

奎千羽畢竟未見過世面，見此情景，一時之間，竟然呆着，不知如何是好！

奎諾道：「羽兒，快從我的藥庫中，取出『天道王丹』……快！」

奎千羽如夢初醒，直奔寢室後面的「丹房」。

這丹房是他父親修煉之所，平日連他也不許進來，丹房之內，一邊是藥庫。

「天道王丹！」奎千羽說着，已見一個紅色小葫蘆上寫有此四字。

他急忙把小葫蘆拿出去。

奎諾躺在床上，氣喘如牛。

奎千羽遞上小葫蘆，並立時斟上清水，奎諾把小葫蘆內的汁液一飲而盡。

奎諾閉上眼睛，盤膝而坐。

奎千羽立時明白，連忙以「跏趺」

坐法，坐在父親背後，並以眞力源源輸入。

父親服下天道王丹後，似乎有點起色。

奎千羽氣自丹田而上，自小周天至大周天，源源送入父親背上的「命門」、「陶道」、「大椎」、「陽關」以及「靈台」。

奎千羽汗如乳漿，汩汩而下，而額角眉心之處却有如一個蒸籠，數縷輕煙直上。

突然，奎千羽覺得不對勁。

以他所學所知，內力輸入對方，對方經脈定然會漸入正軌，可是，如今却不是。

他父親的經脈本不穩定，但服了天道王丹之後，那些王道霸藥已暫攝他的心神，可是，藥氣似已過去，他的經脈又開始紊亂。

那七八個掌印！

奎諾事實上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內息，連接受奎千羽的內力也閃爍不定。

奎諾道：「羽兒，快把掌力收回！」

奎千羽道：「父親的經脈閃爍不定……」

「快，假若你再運貫眞力入我體，我恐怕連你……連你……也累及！」

「爹！」

「假若你不聽爹的話，那麼，你連爹爹……爹爹……最後幾句話……也聽……聽不到！」

奎千羽知道父親武學精湛，在此時刻，更沒有可能是戲言。

奎諾突然又清明的道：「羽兒，收大周天、小周天，反攝心神……」

奎千羽依着父親所言。

奎諾道：「去！」

奎千羽雙掌放下。

奎諾轉過身來，道：「羽兒，人畢竟是血肉之軀，我可以有命回來見你，已是萬幸！」

奎千羽道：「爹，你休息一下。」

「不要再多言，現在……你聽着，立刻收拾你自己認爲最重要的東西，速離此地！」

「爹，你是被誰……」

「不要理會我是被誰所傷，這與你無關，我亦不需要你報仇，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擔！」

「爹，我怎能看着你……」

「我不要你看着我，甚至不用殮葬我，立刻離開此地，離開此地……」

最後的四字，聲洪如雷神霹靂。

奎千羽嚇得倒退兩步。

從小至大，他的父親都沒有如此吆喝他。

奎諾臉色已變，變得暗黑。

奎千羽上前道：「爹，爹，你……」

「羽兒，還有一件事，你年輕有爲，既懂武功，又懂文字學問，離開此地之後，用任何本領找生活也可，決不可用武功找飯吃……」

奎千羽移近父親。

奎諾突然雙手一揮，力迫奎千羽。

奎千羽見他再運力，立時退後，站起。

「快走！」奎諾語音已變。

奎千羽退至門外，但並不離去。

只見房中的奎諾搖搖欲墜，不一會，臉如土色，「噗」的一聲，整個人倒下。

奎千羽急忙走入。

奎諾已再無聲息。

奎千羽伸手撫摸他的額頭，已是冰冷；再摸他的鼻息，已是全無，再摸心胸，已無躍動。

「爹……爹……」

奎千羽狂號。

他實在不相信他的父親竟然會死。

他拚命推動父親的身體。

其實，奎諾早知自己命不久矣，他能回到崖上，實在是上天之賜，吃了「天道王丹」、接受奎千羽內力輸入，只不過是人力抗天，久延殘喘。

他只想說出他心中的話。

如今話已說完，整個人立時崩潰。

奎千羽不知哭了多久，直至眼淚流乾。

父親拚了命回來，目的是告訴自己最重要的話，可是他却沒有……

他最强調的，只是「速離此地」。

千仞樓是一處無人可攻入的地方。

下面是驚濤拍岸，上面是插天峭岩，無路可來。

誰有本領來此？

就算來此，以奎千羽此時的武功，江湖上又有多少人可以加以抵擋？

爲何要速離此地？

奎千羽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答案很快便來了。

＊ ＊ ＊

千仞樓下，驚濤裂岸，奎千羽早已聽慣。

那浪濤的聲音，聽似雜亂無章，其實是有其自然的規律。

潮漲之時，有潮漲的響聲。

潮退之時，亦有潮退的響聲。

可是，如今傳來的，却是韻律凌亂。

奎千羽連忙抹乾眼淚，衝出觀景台。

從觀景台望去，是一望無際的鄱陽湖，在煙波浩瀚之中，出現了一條大船。

船桅高處，掛有一條紅巾。

奎千羽日夕在這觀景台上，望盡不知多少歸帆，也見過無數的船，却從未見過這種紅巾。

紅巾在風中飄揚，似在波濤上潑上一灘血。

奎千羽與父親隱居在這千仞樓上

，匆匆已有十八載，他從未離開過千仞樓。

他認識的江湖事物，亦只是來自父親的陳述。

紅巾代表甚麼？他似有記憶。

那是五湖船幫的一個結盟——赤帆血盟。

赤帆血盟？與千仞樓有何瓜葛？是爲父親而來？

那定是父親的第一個仇家。

想到這裏，奎千羽反而心境平和。

既然是父親的仇家來了，那便可以從仇家口中，得知父親爲何而死？是否死得有所值？

大船似無法泊岸。

千仞山下的怪石，又豈可讓船泊岸？

兩個掌舵的大汗淋漓，泊了半天，仍然無法沾及岩岸邊緣，更不用說是泊岸。

船上有兩個人，站在船頭。

他們身穿緊身紅衣勁裝，無論那船如何上下起伏，他們還是若無其事的站着。

這一身功力，看在奎千羽眼裏，不由得生起一陣佩服之心。

不過，那是仇敵，何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這三脚貓的功夫，又何足道哉？

那兩個紅衣人忽而轉身，指手劃脚。

其中一個掌舵人離開了舵，叫來其他船上人，向浪濤中拋下一隻小舟。

看來那兩個紅衣人要利用小舟上岸。

奎千羽心中發笑。

大船已無法泊岸，小舟又有何用？

小舟已在水中，被海浪上下拋離。

然而，兩個紅衣人並非要坐小舟泊岸！

只見兩人凌空一翻，便像兩朵紅色的火燄，撲向顚簸不定的小舟之上。

他們騰空之時，小舟正被巨浪拋高。

當他們落下，小舟正處巨浪之下。

兩人穩降於小舟的一頭一尾之上。

這時，小舟正處於浪下，當他們一穩身，小舟便開始被浪拋高。

兩人正好利用這拋力。

浪濤的拋力，加上兩人的輕身功夫，轉瞬之間，兩個紅衣人身已離舟，上了岩岸。

原來他們並不是想乘小舟上岸，而是利用小舟作落足發力之點，再行中途發力上岸。

奎千羽心中一凜。

能顯露這一手功夫，來者自然非弱者。

好，看你們又如何上這千仞樓！

岩石本已被浪濤打磨得非常平滑，加上水濕與青苔，飛鳥有時也站不穩。

只見其中一個紅衣人突然一掌劈下。

石屑紛飛之際，他已一手攀着岩石，另一個紅衣人踏在那人的臂上，又來一個翻天飛。

翻天飛？

扶搖凌霄？

好俊的輕身功夫！

奎諾曾經敎過奎千羽無數難度高的輕身功夫，也約略提過這兩招早已失傳的招式「翻天飛」與「扶搖凌霄」，如今竟在自己眼下上演？

來者是甚麼强手？

以自己的輕功「攀虹渡」與這兩個紅衣人比較，自己並不見得如何出色。

兩人接連的一掌擊岩，一手作梯，轉瞬之間，已上了岩頂。

奎千羽仍然昂然的站在觀景台前。

那兩個紅衣人互望一眼，却似未把奎千羽放在心上。

他們同時一晃，已進入千仞樓。

「千仞樓上還有人？」其中一個紅衣人道。

「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另一個紅衣人回答。

奎千羽聽在耳裏，怒在心頭。

他拱手道：「兩位何……」

兩個紅衣人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也不聽他的言詞，便直奔入演武廳。

演武廳面積宏大，使他們有點錯愕。

在這錯愕之間，那個站在樓頭的小子，已站在他們面前。

這表示甚麼？

這表示站在樓頭的，並非是可以不顧一眼的小子。

觀景樓與演武廳之間雖說接近，亦有三十步之遙，這一晃身，便趕在二人之前。

這一份能耐，使兩個紅衣人在錯愕之中，再來一次錯愕。

奎千羽道：「兩位前輩是……」

其中一個紅衣人道：「小子是……」

「在下姓奎！」

「姓奎的？」另一個紅衣人話仍未了，似是有意無意之間的一手遞出。

奎千羽只感一陣力道迫人，使他後退。

他稍一側身，力已卸去，身無晃動。

第三次的錯愕。

「奎諾是你何人？」

「奎諾是我父親。」

第四次愕然，兩紅衣人呆了一呆，頃刻才異口同聲道：「奎諾竟有兒

子？」

「你們說甚麼？」

「你是奎諾的兒子，叫甚麼名字？」

「奎千羽。」

一個紅衣人道：「堅弟，先殺他，我去搜查！」

「千仞樓是你們的麼？」

紅衣人道：「殺他！」

奎千羽稍退，朗聲道：「咱們先禮後兵！」

兩個紅衣人聽了，似覺可笑。

其中一人道：「好，小子，咱們先禮後兵。」

「報上名來！」

這是父親在縷述江湖事蹟之時的開場白。

奎千羽一一依從。

兩個紅衣人當然覺得好笑之極。

「好，我告訴你，我們兩人俱是赤帆血盟中的左右血衣使！」

「左右血衣使？」奎千羽隨口說着。

不論甚麼名字，對他並無特別意思。

可是這隨口一說，却使這左右血衣使覺得受到重大侮辱。

在這五湖之內，有誰沒有聽過「赤帆血盟」？

有人竟然對「左右血衣使」無動於衷？

這簡直是一種侮辱，一種重大的侮辱。

據說在五湖之內，小孩子一聽見母親說「血衣使來了」，小孩子便會立刻自動地閉上眼睛。

何以這一個小子竟隨口嘀動，並無反應？

「我是左血衣使鑄刀！」

「我是右血衣使鑄劍！」

「你們是鑄刀與鑄劍的？」奎千羽實在不明白。

兩人聽了，血氣往上沖。

「我們姓鑄，我叫刀，他叫劍！」

奎千羽聽了，才明白這兩人有一個僻姓，更有一個古怪的名字。

奎千羽道：「你們誰先上？」

兩人聽了，紅筋乍現。

江湖上，有人聽到「血衣使」三字，早已退避三舍，膽敢追問姓名，再要加以解釋，實在罕有。

這小子無知，倒也罷了，如今竟有此發問！

其實奎千羽並非侮辱他們。

只不過他並無臨敵的經驗，他問誰先上，只不過是表示自己的公平。

兩個血衣使又互望一眼。

鑄刀道：「好！」

奎千羽急不及待的道：「兩人齊上？」

這話顯示出奎千羽的無知。

鑄劍反而笑道：「兄弟，你先上！」

奎千羽已擺出一個架式。

鑄刀一個手刀劈上。

奎千羽稍退，道：「你的刀呢？」

「這便是我的刀！」

只見鑄刀的右臂挺直運起，實在與一柄大馬金刀不遑多讓。

奎千羽見來勢强勁，便以柔制剛。

只見他左右晃動，使出父親所授的「孤鶴悲鳴」。

他單腿迎立。

鑄刀一刀似的劈下。

奎千羽忽以縮近腰旁的左腿踢出。

好一招「脚踢魁斗」！

脚踢在鑄刀手臂之上，猶如踢在鋼刀之上！

「啪」的一聲，鑄刀竟然感到一陣劇痛。

而奎千羽並無表示，還似脚踢之力，有餘而無盡。

鑄刀心想：「好小子！」

又一招「鶴嘴蛇心」！

左右兩手，有如兩個鋼錐，直插鑄刀雙目。

鑄刀再不能以手臂作刀，只能曲臂以迎，一連接他二十多快招。

一收一放，已是二十來招。

在旁的鑄劍道：「這套功夫可有名堂？」

「有！孤鶴悲鳴。」

「孤鶴悲鳴？」

鑄刀道：「他果眞是！」

鑄劍也道：「他果眞是！」

「果眞是甚麼？」

「你是奎諾的兒子！」

「我一早便說過，你以爲我是冒認的？」

鑄刀道：「江湖上，人人知道『千仞無痕』從來沒有家眷！」

鑄劍道：「你既直認是他兒子，又使出似模似樣的『孤鶴悲鳴』，那你定是他兒子無疑。」

「是的，我的確是他親兒。」

「好，咱們便一起上。」

奎千羽並無驚懼之色。

江湖上，有誰不知：血衣使同上，閻王命不長。

只要他們同上，連閻王的命也不能保。

鑄刀手臂如大馬金刀，而鑄劍的雙手，也有如一雙寶劍，直刺奎千羽。

奎千羽見二人同上，攻勢更爲凌厲。

他開始覺得這兩人的武功厲害。

可是，奎千羽的奮鬥之心極强，只要對方越强，他發揮的力量也越大。

他不再使「孤鶴悲鳴」，而使出另一套「銀瓶漿迸」。

這套功夫，可算是奎諾生前得意之作。

所謂「漿迸」，實含有爆破的隱義。

奎千羽功力雖有，但未能控制自如。

「銀瓶乍閃」。

雙拳之快，令兩位血衣使有點頭昏目眩。

兩人的血衣，加上銀拳，實在是刺目。

「波」「波」兩聲，兩個血衣使已中拳。

拳頭接觸在肩上，却直迫胸脅。

兩個血衣使稍退，然後又攻上。

「刀劍雙拼」！

兩人合作已久，又是兄弟，當然是心意相通。

血肉之軀，竟成刀劍！

刀劍未至，已使奎千羽感到寒氣迫人。

他知道不能硬接。

一招「秦瓶漢缸」——

人若一個巨瓶在空中轉動。

刀劍直下，巨瓶迸破，那陣威力，有如千百支箭同時射出，直把兩人迫向牆邊。

「血衣使」二人自出道以來，從未遇過如此高手。

高手？面前只是個小子。

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但事實的確如此。

左右血衣使迫在牆邊喘氣。

奎千羽道：「好了，你們先回答我的問題！」

兩人仍然喘氣，並無答話。

「我父親是你們殺死的？」

左右血衣使互望一眼。

左血衣使鑄刀反問：「奎諾眞的死了？」

這一問，使奎千羽悲從中來，他當然想父親還沒有死，可是……

「那麼，他眞的是你倆所殺？」

右血衣使想說話，却欲言又止。

奎千羽本是稚嫩的臉孔，開始緊繃着，他雙手合攏，發出「勒勒」的聲音。

左右血衣使已作了最壞的準備。

奎千羽並無出手，只道：「我父親是個好人，你們爲甚麼要殺他？」

左右血衣使異口同聲喟歎：「你父親是個好人？」

奎千羽聽了，突然雙拳齊出。

「波」「波」兩聲，左右血衣使立時閃向左右，牆上立時出現了兩個洞，泥屑紛飛。

剛勁的兩拳，並無花巧，只是簡單的「雙龍出海」。

但威力足以折筋斷骨。

奎千羽道：「你們不能侮辱我的父親！」

左血衣使鑄刀道：「小子，你想知道眞相？」

奎千羽點點頭。

「不過，你得接受現實！」

「甚麼現實？」

右血衣使鑄劍道：「比方說你父親是個大壞蛋……」

「甚麼？」奎千羽怒意又從心上起。

鑄刀道：「好了，我們不說了，來吧！」

他先站起來，鑄劍隨着。

奎千羽覺得奇怪，他們是處於下風，爲何竟然寧願與自己作一死戰，而不願透露眞相。

他想知道眞相。

鑄刀與鑄劍互相望了一眼，同時發難。

「惡獅張口」是左血衣使出的招式。

「餓虎撲食」是右血衣使出的招式。

兩人爲攻擊奎千羽，空門大露。

奎千羽稍退，身體慢旋，踢出兩脚。

左血衣使雙手有如獅子巨口，緊緊的扣着奎千羽的右腿。

而右血衣使一手托着奎千羽的左腿，另一手則劈下。

奎千羽感到右腿有一陣難以言喻的疼痛，一時之間，無法甩開二人。

左右血衣使各扯一邊。

奎千羽被二人拉着雙腿，半空之中，拉成了「一字馬」，只見他滿頭大汗。

眼看左右血衣使便要把奎千羽撕開。

突然，奎千羽雙手齊發，再向二人擊出。

這一擊看似柔弱無力，但力量却是隱隱中直迫而來，兩人只感到有一種似快要爆炸的力量。

那力量迫近。

他們全身緊張，雙手不由自主的鬆了下來。

那力量再加迫近。

一種使人胸口翳悶、頭昏腦脹的感覺，立時傳遍全身，不由自主的被迫開。

那力量已達頂峯。

「砰」「砰」兩聲！

兩人分別被彈開二十丈開外。

幸好這演武廳極大，否則兩人一定破牆而出。

好一招「氣冲乾坤」！

「走！」

左血衣使退至觀景台，已騰身向外躍。

右血衣使要越過奎千羽才能走出觀景台，他一個撲身，有如一支疾矢離弓，撲向奎千羽。

奎千羽一個閃身。

右血衣使越他而過，但過不了多少，奎千羽隨手一抓，已抓住右血衣使的雙腿。

突然，奎千羽感到一陣寒風吹來。

那並不是普通的寒風，而是血雨腥風。

兩叢暗器在暗光中仍然閃亮，並不是直射而來，而是先射左右，再在

氣流中左右迴轉。

從來沒有見過的手法！

暗器竟然可以轉彎。

奎千羽突然挫身，已把右血衣使舉起過頭，然後一拋，護着自己頭胸。

而那兩叢暗器已然射至。

只聽見右血衣使狂叫一聲，掙扎幾下之後，竟像一堆爛泥似的墜下。

好厲害的暗器！

奎千羽仍然手握着右血衣使的身體，只見他的臉上滿佈銀針，有如一個痲子。

而他的小腿前骨也滿佈銀釘，有如蚊蚋伏着吸血似的。

奎千羽心頭一凜。

這放暗器的手法，實在是匪夷所思。

能以氣迫暗器，使其在激射中轉彎，已是難能可貴，更使人心弦震盪的，卻是一手發暗器，竟然可以分左右而出，更奇的是左右暗器不同，重量各異。

左邊是銀針，右邊是銀釘。

假若打在自己身上，如今自己已成屍體。

左血衣使也呆在觀景台前。

他這手「暴傾天險」的暗器手法，從來沒有失過手，有誰會料到暗器會轉向？

他有足夠的信心，奎千羽可以逃過銀針，卻不可逃過銀釘。

可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銀針是刺在他大哥的臉上，銀釘是釘在他大哥的小腿前骨之上，他呆着。

他呆着是為了兄長的死亡。

他呆着更是為了奎千羽臨危不亂，料敵先機。

奎千羽把右血衣使一拋，拋向那呆着的左血衣使，叫道：「告訴我，我父親是誰？」

左血衣使接過右血衣使，轉身便逃。

奎千羽追出，叫道：「我父親是誰？」

左血衣使突然止住如飛的脚步，回轉身來，滿臉悲容，道：「你父親是個殺手。」

「殺手？」

一時之間，奎千羽實在不明白甚麼是「殺手」？

他不是不明白「殺手」兩字的意義，而是怎樣也不能把「殺手」二字，加在父親的身上。

「你說謊！」

「我鑄刀幾十年來，只有這句是眞話。」

鑄刀轉身。

奎千羽追前，他實在不能忍受。

他一掌推出。

一掌三式「弄月」、「吟風」、「歸去」。

一式比一式厲害。

左血衣使先是一個跟蹌，然後是一個狂衝，接着是無端飛身。

他雖然抱着右血衣使的屍身，仍然是無端的飛身。

那是「歸去」的威力。

左血衣使飛出觀景台，直射而去。

兩片殷紅的血衣，便在黑暗中消逝。

奎千羽這時才覺得後悔——為甚麼不留一個活口？

他明白自己實在不能接受。

殺手？

自己的父親向來溫文儒雅，何來與殺手二字沾上半點關係？

他會殺人？

他連伏在肉上的蒼蠅也只揚手趕退，甚至釘在他臉上的蚊蚋，他也只會用手揮去，從來不會拍死。

沒錯，父親武功上乘，但上乘的武功，並不表示一定會用來殺人。

父親傾囊所授的武功，當然是厲害。

他相信自己所學的，只是父親的一半。

然而，自己卻殺了人。

殺了兩個名重江湖的人。

不過，他並不是有心殺人的，而是忍不住父親的聲名受到玷污。

他慢慢的站起來，走到父親的寢室。

父親的屍身仍在床上。

一陣暗湧的惡臭，已在房間瀰漫。

「爹，你是殺手？」他忍不住問。

他跪下，眼淚又再流下。

這一夜，他便如此渡過。

* * *

翌日醒來，那陣惡臭更為濃烈。

奎千羽走出後花園，隨手採了一大束花。

這些花都是父親生前所種植。

猶記得他臨行前一晚，只道：「羽兒，我這次一去，可能晃得上三兩個月，冬天快來，我一定要採購足夠的東西，來伴咱們好過冬……如今園中百花盛開，你每天謹記澆水……」

父親每年都要離開千仞樓兩次。

一次是夏末秋初。

第二次是冬盡春臨。

最主要的目的是採購一些山上的用品，這地方根本沒有人煙，如果沒有足夠的物品，尤其是寒冬，兩個人餓死在樓頭也沒有人知道。

十多年來，父親都會採購足夠的物品回來。

可是，這是最後的一次。

他甚麼也沒有帶回來，只帶回一個受了重傷的身體！

奎千羽呆着，手抱一大束的花。

那是充滿香氣的花朵。

「好美啊！」

是一個嬌美動人的聲音。

奎千羽如夢初醒，前面站着一個

人。

一個驟眼看去是個男孩子的人，但他剛才那句話，卻無論如何都不會使人覺得他是個男孩子。

「是的，好美！」

「好香！」

「是的，好香！」

奎千羽突然覺得，一切都不對勁。

十多年來，這樓頭從來沒有出現過人。

為甚麼會有這一個不男不女的人，在這花園出現？

「你是誰？」

那不男不女的人笑着，並沒有回答。

「你從那裏來的？」

那不男不女的人仍然笑着。

「為甚麼你要採這麼多花？」

「我採給我父親。」

「你父親喜歡花？」

「是的，這些花都是他親手所種。」

「好，我也替你採些。」

奎千羽沒有異議，看着這個不男不女的人，幸好他並不是那些令人憎厭的人。

兩人又再多採了一大束。

那不男不女的人亦手抱了一大束。

「隨我來！」

奎千羽根本上是一個完全沒有機心的人，然而，那人亦像他一樣。

他們進入千仞樓。

那人看見那個寬大的演武廳，禁不住嘆道：「這廳好大呀！」

奎千羽並沒有回答，直上父親的寢室。

「很臭！」那人道。

奎千羽直奔父親床前，然後把懷中的花朵一一的舖在床邊。

那人看見一具有臭味的屍體，當然卻步，只見奎千羽慢慢的把花舖在屍體旁。

他覺得十分感動。

當奎千羽把花舖完後，他也慢慢的行至床前，把懷裏的花舖上去。

奎千羽看着他，面前的陌生人卻似成了他的知己。

其實他並不知對方是誰。

花舖滿了，濃烈馥郁的香氣，暫時蓋過屍體發出的氣味。

其實那是一種極其怪異的氣味。

臭中泛香，香中有臭。

奎千羽跪下。

那人也跪下。

良久，兩人無語。

終於還是奎千羽打破了緘默。

「謝謝你。」

「謝我甚麼？」

「謝你為我父親舖上鮮花，他生前喜愛鮮花，死後有人為他舖滿鮮花，他一定很高興。」

「他是你父親？」

奎千羽點點頭。

那人退後，虔敬地叩了三個响頭。

奎千羽感到詫異，但心中十分感激。

「為甚麼你要叩頭？」

「因為他是你的父親，而且一個人離世之後，應該值得尊敬。」

「誰教你的？」

「我父親教我的。」

「你父親是誰？」

「你的父親又是誰？」

「我父親姓奎，單名一個諾字，一諾千金的諾字！」

「奎諾……『千仞無痕』奎諾？」

「你認識我父親？」

「我聽過，那麼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奎……」

「灰心？」那人說笑道。

「不，我從不灰心，我叫奎千羽。」

「奎千羽！我也告訴你，我叫蓋天。」

「蓋天？天也可以蓋的？」

兩人都笑起來。

在一個屍身前笑，似乎不大尊敬。

奎千羽道：「我們出去吧。」

蓋天跟隨着奎千羽下樓，過了演武廳，直出觀景台。

「你怎麼會來的？」

蓋天道：「我到處逛，見這地方怪石嵯峨，非常難攀，我便上來了。」

「既是難攀，何以還要上來？」

「我生性如此，越是難攀，我越要上來！天下無難事，我自信如此！」

「天下無難事？」

「這是我的信念。」

「好極了，我也希望有你這個信念。」

蓋天道：「你父親因病去世？」

奎千羽搖搖頭，道：「他是被人殺死……」

他把父親帶傷回來的事說了一遍。

蓋天道：「他叫你離去，叫你不用報仇……為甚麼你不聽他的話？」

「假如你是我，你會嗎？」

「我不會，我一定要查出誰人害死他，要替他報仇。」

「我也是如此想！」頓了一頓，道：「好了，我已告訴你大部份我的身世，你的又如何？」

「大部份，還有其他？」

「當然還有其他。」

蓋天本來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世，但為了好奇心，想聽奎千羽的另一部份，忍不住道：「我父親不喜歡我多事，趕我出家門。」

「多事？好管閒事？」

蓋天點點頭，道：「其實一個人學了武功，定然要學以致用，鋤强扶弱，抱打不平，那有何不對？」

奎千羽笑道：「其實不是你父親趕

你出來，而是你想出走家園，獨自闖蕩江湖。」

蓋天豪氣地道：「是的，闖蕩江湖。」

奎千羽道：「你武功不錯，依我猜，你輕功最厲害。」

「你怎麼知道？」

「這地方連一般鳥兒也不敢上來，你怎上來的？」

「那邊崖石陡峭，但總有扶手立足之處，只要有一些借力的地方，我便可以上來……」

他突然一個飛身，跑出觀景台前的岩石，看下去道：「從這裏下去也不易。」

奎千羽道：「天下無難事！」

蓋天道：「我去也！」

奎千羽急忙追出去。

蓋天已滑落那崖頭，但他實在有點後悔，因爲他從崖頭望下去，根本看不到下面是一處直壁，直壁下面便是波濤洶湧的海面。

從高處望下，雪花似的浪濤，更是驚心動魄。

不過，蓋天是個好勝的人，他滑到岩邊，全身運勁，慢慢滑下。

奎千羽在上面，也同時滑下。

他知道岩隙之處有鐵環，但見蓋天不用，他當然沒有理由使用。

奎千羽知道自己的輕功「攀虹渡」厲害，然而蓋天的輕功却也另有一格。

他的輕功揉合了傳統的「凌虛渡空」與「壁虎游牆」兩種功力，身似貼壁而下，遇上一些突出的岩石，却又能像乳燕翔空、蜻蜓點水般躍下。

他心中實在忍不住喝采。

他記得父親常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是的，蓋天與自己年齡相若，但武功却已是超出自己之外。

兩人頃刻之間，已來到山脚。

他們各自佔了一處僅可站脚的地方，互相望着，他們力竭聲嘶的叫着，仍無法聽到對方的聲音，因爲海浪聲實在太大。

奎千羽指指上面。

蓋天明白，本想游身而上，但剛巧這時巨浪翻滾，竟然捲起了一條大魚。

魚！他低頭一望，魚兒已失踪。

他忽然童心大發，定住身形，向下聚精會神一望，原來在這駭浪之中，仍有魚兒。

當他看得眞切，一滑身，身體倒掛，再順勢滑下，手沾水，然後騰身而起，此時，手中已多了一尾魚兒。

奎千羽看得眞切。

他的好勝心也不弱，也是順着一滑，單手扶壁，再滑，伸手入水中，手中也是多了一尾魚兒。

兩人相視而笑。

蓋天再一提氣，沿壁而上。

這次上去，更覺困難，因爲雙手盡用，又恐擠死魚兒，因此要小心翼翼。

忽然，蓋天脚下一滑。

奎千羽眼明手快，一個翻旋，一手已抵着蓋天的手，一拉一甩，蓋天的人已在自己之上。

兩人互相借力，很快便上到岩頭。

他們放下手中魚兒，兩條魚兒猶在石上蹦跳，兩人休息了一會，蓋天自動請纓，要弄一頓豐富的午餐。

奎千羽也不介意，其實他也差不多有兩天沒有滴水沾唇，假若不是蓋天說起吃東西，他猶不知飢餓。

* * *

這一餐吃得實在不錯，尤其是兩尾鮮魚。

蓋天除了弄魚之外，還在厨房內找來一些乾肉，加上一些簡單的配料，竟然又多添兩個菜。

奎千羽對蓋天原不佩服，但吃過這一頓之後便全然改觀，他心想：這麼好的手藝，除非是女孩子……

他望着蓋天。

蓋天道：「你又在想些甚麼？」

「我想你能弄這一手好菜，你定是個女孩子。」

蓋天出奇不意的被這一問，顯得有點尷尬，假裝怒道：「你爲何有此說法？」

「你下厨的手藝……」

「你沒有到過大城？」

奎千羽點點頭。

「那麼，你以爲那些大酒家內的大厨，全是女人？」

他根本從未到過大城，如何得知？

蓋天道：「那些大酒家中的珍饈百味，全都是男人弄出來的！」他頓了一頓，想起奎千羽是父子相依爲命，爲了更令他心服，又道：「你父親是男人吧？」

「你在說笑話？」

「我的意思是，他弄出來的東西一定很好吃，否則……」

「你怎知道？」

「否則你怎會如此强壯？」

奎千羽不再追問，在他們這個年紀，尤其是奎千羽，沒有接觸過甚麼人，男女並不是甚麼問題。

他忽然又愁容滿臉。

蓋天收拾着杯盤，問道：「我又說錯甚麼？」

「沒有甚麼。」

以蓋天的性子，對父親猶可以出言頂撞，不合則離家出走，可是，對着奎千羽，却能耐着性子。

「你又想起你的父親？」

奎千羽道：「是的。」

蓋天道：「你父親對你很好？」

「這點還用多問！」

「那麼，他死後，你却這樣對他？」

「我怎樣對他？」

「人死後必須入土爲安！」

「甚麼入土爲安？」

蓋天看着這個不通世務的小子，搖搖頭的把應該替他父親入殮之事說了一番。

奎千羽道：「這點我知，不過，我只想父親與我多相聚一刻。」

「不，你父親的屍身已有腐味，會引來兀鷹的。」

奎千羽道：「那我怎辦？」

「我們一起動手吧！」

他們費了一個下午，在園中埋葬了奎諾。

當奎千羽爲父親寫墓碑的時候，忽然想起蓋天說過父親的外號——千仞無痕。

「你怎知我父親的外號？」

蓋天道：「我也只是聽我父親在說江湖逸事之時聽過，他說十多年前，在這附近五湖之內，有一個武功極好的人出現過，那人行俠仗義，救弱扶貧……外號名爲『千仞無痕』，聽說他的輕功極好，可以一躍而上千仞，一飛而冲天去！」

「是的，我父親的輕功極好！」

「看他選擇這幾乎無人可到的地方居住，再看你的身手，便知他是個輕功絕佳的人。」

「還有其他傳言嗎？」

「後來，他與一位拜把兄弟不知爲了甚麼事，鬧至決裂，兩人決鬥於生死崖上，聽說他的義兄死在崖前，而他便再沒有出現江湖，想不到他竟然隱居於此！」

原來他的父親竟有一段傷心的往事，可是，十多年來，他從沒有在自己跟前提起。

甚至，連在他死之前，也是隻字不提。

那是一段太傷心的往事？

「還有呢？」

「沒有了。」

奎千羽沉默着，他一向只以爲父親是一個不願在江湖打滾的隱士，一是爲了自己，二是因爲父親不單有高强的武功，而且有湛深的學問。

奎千羽也讀過不少書，他從書中也知道，歷史上有很多名人，都不願沾染凡塵，而願一輩子長居山上。

長居山上既可抛開凡塵，亦可加倍練功。

就以自己爲例，若在普通凡塵鬧市中，這十多年的武功，無論如何也不能達到如此境地。

因此，他絕不懷疑父親隱居在千仞山上的原因。

蓋天道：「你父親平常跟你說些甚麼？」

「讀書、練功！」

「兩件事都討厭死了！」蓋天似乎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不，對我來說，兩件事都有趣，不過，有時候確是會比較悶！」

「除此之外呢？」

「他會說一些江湖逸事，但都說得十分平和，只要我記着凡事要忍讓，以和爲貴。」

「對了，你說過他臨死之前，只有兩句最重要的話。」

「一是速離此地，二是勿以武功爲生。」

蓋天道：「爲甚麼要速離此地？」

奎千羽道：「我也不明白，他叫我速離此地，我應該往那裏走？」

「天下這麼大，何處不可去？」

「但我從未離開過千仞山。」

「那你好運，遇到我，我走遍大江南北，甚麼地方也去過！」

「但爲甚麼要速離此地？」

「你說沒有人可以到達這千仞樓，但事實上我却能到達。」

「你例外，因你輕功好。」

「世上輕功好的人有無數。」蓋天想了一想，又道：「你父親臨死之前，叫你速離此地，當然是有深意！」他又沉默了半晌，才道：「你有沒有看過父親遺下的東西？」

「沒有……」

「爲甚麼不看看？」

「父親生前，他住的寢室，我除了早晚入內問安之外，從來沒有進去看過。」

「那如今你更應該看看！」

「其實我相信也沒有甚麼……只有一些醫書、一些煉丹製藥的東西！」

蓋天道：「你始終都要離開這裏，何不看看？」

奎千羽意動。

他們進入了奎諾生前的寢室。

寢室仍有一陣餘臭。

再進入，是一個被稱爲「藥庫」的房間，父親曾在死前叫他入內，找來那瓶「天道王丹」。

只見藥庫之內，有幾百個大大小小的瓶。

蓋天也沒有動。

另外是牆上一個一個的小抽屜，載滿了各式各樣的藥材，也沒有甚麼特別。

再進入，是一間書室。

三壁的牆上都是書櫃，櫃內滿是書籍。

最多的是醫書，另外是一些經史子集。

室中有一張案，上面有點凌亂。

蓋天走近，只見上面有兩張紙。

一張似是簡單的地圖，一張是字條。

字條上面有四個日子，也有另外四個字：赤、雲、天、六。

蓋天問道：「甚麼是赤雲天六？」

奎千羽搖搖頭。

蓋天道：「你快把這地圖與字條收好，日後當會有大用途。」

他順手拉開了一個桌下的小抽屜。

抽屜之內，竟有一大疊銀票。

奎千羽並不知道這些東西的重要

，蓋天行走江湖有日，自然知道銀票的重要。

他將銀票攤開，禁不住伸出舌頭。

因爲每張銀票都是一千両，共有五十張。

一共是五萬両。

以當時來說，已是一個驚人的數目。

「你父親爲何有這麼多銀両？」

奎千羽茫然，他實在想也沒有想過，父親竟會有這麼多銀票。

蓋天再在書室走了一圈，見沒有甚麼發現，便與奎千羽下來。

他們面面相覷，百思不得其解。

奎諾何來這麼多銀票？

那地圖表示甚麼？

那四個全無相連意義的字，又代表甚麼？

是人名？地名？物名？

甚至是甚麼密碼？

蓋天覺得越想越糊塗，索性閉上眼睛。

忽然，他想起奎千羽說過，他還有另一部份的事情沒有告訴他。

蓋天道：「千羽，究竟這裏還發生過甚麼事情？」

奎千羽這時比蓋天更爲茫然，他是個從未與人交際，更從來沒有煩惱的人，對於擺在面前那麼多的啞謎，更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蓋天雖然年紀與他差不多，但在奎千羽來說，他已是他的扶手杖、盲公竹。

奎千羽道：「我父親死後，有兩人來犯！」

「兩人來犯？他們當然是不敵你而去？」

奎千羽點點頭，便把那兩個身穿紅衫、自稱爲左右血衣使的人，與他一場拚鬥說了。

蓋天聚精會神的聽着。

聽到緊張處，有如感同身受。

蓋天聽完之後，第一個疑惑是：「他們怎樣上來的？是用絕頂輕功？」

奎千羽道：「輕功是有，但並不絕頂，他們是互相借力而上，假若一人而來，他們肯定無法上來。」

「他們身穿紅衣……紅衣？」

「是的，紅衣，刺眼的紅衣！」

「那麼，他們說過他們來自……」

「來自甚麼赤帆血盟。」

「赤帆血盟？」

「那是……」

兩人互望一眼，同聲叫道：「是字條上的第一個字——赤。」

蓋天道：「換句話說，你父親所寫的四個字，都表示是他一些強敵。」

「赤便是赤帆血盟。」

「你知道赤帆血盟多少？」

「我只知道，他們是這鄱陽湖內的第一盟。」

「鄱陽湖內有很多盟的？」

「是的，鄱陽湖內有無數的結盟，其實也只不過是一些漁人結聚在一起，不過，那赤帆血盟却並不只是結盟那麼簡單，而是保護這湖內的漁人。」

「一個集團？」

「一個有極大影响力的集團。」

奎千羽嘆了口氣，道：「那兩個喚作左右血衣使的人，也實在厲害！」

「他們怎會與你父親結仇？」

奎千羽茫然，道：「我父親怎會與人結仇？」

「爲甚麼不會？」

「因爲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假若你曾見過他，你定會認爲他是一個書生，多於一個武人。」

「不過，我看他身材健碩。」

「那你也只會想，他是一個健碩的讀書人而已。」

蓋天道：「那你有沒有想過其他？」

「想甚麼？」

「你們終年隱居此處，你已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你父親也無生產，你們何來如此豐衣足食？」

奎千羽一時之間啞口無言，因爲他從來也沒有想過，爲甚麼父親可以不事生產，不爲衣食而憂？

蓋天却爲他解釋道：「有一個可能——你父親有龐大的家業遺產！」

「沒有，從來沒有一個人來探過我們，我們那裏有親人？」

「而且，我看過那些銀票，應該是近日才發出的，假若你父親有龐大遺產，那應該是黃金而非銀票。」

「那麼，他那些銀票從何而來？」

奎千羽百思不得其解。

還是蓋天有見地，道：「有兩個可能，一個是賭錢。」

「賭錢，甚麼是賭錢？」

「有機會我帶你看看！既然你父親從未在你跟前提過賭字，那便只有一途。」

「甚麼？」

「劫！」

「甚麼？」奎千羽竟然憤怒起來。「我父親是個儒人雅士，怎會打劫？」

「人不可貌相。」

「我絕不相信，而且，他又會劫何人？」

「劫赤帆血盟。」

「那麼他胃口可大了。」奎千羽一頓，又道：「沒有可能，絕對沒有可能。」

蓋天忽然自言自語道：「一不去賭錢，二不是行劫，還有甚麼事可做……對，有了！」

「甚麼事？不要侮辱我父親。」

「還有一個可能……」蓋天欲言又止。

「說！」

「殺手！」

「殺手？」

蓋天以爲奎千羽一定會大發雷霆，但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面無變色，噤若寒蟬。

「你父親可能是一個殺手！」蓋天加重語氣。

奎千羽道：「那兩個左右血衣使也曾說過，殺手……我父親是個殺手！」他頓了一頓，問道：「甚麼是殺手？」

「奉命殺人的人！」

「有這種職業？」

蓋天道：「我也曾聽人說過。」

奎千羽道：「我父親每年出外二次，每次回來，都辦了足夠的物品回來……」

「他每次去多久？」

「一個月左右！」

「是了，那是唯一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賺這麼多錢的職業。」

「我實在無法相信！」

「那麼你們住得這麼隱蔽，爲了甚麼？」

「爲了怕人騷擾！」

「不，爲避免被人尋仇！」

奎千羽想爭辯，却想不出任何一個理由。

「那麼，他强調我速離此地，換句話說，一定會有人來尋仇！」

「已經來了！」

「你指的是赤帆血盟？」

「是的。」

「他們被我擊下去了，一定凶多吉少。」

蓋天道：「那麼，我們一定要遵照你父親的話，速離此地！」

然而，現在似乎太遲了。

奎千羽示意蓋天靜下來，側耳聆聽。

「快跟我來！」

他們直奔觀景台，並且出了崖頭。

下面的湖水是出奇的平靜，連拍岸的浪濤似也沒有平時那麼澎湃。

湖水之上，停有一船。

那是普通的漁船，特別的地方是掛了一張紅色的風帆，刺人眼目。

「赤帆！」奎千羽道：「那兩個血衣使也曾乘此船前來，不過，上次却沒有那刺眼的赤帆。」

蓋天道：「小心，他們等不到血衣使的回報，定然是來尋仇。」

可是，他們各伏崖頭，等了半晌，並沒有人出現，更沒有人上來。

忽然，船上出現人了。

幾個黑衣人，在船前推着一座東西。

奎千羽問：「那是甚麼？」

蓋天也茫然，道：「是甚麼利器？」

突然，那座東西紅光一閃，船上那些人都伏在甲板之上，船身立即拋上拋下。

「轟」的一聲。

震耳欲聾的聲响，而崖頭之處，那些堅硬的岩石，竟被轟得碎屑紛飛。

「轟天炮。」

「那座黑色的東西？」

「是的，是利用火藥，把鉛彈射上來，任你有天皇鐵甲護體，或是金鐘罩護身，也會被炸得粉身碎骨。」

又是「轟」的一聲！

這一炮更爲厲害，那個觀景台上的岩石已被炸塌，一時之間，岩石滚向崖頭。

奎千羽這時才明白轟天炮的厲害。

幸好這座建築物的外表與岩石差不多，雖是炸了一小部份，從下面看來，仍似不覺。

這時，湖上也激起陣陣浪濤，那船盪上盪下，似是十分兇險。

這兩炮威力雖大，却因千仞樓太高，並沒有甚麼大威脅，反觀下面那船，發出兩炮是相當花費人力物力，因此，不一會，那船便掉頭而去。

奎千羽伸了伸舌頭。

蓋天道：「快，快進去收拾一下，我們眞要速離此地，否則，再過一兩天，可能更有大敵臨頭。」

奎千羽與蓋天進內，却仍坐在演武廳內，他看着四週，臉上露出依依不捨之情。

「你要活命嗎？」

奎千羽點頭。

「你想知道你父親做過甚麼事？他是否殺手？他爲甚麼要殺人？甚麼人被他殺？他字條上的四個字又作何解釋？你要知道嗎？」

奎千羽不斷地點頭。

「那麼，快收拾一下，跟我離去。」

爲尋眞相　涉足江湖

蓋天曾隻身闖過江湖，知道在江湖行走，最重要的是錢，因此第一樣東西，便是收好那叠銀票。

接着，他們來到奎千羽的房間，裏面只有一些日常衣服，全是一些寬袍大袖，並不適合在江湖行走。

蓋天又與奎千羽搜索奎諾的房間，這次又再多發現一件東西，是一柄匕首，一柄十分鋒利的匕首。

蓋天問道：「怎樣走？」

「你怎樣來的？」

「我從後面山來，我攀過那些山崖，只因一時之勇，如今我再沒有勇氣爬下去。」

「那麼，只有下湖一路。」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能力。」

「你跟我來。」

奎千羽領着蓋天，出了觀景台，跨過崖頭，滑下了那條秘密的岩隙。

他攀着兩邊的鐵環，「快來。」

蓋天發現了鐵環，才沒有了下去的驚懼。

奎千羽道：「下了湖面，避過那些拍岸的浪濤，自然有離開之道。」

蓋天隨着奎千羽滑下，下了兩三個環，又道：「何不試試你的匕首？」

奎千羽拿出匕首，削向一個鐵環

，那個有兒臂粗的鐵環，應聲而斷。

「好匕首。」

奎千羽又再削下另一個。

他們邊下邊削，因爲他恐怕有人發現這岩隙，偷上千仞樓。

蓋天道：「你其實也不愚笨。」

這時，兩人已滑近下面參差的崖石。

奎千羽道：「快些。」

蓋天那敢放手，下面雖然並不太高，却是洶湧的波濤，他並不敢放手滑下去。

但奎千羽已放手，他一墜而下，沒入了波濤之中。

蓋天心中一驚，突然失手，也滑了下去，他一直墮下，也沒入了波濤之中。

可是，沒入波濤後，却是極爲平靜，水也極淺，他可以站起來。

原來這波濤之內，竟是一個石洞。

洞內有暗光透入，並且有一條小舟在內。

奎千羽已在小舟之上，並招手道：「蓋天，快上來。」

蓋天上了小舟。

外面是波濤洶湧，內裡却是一條平靜的水道，他倆隨着水流，一直向前進發。

他們並不需費多少氣力，小舟便向前去，小舟平穩的滑着，兩人在不知不覺間睡着了。

他們彷彿回到了小時候的搖籃內。

＊　＊　＊

一下輕微的碰撞，把二人驚醒。

他們睜開眼睛，天上佈滿了金光閃爍的朝霞，原來小舟擱淺在河邊礁石上。

他們棄舟登陸，步過荒原，來到一個小鎮。

小鎮之內，各人買了兩套衣服、一匹瘦馬，便往官道上跑，轉眼已來到一處非常旺盛的大市。

他們第一件事便是來到一間酒旗飄揚的大飯店，叫了牛肉燒鷄，據案大嚼。

奎千羽吃得猶爲津津有味，因爲他有生以來，都是吃着他父親所煮的東西，從來沒有比較，到此才知，天下間的食物，是如此多姿多采。

當他們吃飽，蓋天便叫奎千羽付賬。

奎千羽拿了一張銀票出來，小二接過，似是十分愕然，但仍送往掌櫃。

掌櫃一看，却原來是一張五百兩的銀票。

兩人所吃雖多，價格只有一兩左右，酒樓如何兌換一張五百兩銀票？

那掌櫃也好心腸，向他們解釋，並提議他們其中一人往附近的銀鋪兌換了銀兩，才再付賬。

蓋天持着銀票，往銀鋪兌換。

那處的掌櫃一見銀票，臉露驚惶之色。

蓋天是個機靈的人，便問道：「有問題？」

掌櫃搖頭，只道：「沒有，沒有，客官，你等一下。」

蓋天見掌櫃離開，而銀鋪內却有一些眼睛在注視着他，他表面不以爲意，但內心已提高警惕。

掌櫃兌了銀兩回來，並熱心的道：「客官，我爲你兌了一些百兩，一些五十兩，還有一些碎銀，你好好點一下。」

蓋天只見一大袋銀兩，道：「謝謝。」

他剛踏出銀鋪，便已有人跟踪。

回到飯店，只見奎千羽正與小二聊着。

蓋天把銀兩交與奎千羽，奎千羽隨手拿了一塊五兩，道：「夠了嗎？」

小二道：「足夠有餘。」

「剩下來的，就給你們飯店上下。」

小二連忙躬身多謝，連那掌櫃的也出來送客。

出了飯店，又多了幾雙眼睛在監視他們。

蓋天早已察覺，但奎千羽因爲從未來過如此繁鬧的地方，有如劉姥姥入大觀園，對每一件事物都感到新奇有趣，目不暇給，自然未加察覺。

蓋天拉着奎千羽混進人羣，道：

「有人向我們打主意。」

「誰？」

「你不要亂動亂看，他們目的是銀兩，小心你的銀票，好好收藏。」

「怎樣收藏？」

奎千羽索性把銀票遞與蓋天，蓋天本不想接，但見那些人已移近。

他一手把銀票接過，故意蹲下，便把銀票收入了薄靴鞋筒之內。

那一堆人羣圍觀着一個弄蛇人。

那弄蛇人把一條有劇毒的大毒蛇弄得異常憤怒，一個三角蛇頭正在半空晃動，發出嘶嘶之聲，而且吐着那開叉舌頭。

看蛇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互相擠迫着。

差不多有十個人擠迫着奎千羽。

奎千羽只覺有人在他懷中亂掏。

實在可惡，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强搶。

奎千羽正想叫喊，口一張開，便有一人以手掩住他的口，他想抽出匕首，另一人已反扣他的手。

一時之間，他眞是有口難言，有手難伸。

而懷中的銀兩，早已被人搜挖一空。

奎千羽掙扎着，突然發力，幾十個人被他一掙而彈開了十步之外。

其他的人也是七翻八倒。

有些更被推向弄蛇人，壓着地上裝有蛇的黑布袋，這時實在混亂之

極。

奎千羽雖然被人强挾搜財，動彈不得，但他却很清楚是那幾個人動手。

這時，那幾個人却已分頭散去。

奎千羽一個箭步，抓着一人。

那人回身反抗，奎千羽一掌向他背後切去，那人懷內的五錠黃金已跌在地上。

奎千羽也不追究，只拾回地上的黃金。

可是，那人竟大叫：「搶東西，搶東西。」

那人再走兩步，又叫：「光天化日搶東西，搶銀兩。」

奎千羽聽了，實在氣在心頭，叫道：「你們搶我銀兩，反而說我搶你們的？」

他一拳打去，那人只是個鼠竊狗偷的小偷，如何能承受這一拳？

只見那人跟蹌翻滾，滿臉鮮血。

市集內的人見有人打架，紛紛散開。

怕事的早已走得遠遠，有點膽量的，却伏在附近看熱鬧，有些竟還吶喊。

其餘的人雖知道奎千羽厲害，但自恃人多勢衆，便向奎千羽圍攻。

這些人根本不是奎千羽的對手。

不及三拳兩脚，那些人已有大半受傷。

「放下銀兩。」奎千羽叫道。

那些人果然聽話，把搜來的銀兩拋在地上，便亡命奔逃。

四邊看熱鬧的人紛紛叫好。

奎千羽拾起銀兩，却不見了蓋天。

原來蓋天坐在一間屋的陰涼簷角處，看着奎千羽的狼狽相。

那時人羣已散。

蓋天本來坐在簷角處，十分悠然自得，忽然，他發覺附近屋頂上也坐了些人。

全是陌生人，却有熟悉的眼睛。

那是從銀鋪出來，便開始監視他們的眼睛。

蓋天正想飛身下去。

他一動，另一人也動，而且比他更快，越過他臉前，一按他肩膊，他只好坐回原處。

急忙之中，蓋天猛叫：「千羽，千羽。」

奎千羽循聲望去，只見蓋天被人按在屋簷之上。

其他人也被蓋天的聲音吸引，一同望過去。

奎千羽正想飛身上去。

那人羣却有如見了鬼魅，紛紛走避，並夾着一聲恐懼的人聲：「天地煞呀！走呀。」

轉眼之間，本是聚了幾千人的市集，竟空無一人。

廣場之上，只餘奎千羽一人。

奎千羽又想飛身上去。

那按着蓋天的人叫道：「你不用上來。」

說罷，一手提着蓋天，飛身下來，未及地，把手一揚，便把蓋天拋起。

蓋天似是不由自主的在空中翻了兩下，才勉强控住了身體，落近奎千羽。

奎千羽一手扶着他，問道：「你沒有甚麼事？」

蓋天道：「還好。」

這時，四方八面都有人躍下。

一共是十五人，圍着奎千羽與蓋天。

蓋天如今才看清楚，那曾按着他的，是個長髮披肩、滿臉惡相、滿身邪氣的人。

那人道：「放下銀票好上路。」

原來目的是銀票。

這班人比剛才那班的胃口更大。

奎千羽並沒有甚麼臨戰經驗，一看共有十五人，心中有些害怕，便道：「大爺，這裏有些黃金……」

那人接口道：「我說銀票。」

蓋天道：「銀票？你們憑甚麼向我們要銀票？」

「憑甚麼？你要憑甚麼？」

「總要有個名號，那麼我們放下銀票，也有個好交代。」

「就憑三個字——天地煞。」

「天地煞？」蓋天似乎忽有所悟。

「天地煞是那一門子？」蓋天問奎千羽。

奎千羽茫然搖首，他確實是不知道，因此，他做出來的表情是十分自然的。

但看在那長髮披肩的人眼裏，却是一個極大的侮辱，登時怒火攻心。

「殺！」他說完這話，却並不是自己攻上，而是從圈子跳出，又再躍上那陰涼的簷角。

十五個人漸漸收攏。

十五個人有十五種不同的武器，古古怪怪的，說不出是甚麼名堂。

總而言之，那是極爲陰毒的武器，例如普通一柄刀，却加上了鋸齒；一柄劍，却加上了倒鈎。

蓋天一看，便已知是膿包。

他向奎千羽道：「你試試匕首吧。」

奎千羽會意，從懷中掏出匕首，並把那短鞘交給了蓋天，道：「你呢？」

「我看熱鬧。」

兩人一對一答，使那十五人氣得七竅生煙。

蓋天已一躍而起，跳上那長髮披肩人所坐的對面那間屋子的簷角，並學着他的坐姿。

十五人驟喝一聲。

聲威確是懾人，但奎千羽却不懼。

他一個迴身！好一招「推波掀浪」。

只見奎千羽人如波浪洶湧的迴旋，十五人攻上，聚也快，退也快！

「乒乓」八聲。

八件古怪的兵器已斷，紛飛下地。

那八人實在吃驚。

另外七人也有點吃驚，但並不怕，又再如狼似虎的遞出，這次是「乒乓」七聲。

另外七件古怪兵器亦已齊斷。

十五人怒甚，那長髮披肩的人更爲怒甚。

奎千羽却是好整以暇的站着，道：「還有！」他指的是他們手中還有半截武器。

「來！」

十五人又上，半截武器仍可以殺人。

不過，這次並不再是十五件武器分兩次下地。

好一招「戛玉敲金」！

奎千羽以極快的旋身，在每一個人驚訝之際，已把他們手中的半截武器削下。

假若不是奎千羽拿捏得準，而且有一副好心腸，落地的不是十五件半截武器，而是十五隻手。

如今，每人手上只有一個柄，武器的柄。

十五人驟然退開。

坐在簷角上那長髮披肩的人已站了起來。

蓋天也同時站起。

「來！」奎千羽又叫。

十五人手中再無武器，一時之間，沒有人敢上。

這少年的身手好快，就算他手中沒有削鐵如泥的匕首，他們也沒有足夠的信心殺他。

奎千羽道：「呀，沒有武器了，蓋天，你喜歡空手比劃，何不一試？」

蓋天道：「這主意也不錯。」

他一躍而下，而奎千羽却一躍而上。

兩人交叉飛躍，有如輕靈小鳥。

那長髮披肩的人想躍下，但見蓋天果然手中並無武器，他實在不相信，十五個人三十隻拳頭，不能放倒這一個小子？

他忍耐着，坐回簷角。

奎千羽上了那屋頂，也依樣畫葫蘆的坐下。

這時，下面十五人似學乖了，其中一人吆喝一聲，五人齊上。

五人十拳，而蓋天雙手一揚，雙拳似變成二十拳似的，快得使人眼花撩亂。

五人各中了四拳。

三個是鼻骨斷裂，兩個是大牙脫落。

蓋天的拳，實在是狠而勁。

五人稍退，另外十人却同時湧上。

蓋天雙拳遞出，一陣風雷之聲，却阻不了十人的威勢，蓋天雙拳又再翻飛。

一時之間，掌影滿天，「劈啪」之聲不絕於耳。

每個人退下，却是臉頰腫脹。

那長髮披肩的人想躍下。

蓋天叫道：「慢着！」

他把對手一個個的一擲而上。

那長髮披肩的人站在簷角之上，無法不接着。

接了一個，第二個又來。

一連接了八個，接得他心動氣浮。

奎千羽道：「我也要試。」

他一躍下，身未穩地，已隨手把一人抄起橫擲。

那人見是自己兄弟，無法不接。

幸好他們並沒有昏過去，他一接過，順手一揮，那人便可站住。

轉眼之間，十五個人已被拋上了屋頂。

兩人拍拍手腳衣服，便要離去。

那長髮披肩的人怒道：「好小子，這麼便走了？」

「還想甚麼？」

「還有我。」

蓋天道：「你想在上面打，還是在下面？」

那人知道這兩個小子不易應付，上面還有自己人手，便道：「你們敢上來？」

奎千羽笑道：「我眞佩服你，你還不怕。」說罷便一躍而上。

蓋天本來不想上去，但見奎千羽已上，遂一同躍身，上了屋頂。

那些吃過苦頭的人，紛紛讓開。

「老大，無論如何，要替我們出這一口氣。」

那長髮披肩的人久經戰陣，不發一語，雙爪便出。他那雙爪是他成名武功，浸淫日子不短，正分別插向二人的眉心。

蓋天側頭一閃。

奎千羽却退後，他只覺一陣腥羶之味，中人欲嘔。

因爲蓋天只是側頭一閃，那長髮人的手仍在他附近，他倏忽變爪爲掌，便要抓着蓋天的頭頂。

蓋天臨危不亂。

他也雙手遞出，向他抓來的手啄下。

啄下的是穴道「曲池」、「會宗」。

登時，那長髮人的手臂僵住。

須知長髮人這一爪手，已是運足了全身血氣，假若被他抓着，不要說是頸骨，便是玉石也被抓碎。

然而，氣力太猛，被啄的穴道也就更爲窒着，一時之間，血脈不能回流，手便僵住。

那條手臂，一截是血紅，一截是青紫。

蓋天慢慢的把頭躲過他那條僵住的手臂。

而奎千羽那時，人一退，脚便踢

起，這一脚並不要他的命，却也要了他的命。

此話何解？

原來他這一踢，踢中那人腋下的「笑穴」，他本會不由自主的大笑、狂笑，但可憐他手部血脈不靈，一時之間，眞是哭笑不得。

奎千羽看着他面孔一時紅、一時青，轉眼却變成一臉灰藍，十分怕人。

他是個仁俠心腸的人，不忍見那人血脈不勻，慢慢窒死，便踢了他一脚。

這一脚先解了他的「笑穴」，再解他「曲池」、「會宗」，雖然，他仍然僵住了一刻，接着臉有紅光，他自己知道已在鬼門關上打了一轉。

可是，他並不存感激之心，反而是老羞成怒！

他雙爪突然攫出，去勢極其凌厲，奎千羽以爲，解開對方的困境，雖不致是感激流涕，至少也有感恩之心，可是，那人像發瘋似的連插七下。

七下由上而下。

先是左右兩頰，然後是左右兩肩，再後是左右兩脅，六式俱是無功。

再後一下。

全力而抓的一爪，最陰毒的一抓。

抓向奎千羽的下陰。

奎千羽仰身，翻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觔斗，才避過這陰毒的一抓，下裳猶餘一絲寒氣。

蓋天看在眼裏，心中一氣，加入戰圈。

他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也是雙爪八式。

最初二式是抓向太陽穴，接着兩式是抓向雙目。

太陽穴與雙目極爲接近，因此這兩式極快，快得那長髮人連退兩步，才能避過。

接着的兩爪，是雙腿與雙脅，也是快得無以倫比。

長髮人也快，再退兩步。

最後的兩爪，却是抓向那長髮人膝後的關節。

這地方本已荏弱，只要被人一推，便會曲膝，但蓋天並非一推，而是一抓，抓得那人痛入骨髓。

狂叫一聲，雙膝跪下。

奎千羽也一躍而上，一指點着他的胸前「紫宮」。

那長髮人僵硬的跪下。

在旁的人，沒有一個敢上前。

蓋天笑道：「這人既是下跪求饒，你拿他怎樣？」

奎千羽道：「下跪求饒？此人死罪可免，活罪却難饒，我倒有個好主意。」

「甚麼主意？」

奎千羽掏出了那柄削鐵如泥的匕首。

那人雖然僵然，但人是有知覺的，見他拿出匕首，心想大難難逃。

奎千羽匕首一揮。

那人立時閉上眼睛，只覺耳間一涼。

「他很久沒有剪髮，好讓他涼快一下。」

話說未完，匕首連揮，轉瞬之間，本是一個頭髮極長的人，已變成了一個左一撮，右一撮的禿頭人。

兩人見了，忍不住笑起來。

那人當然不會笑，但褲間已盡濕。

在旁的人，趁着這兩個大孩子在開玩笑，早已溜得一乾二淨。

奎千羽道：「你是天地煞？」

「不，我不是天地煞，我只是天地煞手下的小人物，你有膽去見我們的老大嗎？」

「甚麼老大？」

「不，你們不配去見老大，你敢去見『天愁地慘』嗎？」

「天愁地慘？」

那人道：「怕了？聽名字也嚇怕了？」

奎千羽其實沒有甚麼主意，於是望了蓋天一眼。

蓋天忽然心有所悟。

奎諾的遺物中豈不是有四個莫名其妙的字？

甚麼赤、雲、天、六？

假若赤是「赤帆血盟」的話，那麼「天」……會不會便是這天地煞？

對於這茫無頭緒之事，只要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亦不應放棄。

蓋天道：「好，看你們見了我們兩人，如何天愁地慘鬼哭神號！」

那人道：「你們過得了天愁地慘才說。」

奎千羽道：「好，走吧。」

他隨手一拍，穴道已開，那人緩緩的站起來，便直向北方的屋脊而上。

奎千羽與蓋天窮追着。

一直走到黃昏日落，他們才來到一列看似廟宇，却又非廟宇的地方。

這座建築物飛簷雕棟，氣度莊嚴。

那人道：「你們好好等一下。」

「不用等了！」屋內已傳出一陣癆病鬼的聲音，接着是一陣咳嗽。

「長毛，看你栽倒在甚麼人手下？」

聲音未頓，門前已出現了一人。

那人的聲音像癆病鬼，人却是十分精壯，但那人的一副尊容，實不敢叫人恭維。

他年紀不大，却是滿臉皺紋，皺紋疊着皺紋，彷彿是因長期發愁而皺紋結疊。

「咦？長毛，你怎麼會變成一個禿奴似的？」

長毛苦着臉。

「是你兩個小子？你們倒有辦法，

長毛十五年來未曾剪髮，你們竟能把他剃光？」

長毛也慚愧地摸着自己半禿的頭。

「你叫甚麼？」

奎千羽道：「你又叫甚麼？」

那人沒有回答，只是昂起那一臉的愁苦。

蓋天道：「你是天愁？」

奎千羽道：「地慘呢？」

「我也在！」聲音尖銳，彷似夜梟怪叫。

另一人也出現在大門之前。

這人却是一個老婆子，身體佝僂，頭戴一頂黑帽，她昂起頭來，前額一綹白髮掩去了她大半邊的臉孔。

「小子！」地慘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快報上姓名。」

奎千羽本想說出，但蓋天却輕撞了他一下，道：「我是歡天、他是喜地。」

「歡天喜地？」天愁問。

「對咱們天愁地慘倒也不錯。」地慘道。

蓋天道：「你們便是天地煞？」

「長毛沒有跟你們說個明白？咱們是天地煞老大麾下的四將中的先鋒。」

奎千羽道：「甚麼麾下、甚麼四將、甚麼先鋒，怎麼這樣繁複？」

地慘道：「你們究竟來作甚麼？」

「當然是想一睹天地煞的風采。」

天愁道：「看過我們兩個的尊容還不夠？」

地慘發出古怪的刺耳叫聲，道：「來，來，看看你這對歡天喜地憑甚麼可以整治長毛。」

奎千羽與蓋天見地慘身動，兩人並肩。

那地慘面目可怕，叫聲可憎，但出手却絕不含糊，她一手便伸向奎千羽。

奎千羽稍退。

眼看地慘的手並沒有沾到自己身體的可能，便站定下來，可是，奎千羽估計錯誤，她的手仍然輕拂在自己的臉上，原來地慘的手赫然是可伸展的。

那輕輕的一拂，也是厲害異常。

奎千羽只覺一股熱風撲面，連忙隨來勢一托。

這一托，立時被地慘反手扣着手腕。

立時，奎千羽好像被一個火紅的鐵圈箍着手腕，幸好他反應極快，猛力甩開。

地慘有點愕然，因爲她實在瞧不出這小子有何本領，可以甩開她的「熱手扣」。

這「手扣」招式，其實是融合了掌、爪、指三種上乘武功，加上她體內熾熱的內力，江湖中人，不知有多少高手被她扣過，而那一條被扣的手臂便會立時變成枯骨，從此就報銷了。

她却不知奎千羽這一閃避，除融合了他本身機靈反應之外，還有上乘的輕功，更有不弱的內力。

地慘一招失手，並沒有慢下來。

她整個人竄前，本是佝僂的身體突然畢直起來，再進三招，三招都是「熱手扣」的延續。

她的手已變成一枝熱火鉗，忽掌忽指忽爪，並冒出了淡淡的青煙。

奎千羽見了，心裏頓時起了驚懼，他的臨敵經驗已少，心中有了恐懼，更有點力不從心，不知所措。

幸好他的武功基礎深湛，招式純熟。

越是驚懼，招式便越是自發而來。

他不期然的又使出那三招，那三招曾經是用來對付左右血衣使的三招——「弄月」、「吟風」、「歸去」。

這三招是一招比一招厲害。

「弄月」以反被動而成主動。

「吟風」是內力潛藏初露。

「歸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猛攻地慘的半邊身子，不但使她的「熱手扣」再無發揮的能力，更使她身子側向一邊，不敢直攖其鋒。

這三招對三招，描繪時極費筆墨，但事實上只是白駒過隙的一刻。

武功弱的人，只覺兩人指掌交替，熱氣迫人。

但是武功高强的人却明白，他們兩人已來了一次生命的交換。

地慘更是心知肚明，這小子不單可以整治長毛，甚至有足夠的能力整治自己。

忽然，她一竄而退開十丈，叫道：「好熟悉的招法。」

奎千羽最後的一招「歸去」，並不是自己歸去，而是要敵人歸去，那股衝力極猛，但地慘退得也快，她更立時把身體刹住。

這邊廂的蓋天與天愁的交手，激烈情況也是不遑多讓。

天愁臉有愁苦，出招也是愁氣迫人，每一招一式都是力透萬鈞，凝氣迫得對手胸口翳悶。

蓋天却是個極爲玲瓏剔透之人，她知道這種硬橋硬馬之功，最忌是與其硬碰，自己功力未及對方，便以遊走、標竄、閃晃，令對方無所施其技。

不過，躲閃並不是長久之計。

三十個回合之後，蓋天已發現天愁的弱點——他只能向前攻，左右並不靈活。

那可能是頸部骨骼有問題。

於是，她立時猛攻天愁的頸部，並且是從旁殺入，使天愁因頸項轉動遲緩而頻頻後退。

天愁心中憤慨，這小子乘人之危。

於是，他下定決心，要好好讓這小子吃這一招。

他突然跌下，坐在地上。

蓋天並不因對方的突然跌坐而撲



奎千羽與蓋天被洞中長髮披肩老人用手掌吸過去。

上。

一個大弱點，其實是一個大陷阱，她明白這個道理，於是身體稍退，並靜觀其變。

而在一眨眼之間，天愁整個人彈上半空，斜斜飛向蓋天，半空之中，尤作打坐姿勢。

人一接近蓋天，招式便像一個久睡的火山，毫無預兆的迸發起來。

招式是極簡單而傳統的「童子拜觀音」。

他雙手合什，人一彈起，雙手倏分，而互相交搭的腿也同時撐開。

整個人張開了，一個「大」字般張開。

因爲蓋天是忽左忽右的攻擊，這「大」字的去勢，無論蓋天是從左攻來，還是從右攻來，都不能不吃他這個猛招的虧。

而那時蓋天正從右攻去。

天愁那迸發的左手左腿，功力之强，迫使她無法攻近，立時改守勢，然而守勢也是守不住，整個人暴退。

這一退，剛好與奎千羽刹住的身體碰着。

兩人同一時間叫道：「奎千羽。」

「蓋天。」

天愁與地慘亦各站一方。

天愁忽然叫道：「小子，你姓甚麼？」

地慘亦慘兮兮的問道：「你姓奎？」

天愁也重複地道：「你姓奎？」

奎千羽望着兩人，見他們兩人本已可怕的面孔變得更爲可怕，果然是天愁地慘般怕人。

奎千羽道：「我姓奎又如何？」

蓋天已發現其中出了問題，本想止住他說出姓氏，無奈奎千羽已說了出來。

其實蓋天早已不欲表露身份，而臨時說他們是「歡天喜地」，以免惹起更多不必要的痲煩。

可惜，兩人在戰陣中一退，一退而並肩，也因互相關心對方而喚了對方的名字。

天愁地慘同時發出嘿嘿笑聲。

天愁道：「據說在江湖上，姓奎的人並不多。」

地慘道：「不多，有這一身武功的更不多。」

突然，奎千羽與蓋天都感到有一陣陰風襲來，而且在霎時之間，天地都暗起來。

不知何時，天愁地慘的後面多了兩人。

陰風便是來自此兩人。

天地突暗似也因這兩人而起。

其中一人道：「不過那姓奎的，沒有理由會有後人。」

另一人道：「人心不可辨，人性不可測。」

兩人的聲音雄壯而清脆，並不像天愁地慘那麼陰陽怪氣。

兩人各移前一步。

暮色雖濃，奎千羽與蓋天却可以看清楚他們的面目——兩人容顏清秀，俱是五綹長鬚，莊嚴而有氣度。

「在下是天地煞魔下的鬼哭。」

另一人也道：「在下是天地煞魔下的神號。」

兩人愕然，先是一個天愁、一個地慘，接着又有另一對鬼哭與神號。

天愁道：「何用勞煩兩位兄長？」

地慘也道：「兩位兄弟請袖手旁觀，如何？」

鬼哭與神號二人却異口同聲道：「不。」

「不」音未落，二人已身動，根本看不清他們如何晃動，兩人已站在奎千羽與蓋天的後面。

而他們更覺陰氣凝重逼人。

鬼哭道：「正如你們所說，天下姓奎的人不多。」

神號道：「因此，這麼一個，便絕對不能錯過。」

奎千羽道：「蓋天，他們要的是我姓奎的……」

蓋天道：「不用多言，咱們生死與共。」

天愁、地慘、鬼哭、神號，四人慢慢合攏移近。

奎千羽只覺面前熱氣迫人。

而蓋天却覺得寒氣湧來，使人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天愁道：「咱們兄弟足有十多年未有好好合作過。」

地慘道：「正是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鬼哭道：「這十多年來，又有幾個機會要咱們合作。」

神號道：「天愁地慘，鬼哭神號。」

他們每人一句，聽似閒話家常，其實已各自出手，最後兩句話時，眼看便要把兩人擒住。

奎千羽與蓋天對付天愁地慘已極爲吃力，加上這兩個鬼哭神號，根本上只有招架之力。

而且四人緊密圍攏，一邊是火熱，一邊是陰寒，使他倆無法施展所長，只覺心頭翳悶，煩燥迫人。

最後，兩人索性背對背的站着。

奎千羽道：「他們要的是我，一時之間，也不會下甚麼殺着。」

果然，他們兩人不動，他們四人也不動。

神號道：「姓奎的，識時務者爲俊傑，好好的跟咱們回去，見見老大。」

「老大？便是天地煞？」

神號並沒有回答。

「又有多少人？一個天煞？一個地煞？」

神號仍然沒有回答，他只伸手示意他們前行。

奎千羽無奈，與蓋天並肩而行。

* * *

大門之上，掛有一個牌匾，上書：天地門。

天地門內，是否別有洞天？

還是另有一番天地？

走過天地門，是一條長廊。

兩邊是光亮的長明燈，照得那條長廊有如白晝。

長廊盡處，有一列房舍。

這列房舍，仍然保存剛才那門外的模樣，看似莊嚴寶刹，却並非佛門，也非廟宇。

一列是五間。

當中的一間，門口最大。

門上也掛有一個巨大的牌匾，上面寫着一字：刑。

天愁地慘和鬼哭神號四人，雖沒有抓着奎千羽與蓋天，便四人的步伐，也就如枷鎖般押着他們入內。

好大的一個堂。

應該是好大的一個刑堂！

刑堂正中，擺了一張大大的太師椅。

下了一級，是四張分列於前，兩左兩右。

兩旁却有數不清的刑具。

刑具有古有今，自炮烙的巨型火爐至用以插人指甲的竹簽也有。

最惹人注目的，却是大太師椅後的一幅中堂。

那中堂初看似畫，再看便知是牆上的浮雕。

浮雕上是一張臉。

正確的說，是一張面型的輪廓，因爲這張臉上是沒有五官的。

一張沒有眼耳口鼻的臉。

然而這臉孔額上，却有一顆異常粗糙的石頭。

當他們剛步入了這刑堂，大門便自動關上。

天愁地慘與鬼哭神號四人，分別站在前面四張太師椅前面，似是躬身迎候。

奎千羽與蓋天被那幅古怪的浮雕吸引着。

不一會，火光亮起。

整個刑堂燈火通明，陰森怕人的氣氛沒有了，但却似一所燃燒的煉獄。

忽然，一陣青煙升起，接着是絲竹之聲。

一個穿着淡青衣裳的女子出現了。

她彷似從青煙而來。

她從容的坐在那大太師椅之上。

天愁地慘、鬼哭神號四人連忙躬身抱拳，同聲道：「魔下四將，恭請門主安康。」

這便是天地門門主天地煞？

實在是出乎奎千羽與蓋天的意外。

那女子一拂手，四人坐下。

「那一個是姓奎的？」這女子聲音婉弱，但清脆動人，使人迷醉。

蓋天一呆上前，道：「在下。」

奎千羽不知她爲甚麼要冒認自己，也上前道：「在下才是。」

那女子妙目一掃，道：「究竟是誰？」

神號道：「是他。」

當然是指着奎千羽。

那女子微笑，道：「姓奎的，你與奎諾有何關係？」

「奎諾是我父親。」

「那好極了，得來全不費功夫。」她頓了一頓，道：「你父親何在？」

蓋天連忙輕碰奎千羽。

奎千羽會意，如果說出來，兩人再無利用價值，那麼生命便會完結。

那女子等了一下，仍不見奎千羽回答，便道：「四將，用刑。」

四人站起來。

奎千羽道：「你們要找我父親，爲了甚麼？」

女子道：「你還在裝蒜？」

蓋天道：「實在不明白。」

女子道：「奎諾是天下第一殺手，殺人塡命。」

奎千羽有些震撼，因爲再一次證實自己的父親是個殺手，雖然這陌生女子的話並不一定可信。

蓋天道：「既當殺手，何以會以眞實姓名昭告天下？」

女子道：「其中當然有奎諾本身也想不到的事發生！」她有點不耐煩，道：「用刑，免多費唇舌。」

神號問：「用甚麼刑？」

「陰寒火辣。」

「是。」

四人竄前，已圍着奎千羽與蓋天。

兩人以爲他們會動用周遭的刑具，可是，他們却是逐漸靠攏，只是面對面，一掌之遙。

奎千羽與蓋天想有所行動，但四人一掌遞出，兩人只能乖乖坐下。

四人也坐下，並把手按在奎千羽與蓋天的肩上。

一時之間，兩人只感到有一陣寒氣、一陣火辣，猛攻心頭。

奎千羽叫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不要難爲蓋天。」

那女子道：「你父何在？」

奎千羽怒道：「殺了我吧。」

那女子並不氣憤，道：「用刑。」

天愁地慘、鬼哭神號各運玄功，迫得奎千羽無法開口，只能運功相抵。

他們年輕，功力未臻至高境界，況且以二敵四，轉瞬之間，已呈敗象。

一會是陰寒襲來，叫人冷在心頭，寒顫不已。

另一會是灼熱驟起，叫人熱汗淋漓。

假若二人不是早有內功，定然會躺在地上，滾動呻吟，號哭不已。

這樣的刑罰，當然比四周掛着放着的刑具更爲怕人，加上陰寒火熱交替，兩人竟有一陣魄散魂離的感覺。

奎千羽知道，這樣下去，自己實在熬不住。

蓋天當然也有自知之明。

奎千羽心意一動，道：「我說。」

四人內力頓收。

那女人想問，但口未張，兩人已突然一個竄身，同時離開了四人的包圍圈。

奎千羽與蓋天兩人同時想到，抓着那女子作爲要脅，才有脫身機會。

可是，當他們接近那女子所坐的大太師椅，那張大太師椅竟自動退後。

那女子微笑，態度仍然從容。

兩人見詭計敗露，再無退身之理，只好撲上前。

而天愁地慘、鬼哭神號已至。

四人像四隻吃人的蝙蝠，一湧而至。

奎千羽與蓋天再無猶豫的餘地，改向上竄，盡力向上一躍，竟躍上那幅中堂浮雕之上。

浮雕極大，但突出的地方很少，但總算有一些着足之地，兩人盡了平生之力躍上，故躍得很高。

兩人腳踏浮雕上那臉孔的耳朵部位，各站一旁。

他們不期然的抓緊。

抓的只有那無五官臉孔上的那塊突出的粗糙石頭。

他們初見這石，只覺粗糙不堪，根本不配這個浮雕臉龐，但如今火光盈空，這本是粗糙的石頭，却反射出一陣一陣藍光。

他們抓着石頭。

那陣陣藍光使人極其舒服。

抓着它時有一陣暖意，以及安全的感覺。

兩人貼着浮雕，眞有動不得的感覺。

如今唯一着力之點，便只有那塊藍光石頭。

忽然，那藍石似有所動。

下面有人叫道：「動不得。」

下面又有人狂叫：「動不得。」

那塊藍石却動了。

奎千羽一手抓着，整塊藍石便在手裏。

而蓋天因藍石脫落，幾乎跌下，幸好她手急眼快，再抓着那藍石脫下後的石洞邊緣，身子才穩定下來。

接着發生的事，却是匪夷所思。

本是個莊嚴肅穆的刑堂，一切看來是那麼堅固，可是當藍石脫下，四壁竟同時塌下。

一時之間，塵土飛揚，有天移地動之感。

奎千羽與蓋天看到下面的情形，更加忙亂，尤其是蓋天，更加用力抓着那石洞邊緣。

石洞邊緣本是十分結實，但經不起四週的塌下，竟也一塊一塊的落下

來。

兩人抓落一塊，又再抓另一塊。

他們目的，只是想穩定着身體，但身不由己的抓着，不一會，已抓破一個洞，這洞足可讓一人竄出。

再抓下去也不是辦法，一定會被他們捉回。

蓋天叫道：「千羽，你走。」

奎千羽手拿着那塊藍石，縱身竄向石洞。

蓋天也接着竄入洞內。

洞本不深，但兩人竄入時力度極大，竟把本是盡頭的洞一次又一次的擠破。

兩人簡直像土撥鼠似的，一直把那洞挖開。

他們不知挖了多久，漸漸力疲，雙手也染滿了血。

幸好後面沒有人追來，否則他們只是在自掘墳墓。

他們休息了一會，喘息過後，又再挖土。

沙土越來越鬆散，轉眼已再無沙石。

面前有一片石牆似的。

兩人又再停下來。

本來，在這沙洞之內全無光線，但奎千羽却可看到蓋天的臉。

蓋天的臉是藍色的，加上她喘氣不休的表情，好像一隻吊頸鬼似的。

奎千羽不禁笑起來。

蓋天問道：「你在笑甚麼？」

「笑你像隻吊頸鬼。」

「我覺得你也像。」

兩人笑起來，原來那藍色的光線是來自奎千羽身上那塊粗糙的石頭。

他們的笑聲止住。

可是，他們感覺到似仍有笑聲。

奎千羽用手按着自己的嘴巴，蓋天也跟着做。

但笑聲仍未停止。

那當然不是他們的笑聲。

笑聲從那裏來？

他們靜下來，屏息的聽着……

笑聲來自石牆之外。

石牆外面有笑聲，是何人？

奎千羽首先把耳貼着石牆，蓋天也跟着做。

沒錯，笑聲來自牆外，似是忽遠忽近。

奎千羽道：「我們一齊發掌。」

蓋天稍退，兩人便一起發掌。

「砰」的一聲，石牆果然應聲倒下。

他們等待着，不敢立即衝出去，等了一會，見沒有任何動靜，也沒有笑聲。

奎千羽先踏出一步。

地下是極其光滑的石頭，他再踏出另外一隻脚的時候，整個人竟不由自主的滑下。

他猛叫了一聲，身體繼續滑下，而且越滑越快。

原來那地下是一片極爲陡斜的斜坡。

蓋天發覺奎千羽突然消失，也心急地走出來，兩脚一着地，也一滑而下。

她不斷滑下，叫道：「千羽，千羽。」

幸好下面有一點螢火般的藍光，她知道那一定是奎千羽，於是放心滑下去。

奎千羽坐在斜坡盡頭，只感到身後有一團東西滾下，後來聽見蓋天呼喚着自己的名字，肯定那是蓋天，便張開手臂，接着滑下來的蓋天。

蓋天衝力極大，奎千羽雙手迎着，兩人立時相擁起來，並且滾了幾圈。

奎千羽發覺有點不對勁。

擁着的蓋天，體態柔膩，手臂滑如凝脂，而且傳來一陣幽香。

那氣味根本不是一般男子的氣味。

奎千羽突然有一陣心猿意馬的感覺，他實在捨不得放開擁着的蓋天。

蓋天也感到有一陣從來沒有感受過的溫馨，不過，她猛然醒覺，一手推開奎千羽。

奎千羽也如夢初醒，望着蓋天。

這時，有微弱光線從外透入，蓋天似是紅霞滿臉，並且低下頭來。

奎千羽道：「蓋天，你……」

蓋天嬌羞的道：「你……你……甚麼？」

奎千羽一時之間，無從措辭。

蓋天反問道：「我是個女的，難道你一直都不知道？」

「你是個女的？」奎千羽退了一步。

「你害怕？」

「害怕？有甚麼好害怕？」

雖然他口中如此說，但心中實在有點害怕，自出娘胎以來，他從未與女孩子打過交道，沒想到過去一段的日子，與自己出生入死的，竟是個女孩子。

蓋天道：「男女並無分別，你當我仍是個男子便可。」

「好……好！」

「不過，你既然發覺了，我們便應以禮相待！」蓋天說着，無意間把腿一伸。

她覺得自己似乎踏着了一些濕濡濡的東西，連忙把脚縮起，往下一望。

這一看使她整個人彈起，跳入了奎千羽的懷中。

奎千羽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道：「你說我們要以禮相待，爲甚麼你又坐入我懷中？」

蓋天沒有回答，只拚命的指着下面。

奎千羽循着她所指望去，只見是一堆濕濕濡濡的東西，那些東西正在蠕動。

天啊，是千百條蜈蚣在蠕動。

怪不得蓋天嚇得魂飛魄散，要跳入奎千羽的懷中。

「走吧。」

兩人站起來，只見前面有很多石蠹。

他們攜手一跳。

這次，輪到奎千羽嘩然大叫：「蛇，蛇……」

石蠹下面，有成千上萬的小蛇在鑽動。

於是，兩人又再飛身，跳到一塊較遠的石頭上。

這次，周圍似乎乾爽了許多，只不過，仍有一陣一陣的腥羶味傳來。

忽然，蓋天指着奎千羽的口袋，那發着藍光的石頭上，竟伏着一隻蝎子。

她一手拍下，道：「蝎子，這是個甚麼鬼地方？」

兩人又再一躍，這次他們已躍至這個大石洞的盡頭，牆上還有一些大石洞。

有三兩個石洞排列着，好像幾個房間入口似的。

奎千羽道：「我們上去？」

蓋天有些猶豫。

「難道你怕有人？」奎千羽笑道。

當他們正想騰身，竟又聽到了一陣笑聲。

那笑聲似乎在甚麼地方聽過，他們再留心傾聽，竟異口同聲地道：「是剛才……」

笑聲更近，就好像在他們前面發出似的。

這時，其中一個洞口有燈火燃起。

洞內坐着一人，那人長髮披肩，一時之間，兩人還以爲是那個與他們交過手的長髮人，但回心一想，那人已被他們整治，從長髮變爲禿子了。

那長髮披肩的人笑聲頓止，道：「小子，你懷中的是何物？」

奎千羽垂首看看自己懷中的石頭，因爲燈火反映，那藍光更亮。

奎千羽道：「你是誰？」

蓋天也道：「你是誰？」

那人道：「我是誰你不用問，我只要你那塊發藍光的石頭。」

奎千羽道：「你有本領便來拿吧。」

那人似有怒意，道：「我沒有本領？」接着便雙掌遞出，直迫奎千羽。

奎千羽離那人足有五丈之遙，當然不會害怕他的雙掌，可是，他竟感到一股極大的吸力，幾乎整個人被那股力量扯上去。

幸好蓋天兩手把他扯着。

那人提了一口氣，道：「兩人也可。」

吸力再大，兩人竟不由自主的飛了起來。

蓋天急道：「運功抵抗。」

奎千羽立時運功，兩人合力，暫時落回石上。

那人道：「你們武功也不錯！唉……」

這一聲嘆息，在石洞之內迴轉，好像包含了無數悲哀故事似的。

「前輩是……」

「我以前也像你們一樣，希望可以得到那塊石頭……如今，我要那塊石頭也無用，不過，我總是不甘心……」

蓋天問：「不甘心甚麼？」

那人沒有回答，只道：「你們是專程來天地門奪取這塊藍晶石的？」

奎千羽道：「不，我們被他們施刑，無路可逃，撲上浮雕之上，亂抓亂撲時，竟抓下這塊古怪的石頭，更把整個地方也弄塌了。」

「整個地方也弄塌了？」

「是的，不過，我只是無心之失。」

「好一次無心之失，我幾乎用盡了大半生精力，希望找到能弄塌整個天地門的基石……而你們……你們竟在無心之失之下，達成了我的夢想。」

「你的夢想？甚麼夢想？」

「我夢想有一天能取得藍晶石，並且打下那機關總掣，弄塌整個天地門的建築。」

「我們却代你做到了。」

「因此，我覺得這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他頓了一頓，道：「你可以把藍晶石給我拿一會嗎？」

奎千羽想遞上。

還是蓋天較爲世故，害怕人心不古，她更想知道的是，這藍晶石有何用處，便問道：「給你拿一會沒有問題，問題是這藍晶石有何用途，對你有這麼大吸引力？」

「你們眞的不知道？」

兩人搖頭。

那人道：「你們可曾聽過那句江湖傳言『紅藍黑透，拜相封侯』？」

兩人又再搖頭。

那人續道：「所謂紅藍黑透，便是指四色晶石，有了那四塊晶石，那麼你們便可立刻封侯拜相。」

兩人看看那塊藍晶石，雖然是粗糙異常，却能發出藍光，除了覺得有點稀奇罕有之外，並無特別吸引之處。

奎千羽道：「我們既不望封侯拜相，要來何用？」

蓋天道：「你希望封侯拜相？」

「不，我日子已不長了，還有甚麼慾望，我只想撫一下這晶石，總算與石緣盡。」

他說得甚爲唏噓。

奎千羽道：「你接着。」

他正要把藍晶石拋過去。

那人急道：「不，不要拋過來，否則跌在地上……我下來看。」

那人從洞中出來，他並非是行出來，也非跳出來，而是雙腿盤着，打着坐的飛出來。

他雙膝仍盤着，降落在二人跟前。

看來這人武功極高，已練至來去自如，飛騰境界。

奎千羽遞過那塊藍晶石。

那人細意撫摸，然後用唇吻着，又用耳來聆聽，那晶石彷是他久別重逢的親人似的。

奎千羽問道：「前輩，你闖過天地門？」

「闖過，當然闖過，否則我怎會被困於此？」

蓋天問：「這裡究竟是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地方是天地門下的一個天然地洞……他們也許不知。」

「他們？他們是誰？」

「當然是天地門的人。」

「天地門究竟有些甚麼人？是個甚麼組織？」

「天地門門主便是天地煞，他麾下的四將……」

「是那四個古怪的人，甚麼天愁地慘、鬼哭、神號四人？」

「你們與他們交過手？」

「總算交過。」

「你們見過天地門門主天地煞沒有？」

「沒有。」

「那麼，你們見過誰？」

「見過那個主持刑堂的女子。」

「那女人？長青樹柳如眉！」

「那女人年紀不大……」

那人哈哈大笑，道：「柳如眉年過七十，想不到她仍能保持少女面目至今。」

兩人實在難以相信，一個七十歲的女人，竟是他們所見的妙齡女子。

奎千羽追問道：「天地門幹的是甚麼？」

「他們幹的全是壞事，包娼庇賭，無所不為！」

「若知道那是個邪惡組織，我們定要剷除。」

那人道：「你們說過已拉塌了天地門？」

「不知是不是……我抓下這藍晶石時，整個刑堂下陷，沙土飛揚，我們拿着藍晶石，挖洞而來。」

「對了，對了，天地門的建築十分牢固，最初興建的門主自知作孽甚深，因此吩咐興建的匠人設計一個機關總掣，只要一拉，整個天地門便會塌下。」

「為甚麼要這樣做？」

「這個總掣當然不能隨便拉下，也不是隨便讓人知道，只有每一代門主才知悉，最初的門主如此安排，目的是假若敵人攻陷天地門，也不能得到甚麼。」

奎千羽道：「前輩高姓？」

那人道：「我並不是甚麼武林前輩，我姓斑名瀾，只是個在江湖混的人，你們呢？」

「我是奎千羽，她是蓋天。」

斑瀾道：「我年輕時曾學過一些武功，在江湖闖蕩，到了三十歲那年仍是一事無成，心中十分慚愧，那時，江湖已盛傳那句話：『紅藍黑透、拜相封侯』，其實，我和很多江湖人也不知道這句話的眞正意思，只知道假若能找到那四顆不同顏色的晶石，便可以拜相封侯，作為一個江湖人，誰人不想拜相封侯？」

「有了四色晶石，便可拜相封侯？究竟是……」

「那可能並不一定指成為大官，光宗耀祖，但無論如何，這四色晶石一定是價值連城。」

「這事只有你知道？」

「當然不是，很多江湖人都知道。」

「他們也加入了搜尋四色石子？」

「是的，很多人表面作其鄙棄功名利祿之狀，其實却非常熱衷，因此，那時很多人都在明查暗訪的去找四色晶石，我只是其中平凡的一個，也是不自量力的一個。」

「結果呢？」

「結果當然是連晶石的影子也沒有瞧過，無數人因殺戮鬥爭而枉死，或不知所踪。」

「你呢？」

「我屬於不知所踪。」

「為甚麼？」

「因為這四色晶石終於有了主人，其中一顆，便是這藍晶石，落在天地門手中。」

「這消息有人知嗎？」

「並不太多，我是其中一個。」

「你便來攻天地門？」

「我並不敢明目張膽的來，說句老實話，我是來偷的！」

如今這塊藍晶石落在奎千羽與蓋天的手上，斑瀾當然是沒有偷到手。

斑瀾續道：「我不單沒有偷到手，而且被天地門門主打個落花流水，在刑堂內飽受千奇百怪的苦刑！」

他展示手脚，只見每處都有被壓扁的跡象。

「你說在那刑堂內行刑？」

斑瀾呆着，似乎想起行刑之苦便不寒而慄！

「沒有，當時的刑堂還未具規模，但那些刑具足以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後來怎樣？」

「後來我被生葬！」

「生葬？」

「是的，我被推下一個洞中，用泥蓋過，那時我半生不死，不知從那裏來了一股力量，伸手亂挖亂掘，終於挖出一條生路，來到這岩洞之中！」

「為甚麼你不回去？」

「回去？我知道假若我再次露臉，我便沒有生還的機會。我雖然已是心灰意冷，但求生慾仍强，我立下兩個心願，一個是取得藍晶石，另一個是要把天地門打塌了！如今天地門終於

被我咒詛倒了！」

斑瀾又再狂吻那藍晶石。

奎千羽打量四周，道：「斑前輩，在這個地方，你怎生活？」

斑瀾道：「起初我也以為一定會餓死的了，幸好這裏有很多食物！」

「食物？」蓋天懷疑道。

「是的。這裏有很多食物，而且美味異常！」

「甚麼食物？」

斑瀾道：「你們想吃些嗎？」

沒有想到「吃」，他們都沒有甚麼感覺，但一提起了「食物」二字，只覺飢腸轆轆。

「好，你們等一下！」

斑瀾放下了藍晶石子，騰身上那岩洞。

「你弄些甚麼？」

「你們耐心等一下！」

只見他在洞內，火光之上，似乎在燒烤一些東西，一陣香焦味傳來，更使人食指大動。

不久，斑瀾道：「美味來了！」

只見他騰身而下，手上端着一個石盤。

石盤放在他們跟前，上面放了幾堆東西。

「這些是甚麼？」

「你們吃過才說！」

奎千羽拿起一些，但迅速放下。

「你們要吃過才知美味！」

在暗淡的光線下，那一堆東西似是蟑螂。

蓋天較為大膽，一手拿起一隻，想往口裏送，但觸覺告訴她，那是蟑螂，她急忙丟下。

只見斑瀾拿起一隻，把那些小爪子剝下，便把那蟑螂往口裏送，並且吃得津津有味。

「你們試試！」

奎千羽終於鼓起勇氣，也學着斑瀾，把蟑螂的爪子剝下往口裏送，一咬之下，焦香之味，夾着那濺出的漿液，倒也是甘美可口。

奎千羽再吃了兩三隻。

蓋天見他吃得滋味，也試吃了一隻。

斑瀾道：「試試這些！」

那是一堆小蛇似的東西。

奎千羽見吃了一種，不妨嚐試另外一種。

這些小蛇般的東西，外表難看，但吃在口裏，滋味也不錯。

「究竟是甚麼？蛇？鱔？」

「不，是小蜈蚣！」

他們兩人聽了，有一種嘔吐的感覺。

斑瀾道：「不用反胃，這些東西的外表雖醜陋，其實是天下美味，只怪世人不懂欣賞，也沒有機會欣賞！」

兩人於是再試一下，不知是太過飢餓，還是實在美味，兩人吃得一乾二淨。

斑瀾笑道：「有了這些隨手可得的昆蟲美食，我雙腿雖然是跛了，仍可生存，而且可以苦練武功！」

「你騰身飛腿，也是在這地方練成？」

斑瀾點點頭。

奎千羽道：「斑前輩，如今藍晶石有了，究竟有甚麼用？」

「我不知道，實在不知道。」

奎千羽道：「會不會是要找到其他的晶石，才會有效用？」

「我想是的！」斑瀾的聲音更為低沉而迷惘。

蓋天問道：「那麼其他的三色晶石，又會落在甚麼人的手裏？」

斑瀾並沒有回答。

「你怎麼了？」奎千羽叫道。

斑瀾仍然是坐着，但眸子半合，一會才道：「紅藍黑透，拜相封侯……」

奎千羽道：「快告訴我們，其他三色晶石子落在甚麼人手裏，讓我們拿回來，完成你拜相封侯的美夢！」

美夢終於成了美夢。

斑瀾再沒有反應，永遠也沒有反應。

奎千羽推一推斑瀾，他全身冰冷，但仍坐着。

「他為甚麼突然死了？」

蓋天道：「也許他早便死了。」

「甚麼？」

「只不過有一個美夢支持着他的精神，如今藍晶石到手却完全沒有用，這個美夢粉碎，他的精神也就完全崩潰了，他的身軀也同時支持不了！」

奎千羽道：「讓藍晶石多陪他一會！」

人生便像一個不斷追尋的夢，夢想在手中，却原來只是一場空虛而已。

奎千羽與蓋天不知陪伴着斑瀾的屍身多久，直到他們倦極，睡了一大覺。

石洞之中，並無日夜之分。

有時光線較為微弱，相信便是入夜了。

他們醒來後，把斑瀾埋葬在他日常起居的岩洞之內。兩個年輕人本來是天眞無邪的，但在這一連串的日子，接觸過無數的死亡，使他們變得成熟而沉實。

機緣巧合　誤闖桃源

奎千羽把藍晶石收藏起來，與蓋天在岩洞之內找尋出路。

岩洞之內有無數岩洞，可能其中一個便是出路，可是他們試了幾次，仍無結果。

不知過了多少天，他們竟然發現了一處水源，沿着水源而下，竟是一條小溪，溪水滙集之後，漸成一條小河。

這條地下水道的盡頭，應當便是出口。

地下水道的盡頭，應當是出口。

兩人沿水道而下，水道越來越闊，而且水勢十分猛烈，他們非常小心的浮游着。

那知水勢越來越猛。

奎千羽手急眼快，抓到水道裏一些岩石，定了身子，却不見了蓋天。

他聽到了蓋天的叫聲：「奎——千——羽——」

藍天已被水衝走。

待第二聲「奎——千——羽——」傳來，聲音似是十分遙遠了。

奎千羽情急之下，也放開水中所抓的岩石，躍入水中，任由水流衝去。

幸好水並不深，在載浮載沉之際，又重新看到蓋天的身影，他拚命追上去。

兩人又再手牽着手。

正慶幸相逢，水勢突然又猛烈起來。

水勢嘩啦嘩啦的往下衝。

忽然，他們似在騰雲駕霧，原來他們隨着水勢，竟已墮入了一個瀑布之中。

地下水道，竟有瀑布，實在是一個奇蹟。

從瀑布墮下，是一潭清水。

他們拚命游向另一邊的岸邊，那知游到潭中，有一股極大的吸力吸扯他們向下。

那力量實在巨大，使他們無法抗拒。

他們在入水之前拚命吸了一口氣，加上兩人也有閉氣的功夫，雖被吸力扯至潭底，仍沒有死去。

吸力越來越大。

水底有一個大洞，兩人被吸入洞中，然後便被扯向另一個方向，兩人閉氣太久，漸覺不支，便拚命往上游去，幸好再沒有那股吸力。

他們終於浮上了水面。

水面極為平靜，他們游上岸去，兩人只互相望了一眼之後，便睡着了。

他們被刺目的陽光弄醒。

那是日之正午。

太陽自天空射下來，他們抬頭一望，除了刺目的陽光之外，上不見頂。

再看看四周，他們竟是處身於一個深淵之內。

一邊是筆直的懸岩。

另一邊是矮樹叢生，荊棘滿佈。

奎千羽在附近摘了一些野果回來，暫時充飢。

吃完之後，兩人再走，忽然，他們發現了幾截木板和一些長繩，但已糜爛。

再走過一些，又再發現一些木板。

這些木板較為完整，而那繩索也較為堅韌。

奎千羽道：「看來這是一條繩索橋，不過因日子久遠而破爛，上面有繩索橋，那定然有人！」

蓋天道：「上去！」

兩人攀着一些荊棘蔓藤，向上爬去。

逐漸，荊棘與蔓藤也沒有了，只剩下一片石壁，石壁上生滿了青苔，並有水滴下。

沒有了山藤，便沒有着力之處。

幸好奎千羽有極其豐富的攀爬經驗，而且石壁之中有一些飛鳥巢穴，讓他們借力而上。

他們自正午攀爬，一直到完全入黑，仍未見到上面。兩人各找了一棵在石塊生出來的虎松，在上面過夜。

當陽光再射入，他們又再攀爬。

這樣又再過了一日一夜。

第三天，他們經歷了三天的旅程，才看見上面有人影移動。

他們氣力已衰，一時之間，又不敢叫喊，直到入黑，他們才上了崖頂。

崖頂是一片平坦之地，離這崖邊遠處有很多房子，分佈在這平坦的高原之上。

這裡究竟是甚麼地方？

奎千羽拉着蓋天道：「先找點東西吃！」

他們奔向一間不遠的茅屋，這高原極大，看似極其接近的一間房屋，其實跑了半個時辰，仍是遙遙在望。

幸好已是入黑，沒有人發現他們。

奎千羽越跑，越是覺得體力不支。

忽然，一頭小鹿在他們面前掠過，走向另一邊草叢，那邊草叢高過人身。

蓋天道：「倒不如先吃飽再算！」

奎千羽同意。

兩人各自在地上找來幾顆碎石，竄向草叢。

本來，這樣涉身入草叢，是非常危險的，但他們已是飢火難耐，定要冒險犯難。

蓋天發出狗吠的聲音。

草叢猛動，定是那小鹿藏身之處，兩人向那晃動的草叢奔去。

忽然，他們發覺，上空似有東西在撲動。

抬頭一望，只見一個黑影閃身而過，因為夜色迷茫，他們看不清楚是甚麼。

兩人為了獵取小鹿，也不在意。

小鹿在草叢之中，警覺性極強，只要一動，牠便發覺，向草叢深處奔去。

奎千羽道：「我踏草而去！」

蓋天道：「你指示我方向！」

奎千羽稍為聳身，施展他的「攀虹渡」，他在草上而行，這種「草上飛」的功力，使蓋天大為佩服。

奎千羽在草上，比較清楚小鹿的動向。

不一會，兩人已追及小鹿。

小鹿知道已陷入敵人網羅之中，因此失去了主意，一時之間，在草叢中東奔西竄。

奎千羽在草上看得清楚，把手中幾顆小石子同時彈出。

小鹿應聲癱瘓在地上。

蓋天也急步標前，那小鹿一雙發光的眼睛望着蓋天，但身體却是動彈不得。

兩人上前，正要殺死小鹿。

忽然，天空之中，一個巨大身影撲下！

小鹿被活生生的抓上了半空。

兩人被這突然其來的怪物飛下嚇了一跳。

當他們驚魂甫定，抬頭一望，只見半空之中有一隻巨鳥，那巨鳥實在巨大，鳥嘴正叨着小鹿的頸項，小鹿的四腿仍然掙扎着。

蓋天連忙彈出五六顆小石，其中一顆擊中那巨鳥的胸口，不過，對巨鳥來說並沒有造成傷害，只是騷擾。

奎千羽也心有不憤，千辛萬苦的追到小鹿，却被這巨鳥撲下搶去，他又發出幾顆石子。

那巨鳥本想飛離，但受到石子連珠炮發，竟然在半空盤旋，怪叫連聲。

奎千羽道：「小心！」

蓋天仍未回答，那巨鳥已飛撲而下，一隻巨爪，竟然伸向蓋天。

蓋天一個翻滾，連發兩掌。

那巨鳥根本不理會，直撲而下，一隻巨爪，抓着蓋天的背後衣衫，又再騰空而上。

蓋天被抓起，半空之中，無法對付巨鳥，只好拚命掙扎。

奎千羽見牠抓起蓋天，立刻大叫，施展輕身功夫飛身而上，希望可以幫助蓋天下來。

那巨鳥極為機靈，已飛上半空。

奎千羽毫無辦法，只能大叫大喊。

忽然，「嘶」的一聲，蓋天的衣服裂開，她情急之下，一手抓着巨鳥的爪子，死抱不放，本來，她是希望掙脫巨爪，跳下地上的，但巨鳥已越飛越高。

一時之間，她不敢妄動。

那巨鳥在半空之中，突又飛撲而下。

奎千羽已有備而戰，可是，他拳未出、腿未動，巨鳥已下來，施展另一巨爪，一抓便抓起奎千羽。

這巨鳥力氣真大，口咬小鹿，左爪抓着蓋天，右爪抓着奎千羽，仍可騰空而飛。

牠一直飛向一個茂密的小樹林。

林中有火光透出。

兩人在半空之中，只覺涼風陣陣，景物模糊。

火光越來越猛。

突然，那巨鳥雙爪一鬆，兩人掉在地上。

巨鳥降在火旁，並把口中小鹿放下，那小鹿的頸骨早已被咬斷。

奎千羽與蓋天落在草地上，並無受傷。

只見火旁站着一個小姑娘。

小姑娘頭梳丫角髻，好奇的望着兩人，道：「夜梟，我還以為你獵到三隻小鹿，原來是一隻小鹿、兩個客人！」

那巨鳥原來是一只夜梟。夜梟本來怕火，但這隻却是不同，面對那小姑娘「呱呱」的叫了幾聲。

「咦，你們從那裏來的？」

奎千羽見她並沒有甚麼敵意，便道：「我們從山下來！」

蓋天也道：「我們是爬上來的！」

小姑娘聽了，似乎嚇了一跳，道：「那麼你們是妖精鬼怪！」

奎千羽道：「我們像嗎？」他站起來。

蓋天道：「姑娘，你是……」

兩人站起來，行向小姑娘。

小姑娘退後，那巨大的夜梟上前，似是要保護小姑娘，並發出怪叫。

奎千羽氣在心裏，剛才在半空飛翔之中無可奈何，如今在地上，又怎會怕你這畜牲？

他一動，夜梟也動。

而且動作比他們更快，一個飛竄，又抓住了二人，向天空飛去。

夜梟在半空盤旋，似是要聽主人命令。

小姑娘叫道：「夜梟，休得無體，放他們下來！」

那夜梟果有靈性，慢慢的放二人下來。

小姑娘道：「你們是人，不是妖怪，否則也不會被夜梟抓起……」

蓋天氣在心頭，道：「你依靠畜牲抓人，算得甚麼英雄好漢！」

小姑娘笑道：「我根本不是甚麼英雄好漢，我只是個小女孩！」

「沒有這畜牲，我一隻手也可打贏你！」

小姑娘望着蓋天，道：「你喜歡打架？」

蓋天以為她在訕笑她，道：「喜歡打架又如何？」

「那好極了！」

她擺了一個架式。

蓋天當然也沒有慢下來。

那夜梟却「呱呱」大叫。

小姑娘道：「夜梟，我要與這位大姐較量較量，你不要幫手！」

夜梟又叫了兩聲，然後退後。

小姑娘道：「小姐姐，你說你一手便打贏我，好，我們便單手打過！」

蓋天說用一隻手也可以打贏小姑娘，只是隨口說說，並不是認真。

小姑娘却非常認真的道：「你用右手？」

蓋天好氣，道：「你用左手？」

「是的，我用慣左手，來！」

小姑娘等了一會，見蓋天還沒有攻來，便先發動攻勢，並且確確實實的只用左手。

蓋天以右手還擊。

兩人各用一手，但招式却絕不含糊。

小姑娘出手極快，而且變化極爲多端，一時是拳，一時是爪，一時是掌，一時是指。

蓋天眼看對方只是個小姑娘，初時實在看不在眼裏，但接了十來招，知道對手並不簡單。

這時，小姑娘也已熟悉了蓋天的招架與來勢，突然一個騰身，左手作了一個鳥啄的手勢，向蓋天的頭頂啄下，這一啄之力，足以把頭蓋啄穿！

蓋天連忙一縮，昂身避過。

小姑娘的鳥啄手勢却並未終止，一連使出五招，五招都是啄向蓋天重要的部位。

蓋天情急之下，忘了用單手，便舉起雙手，撥開了小姑娘的啄勢。

小姑娘立時跳開，叫道：「你輸了！」

蓋天不明的道：「我怎麼了？」

「你用雙手！」

蓋天本想分辯，可是用一隻手比武是自己提出來的，而破這口約的也是自己，如何還敢分辯？

奎千羽看着蓋天的尷尬，道：「咱們多多得罪……」

「你想爲你的朋友報仇？」

奎千羽根本沒有報仇的心。

小姑娘又接口道：「好，你來，一隻手還是兩隻手？你說！」

奎千羽想說話，但蓋天已接口道：「千羽，你要爲我出這口鳥氣！」

「好，兩隻手？」她已擺出一個架式。

奎千羽無奈，道：「得罪！」

小姑娘撲上，這次，她以雙手上陣，把她所學的施展出來，又是揮洒自如，淋漓暢快。

奎千羽向來爲人忠厚，來到這陌生地，遇到這一個陌生小姑娘，當然不能以武功傷人，因此，每出一招，都以護身爲主。

但小姑娘却並不是如此心意。

她並不是要殺害奎千羽，但明顯的是，她似乎必定要贏，因此一招緊接一招。

奎千羽一再退讓。

在旁的蓋天知道奎千羽有必勝的把握，却以爲他呵護着這小姑娘，不下殺着。

蓋天叫道：「千羽，還不下殺着？」

那小姑娘聽了，也道：「快下殺着，你處處迴避，果眞是怕了我嗎？」

奎千羽仍然沒有下重手。

忽然，小姑娘又使出她那「啄手」——手作鳥啄之狀，猛啄向奎千羽。

這套功夫可能是小姑娘的看家本領，因此招招緊迫，幾乎令奎千羽透不過氣來！

奎千羽一退再退。

但小姑娘仍是一招緊接一招。

忽然，奎千羽左脚踢起，右脚接着以一招「鴛鴦連飛腿」要把小姑娘反迫開去。

那小姑娘急叫：「你輸了，你輸了！」並且讓開。

奎千羽並不明所以，問道：「我怎麼輸了？」

「你用脚！」

「用脚？用脚有甚麼不對？」

「我們說過用手，幾時說可以用腿？」

奎千羽也想分辯，可是，剛才的確是說過用雙手，並沒說過用腿。

那夜梟似乎也知主人勝了，在旁「呱呱」的叫，似是吶喊助威！

奎千羽見她如此說，只好道：「好，咱們是輸了，那要怎樣？」

小姑娘道：「也沒有甚麼，替我燒烤鹿肉來吃，然後跟我回去！」

她一提起吃東西，奎千羽與蓋天才覺得肚子已咕咕作响。因此，兩人互望一眼，不再多言。

小姑娘在火爐之前翹起雙手。

奎千羽道：「好，烤給你吃也可以，但我們也要吃，一人一份！」

小姑娘點頭。

小姑娘把一把小刀遞給奎千羽。

蓋天却以小刀剖開小鹿。

不一會，已是肉香四溢。

蓋天把那串燒熟的鹿肉先遞給奎千羽，然後再遞給小姑娘，自己也要了一塊。

小姑娘並不介意，一邊吃，一邊抛些給那夜梟，那夜梟也吃得津津有味。

奎千羽問道：「姑娘高姓？」

「你眞的是從外面來？」

奎千羽道：「我們是從那邊的深淵爬上來！」

「那邊深淵有崖的嗎？」

「有，那是一條河！」

「河？」小姑娘半信半疑。

「我叫奎千羽，姑娘呢？」

「我們這裏從來沒有外人來……有……有，半年前有過一個人來……結果……」她頓了一頓，才道：「我姓郝，叫夜梟！」

「郝夜梟？」

「是的，郝夜梟，你呢？」

「我叫蓋天！」

「蓋天？天也可以蓋？」

蓋天沒有答她，把鹿肉吃得乾乾淨淨。

這時，天已漸亮。

郝夜梟遞了一個皮囊給他們，裏面有水，然後，她把半隻未燒的小鹿，包在一塊黑皮之內，又弄熄了火。

奎千羽與蓋天各自喝了幾口水，站起來。

郝夜梟道：「好了，跟我回去。」

蓋天道：「回去？到那裏？」

「到祠堂去。」

奎千羽道：「甚麼祠堂？」

「郝家祠堂——咱們雲霄集郝家祠堂。」

蓋天道：「我們爲甚麼一定要跟你去？」

「因爲你們是陌生人，而且，你們是我的俘虜。」

「我們是你的俘虜？」

郝夜梟毫不猶豫地點頭。

蓋天聽了，心頭有氣，却無處可發洩，扯着奎千羽，便要走了。

郝夜梟望着奎千羽，雖然沒有說話，但眼中露出來的神采，是要求他跟着去。

奎千羽道：「跟她去看看也好。」

「爲甚麼要跟她去？」蓋天氣在心頭。

「去看看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你自己去吧！」蓋天撒手便走。

奎千羽連忙追上去。

郝夜梟看着他們，並不着急。

蓋天氣上加氣，心想：「看你如何要我跟你去……」她向着樹林外走。

走出樹林，郝夜梟並沒有追出來。

蓋天回頭一看，叫道：「快走。」

奎千羽無奈，只好跟着她走。

走了幾十丈，頭頂一聲怪叫傳來。

原來郝夜梟已坐在鳥背之上，叫道：「來吧。」

蓋天嘗過被夜梟抓着的滋味，便拚命向前跑，但她又怎能快得過夜梟？

那夜梟展翅低飛，一個俯身，已抓着了蓋天，蓋天大叫，奎千羽追上來。

郝夜梟發出一聲唿哨，夜梟一爪抓着蓋天，仍然低飛，降在奎千羽身旁。

郝夜梟道：「上來。」

她一手拉過奎千羽坐在她身後，又再發出一聲唿哨，夜梟已高飛。

這時，兩人舒服的坐在夜梟之背上，而蓋天却被抓在夜梟爪下，大叫大嚷。

夜梟也沒有理會她的掙扎，高飛入雲，向着草原中那處有多間屋宇排列的地方飛去。

奎千羽心裏一邊爲蓋天難過，但也爲下面的景色而覺得非常有趣。

郝夜梟並沒有多說話，駕御着夜梟前去。

轉瞬之間，他們已來到那列房屋，夜梟慢慢的降落，但因爲蓋天拚命掙扎，那夜梟並沒有放下蓋天。

郝夜梟下了鳥背，奎千羽也跟着下來。

郝夜梟道：「你不會逃走吧？」

奎千羽道：「不會。」

「好，請坐。」

原來他們下降的地方，是一個舖有石塊的廣場，廣場一邊是一間建築物，但建築物却沒有門。

整間建築物是敞開的，裡間有一個神像。

神像之前，有幾張石雕的大椅子，郝夜梟却招呼奎千羽坐在神像前面的小石墩上。

蓋天大叫。

郝夜梟上前，從身上扯下一條繩子，把蓋天綁住，夜梟才放開爪子，蓋天被推到奎千羽身旁，並强迫她坐下。

郝夜梟把那隻夜梟帶走，不一會又回來，走到那神像前，敲响了一個銅鑼。

銅鑼發出沉重的聲响。

不一會，各處房舍都有人跑出來，並且聚集在神廟之前，團團圍着奎千羽與蓋天坐着。

再過了一會，遠處的天空，出現了三個小點。

人們都道：「來了，來了。」

奎千羽與蓋天望着天空，不知有甚麼東西會來。

逐漸，他們已看清楚，是三隻巨鳥。

三隻巨鳥模樣不一，但背上都駄了一個大漢，這地方的巨鳥實在厲害，竟可背人飛翔。

第一隻巨鳥降下，那是一隻巨大的鵬鳥，全身有金色的羽毛，十分美麗，而背上那大漢也是一身金衣，十分威猛。

眾人都高叫：「金大哥。」

然後另一隻巨鳥又降下來。

那是一隻全身閃光的銀色鵰鳥，背上也駄着一人，那人也是威武異常，一身銀衣。

眾人也高叫：「銀二哥。」

接着，還有一隻，這一隻更大，但全身羽毛疏疏落落的，更有些脫落，並不好看。

那是一隻巨大的鷲鳥，發出嚇人的聲音。

從鳥背下來的，是一個穿着灰衣勁裝的人，這人並沒有剛才二人的威猛，但臉色深沉，態度凝重。

他一下鳥，人們齊聲叫道：「三哥。」

接着，所有人都靜下來。

這人並沒有出聲，但那種威嚴與前兩人是無可比擬的。

「四妹，有好收穫？」

郝夜梟道：「三哥，只是兩個小伙子。」

「爲甚麼有一個沒有綁？」

「他似沒有敵意。」

「另外一個呢？」

「你可以好好的審問他。」

三哥走上前來，看了奎千羽一眼，登時眉頭一皺，道：「你是誰？」

奎千羽本想直接回答，但蓋天一脚踢向他，他立刻會意，一時之間，訥訥不能言。

「奎諾是你誰人？」

「奎諾是我父親。」

在場的人都叫嚷起來。

三哥雙手攤開，道：「終於來了。」

在場的人都哄動起來。

連那兩位大哥二哥也站起來。

三哥又舉起雙手，止住了羣衆的哄動，道：「快綁着他，然後通知族母。」

有幾個人一擁上前，用牛皮筋結結實實的綁着奎千羽的手脚。

而其他人都散開，並且靜了下來。

另外幾個人已把奎千羽與蓋天抬到神像的下面。

郝夜梟正在與三個哥哥爭論着，她似乎並不讚成他們的行動。

蓋天埋怨道：「千羽，你幾次一提起你父親都惹來麻煩，下次千萬不要提了。」

奎千羽道：「其實我早已提高了警覺，不過，他問得我倉卒，我無法不承認。」

「我看你是着了那郝夜梟的迷。」

「甚麼？」

「我見你老是看着她。」

「不！她對我們也沒有甚麼惡意，只有她那位三哥却是個重要人物。」

「她對我充滿惡意。」

奎千羽實在不明白，爲甚麼蓋天那麼怒氣衝天，他是個初出道的少年郎，當然不明白女兒家的心事。

奎千羽改了話題道：「你看，這神像也有些古怪。」

「甚麼古怪？」

「那神像的眼睛黑白分明，裏面却似藏有一些閃閃發光的東西。」

說到這裏，鑼聲一响，有八個人抬着一頂似轎非轎的東西出來，上面坐着一個中年女人。

因爲轎子沒有上蓋，因此人人都可以看得清楚，那中年女人的打扮，與神像差不多。

那女人被抬至中央，放在神壇上面。

鑼聲再响，衆人跪下，齊呼道：「雲母安康。」

那女人的臉色有點蒼白，好像是久病初癒。

那叫雲母的道：「這兩個小子便是闖入咱們雲霄集的？」

有人把奎千羽與蓋天抬到雲母脚下。

「你是奎諾的兒子？」

奎千羽沒有甚麼表情，既不承認，也沒有否認。

「你不用出聲，我一看便知你是奎諾的孽子。」

本來，奎千羽對這雲母也沒有多大反感，可是她無端說他是個「孽子」，他才感到憤怒。

雲母續道：「奎諾長相端正，爲人却是心狠手辣，我未知你心腸，却看到你那一臉假的正氣。」

奎千羽氣道：「正氣也有眞假？」

雲母道：「我就是相信了你父親的正氣凜然，一雙腿就這樣跛了，幾乎連命也失去，不過，相信你的父親已過了尾七。」

「甚麼尾七？」

蓋天輕聲道：「是說你父親死了四十九天。」

雲母在合指計算，道：「不是過了尾七，應該過了百日。」

奎千羽道：「是你殺死我的父親？」

「是他咎由自取。」

這話無疑是承認了。

奎千羽望着雲母，雙眼似有火迸出。

雲母道：「對了，當日你父來到雲霄集，也是用過這烈火般的眼睛望我，然後是一雙匕首齊出，要殺老娘，那會有如此易事？」她哈哈的笑起來。

她的笑意似無高興的意思，反而有些悲涼的味道。

「我父親早已認識你？」

雲母聽了，有點愕然，止住了笑聲，道：「三十年前……來人……」

她突然改變了口吻，幾個人已應命上前。

雲母道：「快擺開祭壇。」

那幾個人分別離去，不一會已在神像之前，擺了一個巨大的祭壇。

雲母道：「金鵬、銀鵬，把那姓奎的放上祭壇。」

金鵬便是郝夜梟的大哥，銀鵬便是二哥，兩人抬起奎千羽上前，按他跪在壇前，並且拉開了他的上衣。

雲母又道：「灰鷲、夜梟，把那同黨的小子也抬上去。」

灰鷲便是他們的三哥。

這一來，嚇得蓋天魂飛魄散，她並不是害怕被放上祭壇砍頭或者剖心，而是要像奎千羽那樣，在衆目睽睽之下，扯開胸膛。

因爲她外表是男裝，其實是個女兒之身。

這叫她如何面對衆人？

她情急之下，拚命掙扎。

幸好郝夜鷲與郝夜梟放下了蓋天，並沒有扯開她的胸膛衣衫，她才吁了一口氣！

雲母道：「你們退下，抬我上去。」

那八個抬轎人，抬起雲母往那祭壇之上。

「匕首。」

郝夜梟把一柄閃亮的匕首遞上來。

雲母拿起匕首，向着奎千羽。

衆人看見這個情景，十分激動，一時之間，所有人都狂叫起來：「殺死他。」

有人叫道：「把他的心肝挖出來，拜祭咱們雲霄集的族父。」

雲母止住了衆人的叫聲，轉過身來，便要剖開奎千羽的胸膛，奎千羽的胸口感到一陣寒氣，皮膚立時起了疙瘩。

但是，刺來的並不是匕首，而是匕首的柄！

奎千羽愕然。

雲母已低聲道：「搶刀，架着我。」

不知何時，奎千羽身上的牛筋早已被割斷。

他立時一手搶過匕首，一手反扣着雲母。

這突然的改變，實在是出乎衆人意料之外。

奎千羽一手提起了雲母，叫道：「讓開。」說話時，他已把蓋天身上的繩索割斷，並低聲道：「架着夜梟。」

其實，不用奎千羽的吩咐，蓋天的繩索一鬆，已把郝夜梟架着。

郝金鵬與郝銀鵬想衝上祭壇。

奎千羽道：「你再踏上一步，雲母便沒命。」

兩人不敢再動。

可是，郝灰鷲却突然飛身而上，一掌遞出。

這掌的力量相當大，奎千羽扣着雲母，兩人同時跌下祭壇。

奎千羽知道雲母是救他的大恩人，雖然跌下，也盡量護着她。

因爲護着她，身上那顆藍晶石便跌出來，奎千羽馬上把它拾起，納回懷內。

郝灰鷲見了，又再向奎千羽攻去，奎千羽只能用左手擋他。

雲母低聲道：「以我身體擋他。」

郝灰鷲又再一連使出五招，這五招並沒有顧及雲母的安危。

奎千羽不想以雲母的身體作擋箭牌，但他一手架着雲母，轉動並不靈活，只好以雲母作護身。

郝灰鷲有點顧忌。

而他的兩個兄長也叫道：「勿傷雲母。」

雲母輕聲道：「走。」

奎千羽跳下祭壇，而架着郝夜梟的蓋天也跳下來，隨着奎千羽退往神像之後。

雲母在奎千羽耳邊道：「走向那邊山岩。」

奎千羽看清楚了後面的去路，果然是一處無端聳起的山岩，他施展輕功，轉眼已來到山岩。

本來是有一大堆人由郝灰鷲帶領着追趕而來的，可是一接近這山岩，衆人便停下來。

奎千羽看到岩碑有四個大字——雲霄禁地。

雲母道：「上去。」

奎千羽應命，一手提着她，施展了「攀虹渡」，向岩上飛身而去。

蓋天也隨着，她的輕身功夫還可以勉强應付。

他們一直來到山岩的頂部，上面似是一個大窩，到處都有一些枯草。

雲母道：「放下我。」

奎千羽依言。

蓋天也放下了郝夜梟。

雲母道：「夜梟，我的話沒有錯。」

郝夜梟點點頭。

「灰鷲早已有背叛我的心，如今更爲明顯了。」

「爲甚麼他會如此……咱們四人，都是雲母養大的，雖然你不是我們眞正的母親，但你比我們生母……」她說着，珠淚已奪眶而出。

雲母道：「自從奎諾來過，那更促使他獨霸雲霄集的野心。」

「這對他有何益處？」

「我不知道，也許他是個天生要作大哥的人。」

奎千羽聽着她們母女的話，並不太明白。

雲母道：「奎公子，多謝你幫了咱們二人。」

奎千羽道：「此話如何說，假若不是你，我早已被剖胸膛……究竟是甚麼回事？」

雲母道：「這裏並不安全，你等一下。」

她從懷中拿出一支短笛，向天吹了幾下。

不一會，一隻巨大的灰鷹在半空盤旋。

雲母又再吹了幾下。

那灰鷹緩緩降下，站在一旁，望着雲母，似乎想走近，却又不敢。

雲母道：「來，來，都是好朋友。」

雲母親熱的拉着奎千羽，那巨大的灰鷹才走近。

郝夜梟道：「你甚麼時候訓練了這一隻灰鷹？」

「自從奎諾走了之後。」

「我父親來過，要殺你們？」

雲母點點頭，道：「其中過程十分複雜，我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郝夜梟道：「我的夜梟不能在日間……」

雲母道：「還有牠的伴侶！」

她又向天空吹了幾下，不久，另一隻灰鷹前來，在半空盤旋了一會，才飛下來。

雲母道：「千羽，你扶我上灰鷹的背，然後你也上來，你兩個坐這個。」

郝夜梟道：「我不知能否控制這灰鷹。」

「你跟着我們，不會出岔子的。」

雲母再向另一隻灰鷹道：「跟着，跟着。」

那灰鷹甚懂她的話，點了點頭。

雲母與奎千羽上了灰鷹，蓋天與郝夜梟也隨着上了，雲母又吹起短笛，灰鷹便一飛冲天。

兩鷹飛離了高原，下面是無數高低起伏的山脊。奎千羽只覺涼風颯颯，周圍景物模糊。

不久，灰鷹開始降落。

他們來到了一個小島，島上樹林蒼翠，山色蓊鬱。

小樹林之內，竟有一間茅屋。

雲母站起來。

郝夜梟奇怪地問：「雲母，你的腿沒事了？」

「一向也沒事。」

「爲甚麼你要扮作跛子？」

「那是因爲我要人保護我。」

郝夜梟道：「三哥果眞是……」

「是的，這事只有我明白，如果我一早告訴你，你也說我多疑。」

「究竟事情是怎樣的？」

「奎公子的事，其實與我們雲霄集的事也有很大的關連，我們先進屋內再說。」

「這屋子也是你準備的？」

雲母道：「並不是爲奎公子準備，而是爲我自己逃亡用的。」

「包括兩隻灰鷹？」

雲母點點頭。

屋內並沒有甚麼裝置，但簡單的用品却有。

雲母坐下來，對蓋天道：「這是一個長遠的故事，奎公子的事與你無關……」

「不，奎公子的事，也即是我的事。」

雲母道：「千羽，你好幸運，有個紅顏知己。」

蓋天紅着臉，因爲自己的身份被她悉破。

郝夜梟道：「甚麼？你是他的紅顏知己？」

雲母道：「千羽，其實你知你父親是個怎樣的人？」

「我知道一些。」

「是平日的印象？」

「不，我到過天地門。」

「啊，那藍晶石便在天地門所得？」

奎千羽點點頭。

「好了，我希望你能夠完成你父親的心願。」

「我父親的心願？」

「他沒有告訴你那四色晶石的事？」

「沒有，他臨死之時，只吩咐我日後千萬不要用武功來找生活。」

「奎諾也算用心良苦。」

奎千羽心急地問：「我父親與你們雲霄集，究竟扯上甚麼關係？」

雲母道：「紅藍黑透，拜相封侯這句話聽過了？」

「聽過了。」

「紅藍黑透，其實是指四色晶石，廿多年前，曾掀起過爲爭奪這四色晶石的武林風暴，結果是紅色的晶石落在『赤帆血盟』的手中，而你手上那顆藍晶石，則落在『天地門』的手中，黑色的晶石是在……」

奎千羽道：「在你們雲霄集的手上？」

「你怎知道？」

「因爲我注意到那神像的雙眼有異樣。」

雲母道：「你實在是個小心觀察的人。」

郝夜梟問道：「我們的神像是整個雲霄集的偶像，你們千萬別打主意。」

蓋天問道：「我們在天地門的地洞內，發現了一位叫斑瀾的前輩，他告訴了我們有關晶石的事，但他始終沒有解釋，爲甚麼得了四色晶石之後，便會封侯拜相。」

雲母道：「這點我也不大清楚，最清楚的只有奎諾奎大哥了。」

「我的父親？」

「他完全沒有告訴你？」

奎千羽搖搖頭。

蓋天道：「我們可以猜到，四色晶石，價值連城，如果得到了，便有千萬財富。」

郝夜梟道：「千萬財富，從經商營役也可以得到，封侯拜相却不是你想得到便可。」

奎千羽道：「甚麼人可以給人封侯拜相？」

她們三人差不多異口同聲的道：「皇帝。」

「那麼，這件事一定與皇帝扯上關係。」

郝夜梟道：「皇上擁有國庫，每年有苛捐雜稅，根本上已有千萬財富，爲何仍要這四色晶石？」

四人百思不得其解。

奎千羽問道：「雲母，幾個月前，我父親曾來過這裡？」

雲母點點頭，道：「還闖下了大禍。」

「甚麼大禍？」

郝夜梟道：「他殺死了咱們的族父。」

「族父？你的父親？」

郝夜梟道：「他不但是咱們的父親，還是咱們整個雲霄集族的父親。」

雲母淚凝於睫。

奎千羽不明白的道：「我是你們仇人之子，爲甚麼你還要救我？」

雲母道：「其實也不能完全怪你父親，是族父太過衝動而傷了心脈。」

奎千羽心急地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雲母嘆了口氣，道：「我說過那是一個十分長遠的故事——三十年前，咱們都是大國師閔修手下的四個大謀臣，包括你父親奎諾、我雲母孫珊，還有楊光與戚帆。

「咱們四人，文韜武略，各有所長，你父親奎諾文武雙全，但爲人却喜讀書，謀略過人，我善於組織，而楊光與戚帆則武功高強。

「咱們四人，協助了國師閔修不少，可是，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尤其是閔國師，他一直忠君愛國，遇到不平之事，不顧生死也要向聖上勸諫，起初，聖上也接納國師之言，後來，有人從中挑撥離間，聖上開始不信任閔

國師，那些妒忌他權位的人，便落井下石，僞做了一封信，說閔國師通番賣國。」

奎千羽道：「那人是誰？」

雲母道：「我們隱居在雲霄集上二十年了，不知那人還在否？」

蓋天道：「是誰？」

「這人叫孟艮堅。」

蓋天震慄的道：「孟艮堅？他是當今的國師與國舅？」

「國師與國舅！」

「此人爲了攏絡聖上，以妹相許，因此，如今他的名位與權力，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以說是權傾朝野，無人可比！」

雲母道：「他現今年紀已不少了？」

「七十多歲！」

雲母道：「閔國師被誣之後，知道命不久矣，便召集咱們四人，叫咱們立即離開京師，並且改姓換名，以後也不要參予國事！

「咱們當然捨不得國師，但國師堅持要我們離去，並且每人各給了一張地圖，要我們各自建家立業，我便被分派到這一個高原之上！」

奎千羽問道：「其他的人呢？」

「我不知道，原因是國師害怕我們聯在一起，定會引起孟艮堅注意，一併殲滅我們，因此，我們各自散去後，廿多年來，各不相干！」

奎千羽道：「我父親便被派往千仭山上，建立千仭山樓，隱居在那裏！」

雲母道：「原來國師派我們各到一處，是有一個重大的原因……」

蓋天道：「與四色晶石有關？」

雲母道：「蓋小姐，你眞聰明，這四個地方，其實是一處藏寶的地方，每一處除了有財寶之外，還有一顆有顏色的晶石！」

「四人便是四色晶石？」

「是的，我在雲霄集上發現了黑色晶石，相信天地門門主也擁有藍色晶石。」

奎千羽道：「那麼我父親擁有甚麼？他從來沒有提過，甚至臨死之前也沒有！」

雲母道：「也許他是爲你好，再說回四色晶石之事，原來孟艮堅害我們國師，爲的也是這四色晶石，國師爲了保存這四色晶石，免至落在孟艮堅手裏，因此才派我們四人各守一處！」

「那麼，四色晶石又怎會掀起武林風暴？」

「我們四人離開京師之前，國師已被人刺死了，那時，我們才知事態嚴重，於是各自離去，但孟艮堅爲了找尋四色晶石，便昭告天下，假若有人找到四色晶石獻上，那麼聖上便會給他拜相封侯！」

「啊，原來紅藍黑透，拜相封侯這話是如此解釋，怪不得武林中人爲奪四顆晶石，不惜拚命！」

雲母道：「不，孟艮堅的如意算盤並不打得那麼响，因爲武林中人冀求功名的並不多，但求財的却也不少，他們以爲，國師能以封侯拜相來作利誘，那麼，四色晶石的所值，實是比拜相封侯更高！

「因此，武林人士各自四出查探，互相傾軋，無數的武林恩怨也由此而起。」

奎千羽道：「結果是沒有人找到？」

「沒有，咱們四人各擁一顆，却是各不相干！」

「你們都建家立業了？」

奎千羽道：「以我父親來說，並沒有甚麼建家立業，他只是隱居讀書，與我相依爲命！」

「他怎樣維持生活？」

「小時候我不知道，但十歲以後，我知道他每年下山兩次，每次都帶着半年的糧食回來！」

雲母道：「以我所知，他當上殺手！」

「殺手？」奎千羽並不太激動，但心頭翳悶，因爲他極不願意相信父親是殺手的事實，又再證實一次。

雲母道：「這也怪不得他，早期，他在山上發掘到財寶，可以無憂無慮與世隔絕的生活十多年，但坐吃山崩，總有一天會用完，而他唯一可以賺錢的方法，除了當殺手之外，似乎沒有其他辦法！」

「不過，我父親實在是個心地仁厚、溫文儒雅的人，我不能想像……」

雲母道：「我了解你的心情！不過，以我來說，我單身一個女人，又怎樣建家立業？」

「你在雲霄集怎樣？」

雲母道：「雲霄集這地方，根本上是一個只有蒼鷹灰鷲這些巨鳥才能飛到的地方，因此，我能攀上雲霄集，已是千辛萬苦，當我找到黑色晶石後，我早已虛脫，危在旦夕之間，不過，我命不該絕，遇到一個在雲霄集上隱居的人，才救回我一命！」

奎千羽不明白，問道：「雲霄集既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地方，又怎會有人？」

「那隱居獵戶並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個將軍，他有一位年紀老邁的母親，爲了使他母親安度晚年，他寧願找一處無人可到的地方來侍奉母親！」

「他怎樣上來的？」

「這位將軍有一項特殊的本領，便是馴練蒼鷹、大鵬、巨鵰這些巨鳥，因此，他可以乘坐巨鷹，在雲霄集上打獵！」

雲母陷入了回憶，道：「我絕處逢生，心下感激將軍，而他的年邁母親，知自己兒子孝順，臨終之前，硬要我當她媳婦，結果……」

她不用再說下去，三人也明白。

郝夜梟道：「原來我們的族父是一個大將軍！」

雲母道：「你們四人雖是姓郝，但

並不是我的兒女，你知道嗎？」

郝夜梟道：「我知道這點，但並不清楚……」

「我們兩人在雲霄集上，總不能就這樣日夜相對，一定要找些人來，與我們共同生活，這樣才可以建家立業，而且可以找到後人，保護這黑晶石！因此，郝將軍便乘鷹下去，找了四個棄嬰回來，做了我們的兒女！」

奎千羽道：「雲母，請不要怪我多言，你一直沒有所出？」

雲母搖搖頭，似乎心有所繫。

郝夜梟道：「我也是？」

雲母點點頭，道：「後來，各地戰亂，郝將軍接了一些舊部屬回來，便一直避居於此！」

奎千羽問：「郝將軍便是雲霄集上的族父？他又怎會被我父親所殺？」

雲母道：「其實並不是你父親直接殺他，而是他……他因妒成恨……」

蓋天聽了，實在難以明白，道：「奎諾只在大半年前來過雲霄集，又怎會……」

雲母有點靦覥的道：「其實，到了我們這個年紀，還有甚麼妒忌……因爲我一直沒有下嫁郝將軍！」

這話又令三人愕然。

「爲甚麼？」

「這是你沒有所出的原因？」

雲母點點頭。

三人沒有再問，因爲這是他們上一輩的事，而且這些都是私人秘密。

雲母道：「事已至此，我也不想隱瞞你們，我一直不肯下嫁將軍，是因爲我心另有所屬！」

「是誰？」

雲母不語。

奎千羽竟然有一種微妙的感覺，問道：「我父親？」

雲母羞澀地點頭，道：「我與你父親曾私訂終身，因此我只有族母之名……」

奎千羽望着雲母，臉上露出感激之情，想不到父親會有這麼一位紅顏知己。

雲母道：「這事本已相離廿年，不過，半年前，你父親無故前來，而禍事也因此發生！」

奎千羽心急地問：「甚麼禍事？」

「你父親半年前出門，接到了一宗大生意，要他殺三個人，其中一個便是我！」

「他怎會找到你？」

「他並不是蓄意來找我的，你知道幹殺手的生意，並不是那麼開宗明義，他不知道僱主是誰，也不知要殺的是誰，他接到命令，找到對手的踪跡，核對過所供給的資料之後，便下手殺人，他的工作只要乾淨俐落，對事對人從不過問！」

「你們隱居在此，怎會被人發現？」

「那人神通廣大，而且過了十多廿年，我們也鬆懈了。可是，當奎諾來到，發覺要殺的人竟是我，最初他還不知道，因爲我們兩人的模樣都變了，後來，他才發現我是孫珊！」

「那他怎樣？」

「他當然下不了手！」

「那又怎會與郝將軍有所衝突？」

雲母道：「那天，他發現了我是孫珊之後，一個人來找我，我有十多廿年的辛酸要向他傾訴，兩人相會，恍如隔世，可惜我們都是兩鬢斑白，相見爭如不見！他也告訴我，他並沒有娶妻……」

奎千羽聽了，心中好不安樂。

雲母道：「這事却給郝將軍聽到，他不知是老糊塗了，還是只聽到事情的一半，怒氣沖沖的進來，便要殺死奎諾，奎諾避開了他，他出動你們四兄妹去尋他，結果他是自己氣死了自己！」

郝夜梟道：「事情原來如此！」

奎千羽臉上却忽紅忽白。

雲母道：「千羽，你懷疑自己的身世？」

奎千羽搖搖頭。

「你不要介懷，奎大哥已告訴我，你是一個棄嬰，他從京師匆匆離去之時，在一間大宅的後門的小河上，發現你被拋在河上！」

「沒有溺死？」

「沒有，你是被放在一個籃子之上，據說你身上有半片玉玦！」

奎千羽道：「是的。」他從身上掏出了半片玉玦，只見那玉玦雖不完整，却是晶瑩通透！

郝夜梟道：「奎大哥，原來咱們是同病相憐！」

奎千羽道：「那也沒有甚麼，我們都幸運，有道是生娘不及養娘大，你有一個好母親，我也有一個好父親！」

郝夜梟道：「娘，事情似乎還沒有完？」

「沒有，郝將軍死後，你三哥似乎氣燄更大，想奪去了雲霄集的權力！」

「是的，他實在喜歡統理人們！」

雲母道：「其實雲霄集的確需要一個人來統理，我年紀大了，而且身心疲倦，不過，郝夜驚並不是我心目中的最好人選！」

「大哥？」

「不，金鵬也不是，連你二哥也不是！」

「爲甚麼？」

「因爲他們的智謀城府都不及你三哥，假如他們任何一位接任雲霄集，也定然會惹上殺身之禍！」

「那麼，還有誰？」

「你！」

「我？」郝夜梟睜大了眼睛。

雲母道：「是的，你宅心仁厚！」

「我武功謀略也不及三哥！」

「但我相信仁者無敵！」

郝夜梟沉默着，她感到有一塊巨石壓在肩頭。

雲母道：「這事你不用擔心……千

羽，我想問你，奎諾是怎樣死的？」

「他是被掌力震死的！」

「你怎知道？」

「我見他胸口上有七八個深淺不同的掌印！」

雲母嘆了口氣，道：「他還是逃不了！」

「甚麼逃不了？」

雲母道：「千羽，你是奎大哥的唯一繼承人，他千辛萬苦趕回千仞樓，吩咐你不用爲他報仇，我想他是不想你知道他的仇人是誰。」

奎千羽道：「報不報仇是另一回事，但我至少也應該知道誰人下此毒手！」

雲母不答。

奎千羽追問：「是誰？」

「我不敢肯定，可能是楊光！」

「楊光？」

「我說可能是！」

「爲甚麼？」

「因爲他臨離開雲霄集時，告訴我要去南海！」

「南海是甚麼地方？」

「那是南方荒蕪的地方，楊光與我們在京師分手後，我知他是南下！」

「我父親要去殺楊光？」

「不，他不會一錯再錯！」

「這話又如何解釋？」

雲母道：「奎諾告訴我，他來雲霄集之前，已到過金陵長江，傷了赤帆血盟的盟主！」

「赤帆血盟盟主是誰？」

「你猜。」

「是你們其中一人……戚帆？」

「是的，他離開京師後，在長江流域一帶組織了一個同盟，是聯絡了長江一帶的漁人幫會而成！」

「他怎會殺戚帆？」

「沒有殺死他，而是傷了他！」

「父親沒有理由不認得他！」

「因爲他易了容，面貌早已完全不同了！」

「不過，戚帆也會說出來！」

「是的，他們相認，但奎諾已下了手，幾乎要了他的命！」

奎千羽道：「怪不得赤帆血盟的左右血衣使要來向我索命，後來還要砲攻千仞樓！」

「不，戚帆不會的，他向來尊敬奎大哥！」

奎千羽問道：「我父親去找楊光，要去殺死他？沒有理由的！」

「不，他是去告訴楊光，叫他快逃，或者作一切預防，以免被人刺殺！」

「我還是不明白！」

雲母道：「本來，一個殺手接了生意，不會問及其內容，但今次奎諾無意發現了他接到的命令，要殺的三個人，都是他昔日的同僚，因此，他發現有人已知道四人各有一顆晶石，要殺死他們，以求晶石！」

「他到了南海之後又怎樣？」

雲母道：「我不知道，也沒有接到任何消息！」

奎千羽道：「我想他定然與楊光大戰一番，受傷回來，叫我立刻離開千仞樓！」

衆人說到這裏，都感到十分疲倦，而且天已入黑，也覺得有些飢餓。

郝夜梟道：「我出去找些食物！」

奎千羽不斷地思索，而蓋天也木無表情。

雲母道：「你們要好好休息一下，我猜，咱們雲霄集也將有大風暴！」她頓了一頓，向奎千羽道：「千羽，我與郝將軍千辛萬苦建立了這個世外桃源的雲霄集，我不想它喪在一個暴戾的人的手中，你要協助夜梟，使她可以統理這地方，讓雲霄集逃過這一劫難！」

奎千羽道：「我當盡力而爲！」

忽然，他發覺蓋天有點臉青唇白，便問：「你怎麼了？不舒服？」

蓋天搖搖頭，道：「沒有甚麼。」

他們各自休息了一會，而郝夜梟爲他們預備的一些食物倒也豐富。

其心不正　自取滅亡

一夜無話，當快要天亮的時候，半空傳來一陣夜梟的聲音。

郝夜梟喜道：「我的鳥兒來了！」

她奔出外。

雲母道：「糟糕！」

「甚麼事？」奎千羽問。

雲母道：「我想他們也來了！」

「誰？」

「夜梟的三個哥哥！」

外面傳來郝夜梟高興的叫聲：「果然是我的鳥兒來了！」頓了一頓，郝夜梟道：「他們也跟踪着我的鳥兒來了，你們快來看！」

雲母、奎千羽與蓋天奔出屋外。

只見半空上，曙色蒼茫之中，三個黑點漸漸移近。

奎千羽道：「雲母、夜梟，你們躲在一邊，仍然詐作被我們要脅一樣，假若我們不能力敵，你們才伺機而動！」

雲母與郝夜梟聞言走入茅屋之內。

奎千羽道：「蓋天，你沒有問題吧？」

蓋天道：「沒有……」

這時，三人已各乘大鳥降下。

郝灰驚一個箭步上前，十分震怒地道：「你們兩個小子如何逃離雲霄集？」

奎千羽並沒有說話，與蓋天並肩而立。

郝金鵬道：「你把我們的母親與妹妹押在那裏？」

奎千羽仍然不說話。

郝銀鵰道：「交出我母我妹便放你們一條生路！」

郝灰驚接口道：「藍晶石呢？」

奎千羽冷笑道：「這才是你們的眞

正目的！」

郝灰鷲有點愕然，隨即似是明白，怒道：「殺了你這小子……」

郝灰鷲語調未完，人已攻近。

他人高身瘦，猛撲過來，招式看似平常，但一接近奎千羽，便突然起了變化。

他雙拳變成了鳥嘴般，直攻奎千羽雙目。

奎千羽稍退，向他下盤攻去。

一招五式，使郝灰鷲無法不改攻爲守。

郝灰鷲根本看不起奎千羽，可是，一連接過他十招之後，知道奎千羽並非弱者。

奎千羽知道，只要打敗郝灰鷲，郝夜梟的兩位兄長較爲容易解決。

於是，他集中精神進攻郝灰鷲。

郝灰鷲爲人陰險，武功也極爲陰毒，每一招一式，都是攻向奎千羽的要害。當然，互相對壘，是求取勝利，不過，郝灰鷲却專向奎千羽的雙目與下陰着手。

奎千羽心下惱怒，立時使出他父親所授的絕招「孤鶴悲鳴」。

奎諾當年胸懷大志，命運却要他隱居千仞樓上，因此他心中常是悲憤交加，不能自己，他看見一些孤單飛過的白鶴引吭長鳴，便悟出了一套「孤鶴悲鳴」。

這套功夫出手快而狠。

奎千羽一脚踢出，這招正是「脚踢魁斗」。

郝灰鷲看他單腿踢出，不以爲意，但當脚接近，一股極大的力量向他胸口襲來，他連忙一縮。

原來奎千羽這一招未了，人已騰在半空，半空之中，竟能再度發力，再踢出三脚，這三脚令郝灰鷲無法攖其鋒，暴退十丈之外。

郝灰鷲所騎的灰鷲，見主人被襲，突然一竄而起。

鷲本是一種食屍鳥，也是非常陰險的鳥類，牠與主人似是心靈相通，一竄而至。

奎千羽身未穩地，見有黑影襲來，雙掌猛迎。

但那鷲並不是直攻，竟然順着掌力去勢，避過那股氣流，然後雙爪抓下。

雙爪的勁度凌厲，直把奎千羽抓起來，擲上半空。

然後，那鷲鳥猛向奎千羽頭部一啄。

這一啄也是力似千鈞。

奎千羽身在險境，並不慌張，猛然使出一招「銀瓶乍閃」，雙拳合一，「波」的一聲，擊向鷲鳥的頭。

奎千羽已使出了八成功力。

正是以硬攻硬。

但鷲鳥的頭怎及奎千羽的拳硬？

一陣骨骼碎裂的聲响，叫人牙齦發軟，而那巨大的鷲鳥已全身癱軟，飛出三十丈之外！

鷲鳥的頭已不成頭形。

郝灰鷲見心愛的鳥兒被奎千羽打死，更是怒不可遏，拚命攻上。

而那邊的蓋天與郝金鵬與郝銀鵰兩人對敵。

金鵬與銀鵰兩人以身材取勝，掌風拳力都大大勝過蓋天，可是，蓋天却是以靈活的身軀，在兩人掌風與拳力之間溜閃，並趁着兩人拳過空隙，施以一兩招殺着，使他們有點狼狽。

兩人並不似郝灰鷲那麼暴戾，又見自己兩人鬥一個少年，心似是過意不去，因此並沒有下殺着，只求可以擒着這個小子便算。

那知周旋了十多廿招後，才發覺這小子並非易於對付，便想發狠。

這時，却聽到郝灰鷲狂叫：「這小子才是搗亂咱們雲霄集的罪魁禍首，先殺了他！」

郝金鵬、銀鵰眼見奎千羽雙拳打爆了那鷲鳥的頭，也大爲震驚，他們各使虛招，迴身向奎千羽攻去。

奎千羽武功雖蓋過郝灰鷲，但臨敵經驗不足，每每本可制服對方，却是無法把握，而讓郝灰鷲逃離。

如今三人聯手，奎千羽更顯得處處受肘，無法施展他的所長。

忽然，雲母與郝夜梟在面前出現，而蓋天也與她們站在一起，看來好像是蓋天威脅着她們。

三人紛紛躍開。

郝灰鷲叫道：「族母，梟兒，你們怎麼？」

金鵬與銀鵰也同聲問道：「你們怎麼了？」

奎千羽也趁這時鬆了一口氣。

當大家都注視着三人之際，郝灰鷲忽然一掌打向奎千羽，趁其不備，滿以爲一掌便可以結束他的生命。

但奎千羽畢竟是經過「千仞無痕」奎諾的親手訓練，反應之快，實在出乎郝灰鷲意料之外。

奎千羽一避，也趁勢回報一招！好一招「銀瓶迸破」！

郝灰鷲整個人被擊上了半空。

他翻騰幾下，懷內一個錦盒跌了出來。

奎千羽手急眼快，奪過錦盒。

郝灰鷲大嚷：「小子，勿動！」

他突然又再出手，而且手中多了一柄白刃。

白光過處，沒有傷害到奎千羽，却割開了錦盒。

一顆黑色的東西跌出來。

那時晨光乍現，朝霞初露，那顆黑色的東西反射出一陣奇異的光芒。

雲母喝道：「黑晶石！」

郝灰鷲竄向黑晶石，但奎千羽比他更快，已把黑晶石一搶到手。

郝金鵬與郝銀鵰亦同時一擁而至。

雲母道：「灰鷲，黑晶石怎會在你手中？」

郝灰鷲無言以對。

雲母道：「你們停手！灰鷲，你自己說吧！」

郝灰鷲道：「說甚麼？」

雲母道：「你殺族父、偷黑晶石，準備自稱雲霄集族父的野心！」

郝金鵬、郝銀鵰聽了，都訝異的望着他們的三弟。

連郝夜梟也愕然，因爲雲母一直只提及這位三哥有奪權的野心，却並沒有提及他殺父。

郝灰鷲道：「雲母，你誣告我！」

「我沒有！族父死了之後，我曾開棺驗過，將軍並非是奎諾所殺，而是中了鷲屍粉！」

「鷲屍粉？」

「是的，鷲屍粉有一種味道，一般人不能嗅到，只有你那灰鷲才嗅到！」

「我的灰鷲？」

「那天將軍離世後，我們都很傷心，衆人都沒有懷疑，只有你那鷲鳥非常不安，我雖有懷疑，但沒有得到證據！」

「那你如何說是鷲屍粉？」

「後來，我却得到了證實，我把將軍生前最喜歡的那塊古玉放近灰鷲，灰鷲竟然拚命逃避！」

「那表示甚麼？」

「那表示將軍是死於鷲屍粉，而鷲屍粉這種殺人不見血的陰毒藥物，只有你才擁有！」

「那並不表示……」

「你不用強辯，如今再在你懷中找到黑晶石，你多說也無用！」

郝金鵬與郝銀鵰望着郝灰鷲。

郝灰鷲作賊心虛，退後幾步。

郝金鵬道：「後父一向待咱們恩重如山，爲何你……」

銀鵰也道：「後父待你不薄……」

郝灰鷲道：「他一向說我爲人陰險，對我偏心！」

「那你便要殺死他？」

「有了他！咱們雲霄集不能擴大起來！」

這話不只承認了他的罪行，而且顯露出他的巨大野心，突然，他露出猙獰的神色。

雲母道：「押住他！」

郝灰鷲突然飛身撲向郝夜梟。

他知道雲母心目中最疼愛的便是這個小女兒。

雲母護着郝夜梟，郝夜梟向後退去。

那隻夜梟也挺身護主。

雲母雙掌挺出，她從來沒有出過手，但這一出手却是雷霆萬鈞。

郝灰鷲根本不能抵擋，他被强力的掌風迫向夜梟。

那夜梟力啄郝灰鷲。

郝灰鷲處於這個環境，知道再無抗拒能力，他一個翻身，上了那夜梟之背。

那夜梟竟然背起郝灰鷲，向半空飛去。

郝灰鷲也知自己控制不了這夜梟，只求暫時飛離衆人，只要暫時離開，還有機會再度奪權統領雲霄集。

不過，他低估了郝夜梟的夜梟。

夜梟是一隻十分聰明的巨鳥，牠一直向上飛去。

郝夜梟發出了一聲唿哨。

那夜梟便來一個大翻身，郝灰鷲左抓右抓，也不能抓得穩，「哇」的一聲，整個人跌了下來，直墮懸崖。

衆人看了，都十分不安。

雲母道：「那是他自取滅亡！」

兩位大哥看着這位三弟墮崖而亡，由於他們一向忠厚，並不知道他心存大慾，因此也十分唏噓。

雲母道：「奎千羽，你拿走這黑晶石吧，希望你有福緣，可以找回另外兩顆，打開所謂『紅藍黑透，拜相封侯』的秘密！」

郝金鵬與郝銀鵰似乎不欲這顆黑晶石落入奎千羽的手。

雲母道：「金鵬、銀鵰，你們想雲霄集仍像一個世外桃源，還是天天血戰連場？」

「當然是想維持一個世外桃源！」

「那麼，就讓奎千羽把黑晶石拿去吧，否則，終有一天，又有人要來奪黑晶石，弄至血雨腥風不絕！」

兩人都明白雲母的意思。

雲母道：「奎千羽，當你找到了這黑晶石的秘密後，有空經過雲霄集，不妨前來告訴我們……你便坐我的灰鷹南下，去找『六陽魁』吧！」

奎千羽謝過雲母，又再向郝金鵬與郝銀鵰謝過。

郝夜梟道：「奎大哥，你一定要來呀！」

奎千羽點點頭。

雲母道：「咦，小灰鷹呢？」

小灰鷹不見了，而蓋天也不見了。

看來她是趁着衆人酣戰對話之際，騎了小灰鷹離去，爲甚麼她會不辭而別？

他們找了一會，仍然找不到她。

於是，奎千羽騎着灰鷹，向南方飛去。

南方的「六陽魁」，又是個甚麼人物？

＊　＊　＊

灰鷹載着奎千羽到達雲霄集附近一個小鎮，把他放下，便兀自飛回去。

奎千羽買了一匹馬，向南方而去。

那時廣東一帶，仍是荒蕪之地，結集了無數盜賊，到處打家劫舍。

其中有五個盜賊，武功厲害，彼此氣味相投，便組成了「六陽魁」。

他們並不是普通的盜賊，一向不喜歡做些鼠竊狗偷的小案，他們每年出動一次或兩次，所作的案，都轟動朝野。

「六陽魁」爲首的，便是楊光。

楊光擅使三節棍，過去十多廿年

來，不知多少著名的鏢師，都死在他的三節棍下，因此，他有一個外號，名爲「一波三折」。

保鏢們遇着他，倒是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楊光的手下，是一位足智多謀的人物，名爲吳庸，此人武功博雜，擅使一柄可以伸縮的長劍，平時放在懷內是一柄匕首，一按機括，却又變成一把四尺長劍，極其厲害。

吳庸外表平庸，但腦筋極其靈活，甚麼難題，只要他眼珠一轉，臉露笑意，便可解決，因此他有一個外號，名爲「笑轉乾坤」。

「六陽魁」內第三號人物却是一個矮子，他使一雙極爲鋒利而又沉重的斧頭，據說可以開山劈石。他爲人也極爲心狠手辣，人稱他爲「豹心斧膽」。

「豹心斧膽」的原名爲高英偉，可惜他生來矮小，與他名字剛巧相反，因此，他最恨人直呼他的名字，他認爲是諷刺他，因此人們都只叫他爲高斧。

第四號人物名段子傑，他使一雙鋼鉤，非常厲害，有「鉤魂奪魄」的外號，他向來很少說話，但只要他一亮出雙鉤，便叫人魂魄不齊。

最後的一個，武功並不十分出衆，但他却會奇門遁甲、五行之術，最擅長破人的佈陣，因此人們都尊稱他爲「破陣子」包明，甚麼陣勢，在他解釋之下，人人明白。

楊光領導着「六陽魁」，每年只北上一兩次，打劫一些官宦財寶和貪官搜括的民脂民膏，回來廣東後，也會幫助一些赤貧黎民，救濟一些老弱婦孺。

因此，在廣東一帶，「六陽魁」也有俠盜之名，但在北方，無論是官家或商家，却視之爲洪水猛獸！

官府雖然有意南下剿殲他們，無奈路途遙遠，而廣東一帶，陸路水路均十分暢通，北方人不擅水道，因此，對他們是莫可奈何！

* * *

那日，奎千羽一人單騎，來到江西景德鎮。

景德鎮以瓷器聞名天下，那地方最多的是瓦窰，一個一個的半圓土墩，北方人看來却說似一個一個的墳頭。

奎千羽也從未見過這些瓦窰，因此，他也慢下馬步，細心察看。

忽然，他看見一個紅衣的人。

其實，這幾天以來，他也曾隱隱約約的見過這人，那人似乎是在跟踪他。

不過，南下廣東的路並不多，路上行人也不少，如果這紅衣人也是南下，也無法說他是跟踪，因爲路只有那一條，他南下必然要經過。

奎千羽一直想弄清楚，究竟這紅衣人是否在跟踪自己，因此，來到這一列瓦窰之時，他便心生一計。

他下了馬，把馬縛在一旁，轉眼便隱沒在瓦窰之間。

那紅衣人也停了下來。

他看看奎千羽那匹馬，等了良久，仍不見奎千羽出現，他有些疑惑。

他跳上了一個瓦窰。

居高臨下，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附近的環境。

仍然沒有奎千羽的踪影，他似乎有些着急。

忽然，那瓦窰的煙囪却傳來一些古怪的聲响，那紅衣人立刻躍下，瓦窰的門突然一開一合。

分明是內裏有人。

但紅衣人不敢大意，再等一會，又毫無動靜，他終於忍不住，推開窰門。

這些瓦窰非常巨大，內裡有很多通道，用來控制柴火，以便用適當的溫度來燒那些陶瓷。

窰門是開了，裏面却漆黑一片，他一時之間，並不敢入內。

可是，那種古怪的聲音又再傳來。

一入窰內，走不了幾步，窰門便自動的關起來。

窰內更加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那紅衣人藝高人膽大，屏息靜氣的等待着。

突然，一個火摺子亮起。

前面有一個少年人——奎千羽！

那紅衣人十分機警，退至窰壁盡處。

奎千羽道：「前輩，幾日以來，你似是跟踪我，爲的是甚麼？」

紅衣人道：「跟踪你？你配？」

奎千羽道：「既是不配，我也不打擾前輩了！」說罷便要轉身。

這一轉身，却使那紅衣人眼睛爲之一亮，道：「小子，你懷中的是甚麼？」

「我懷中？」奎千羽按着他懷中的兩顆晶石。

「放下那藍色閃亮的東西，你便可以安全上路了！」紅衣人笑道。

「你怎知我懷內有藍色閃光的東西？」

「我一直懷疑，但你引我入這窰內，却給了我一個清楚的答案！」

奎千羽並不明白。

「你用布裹着那閃光的東西，在外間當然看不到，但在這窰內，火摺子一亮，藍光便閃耀！」

奎千羽實在後悔。

「我看還不只一顆，還有另一顆，閃光有點像閃電，快拿出來！」

奎千羽把火摺子熄了。

他轉身便要走出窰門。

可是，那紅衣人比他更快，一掌遞出，竟然使他未及開窰門，便要向窰的另一邊滾去。

紅衣人道：「不放下那兩件東西，休想出去！」

奎千羽再滾向另一邊。

紅衣人一掌接着一掌的遞出，勁力也一掌比一掌的加强，咄咄迫人。

奎千羽只好在窰內不斷的滾動，但是，這樣逃避也不是辦法。

他猛叫一聲：「你究竟是誰？」

紅衣人並不回答，但手下已趨緩慢。

奎千羽道：「你聽過一句話沒有？」

「甚麼話？」

「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奎千羽說罷，便伸手入懷，假裝要拿出那兩塊晶石。

紅衣人稍退，停了下來。

奎千羽道：「前輩是赤帆血盟的人？」

紅衣人道：「是又如何？」頓了一頓，却問：「你怎知道的？」

「前輩知道四色晶石寶貴，當然不是普通人——紅藍黑透，拜相封侯！」

那紅衣人聽了這八個字，立時大爲緊張。

雖然是在黑暗之中，但奎千羽仍然感到那人的緊張，似乎又要下手强搶。

奎千羽道：「你聽過這八字眞言，也知道我懷中兩顆晶石的寶貴，而且身穿紅衣，你定是赤帆血盟的人！」

奎千羽曾與赤帆血盟中的左右血衣使交過手，因此才有這樣的猜度。

紅衣人道：「我是赤帆血盟盟主戚帆！」

「是戚前輩？」

「你呢？」

「在下奎千羽。」

「姓奎的，奎諾是你甚麼人？」

「奎諾是先父！」

「你父親死了？殺手也有死的一天！」

奎千羽道：「我父親也來殺你？」

戚帆似乎不想節外生枝，道：「好了，你放下懷中的兩顆晶石吧！」

奎千羽道：「究竟那四色晶石有何用途？」

戚帆道：「四色晶石，當然是價值連城！」

「就算是價值連城，也不能使人封侯拜相！」

戚帆無言以對。

奎千羽雖不是久歷江湖，但自下山以來，經歷了一連串的事故，人也變得聰明了，又道：「我只有兩顆，也沒有多大用途！」

「我也有一顆……」

戚帆收住了口，害怕說錯話。

「你那一顆是紅色的？」

戚帆道：「是的，加上你那兩顆，揭開所謂拜相封侯的秘密並不太難！」

「原來你也不知那八字眞言的秘密！」

戚帆似乎並不耐煩，又要動手。

奎千羽明知自己不是戚帆的對手，但並不太害怕，因爲晶石在自己身上，他會投鼠忌器。

奎千羽道：「咱們合作吧。」

「你配與我合作？而且你父曾想殺我，我怎會……」

「好了，你不用再說下去，我也不……」奎千羽掏出晶石，便要撒手丟去。

戚帆道：「好，好，你先拿住晶石！」

「合作？」

戚帆道：「咱們好好的合作！」

奎千羽明白，戚帆並不是想眞正的合作，他只是虛以委蛇！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人聲，然後，似有熱力傳來。

不一會，他們看見窰的另一邊已火光熊熊。

「怎麼了？」

戚帆道：「還不逃命！」

原來在他們談話時，外面已有人把窰內的松木燃着，這些巨大的瓦窰，在燒瓷器之前，一定要用火燒一段時間，使窰子變熱，才可以放瓷器入內。

兩人奔向窰門。

外面却有東西阻塞，一時之間，無法出去。

熱力越來越高。

戚帆運功，一掌打向窰門。

可是那窰門却紋風不動！他又一掌打出，仍無效用。

奎千羽道：「戚前輩，上面！」

奎千羽指的是窰頂。

那窰有十來廿丈高，分作幾格，他們一同躍上去，而熱氣更甚。

奎千羽已看見上面是個煙囪，這種煙囪結構特別，因爲既要排煙，也要保存熱力，因此並不是畢直的，而是迴旋的。

熱力既熾，煙霧也濃。

戚帆也向上一掌。

這一掌也無多大用途。

奎千羽見形勢太壞，假若再多留一刻，兩人性命堪虞，便道：「前輩，咱們好好合作！」

「快說！」

「你把我當作人球，擲向上面！」

「那又如何？」

「快來！」奎千羽全身捲縮起來。

戚帆也不理會他想怎樣，只是依言抱起他，然後用盡全身之力，向煙囪窗旁拋上去。

奎千羽被拋起，人到半空，突然發力。

這一發力，好比一下巨大的爆炸，立時，煙囪旁的磚石應聲裂開。

奎千羽也飛身出外，然後攀着窰頂。

戚帆看到窰頂有洞，當然也不甘後人，一躍而出。

那時，外面的人都呆住了，他們做夢也沒有料到，窰內無端有人，而且有能力破窰而出。

奎千羽見戚帆也無恙，便向南方

逃去。

戚帆跟着。

兩人不知走了多遠，才停下來喘氣。

那時，天色突然陰暗起來，烏雲從四方八面吹來，轉眼之間，便下起大雨。

附近並無遮蔽之處，兩人又再狂奔一會，才找到一個茂密的樹林。

在樹林內避雨並不適宜，但雨越下越大，兩人已變落湯鷄，無法不入內。

在那些茂密枝葉下，他們生了個火，烘乾衣服。

戚帆道：「你拿出兩塊晶石給我看，可以嗎？」

奎千羽當然不願意，但是，自己武功又不及他，便道：「可以，你也拿你的紅晶石給我看看吧？」

戚帆想了一想，道：「好！」

他從懷中拿出一塊黑色油紙，打開了幾層，才看見一顆血紅的晶石。

在火光之下，那血紅的晶石發出陣陣光芒，使人看得有些血脈沸騰。

奎千羽也從懷中拿出藍晶石，在火光之下，那種藍光也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光彩，就像晨光曦微的早晨，又或海上泛出的藍光。

「還有一顆呢？」

奎千羽先收好了藍晶石，才再拿出黑晶石。

那顆黑晶石本來是墨黑一片，但在火光之下，却又發散出一種神秘的光芒，令人神往。

戚帆道：「咱們把三顆排在一起，看看會有甚麼特別的變化！」

奎千羽當然不肯。

戚帆道：「算了，算了，其實我並不想封侯拜相，只不過是想知道，這些晶石之中，包含了一個甚麼的秘密！」

「三顆在一起也沒有甚麼用。」

「有用之至。」

兩人大驚，立時把晶石納入懷中。

樹林之外，已經站了四個人，不，是五個人，但因其中一人太矮，一時之間看不見他。

戚帆叫道：「是你，楊光？」

那人正是「「六陽魁」中的「一波三折」楊光。

楊光看着戚帆，問道：「你是誰？」

「我是戚帆！」

「戚帆？」

戚帆道：「你看……」他小心地拉下了人皮面具。

「是你，果然是你，不過，你仍然要留下你們的晶石！」楊光斬釘截鐵的道。

「爲甚麼？」

「正如你剛才所說，我們要把晶石所包含的秘密解開！」

「那透明的晶石在你那裏？」

楊光並沒有回答。

其中那個最矮小的人「豹心斧膽」高英偉已持着雙斧，一躍而出。

「大哥，不用再說，要他們留下，並爲六弟報仇！」

奎千羽想退後，他不想淌這渾水。

那知戚帆已一手拉着他，並道：「這次無論如何，才是我們眞正的合作！」

奎千羽苦笑。

他們說過幾次要合作，這次才算是眞的。

兩人緊靠着背。

楊光並不動手，除了那矮子之外，另外三人左右包抄，已團團把兩人圍着。

戚帆向火旁一躍，把那件半濕的披風拿在手中，道：「小兄弟，你沒有武器？」

奎千羽搖搖頭。

「豹心斧膽」高英偉持着雙斧，已然殺上。

戚帆舞起那張半濕的披風，向他蓋來。

高英偉人矮，被那披風蓋下，他連揮雙斧，却無法把披風劈開。

戚帆使起這張披風實在到家，那披風在他手中，時軟時硬，使高英偉無所施其技。

「笑轉乾坤」吳庸已手持匕首，一躍而上，叫道：「讓我來！」

他人已在半空，人下匕首也下，眼看便要割破戚帆的紅披風。

那知戚帆使起那紅披風已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紅披風突翻向上，披風轉軟，一時之間，匕首劈下，却刺入一堆軟布似的，毫無反應。

而披風又再揚起。

吳庸再刺下，機括一動，那匕首已變成一柄長劍，刺穿了紅披風。

戚帆驀然一躍，有點驚懼的道：「好一柄活動劍！」

原來戚帆使了這紅披風幾十年，從來未有人刺破它，想不到這一次遇上吳庸，那柄活動劍却把紅披風刺破，而且人也險些被他刺倒。

吳庸的劍術並非十分高超，但在這機緣巧合之下，刺破了戚帆的紅披風，他也感到意外，而劍刺下後，力度已弱，一時之間，無法再進一步。

而這時奎千羽也陷入了險境。

「鈎魂奪魄」段子傑的雙鈎，正猛向奎千羽攻來，另外一個「六陽魁」「破陣子」包明，也正從旁協助。

兵器着重近身而戰，而奎千羽向來不習兵器，因此處處爲兵器所制肘，無法施展他父親奎諾所授的功夫。

不過，他雖然陷於雙鈎之中，但他仍然看清楚來勢，很明顯地，「破陣子」包明其實十分脆弱。

他衝前退後，陣勢步法是不弱，但攻擊能力極差。

奎千羽立時一個跳躍，身如一個

巨大的風車，在兩人跟前旋轉。

兩人退開。

包明退得更開。

當奎千羽下來，他的落點就在包明之處，奎千羽一拳打出，這一拳功力極猛，而且招式凌厲。

這一招包括了三式。「秦宮漢家」、「烏江雲夢」、「依着起秋風」。

三式連綿不絕，第一招拳猛、第二招拳勁，第三招忽地或掌或指，一抓便抓着包明的後頸。

然後又再抽身，「依着起秋風」——兩人飛身衝上，接連而下。

奎千羽與包明已站在衆人之外。

他控制着包明，包明動彈不得。

衆人已停了下來。

楊光道：「奎諾的仁心義手，教誨不差！」

奎千羽並不明白楊光之言。

楊光道：「世侄，你放開包明吧。」

奎千羽當然沒有這麼順從。

楊光對戚帆道：「戚帆，算了，咱們總算是一場兄弟，而今有緣再聚，何必再多作無謂鬥爭？」

戚帆道：「你想怎樣？」

「衷誠合作！」

「什麼衷誠合作？」

「那透明晶石在我手上，那麼，四顆晶石再度重逢，你我雖不是想拜相封侯的人，但總想解開這幾十年來我們四人之間的謎。」

戚帆道：「你不要裝腔作態。」

「我做得了什麼？你也做不得什麼！只要有一顆晶石破損，這個秘密將永遠無人知道。」

戚帆道：「好，奎千羽，你放開包明。」

奎千羽慢慢放開了包明。

楊光道：「我們一起拿出晶石。」

他首先拿出了他的透明晶石，他這一顆，却是與其他三顆截然不同，放在手掌之中，假如附近沒有光線，幾乎是看不見的透明。

但在火光之下，發出的光芒却是震人心弦，令人不敢迫視。

四顆晶石終於擺在一起了！

火光之下，各露光芒，不同顏色的光彩混合在一起，那種忽而柔麗，忽而耀目，忽而繽紛的光芒，實在使人無法不屏息靜氣的凝視着……

他們不知看了多久。

可是，他們仍然看不見其中包含的秘密。

沒錯，拿這四顆晶石去出售，定然可以富甲一方，但是，有了金錢，也未必一定可以得到功名利祿，更不能被皇帝封侯拜相。

那麼，「紅藍黑透，拜相封侯」這句古老的傳言，只不過是一句假話？

他們越看，越是迷惑，越是意興闌珊。

楊光忽然站起來，道：「你眞的是戚帆？」

戚帆道：「你不是看過我人皮面具下的眞面目了？爲什麼你還是不相信我？」

楊光道：「因爲四色晶石擺放在一起後，仍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你以爲我的紅色晶石是假貨？」

「不，四顆晶石擺在一起，不同的顏色，發出不同的光芒，誰也掩蓋不了誰。」

戚帆道：「當年咱們遵守閔國師的吩咐，各自離去，從來沒有爲這事多問一句。」

楊光也陷入了回憶，道：「假若多問一句，也許我們便可知道這秘密！」

「當年爲了孫珊……」

「如今她不知如何了？」

奎千羽道：「孫珊？是雲霄集的雲母……她很好，而且這黑色晶石也是她送給我的。」

楊光與戚帆面面相覷。

奎千羽道：「其實你們之間……」他說到這裏，又不敢再說下去，因爲這是他們上一輩之間的事。

戚帆道：「她如今怎麼了？」

奎千羽道：「已經是一個老婆婆了！不過，我從她的眉目中，仍然可以想像得到，她當年是一個艷光四射的美人！」

楊光道：「假若不是，也不會弄至咱們三人爲了她而內心不和，終於決鬥。」

奎千羽想起了蓋天的話，他的父親奎諾的確曾與他們決鬥。

戚帆道：「往事不要再提了……難道我們就這樣把這四色晶石的事放下？」

奎千羽道：「當然不是。」

「你有好辦法？」

奎千羽道：「我一直不相信，我父親是個溫文儒雅的人，竟是個殺手，不過，如今我相信了，他要平靜的過着隱居生活，只有當殺手才可以，這次他奉命殺人，殺的竟是以前的拜把兄弟。」

「是的，但他却下不了手。」

戚帆道：「他傷了我，因爲我帶上人皮面具而不認得我，後來，他知道了要殺的人，一個是雲母孫珊，這是他年輕時所鍾情的人，更下不了手。」

楊光道：「後來他南下，見過了我，只是警告一聲便離去，他當然也是下不了手。」

奎千羽道：「這是問題的關鍵——我父親是奉了什麼人的命來殺你們？」

戚帆道：「赤帆血盟一直在長江活動，雖不算是名揚天下的組織，但總算是尊重江湖規矩道義，有誰要殺我，我實在是想不通。」

楊光道：「自從我離開閔國師，南下成立了這『六陽魁』，雖是雄霸一方，却並未干擾中原江湖，也從來沒有與人種下什麼深仇大恨。」

奎千羽道：「至於雲霄集上的雲母孫珊，她更是自成一國，因爲她所在

的高原雲霄集，常人並不能到，他們自己出入也要靠那些巨大的蒼鷹鵬鵰，更是與人無尤。」

三人都各自推敲着。

逐漸，他們似乎都有了頭緒。

戚帆道：「要殺我們的人，目的是晶石。」

楊光道：「誰知道咱們有晶石?」

兩人異口同聲道：「皇帝。」

奎千羽道：「皇帝知道你們有晶石，他也不會稀罕。他是皇帝，不稀罕財富，封侯拜相更是荒謬，而且，他應該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兒了。」

戚帆道：「既不是皇帝，還會有誰?」

楊光道：「我想到了一個辦法——既然這人爲的是四色晶石，我們便用四色晶石引他出現。」

眾人聽了，都覺得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於是，楊光領他們回到「六陽魁」。

「六陽魁」其實是一個大山寨，裏面兵馬眾多，糧草充足，獨霸一方。

* * *

半個月之後，江湖上便出現了一個傳言，說那四色晶石重現，有人正要把晶石獻給皇帝，希望可以實現那古老傳說，能夠拜相封侯。

這傳言震動了江湖。

有識之士，都擔心皇帝爲了這四色晶石而任用一個無德無能之士，國家本已混亂，再多一個渾噩的傢伙，國運那能再興旺?

而江湖上的豪傑，虎視眈眈的却是四色晶石，他們渴望的不是封侯拜相，而是這無價之寶。

從六陽魁進入了江西之後，便可以到達貫通南北的官道，沿着官道北上，便可直達京師。

那日，官道之上出現了十多人，護着一輛馬車，這馬車十分華麗。

而護着這馬車的十多人，雖打扮成行旅商人的模樣，但只要小心觀察一下，便知道這些人並不是一般行旅。

這種欲蓋彌彰的手法，使官道上的人爲之側目。

行旅之中，楊光與戚帆一前一後。

奎千羽却不在行旅之內，因爲他正舒服地躺在馬車之內，然而，他却沒有享受的心情，因爲，隨時有人會突然從天而降，一劍要了他的命。

他們在官道上走了兩日，仍然沒有什麼動靜。

第三天，天氣突然轉冷，到了黃昏，竟然飄起一陣雪花，未及天晚，前面的道路已是一片雪白。

幸好他們來到一個驛站。

這驛站雖是簡陋，但總好過被風雪吹打。

看守驛站的是一個老軍爺。

楊光一見那老軍爺，第一件事便是奉上銀兩，有了銀兩，一切好辦事。

入夜之後，他們便在驛站內圍爐取暖，吃酒涮窩，十分高興。

那老軍爺替他們預備了一切之後，並沒有與他們一起，轉眼之間，便失了蹤跡。

戚帆是個老江湖，一早便向眾人說，今夜一定會有人來襲，因此，他們表面是你一杯，我一杯，其實那些並不是酒，而是白開水。

可是，到了午夜，却仍未有聲色。

當他們極爲疲倦，正要入睡的時候，放哨的弟兄却回來報告，說發現了十多人正騎馬趕來這驛站。

於是，眾人作好了準備。

馬蹄聲響了一會，便完全靜止。

看來那些人正步行而來。

奎千羽躲在一處窗戶，可以看到外面。

只見十多條人影已近，爲首的是一個老人，五綹白鬚，在雪地上疾馳，看來輕功了得。

當他們接近驛站房，便熟練地各自散開。

不久，他們都嗅到一陣火油的氣味。

奎千羽不明白他們在弄些什麼玄虛，他走近戚帆，輕聲問：「他們要放火?」

戚帆點點頭。

「他們不害怕失去晶石?」

楊光也從另一邊走過來，道：「可能是部署嚇我們，强搶不來，才用火攻。」

「來了，來了!」

各人把守重要位置。

只見那位失踪的驛站老軍爺，領着白鬚老人，開啓草房大門。

白鬚老人進門後，見眾人躺在地上，而中間桌上則杯盤狼藉，以爲他們都喝醉了。

白鬚老人道：「先縛起他們。」

那些手下一湧而入。

而奎千羽與眾人也同時一躍而起。

一番混戰，那白鬚老人並沒有插手，只退到一旁，作監察之狀。

奎千羽本想直趨近那老人，可是那些人的武功很厲害，一個接着一個，使他無法接近那老人。

忽然，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一劍刺來。

奎千羽一個側身，用空手入白刃之法，便要奪劍。

那人輕聲道：「快走。」

聲音好熟悉。

奎千羽俯首一望，竟然是無端失了踪跡的蓋天。

「你……」

「快走!叫你的同伴也快走。」

奎千羽想再說話也不能，因爲那白鬚老人已大聲喝道：「退!」

他那些手下紀律嚴明，立時退下去。

甚至蓋天也同時退出外。

戚帆道：「咱們也衝出去……」

外面那白鬚老人却高聲道：「放下四色晶石，你們還可以有一條生路。」

眾人聽了，都靜下來。

楊光道：「獵物果然來了。」

戚帆道：「我們沒有什麼四色晶石。」

那白鬚老人不再多言，喝道：「火!」

登時，外面一片火光熊熊。

楊光道：「這些只是草屋，我們衝出去。」

白鬚老人道：「你們衝不了的，外面所佈的火陣，一重圍着一重，你們衝得出一重，却衝不開第二重，而且我們十人全是暗器高手。」

奎千羽道：「我就是不信。」

楊光道：「寧可信其有……包明，你領路。」

包明外號「破陣子」，是個破陣的高手，對於古靈精怪的奇門遁甲之術，瞭如指掌。

外面的白鬚老人似乎十分不耐煩，又叫道：「火!」

另外一重火光又起。

包明道：「隨我來。」

他首先劈開了大門，外面已成火海。

包明道：「別轉頭，隨我衝入火海。」

只見他已率先進入了火海之內，眾人見他如此，也只好隨着。

說也奇怪，只見入了一重火之後，使再沒有火焰，原來放火的人，把門前用火封着，迫使人向另一面走，假若是常人，當然是會向另一面走，那反而會陷入一個眞正的火海而無法走出來。

加上暗器如雨下，那有活命之理。

白鬚老人見他們走出火陣，又叫：「暗器。」

眾人沒有了火的威脅，躲避暗器並不是難事。

包明再奔，一個迴轉，反而轉向了白鬚老人的背後，戚帆與楊光分別指揮，突然來了一個反包圍。

戚帆道：「想要四色晶石，來吧。」

那本在火陣的人，都紛紛出來。

一時之間，又再大混戰。

奎千羽知道，只有擒下那個白鬚老人，便可以知道四色晶石的秘密。

可是，蓋天却一直站在他的身旁，他們之間，似有不尋常的關係。

奎千羽奪了一柄劍，便要刺向白鬚老人。

蓋天一個箭步，叫道：「你不能殺他，他是我的……」

於是，奎千羽與蓋天便大戰起來。

奎千羽的目的是在白鬚老人，因此，他腦筋一轉，便已有了主意。

他突然一個轉身，奔向馬車。

蓋天沒有追來。

反而白鬚老人追來了，這正中了奎千羽的詭計。

奎千羽施展起他的神奇輕功，轉眼已不知所踪，白鬚老人只是追踪至馬車之旁。

一切都是靜止。

老人道：「小子，你出來。」

馬車似有晃動，那馬兒似欲奔離。

白鬚老人身手不弱，一躍而上，硬生生的停止了那頭欲奔的馬兒。

他知道，奎千羽定然躲在車廂之內。

這老人心下已有一個主意，這小子是所有人之中，最年輕的一個，他不是領導之人，但定是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擒下了他，一定可以作爲人質要脅。

這個主意一定，他便聳身，要從馬車車頂躍下。

馬車車頂結構並不堅固，老人躍下，應聲穿頂，而奎千羽也正躺在車內，一劍由下而上。

這一劍奎千羽運足了平生功力。

這一劍既辣且狠。

那老人從上而下，他犯了一個致命的弱點——他低估了奎千羽的武功。

他雖知道要反身迴避，但下墜之力太大，他已無法改變下墜的方向。

那方向是自己的心胸，對正了奎千羽的劍尖。

劍尖是鋒利的——

從他心口刺入，但並不順利，似是抵着了一些東西似的——奎千羽再運功，劍尖力迫，終於刺出了白鬚老人的背心，他瞪着奎千羽。

奎千羽也瞪着他。

他有點害怕那白鬚老人的眼光。

他立刻一個鯉魚翻身，躍了起來。

白鬚老人伏身在劍下，劍從他後背穿了出來，但劍尖却似是穿着一些東西。

奎千羽沒有理會，走出車廂，叫道：「你們的首領已死了。」

那邊火場霎時靜了下來，只有「霹啪」的火聲。

蓋天狂奔過來。

「什麼，你殺了我父親?」

奎千羽道：「他要殺我……」

蓋天雙掌劈開了車廂。

白鬚老人仍在車廂之內，人伏在劍上。

「爹爹……」

奎千羽上前道：「我不知道是你爹。」

忽然，奎千羽在火光之下，看到那劍尖刺着的東西。

是一塊半邊玉玦。

那可能是這白鬚老人掛在胸口的玉玦，湊巧被奎千羽刺個正着，本來有玉玦抵着，劍不能刺入，可是奎千羽運勁，硬生生把玉玦刺穿，也穿過了老人的身體。

好熟悉的玉玦。

奎千羽呆着，自己身上不是也有一半的玉玦？

他連忙把自己身上的玉玦拿出來，拼在劍尖上的玉玦……

一塊完整的玉玦。

蓋天見了，顫抖着說道：「你這玉玦……」

「是我父親留給我……說是我生父……我生父……」他不能再說下去。

蓋天道：「你是……他早年失去的兒子！」

奎千羽實在不能相信。

那時，楊光與戚帆已趕過來。

他們看着奎千羽，忙問：「怎麼了？」

奎千羽頹然的坐在地上。

戚帆道：「你們認識？」

蓋天點點頭道：「我無端的闖上了千仞樓，結識了奎千羽大哥，想不到他竟是我的哥哥……同胞的哥哥……」

楊光道：「這人究竟是誰？」

「他是我的父親孟艮堅！」

「孟艮堅？是當今的國師兼國舅？」

蓋天道：「是的……他便是僱用奎諾做殺手的人。」

「你怎知道？」

「我在雲霄集的時候，已發覺事情有點不大對勁，於是我悄悄離開，趕回京師家中，發現我父孟艮堅正糾集殺手來殺你們……」

「殺我們？」

「當中包括了你！你是赤帆血盟的戚帆？」

戚帆點點頭。

「還有你……你是『六陽魁』的楊光？」

楊光却沒有什麼表示。

「還有的是天地門與雲霄集。」

奎千羽雖是呆着，但仍然聽得十分清楚，他自言自語道：「我父親遺下的四字……赤、雲、天、六，便是你們四個組織了。」

楊光道：「爲的是四色晶石？」

蓋天道：「是的，因爲他發現了四色晶石的秘密。」

「什麼秘密？」

那時在場的只有蓋天、奎千羽、楊光與戚帆，其餘的手下不是陷於火場，便是戰死了。

蓋天道：「我告訴你們也可以，不過，你們却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奎千羽道：「什麼條件？」

蓋天並沒有直接回答，只道：「先毀了四色晶石再說。」

戚帆與楊光同道：「毀了四色晶石？」

「難道你們想封侯拜相？」

戚帆道：「我在長江三峽遨遊，生活比神仙還快樂，我怎會想封侯拜相？」

楊光道：「我與六陽魁在廣東一帶也是逍遙快樂，從沒有想過封侯拜相。」

奎千羽道：「我也不想，雲母更不想，至於天地門，他們其實與你們一樣，是獨霸一方的人物，那會有封侯拜相的妄想？」

蓋天道：「那好極了，先毀了再說。」

奎千羽道：「好！」他走近馬車，一手把一個車輪拆下來，然後打開車軸，軸內有一個空隙，裏面放着一顆紅色的晶石。

奎千羽道：「四顆晶石便是放在四個車軸之內，你要不要去看？」

蓋天道：「不用了。」

奎千羽道：「孟艮堅……是我生父……他生前對不起我，但總算是父子一場，我就把四顆晶石與他陪葬，蓋天，你認爲怎樣？」

蓋天點點頭。

奎千羽把孟艮堅的屍體搬上馬車之上，然後再把馬車的輪子鑲好，才道：「我們把這馬車運到河邊，讓馬車隨河水飄出大海，那麼四色晶石將會永遠不見天日。」

蓋天看着父親的屍體，十分悲傷。

戚帆與楊光道：「我們救一些兄弟回去，千羽，你們葬了馬車與孟艮堅之後，再回六陽魁，然後才把四色晶石的秘密告訴我們。」

奎千羽道：「好，我們暫時分道揚鑣。」

蓋天道：「千羽哥哥，我與你一道去。」

奎千羽道：「這個當然。」

兩人駕着馬車，直往三里外的東江，那裏水勢甚急，馬車一入河中，已然被水沖得肢離破碎，沉入水中。

然後，他們再一起返回六陽魁。

戚帆與楊光正在聚義廳內等候他們，衆人都渴望知道四色晶石的秘密。

蓋天從懷中拿出一張羊皮給衆人看，然後說道：「這是一張十分古老的北京市郊圖，據說是一位堪輿師所繪的，他以畢生之力，找到了一個『龍穴』，所謂龍穴，便是說先人下葬在這龍穴內，他的後人一定會富且貴，而且會成爲皇帝。

「尋得這龍穴，那堪輿師當然是想據爲己有，可惜他先人的骸骨並不在北京，不能移葬，那麼，這龍穴只好留下來埋葬自己，但他那時並不太老，年輕力壯，不知什麼時候才死，因此他繪了此一幅圖，留給他的兒子，好讓自己百年歸老之後，埋葬於龍穴之內。

「不過，你看，地圖之內，並沒有詳細的指明那裏才是眞正的龍穴，而

據風水之說，先人下葬之地，若要後人得益，一定要弄得非常準確，如果位置不正確，不但不能帶來好運，反而會帶來橫禍也說不定。

「因此，他想出一個巧妙之法，他早年爲尋龍脈，攀山涉水，找到了一些不同顏色的晶石，那便是我們見過的四色晶石，分別是四個顏色紅黃黑與透明四色。

「這四色晶石，在他那時代並不值錢，那堪輿師用這四色晶石放在龍穴的小山崗上，在特定的一個時辰，當陽光射過這四顆晶石，光線便會聚在一點，而投射在眞正的龍穴所在。」

衆人聽了，才明白四色晶石的用途，也深深佩服那堪輿師的精密頭腦。

奎千羽道：「那爲什麼會有『紅黃黑透、拜相封侯』之說？」

蓋天道：「你猜這龍穴誰想要？」

「人人都想要。」

「對，但有一個人特別想要。」

「誰？」

「當今皇帝。」

「爲什麼？」

「皇帝想力保江山，留傳千秋萬世，那麼，他當然想要那龍穴，否則，龍穴被佔，江山一定會落在他人手中，因此，假如有人發現了這龍穴而獻給皇帝，你道那皇帝是否會給他封侯拜相？」

原來那八字眞言是如此解釋。

奎千羽道：「咱們父親想封侯拜相？」

「當然不是。」

奎千羽道：「孟艮堅是國師兼國舅，位極人臣，一人之下、千千萬萬人之上，難道他……」

蓋天道：「是的，人永遠不會滿足，做了國師、國舅，他還有心願，然而，他已老了，再沒有辦法再走高一步，可是他想到了後人……」

「他想找到那龍穴，埋葬自己？」

蓋天點點頭。

「他有很多兒子？」

「沒有，只有一個，但早年失踪。」

「是我？」奎千羽問。

「我不敢肯定，但你身上那半塊玉玦，與父親的一模一樣，相信你是他唯一血脈。」

戚帆道：「這點你楊光叔最爲清楚。」

奎千羽望着楊光，這是關乎自己的身世。

楊光道：「其實我也不知你是孟艮堅之後，不過，那年我們四人，包括你義父奎諾、戚帆、孫珊與我，都是拜在閔國師門下，我們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閔國師把我們養大，並授以武功，可惜，他受誣告之後，不得不叫我們四兄妹分開。

「閔國師也是一個好攀山涉水的人，他在京師和其他地方，無意搜購了這四色晶石，那時，四色晶石已是十分値錢，閔國師一向明白，伴君如伴虎，因此，他早在四處地方埋下了四色晶石，還有其他財寶，本來，他是預算自己逃走時用的，可惜，他自己用不着，却給了我們，這四個地方便是咱們打天下的地方。」

「爲什麼我義父却沒有？」

「你父親十分孝順閔國師，他一直不願走，而且立誓要與義父同生死，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閔國師被皇上捉去，再無踪跡，而下令追殺你父親的黃榜早已貼滿了京城內外，他只好憤然出走。」

戚帆道：「其實，奎諾這麼死心，不願與我們同時離開，那是因爲他愛上了孫珊。」

「那有什麼問題？」

「雖是不同姓的兄弟，但在當時的情形，假若他們結合，便是一場彌天大禍，爲世俗所不容，因此，他既爲孫珊心碎，也爲義父已死，因此，到了最後一刻，才決定走，但他並非眞的離去，而是離開人間。」

「自殺？」

楊光點點頭，道：「可是，他命不該絕，來到河上，却發現急流之下，漂來一個籃子，籃子之內，竟有一個呱呱大哭的孩子，這哭聲使他悟出生命之可貴。」

「那孩子是我？」

「是的，那孩子便是你。」

「那麼我怎會是孟艮堅之後？」

蓋天道：「據我的奶奶說，我父與一個侍婢有染，本來娶她爲妾侍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但那時他要攀上國師兼國舅的高位，不能娶一個侍婢，而那侍婢心頭也硬，秘密生了兒子後，把兒子放在河上，任他自生自滅，自己也自盡了。」

「那麼我父親也知有我存在？」

「當然知道，他如今要四色晶石，其實也是爲了你，他找不到你，一直內心極其不安，他想，假如自己能葬在龍穴之內，要是那堪輿師的傳言正確，那麼，異日你便會成皇帝了。」

「我當皇帝？」奎千羽啞然失笑。

蓋天道：「你後悔毀了自己當皇帝的可能？」

「不，假若我仍有四色晶石在手，我也會毀之，因爲這四色晶石可說是邪惡的根源，只要知道這故事的人，都會心動，再起據爲己有之心！那麼，江湖風暴，殺戮之事，便會無日無之。」

事情到此，一切已大白，四色晶石亦已不再存在人間，奎千羽並沒有改回「孟」姓，他陪伴孟蓋天回京，然後再回千仞樓。

以後每年，他都分別到赤帆血盟、天地門、六陽魁以及雲霄集拜會各長輩，過年時才到京師，與妹妹蓋天聚首，因爲過年時仍然是京師最爲熱鬧。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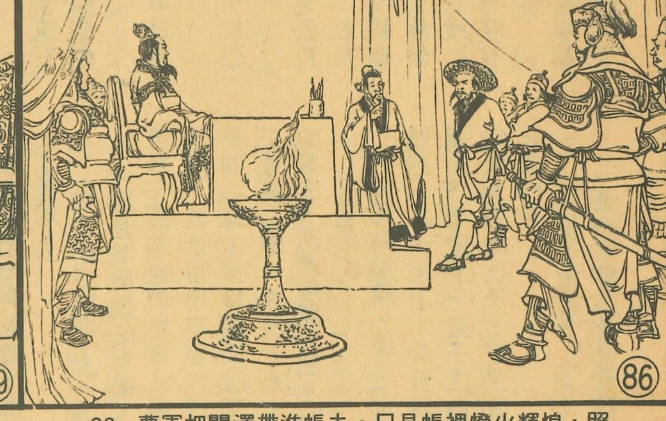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廿二

羣英會（三）

徐正·編繪



85　三更時分，船到曹軍水寨，巡邏兵立刻將闞澤捉住。闞澤道：「我是東吳參謀，有機密事要見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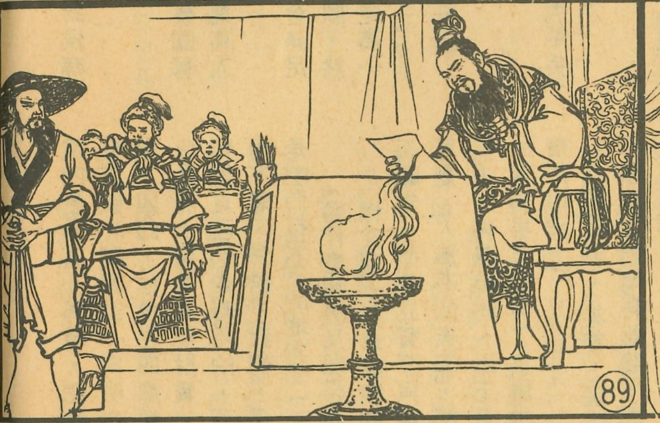
86　曹軍把闞澤帶進帳去，只見帳裡燈火輝煌，照得如同白晝一般。曹操坐在上面，厲聲問道：「你既然是東吳參謀，到我這裡來幹什麼！」



87　闞澤露出失望的神氣，說道：「我一向聽人家說，曹丞相是個尊重賢士、愛才如命的人，現在看來，這話未必可靠。」說到這裡，他低着頭嘆了口氣，喃喃地埋怨黃蓋，說他不該轉錯了念頭。



88　曹操道：「兩軍對壘，你却偷偷前來，我就不能不問。」闞澤道：「黃蓋是東吳老臣，勸周瑜投降丞相，却被周瑜毒打了一頓，他氣憤難平，想來投降，只是沒有機會。我跟黃蓋親如骨肉，所以替他來送信，不知丞相肯收留他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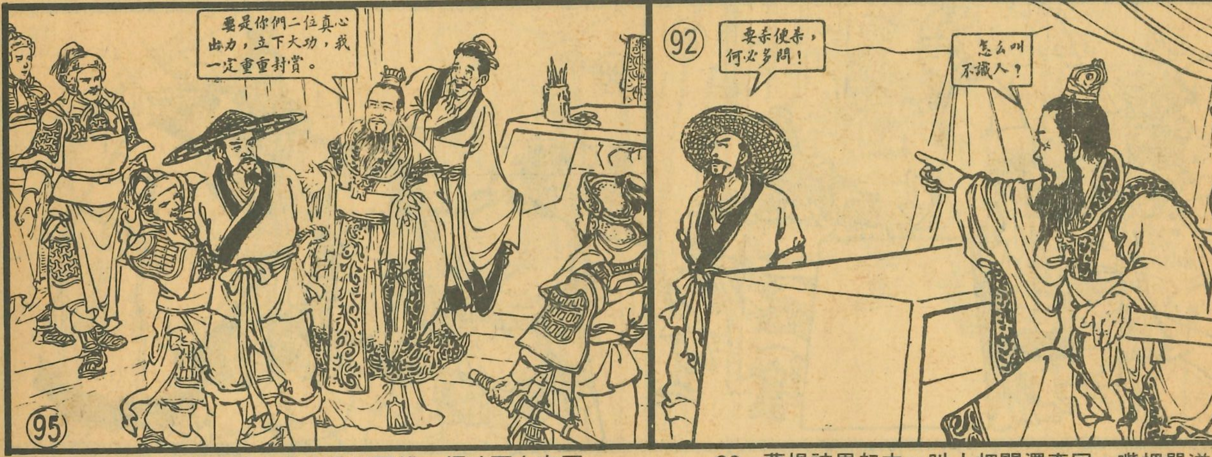
89　闞澤把黃蓋的信遞了上去。那信上的大意是：東吳跟丞相交戰，可謂不自量力。這裡大小官員，都恨周瑜專橫。現在我決心投降丞相，倘肯容納，情願率領本部軍馬，收拾軍器、糧秣來降……



90　曹操把信反復看了幾遍，忽然瞪起眼睛，拍着桌子，大聲喝道：「黃蓋用的是苦肉計，却派了你來下詐降書，你們眞是好大的膽子，敢來開我的玩笑！」說完，就命兩旁武士把闞澤推出斬首。



91　武士奉命，將闞澤推下帳去。只見闞澤面不改色，仰面朝天，大聲地笑了起來。



92　曹操詫異起來，叫人把闞澤牽回，嘴裡罵道：「我已經識破你們的詭計，你還笑什麼？」闞澤從容不迫地答道：「我倒不是笑你，我是笑黃蓋瞎了眼睛，不識人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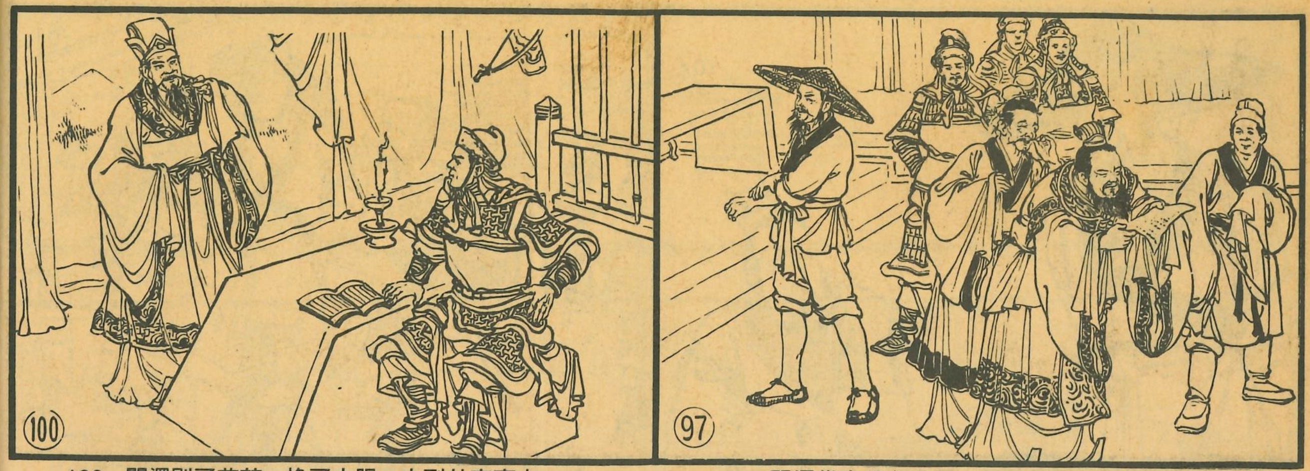
93　曹操見闞澤態度這般鎮定，心裡有點疑惑，嘴上還在威嚇他道：「我從小熟讀兵書，這套鬼花樣，只好去騙旁人，怎麼能騙得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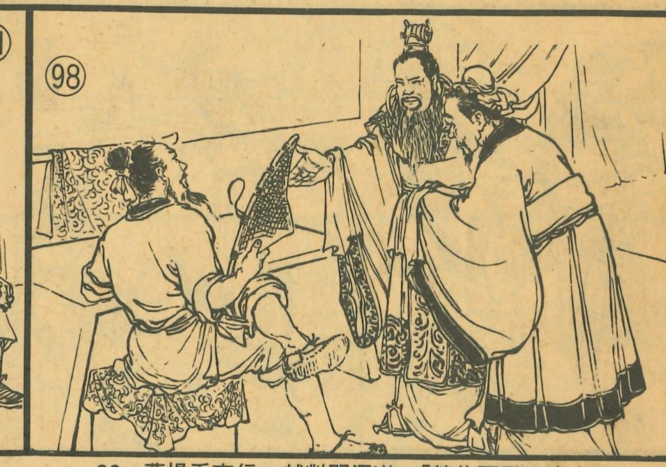
94　闞澤聽了，越發縱聲大笑，只說曹操不學無術，沒有什麼可談的。曹操經他一激，倒要弄它一個明白，橫問豎問，闞澤方才說道：「虧你自詡兵書爛熟，連『私通敵人，不可定期』這一點道理都不明白，豈不可笑！」

95　曹操眼珠一轉，暗想這倒不錯，頓時面上有了笑容，從座上走下來，給闞澤陪禮道：「我一時失察，冒犯了你，你可千萬別見怪。」闞澤還是嘀咕道：「眞冤枉，我們都是誠心投降，你倒說是詐降，眞是從哪裡說起！」

96　正說着，有人走進帳來，湊近曹操耳邊，小聲地說了幾句。曹操吩咐：「快拿信來我看。」那人便把書信呈上。



97　闞澤從旁偸覷曹操，只見他看信時，面上露出了高興的神色。暗忖：這必是蔡中、蔡和密報黃蓋挨打的消息來，這番曹操中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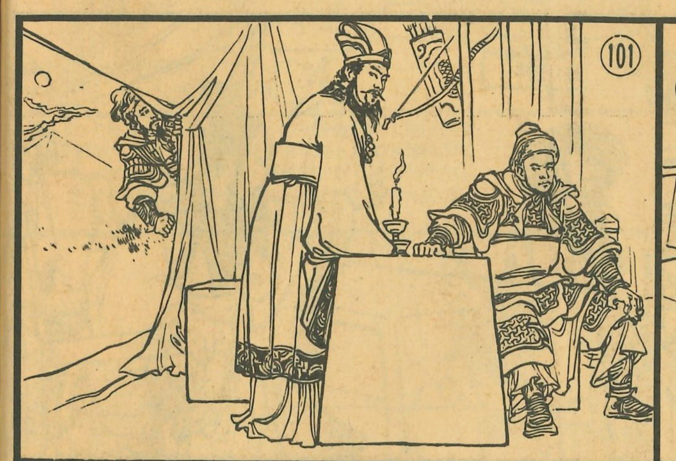


98　曹操看完信，就對闞澤道：「勞你再回江東去一趟，和黃蓋約好日子，我好派兵接應。」闞澤假裝不肯，要曹操另外打發人去。曹操已經對他深信不疑，再三請他前去，免得走漏消息。闞澤方才答應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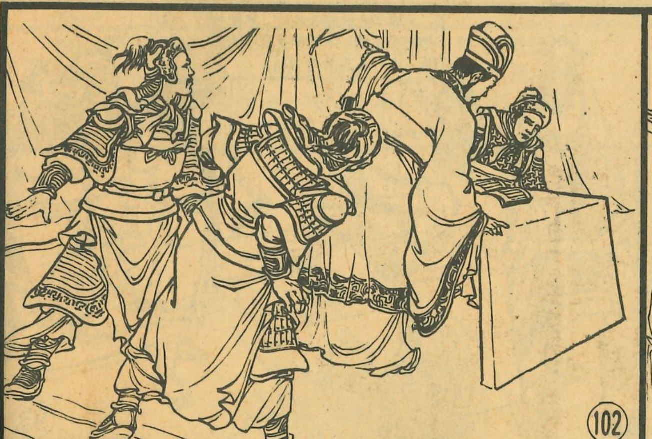


99　當夜，闞澤坐了原船，回到江東，馬上來看黃蓋，說起跟曹操見面的情形，黃蓋對闞澤的機智和膽量，十分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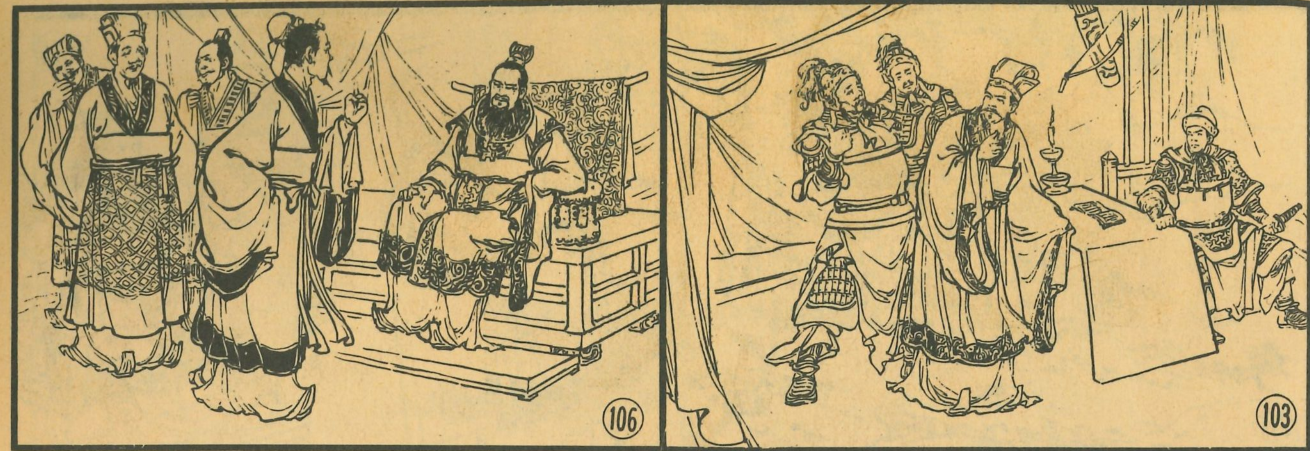
100　闞澤別了黃蓋，換了衣服，來到甘寧寨中，一見甘寧就說：「將軍前天爲了代黃蓋說情，給周瑜羞辱一場，我實在替你不平！」甘寧只是微笑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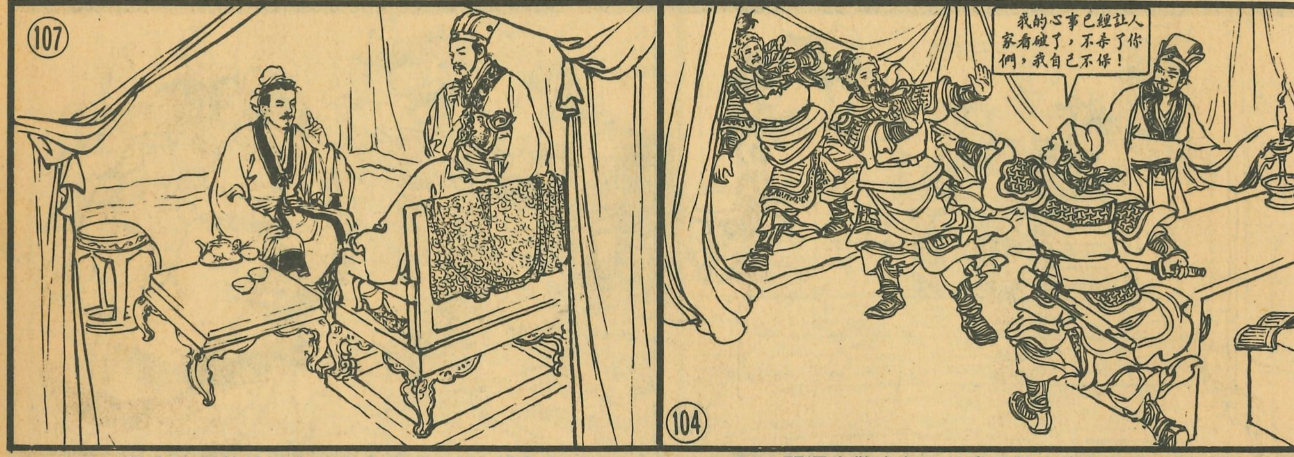
101　正在這時，蔡中、蔡和走了進來。闞澤忙對甘寧遞了一個眼色。甘寧心裡會意，故意咬牙切齒，拍着桌子叫道：「周瑜驕傲自大，眼中無人，我吃了這一場屈辱，再也沒臉見人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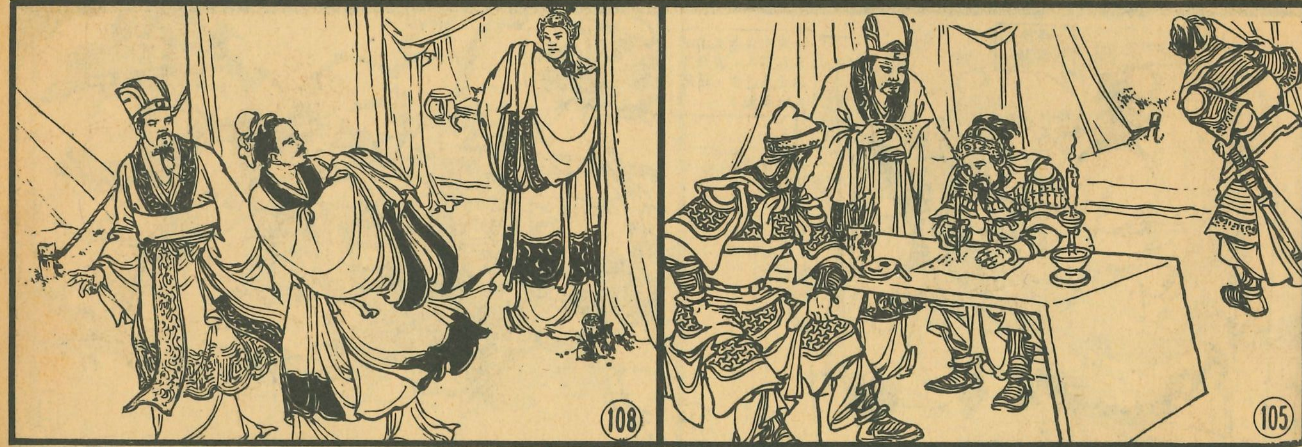
102　闞澤跑過去，在甘寧耳邊輕聲說了幾句。甘寧低頭無話，只管唉聲嘆氣。蔡中、蔡和一旁看着，覺得這兩人明明都有謀反的心思，就用話來挑逗他們道：「甘將軍你惱些什麼？闞先生你又爲什麼不高興？」



103　闞澤嘆了口氣，說道：「我們肚裡這些委屈，你們哪裡能知道！」蔡和連忙湊上去問道：「莫不是想投降曹操麼？」



104　闞澤大驚失色。甘寧早拔出寶劍，霍地站了起來，趕過去砍殺蔡中、蔡和。蔡中、蔡和連忙說道：「兩位不必擔心，我們原是丞相派來詐降的，你們有意，不妨細細商量。」



105　當下四人坐在一起，密談了好久。二蔡當場寫信報告曹操，說甘寧願做內應。闞澤也寫信給曹操，托二蔡轉去。信上說黃蓋很想早日過江，只是沒有機會，以後只要看到南岸的船隻，上面插有青龍旗的，就是黃蓋投降來了。

106　曹操接了這兩封信，心裡捉摸不定，召集衆謀士商議。蔣幹自告奮勇道：「我上次過江，無功而回，這次願意冒死再去一趟，一定要探到眞實消息，回來報告丞相。」曹操答應了，隨即打發蔣幹過江。

107　周瑜聽到蔣幹又來，心中暗喜，道：「這人一來，我的計劃成功了。」立即囑咐魯肅請了龐統來，三個人坐在一起商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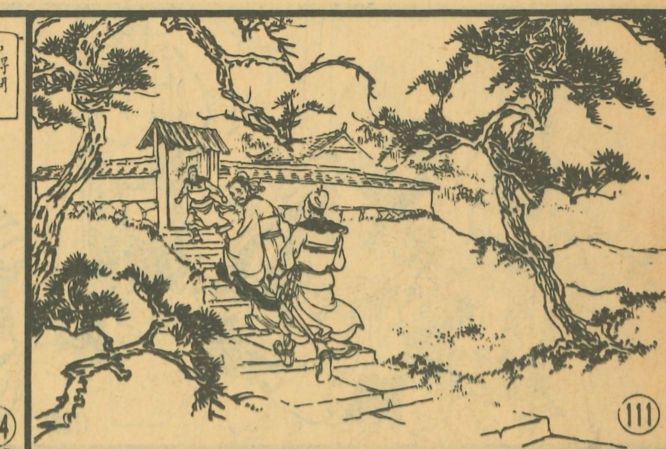
108　這龐統是襄陽的名士，足智多謀，和諸葛亮相彷，外人稱他做「鳳雛先生」。他來到江東後，就給周瑜設下破曹之策，正苦沒有進行的機會。三個人商量定了，龐統便和魯肅先退了出去。



109周瑜差人去請了蔣幹來，板着面說道：「子翼，你太對不起我了！」蔣幹勉强笑道：「我怎麼對你不起啊？」周瑜道：「上回你偸了我的機密信去，誤了我的大事，今天又來，必無好意，要不是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眞該把你處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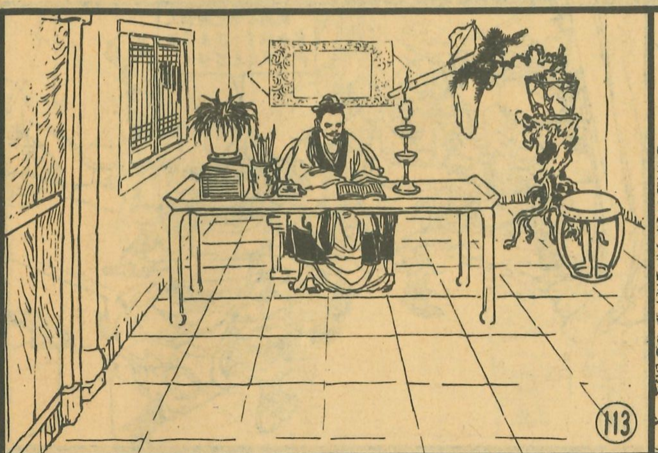


110　蔣幹還想解釋，周瑜早吩咐從人：「把蔣先生送到西山的庵裡休息幾天，等我破了曹操，再送他過江去。」說罷，他不讓蔣幹開口，起身回到後帳去了。



111　從人送蔣幹到了西山後的一座小庵裡，留着兩個人服侍他。蔣幹見不到周瑜的面，要走又走不掉，心裡又着急又憂悶。

112　晚上，滿天繁星，山裡寂靜極了。蔣幹出庵散步，隱隱聽到有人在念書。蔣幹就順着聲音傳來的方向，慢慢走去。走到山角，見有幾間草房，裡面微微透出燈光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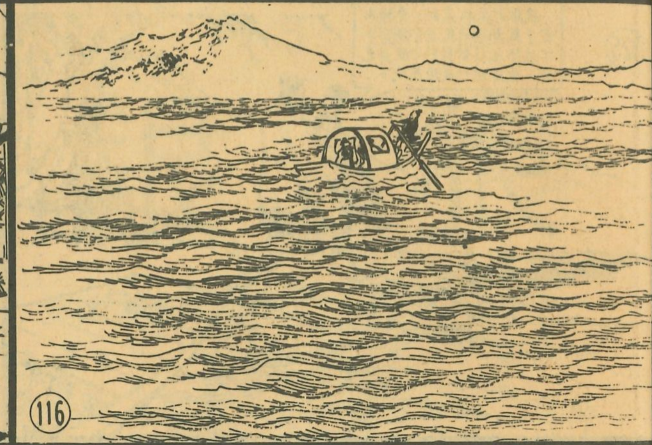
113　蔣幹走進去從窗縫裡借着燈光一望，看到房裡有個人坐着讀書，牆上掛着一柄寶劍，桌上擺着不少書。蔣幹仔細一聽，原來那個人正在念着兵書。



114　蔣幹尋思，這一定是位奇人，便敲門進去，請問姓名。那人答道：「姓龐名統，號士元。」蔣幹一聽，滿懷敬意道：「莫非就是襄陽鳳雛先生？眞是久仰大名！可是爲什麼獨個兒住在這裡呢？」



115　龐統請蔣幹坐下談心。蔣幹勸說道：「像先生這等才學聲望，到哪裡都會得意，如果願意到曹丞相那邊做事，我可以給你引見。」龐統道：「這樣極好！我早就想離開這裡，要走就得趕快，讓周瑜發覺就不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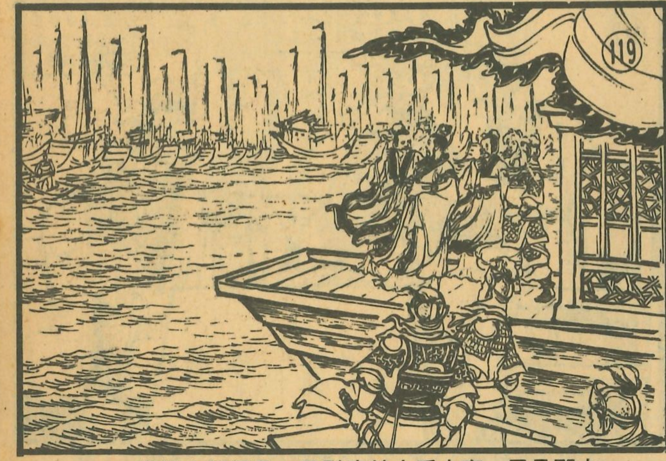


116　兩人說定後，連夜收拾下山。摸到江邊，尋到了蔣幹坐來的那隻小船，急忙吩咐水手開船，飛也似的往江北去了。



117　蔣幹回到曹營，先去報告了曹操。曹操聽說龐統來了，趕忙親自出去把龐統迎進帳中，讓了坐，說道：「我很早就聽說你的大名了，請多多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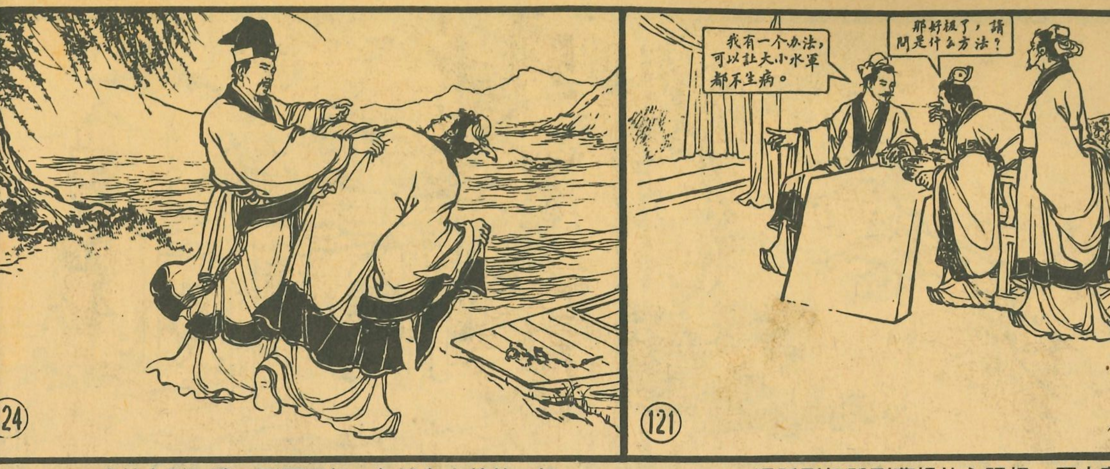
118曹操正要誇耀一下自己的兵勢，就叫人備馬，先邀龐統去看看旱寨。兩人登高而望，龐統讚道：「靠山紮營，前後都有照顧，內部緊密曲折，就算孫武、吳起用兵，我看也不過如此吧！」



119　曹操心裡得意，又引龐統去看水寨。只見那水寨朝南開了廿四座門，外面圍着大號戰船，小船停在當中，好像一座城池。龐統又讚道：「丞相用兵，果眞名不虛傳！」一面又用手指着南岸說道：「周郞！周郞，眼見就要滅亡！」



120　曹操益發得意，和龐統同回大寨，擺酒款待。龐統高談闊論，滔滔不絕，說得曹操十分佩服。過了一會，龐統假裝醉了，說道：「軍營當中可有好醫生麼？」曹操不懂，就問：「要醫生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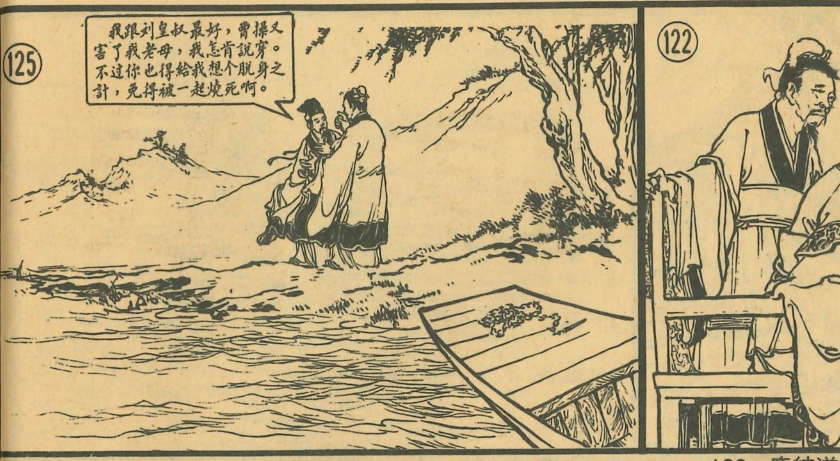


121 這話剛好說到曹操的心眼裡。原來曹兵大半是北方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生病的很多，還死了不少。曹操正爲了這件事擔心，一聽到龐統提起，連忙向他討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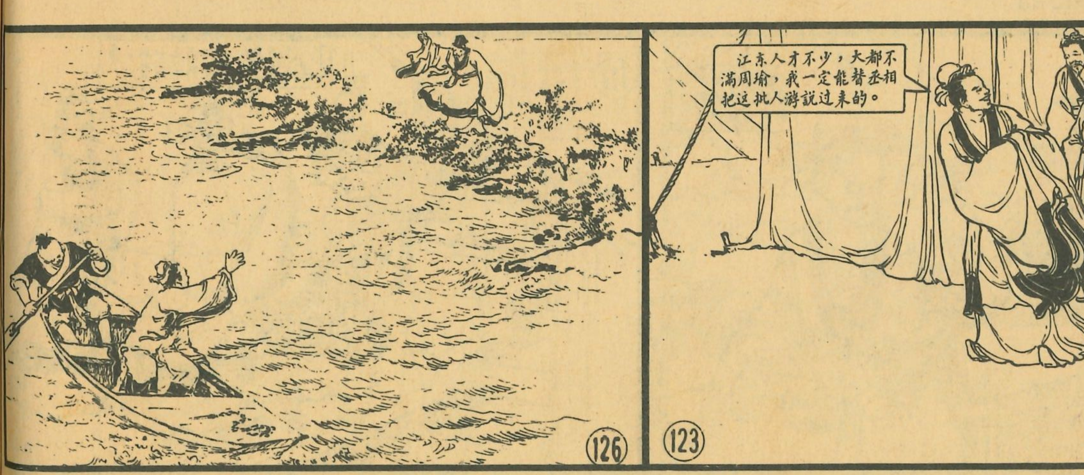
124 龐統來到江邊，剛要下船，忽然有人將他一把拉住，說道：「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闞澤下詐降書，你又跑來施連環計。你們一連串毒辣的主意，只好去騙曹操，却瞞不了我！」



122 龐統道：「北方人不習慣坐船，一受顛簸，就要生病。如果把大小戰船配搭起來，三十一排，五十一排，頭尾拿鐵環鎖在一起，上面鋪了寬板，就像平地一般，不管風浪多大，都不怕了。」



125 龐統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却原來是他的好朋友徐庶。龐統看看四下沒人，才輕聲說道：「你要是說穿了我的計謀，可憐江南八十一州老百姓的性命，都要送在你手裡了。」



123 龐統等曹軍造好鐵環鐵釘，把船鎖在一起之後，便向曹操告辭，要回去勸說江東人才前來投降曹操，順便接取家眷。曹操答應了，要他速去速回，還着實勉勵了他一番，送了出來。

126 龐統湊在徐庶耳邊，教他說動曹操，討個鎮守後方的差使，這樣就可以躲過這場戰禍。徐庶大喜，作別而去。龐統連忙下船，自回江東去了。

(本段完)



三期完短篇故事／江一帆·文 可飛·圖

銀狼

巫家猴戲班子　重臨濟南演出

咚！咚！咚！咚！

咚鼓聲聲，是單音，但震耳欲聾。

咚！咚！咚！咚！咚！咚！

這是咚鼓改作複調，擂得一聲緊似一聲，加上霹靂般的巨大銅鑼聲，似乎是震碎了整個的濟南城。

只聽得這鼓聲、銅鑼聲，濟南府不論是城內或城外的居民，不論是老是幼，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是「巫家」猴子戲班到了！

耍猴子戲的有一套，那年頭代步的交通工具十分不便，沒有那麼多驢馬，牛車又太慢，所以有些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自己「三家村」一步的人很多，那是事實，不是嘲諷。

耍猴子戲的有一套，原因就在此，不管是省會重鎮，或者是窮鄉僻壤，沒有甚麼地方的人是沒見過耍猴子戲的，這一行行走江湖的朋友，足跡遍及南北，走盡東西，有甚麼辦法？這年頭混口飯吃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這一行，只要一個人，兩隻訓練有素的猴子，另外一隻調教精乖的黃狗，就能夠走遍大江南北，三山五岳混個溫飽。

人手少，花費開支亦少，賺頭當然亦相繼多一點，反正那些猴子及大黃狗能耍的把戲，就是那麼十幾套，不過就憑這十幾套把戲，便能夠收到觀衆賞的制錢，滿滿一銅鑼，不僅可以混個兩飽一宿，還可以有三餐老酒。

耍猴子戲的能組成一個班子，在這年頭的確是少見，但是少見的事到處都有，就拿這一家「巫家」班猴子戲班就是了。

一個猴子戲班當然就不同於獨脚耍猴子戲的走江湖了，他要不少人，至少要十八到三十頭精靈乖巧的猴子，訓練調教好的大黃狗，至少也要六七條之多，並且還必需配合些其他的雜耍(雜技)，這樣一來，開銷使費便要大得多了。

說句老實話，如果像普通的行走江湖人一樣(指無固定場地的)，趕東村的集市，北城的廟會，趁熱鬧賺錢的話，弄得好也許不會賠錢，但如果希望混得人畜溫飽並能可以灌幾壺老酒，那是要作夢才能辦到了。

何況由東村去西城，自南集到北鎮的搬運費用，就夠那身爲班主張羅了，相信從年初一流苦水到年三十晚了！

所以儘管有野戲班子，或者跑馬賣解的班子，少見耍猴子戲的班子，別當「開碼頭」、「跑地方」好混，只提到「地頭蛇」這一樣，已足夠那些行走江湖朋友頭痛半天了！

當然，如果眞有了一個猴子戲班，並憑着走南到北跑碼頭找生活，那一定是有兩套，不僅猴子們要有兩套，人也非有兩套不可，否則流落異鄉，死無葬身之地是十分平常的事。

天下事就這麼的怪，偏偏誰也不敢做的事，這家姓「巫」的幹起來了，他們不止這個姓氏看來聽着全是特別，作風也是特別，不論走到甚麼地方，對「地頭蛇」是毫不理會不惹事，更不怕事，規規矩矩作生意。

說來誰也不相信，從巫家猴子戲班成立開始，已不知走過多少地方，演出過多少場猴子戲，據說巫家班所到之處，萬人空巷，人山人海，場場爆滿，有人傳出消息說，那是自古傳下耍猴子戲這一行到現在，沒有見過精采絕倫的演出，看過第一回，非要再看第二回不可，可惜的是，巫家猴子戲班有個規定，不論大城抑或小鎮，場子從日正當中開場，夕陽無限的黃昏收場，其間每日共演出三場，就是演出絕對不相同節目的三場戲，然後走人，三年內不回頭，班主巫老頭，每到一個地方，必然先作這樣的聲明，他說得好，沒有大善士，不養賣藝人，人貴自重，在貴地叨擾過，三年之內那敢再作煩擾，所以，就算你多麼想再看第二回巫家耍猴子戲，抱歉，必須也要過三年才行。

巫家猴子戲班當然以猴子戲、猴狗戲為主，但是真叫好又叫座的，却是一場「狠戲」、一場「人戲」，和另一場「五鬼大搬運法」！

當巫家猴子戲班作好了場地，插上了粗竿，以雙幅漂白布圍好了十丈大的場地，敲响了只有巫家猴子戲班才有的人高的大皮巨鼓，桌面大的銅鑼後，令人真的不敢把他們當作耍猴子戲的班子看待。

他們要的要比人們所見所知的跑馬賣解的、越省跑碼頭的戲班還大。

先說戲班裡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共是二十四口子，兩個老太婆配上兩個看來乾枯瘦矮的糟老頭子，這是兩對老夫妻，而且是親兄弟，巫老大和巫老二，一位雪白頭髮雪白鬍子的紅臉老人，看上去年紀與巫老大巫老二也相差不遠，你信不信，他就是巫老頭，巫老大和巫老二的親爹。

有兩位妖媚已極的美艷少婦，配上兩名夠英俊只嫌煞氣重些的中年漢子，他們又是兩對夫妻，妙真是妙，正是巫老大巫老二各生的傳宗接代的寶貝兒子和媳婦。

另有兩位大姑娘，要多美有多美，要多俏有多俏，烏光漆黑的長辮子，垂到屁股上去，面如鵝蛋，瓜子口面，水汪汪的眼睛，如果向你瞄一瞄，保你受用一個晚上，如對你似有心似無心的嫣然一笑，你能不魂飛魄散，那是算你道行夠深、定力夠高了。

還有兩男兩女四個九歲大也許十歲不到的小孩子，粉琢玉雕的一般，活生生像天上丟下來的金童玉女。

這一共是十五位，他們十五位是一家人，姓巫的，兩個大姑娘是巫老大的女兒，四個金童玉女，是巫小大巫小二的子女，對巫老頭來說，是四代同堂，真好命，好福氣。

二十四去了十五人，剩下九位，全是巫老大巫老二的弟子，雖然是姓氏不一，却是上下一心。

現在談談猴子了，猴子整整二十四隻，沒有一隻不是精乖靈巧的，調教好的黃狗有十八隻，一隻比一隻聽話，四隻「銀狠」，是真真正正的皮白如雪，毛白如霜的「銀狠」，有「小叫驢」那麼大，使人望之生畏。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四隻巨大的怪鷹，兩金兩銀，大有仙鶴那般高大，戴着「鷹眼罩」，不使牠看到任何事物。

最後說到巫家班子的行李，行李沒有人見過，因為他們雖然只有二十四個人，却有三十六匹馬，兩輛十分寬大的雙馬套車，一切應用物品，全在車上。

像巫家猴子戲班子這等設備，是從所未有，破天荒，固然前無古人，恐怕也難有來者！

濟南城外西北角上，正有一片廣場，那本來是挑擔、挽籃做小生意的集結地，今天一早，巫家猴子戲班插上了粗竹竿，在圍那雙幅白布圈的當空，巫老大到了，他僅僅是一抬脚，人就站到了丈八高碗口大的竹竿上面，先向四外一抱拳，別看他人矮小乾瘦，聲音可似雷鳴，揚聲道：「小老兒巫大，三年前來過貴地，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巫家猴子戲班子又到了，小老兒的話是專對各位素日在此地作生意的好朋友來說的，小老兒佔了朋友們很大的地方，這有欠各位的情，欠情當還，各位，圈子裡面東角上，有專為朋友們設立的小攤位，不收費，賣多少全是朋友的，並且供給茶水，也是分文不收，謝謝各位幫忙，多謝！」

話說完了，立刻開始分派號牌，有一份算一份，公平道地，幸好這年頭人老實，沒有誰人為了看猴子戲臨時「客串」小生意人，所以一刹那時光就分派完了。

日正當中，鼓鑼聲震，震開了濟南城居民的心竅，沒到半個時辰，圈子裡已站無處站，全部爆滿。

＊　＊　＊

震天鼓聲，驚動了城內「三元巷」尾那朱漆大門內的人，這是座很大的宅院，不過看門上朱漆剝落，磚牆裂縫來說，這戶人家似乎是已沒有從前那麼富裕。

今天，七月十四，明天就是俗稱「鬼節」了，濟南府的氣候，是很乾燥的，現在是大太陽照着萬千屋背上，直晒着，夠光也夠熱，論日子是夏末了，今天可比六月天時更悶熱，但是「三元巷」尾這戶人家，却有些淒淒涼涼，有點寒意。

房子很高，很寬大，大樑離青磚地足足有丈八尺高，太陽雖猛烈，但晒不透這種合縫瓦，何況青磚地距尖

尖的屋脊，足足有一丈八尺高。

這間上房，太陽固然射不進來，日頭偏西也沒有光亮，前窗外是丈寬的石走廊，後窗外一丈二尺高的風火墻，難怪屋子裡冷清清的有些陰森感覺。

靠緊後牆角落的地方，是一張紫銅高柱的軟籐床，雪白紗帳高掛在排分開來的「紫金鈎」上，軟軟的鵝毛枕上，半躺半臥着一個面色蒼白的中年婦人。

婦人若不是那蒼白面色把她的年紀掩蓋了，應該稱得上是位絕代風華的佳人，也許是病了，也許是因為其他緣故，她髮頂烏雲已現出幾絲銀白。

床對面，古式書桌，書桌右側近內門處的木椅上，坐着位模樣和那婦人十分相似的年輕公子，看上去這位公子也是二十出頭，長長的劍眉，大大的眼睛，是男人中少見的俊秀人物，若非偶而蹙眉時雙目中會陡然射出一抹奇異之神光，那就叫人覺得他身子骨稍嫌單薄了些。

卧靠在軟枕上的婦人，正在說一句，就給那似自天外傳來鼓聲霹靂的打斷了，她神色突變，激動的問那公子道：「三弟，這鼓聲似是三年前……」

俊公子是這位患病婦人的三弟，難怪彼此的相貌如此相似，那俊公子似知胞姊想說甚麼，於是便立即接口道：「大姊猜得不錯，正是三年前來過一次的巫家猴子戲班子。」

那病婦人急急揮手道：「三弟，你先到外面坐一會兒，我要起來。」

那俊公子沒有起身之意，便道：「大姊，你忘了清早時候『老不死』說過的話，妳動不得，就算是天塌下來，妳也不能動。」

那病婦人瞪了俊公子一眼，道：「三弟，不許你這樣沒規矩，也不想想你現在多少歲了，對童老爺子……」

那俊公子還沒有接話，病婦人的話也還未說完，前窗外已傳來哈哈爽朗的笑聲道：「有意思，小滑頭，這下子可有了『管主』了，該讓我『老不死』得意快活幾年啦！」

俊公子聞聲笑道：「大姊，現在妳不再教訓小弟了吧！妳聽，他自己都叫自己是『老不死』，放着那好酒不去喝，專偷聽人家說閒話兒，真是如假包換的老不死。」

窗外笑聲又起道：「賢侄女，老頭子可要進來啦！」

病婦人一聲請進之下，門開門關，出現一個身材矮小頭大而胖的古稀老者，老者模樣，就令人一見就想笑，而且終身難忘。

這時，大頭胖老人一脚踏進室內，立刻指着那俊公子道：「好個小滑頭，幾乎要瞞過我老不死去，如果巫家這陣子震天鼓敲得晚了，你小滑頭準已溜了。」

話聲中，已坐在桌案旁另一面的椅上，他那雙大如黃豆般的小眼睛裡射出精光，直瞪着那俊公子。

那俊公子若無其事的聳聳肩一笑道：「我只是不希望背後多個跟屁蟲，怎麼？難道我拉着你老不死的腿來，不讓你去？」

病婦人含笑的叱道：「三弟，你又沒規矩了。」

大頭胖老人又哈哈笑道：「賢侄女，妳別管，反正我老不死和他小滑頭有的是賬要算的，總有那麼的一天啦！」

俊公子道：「日頭東山落，老不死，那一天還早得很呢！」

大頭胖老人仍然是嘻嘻哈哈的笑道：「我老不死可推算那日子近啦！聽說岳陽的那一位已經動身啦，『胭脂雲』快如閃電，就這兩三天，紅披巾飄進濟南城，遮住了三元巷，我老不死從那時候的運道開始好！」

俊公子的臉色變了，竟霍然地站了起來道：「當真那朵一身刺的玫瑰要來？」

這話當然是要問那大頭胖老人，那知胖老人似乎是沒有聽到，竟轉對那病婦人道：「我說賢侄女，我『大頭鬼見愁，陰司奪命』可不是白叫的，妳這幾天真是動不得肝火，提不得真力，只有三天，賢侄女，過了這三天，妳就是要一飛上天，我也不阻妳，怎麼說？」

病婦人掃了俊公子一眼，才微吁了一聲道：「老爺子，可是誰能想到，偏偏巫家耍猴子戲的今天會來到，你是知道的，他們是只有一天留在濟南城，今天不去……」

大頭胖老人接口道：「有我，還有小滑頭，妳留在床上，不許動，就是在甚麼情形之下也不許動！」

病婦人道：「我怎麼安心，不親自去問問那巫班主？」

俊公子開了口，道：「大姊，除非妳信不過老不死的本事，除非妳當妳的三弟是個廢物，否則妳躺妳的，萬事有老不死和我！」

那大頭胖老人也接口道：「再說這件事情我們只是心有所疑，去打探消息，問問經過，其實不是我老不死說風涼話，憑他們一個走江湖的耍猴子戲班子，還沒有那麼膽大拐帶人口，雲生已經走失了三年，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那病婦人再不開口了，星眸中閃動着淚珠。

俊公子安慰她道：「大姊應該還記得大柳樹楊家老長工楊明的話，雲生在答應了巫老大，『五鬼大搬運』的活人、箱中失踪，房頭現身後，被請下來，受了巫老大的糖果贈禮，還在大柳樹楊家門口玩了很久，後來一轉眼失了踪，大姊，那時候，巫家戲班子正上演第三場，沒有人離開場地，走時萬衆目睹，沒有帶走外人，我們現

在祇能去打聽打聽，不敢對人家起疑的。」

那病婦人强壓內心的激動，這也許是和平日的淑嫻教養有關，以平淡的語氣，說出實已使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驚心動魄的話來，道：「三弟，我半生行事，可有甚麼地方粗魯不當過？去巫家猴子戲班，當然是打聽打聽，因爲三年前雲生失踪，他們班子離城時，我還沒有認定雲生是會找不到，沒有問過巫家始末，現在我有個說不出的衝動，似乎雲生緊隨着剛才那鼓聲接近過我，使我幾乎認定雲生就在巫家戲班子裡，他又回來了！」

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的臉色全變了，這些話聽來似是十分平常，仔細想一想，却令人毛骨悚然！

病婦人話還沒有說完，又道：「尤其是剛才，我似乎聽到雲生兒聲聲喊娘，不知是甚麼緣故，他有些口齒不清，喊娘的聲音混濁，似乎狂嚎着『咿呀』兩個字，不過聲聲可聞，聲聲痛心……」

俊公子大步走到床前，手扶在胞姊肩上，誠懇而毅然的道：「大姊，小弟就和童老爺子去，妳信得過小弟，別起床，大姊妳要答應我！」

病婦人點點頭，大頭胖老人本來有句調侃俊公子的話要說，因爲二十年來，俊公子這是第一次稱他爲童老爺子，但是却忍住了，時地兩不宜，說不出口。

俊公子召喚來一位嬌俏的丫環，千叮萬囑關照，告訴丫環不得離開病婦人半步，然後才和大頭胖老人雙雙辭出，直奔巫家猴子戲班演戲的地方。

* * *

巫家猴子戲班子今天有些怪道，按規矩，這多年來，他們是鼓敲三番百零八響之後，巫老頭就要出場站在高處交代些場面話，接着開始演出，今天，百零八響的鼓聲早已敲過，不見巫老頭的面，於是，鼓聲再起，只是聲音較前次低了許多。

巫老頭並不是不在後場，他一向獨坐的小帳棚裡，今天趕巧來了客人。

雖說巫老頭絕對不是山東人氏，更不是濟南出生，但在濟南這個城中遇上故交舊友是平常事。

往常，如果萬一巫老頭有事不能說那番開場白，放心，誤不了時更誤不了事，自有巫老大或巫老二接替，反正話就是那麼幾句，誰說都是一樣的。

今早，巫老頭來了訪客，奇怪的是連巫老大巫老二全忘記頂替老爹，他們不但沒有走上前場高台子去說開場白，反而雙雙小心謹愼的伺候在巫老頭帷帳之外，一左一右，像是守門大將軍模樣。

巫老大和巫老二兩位老伴，站在離帷帳門丈遠左右，似是嚴守關閘不准任何人擅越雷池半步。

巫小大巫小二兄弟兩人和他們那妖媚艷冶的渾家，被阻在老娘丈外，又像是第三道關口的守門將，照這樣嚴重看來，巫老頭接待這訪客，必然大有來頭。

聽！巫老頭那單人帷帳中傳出的聲音來。

一個言語粗俗的聲調，低沉却有力的說道：「巫班主，該談談正事了吧？」

巫老頭聲調沉穩自然，道：「請，貴客儘管直說。」

「好！我金大漢，是來向班主討賞的。」

「哦！沒請教金老兄在那裡發財？」

「班主這是說的甚麼話，我不懂。」

「抱歉，老夫是問老哥在那裡營生？」

「打鐵。南門裡金家鐵舖是我開的，濟南城沒有人不知道的。」

「是是，久仰久仰！」

「用不着虛假客套，巫班主，我說過了，來討賞。」

「是是，金老兄可以提醒老夫，這賞是爲甚麼事定的呢？」

「你沒有定，是我自己定的！」

巫老頭雪白的長長的壽眉挑動了一下，笑了笑道：「金老哥可是替貴地地面上的大哥們出頭？」

金鐵匠話鋒突然來了個出人意外的轉變，道：「班主，請仔細聽着，我那鐵匠舖在南門裡，南大街的頭一家，門對『賀侍府』，後鄰近『泉廬』，是很好找的，貴班今天散了場，時正黃昏，初更前我等班主你親身大駕，和你帶來的千兩黃金，你要我提醒你！好，事情出在三年前，當事人是個孩子，姓卓，也許只提這些還不夠，外加一句，卓家孩子失踪後，當夜離城二十里的小土丘東河道邊，一座坍廢的老山神廟……巫班主，話到此爲止，告辭，初更見，別忘了千兩黃金。」

有人推座而起，巫老頭適時接了話，道：「金爺，老夫按你吩咐去辦，不過金爺，行有規家有法，金爺，誰保証這是第一回也是最後的一回？」

金鐵匠笑了一笑道：「班主要不問這句話，老實說，今夜初更你要撲個空，班主，我保証，金子一到手，往事全休！」

帷帳挑起，眞快，外邊早已不見了巫老大兄弟的人影。

訪客去了，巫老頭一言不發的到了前場，登上高台，若無其事的交代出他倒背也錯不了的開場白。

* * *

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來得是晚了一點，但可也該算是沒有晚多少，場子早已是人擠人，要側身站好，可是猴子戲還沒有開始，所以說不怎麼晚。

大頭胖老人對俊公子笑道：「怎麼說，站在人家屁股後面，吃熱屁有份，看戲沒有福份，要得往裡面擠。」

俊公子一笑，揚聲喊道：「借光，借光，讓讓，讓讓。」

人叫着，脚步動，不知甚麼緣故，人羣竟自動左右分開的讓出一條通道，他倆坦然大步直到內圈圈綫邊站。

巫老頭作生意，內圈中圍綫邊沿，並不是演猴子戲的小圈子，演猴子戲用不了多大地方，巫家猴子戲班裡因爲另有一種賺錢的方法，所以演戲地方比任何演猴子戲地方大很多，但也不過是三丈方圓，場地十丈開外，只分作三個圓圈，最裡圈三丈，是演戲的地方，再有一圈二丈闊，擺着長條木櫈，而正南方更設有二十幾把椅子，再五丈多地方的大圈子，那是站着看演戲的地方。

坐木櫈的客人，可以連看兩場，有價目，入場費白銀一兩，別小看一兩銀子，當時的物價，十口之家過着十天清淡日子，也許用不到一兩銀子。

椅座外加五分銀子，叫做茶水費，不管木櫈或者是椅座，都不是巫老頭帶來的，這都是向當地租用，這個巫老頭算盤精絕，便宜佔盡。

現在，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剛剛擠到站位和椅座木櫈之間，已來了一名外表十分精明的漢子，這漢子未語先笑，微一彎腰，向俊公子道：「這邊涼快，你老請上座吧！」

說着，一隻手挑高粗繩，肅請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攢繩圈入座。

壯漢帶路恭請他們坐到當中首排木椅上，看，左側廂兩位長辮子大姑娘之一，已很快的閃身而起，用福漆茶盤托過來一盞香茗，順手撩起一張矮几，矮几安置在俊公子腿前二尺外，香茗放下，嫣然一笑道：「你的茶。」

俊公子是第一遭來，大頭胖老人更是平生第一次看這種猴子戲的，都當這是規矩，不是嘛，水牌上寫得明明白白，椅座一兩五分銀，包括茶水費在內。

因爲香茗只拿來一盞，只是放在俊公子面前的，他不由欠欠身道了聲謝謝。

這聲謝謝，換來姑娘嫣然一笑，好大方，伸出手來！

俊公子一楞神，大頭胖老人見識多，臂肘一碰俊公子，下巴朝水牌掃了一掃，俊公子臉上一紅，伸手入懷中，妙，身無半分銀，這下羞得俊公子一張臉紅到脖子裡，那隻探入懷中的手，再也掏不出來。

大頭胖老人嘻嘻哈哈笑了一笑，從袋中取出一錠足十兩的銀錁子，眼睛却帶着嘲笑的意味掃着俊公子，銀子却是往姑娘伸出的手掌心裡放。

那知人家姑娘手一縮，道：「你的茶另有人倒，我是問這位公子討賞。」

大頭胖老人微微一楞，笑道：「姑娘，我們是一道來的。」

那意思表示茶資椅費兩個人誰給都是一樣的。

那姑娘沒有理會那大頭胖老人，眨着一雙招魂眼，瞟得那俊公子從心裡發慌。

俊公子無奈下老着面皮接過大頭胖老人的十兩銀子，轉給了那姑娘，道：「是我們兩個人的茶資。」

我們兩個人中，當然是指他和大頭胖老人而言，不過，這句話也不能說是沒有語病，所以招來姑娘低聲的說道：「喝茶是不用付費的。」

俊公子被挑逗得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大頭胖老人已看出端倪來，笑笑說道：「喝茶的是我老頭子和他小滑頭，這銀子是付茶資費用的。」

姑娘還是不理會大頭胖老人，低聲的問那俊公子道：「你出門可是從來不携帶銀子？」

俊公子並不是靦覥人物，剛才只因爲一時付不出銀子而發窘，現在這姑娘一再向自己挑逗個沒完，他早已恢復了自然，更明白那姑娘的心，於是坦然一笑道：「姑娘可曾聽人說過，有隨從在側，公子爺伸手付錢的事麼？」

大頭胖老人小眼一瞪，才待出口，俊公子反而先他一步的叱道：「隨從有隨從的規矩，少開口！」

這時，恰巧另一壯漢爲大頭胖老人端來一盞香茗，姑娘把那十兩銀子往壯漢手上一丟道：「十兩，不用找，這是公子賞你們喝酒的。」

說罷，柳腰曳移，像陣風似的回到了另一位姑娘身邊，兩位姑娘立時開始低言互訴，時有格格笑聲傳到，而那雙媚眼更秋波頻送。

俊公子臉上更是帶安閒的笑容，鼻中却冷冷的輕聲哼了出聲。

大頭胖老人更是春風滿面，話聲低而鄭重道：「小滑頭，看看下樑便知上樑，小心，這猴子戲班是不簡單！」

俊公子道：「希望這樣，看誰的道行高深。」

大頭胖老人笑意更濃了，話可恰恰相反的道：「注意過沒有，我們往前擠的時候，人一閃，我似乎看到金鐵匠這個狗種從後帷帳走了出來！」

俊公子笑對媚眼兒飛成串的姑娘點點頭，說道：「人是看到了，先前沒多想！」

先前沒多想，表示現在他正在仔細的思量內情。

大頭胖老人道：「金鐵匠這狗種，豈不正是大柳樹楊家老楊順的女婿？」

一句話提醒了俊公子，頭是對那兩位姑娘點，話可是對大頭胖老人說，道：「這裡完了事，得順便去看看這金鐵匠。」

大頭胖老人帶上一句話，道：「也不能少了老楊順。」

「我說你一向自誇，但凡是江湖人你都認識，怎麼說，就認不出這姓巫的一家是甚麼變的？」

「小滑頭，我是說過這句話，那是江湖名人，要猴子戲的，似乎不在江湖名人之列！」

「反正說大話不化錢，你老不死有的是道理！」

他們在低低談着驚心動魄的事，兩位大辮子俏姑娘可也沒有閒着，大上一歲的先開口，悄悄地，媚眼兒是瞟向俊公子道：「二妹，我敢打賭，他和那個大頭鬼正在談論我們姊妹倆。」

二妹抿嘴笑道：「怕他不失了三魂少了六魄！」

「二妹，可惜我們當天就要走，怎麼辦？」

「走也是先到那山神廟，大姊，你儘管張羅好別的，他交給我就是了！」

「一句話，不過二妹，這次可不准先饞嘴吃喲！」

二妹嬌嗔故惱，道：「大姊，這是甚麼話，上次是那小子猴急，半路上直摸摸，摸得人走不了路，其實早知道那小子不頂用，哼！」

當大姊的噗嗤笑了出來，道：「至少比上回那個看着就叫人舒坦，不過……那大頭怪物惹妳討厭是不是？」

「眞的，大姊，他說那大頭鬼是他的隨從，你信嗎？」

「二妹，管他這許多幹甚麼，反正最後還不是一鍋爛？」

「大姊，這回這個我要留着！」

大姊面上變了顏色，聲調本就不高，現在有些低沉的叫人喘不過氣來，道：「二妹，這可不是玩的，說不定今天這回，我們姊妹只能說說解解口饞。」

未有再表示意見，二妹只是抿抿嘴哼了一聲。

大姊看出情形，加重語氣的道：「二妹可別使性子，這不比往常，姓金的鐵匠不簡單，沒看老爺子只將臉調向裡面，就直皺着雙眉。」

「哼！事情可眞怪，當年事又怎會落在人家眼中的，二叔辦事向來謹愼小心，只怕等會兒有他的好看！」

「還等甚麼會兒，妳是兩隻眼睛一顆心，全照顧上那個他了，再瞧瞧，二叔和二嬸可還在場上？」

二妹果然向外打量，巫老二和他的渾家巫二婆子，已不知甚麼時候離場走了。

別看二妹她一向行事任性霸道，那固然一方面有她霸道任性的本錢，另一方面可還是因爲巫老頭兒給她撐腰，今天連巫老頭子也沒有好臉色，她可有自知之明，現在萬事也要忍下來，別自找倒霉自作孽。

巫家猴子戲班有多少人，俊公子大頭胖老人是有心而來，早就摸個一清二楚，剛才沒留神，如今由於兩個姐兒談話，雖然人聲喧嘩之中，仍未逃過俊公子的「千里天視神功」，聽了個仔細，大頭胖老人也隱隱約約聽得幾句，彼此互望一眼，四目交投，發現那巫老二夫婦果然不在場上，再作會心一笑，雙雙站起，胖老人剛要開口，俊公子首先說道：「別爭，雲生侄兒沒見過我，萬一他眞如大姊所說，人在此地，只有你能幫他，所以留下來應該是你，對嗎？」

大頭胖老人成名三十多年，那顆異乎常人的大頭，給他換得了「大頭鬼見愁」的美號，他那一身奇特的醫術，又增加上「陰司奪命」四個字，提起童不老，成名的武林或江湖中人，不知道的可以說是沒有，此老最叫人欽佩的，是朋友遍天下，仇家無一人。

俊公子是那病婦人的三弟，這沒有錯，童不老和病婦人的公公「彈指陰陽」卓不凡是生死之交，前幾年，卓不凡和愛子卓健，雪嶺訪友同遭橫禍，病婦人成了新寡文君，她恰恰又是童不老的義女，於是童不老義不容辭的成了病婦人她家主理外務的長輩，並且傳授了年方六歲的卓雲生入門武學基本功夫。

三年前，巫家猴子戲班子來的時候，卓雲生和幾個一般大的孩子去瞧熱鬧，被巫老頭子請作「五鬼大搬運」中的活「道具」，接着就失了踪，病婦人找遍了全城，外帶四鄉八鎮，毫無消息，喪夫未幾，又復失子，任憑那病美人是鐵打的堅强，也熬受不住，終於病倒，還幸童不老在側，總算保住性命，調養經年，童不老才獲得奇藥，再三天，病美人不但重病立癒，更可功力倍增，可巧就在這個時當空，巫家耍猴子戲的班子又來了，幾乎使童不老前功盡廢，好在分別已久的俊公子到了，安穩住了姊姊的掛心，和童不老雙雙偵訪巫家猴子戲班，發現許許多多不平常的事情。

俊公子車飛虹，長安武林世家子，不僅是幼承家學，十年前更蒙當代奇俠的「龍谷」主人龍騰雲收爲衣鉢傳人，十年苦修，其功力只怕世上已罕有敵手了。

童不老年紀雖高，妙在偏偏比龍谷主人低了一輩子，更妙的是，從車飛虹很小的時候，就喊慣了小滑頭，車飛虹沒有甚麼可以回敬的，罵聲「老不死」，於是，老不死對小滑頭，直到現在也是。

現在老不死沒話可說，車飛虹說得對，雲生不認得這位自小遠行的三舅父，可是認識他童不老，於是童不老只好留下，車飛虹大方的離開了現場。

有人關心他，又正好猴子戲還沒有開始，他剛剛走到繩圈沿邊上，那位二妹飄身阻住了去路，媚眼含春，悄悄的問道：「你要去那兒？」

車飛虹答得妙，手一握二妹的無骨玉手，道：「去個妳不能去的地方，否則準帶妳去！」

二妹那麼厚的臉皮，全發紅了，

一扭頭又回到原處。

車飛虹正步出布圍圈子，目光一掃，心頭一凜，正看到巫老二夫婦一頭鑽進後進的小布圍子裡面，巫老二夫婦回來得太快，快得叫車飛虹心口上頓時起了疙瘩。

他閃身移步到了小布圍後面，可說是連半點步聲也沒有，他不能站得太近，隔有數尺，哈腰去收拾腿帶子，施展「天視神功」聽到了低沉的話聲，是巫老二的道：「爹你老放心，我全部摸清楚了！」

不用說，巫老頭已經從前場子上下來了，回到這小帳中。

接着，果然是巫老頭的聲音，道：「閉上你的臭嘴！摸清了，摸清了甚麼？就憑姓金的那小子敢那樣幹？你知道他背後有甚麼人支撐？別的不用說，只說人家三年前就放好了線，不慌不忙，等着我們三年後自己投到，然後再把話傳給我們，老二，我們除了聽吩咐照辦之外，就休想其他的好事！」

「爹！」巫老二接上話道：「我看他不似有來頭，也許三年前……」

「住口！」巫老頭叱道：「聽住，馬上去提金子，要足一千兩，給我準備好，再傳令下去，把一切早經安排妥當要作的事，馬上停止進行，待戲場子完了，要穩穩妥妥的收拾，慢慢的走出濟南城，仍然是在小山坡的老山神廟停下來，所不同的，一切計算好的都要完全停止進行，那一個不聽話，叫他自己當心頸上人頭，去，要快！」

「是！」巫老二答了一聲，轉身就走，不敢多問。

「回來！」巫老頭突然一聲叱喝，巫老二立即轉身。

「立即去關照一聲二妞，剛才她和那個小白臉在橫裡豎裡亂飛媚眼，去對她說，這次要得耐點性子，甚麼都不准沾手，如果不聽話，叫她想想巫家的家法。」

「爹！二妞一定會聽話的！」

「最好是這樣，不過，今天這個人是有點特別，如果不是遇着這件事，我本想叫二妞她引他往遠一點，這個人一身好骨格，是人中之龍。」

要是照平日，巫老二聽了這話，一定會表示自己的意思和看法，而且常常能說得十分中肯，可是今天他走了背運，三年前的事却出了毛病，嚇得有些話全悶在心中，於是乎只爲他少說了兩三句話，結果竟慘到了家！

別看巫老二貌不驚人，他的心思縝密，在巫家裡是個頂尖的人物，三年前那件事出毛病，說來實在冤枉，毛病不是出在他身上，他是代那個妖媚其面、蛇蝎其心的二妞受過。

大妞二妞，巫老大這二個寶貝女兒，別當是巫家的親骨肉，實在是巫老大奉嚴父巫老頭之命，代收爲義女，不過那時大妞二妞還年小，大的才四歲，所以直到現在她姊妹倆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在當時，巫老婆子還活着，就曾問過巫老頭，爲甚麼要收養這兩個小寃家的賠本貨。巫老頭說得好，他要巫婆子小心看上，那不是賠本貨，至於那對小寃家，他有辦法變成「親孫女」，果然完全應驗了，但只可惜巫老婆子不長壽，早一步比巫老頭先走了，沒法親眼目睹。

巫老頭仗着這兩個俏孫女，可眞是得心應手，萬試萬靈，女孩子，尤其是美艷色藝雙全的女孩子，如果背後有像巫老頭這種高明人調教，自己又能隨時隨地鬆脫那根紅腰帶，放心吧！上天去神仙也歡迎，入地獄閻王也起座，何況人家大妞二妞早看開了，甚麼叫貞節？誰說是吃虧？天知道，誰舒服誰知道，來者何必拒，只怕是不夠勁兒。

三年前，二妞勾上一個細皮白肉的小伙子，假裝脚痛，在大隊中落後了片刻，叫那個小伙子半扶半抱的扶她走，半路上，小伙子忍禁不住二妞那意馬心猿的挑逗，於是不由得上下其手，二妞本來就忍不住慾火焚身，又經那小伙子的摸摸捏捏，這時已將及二更，荒郊無人，於是乎天爲被、地爲床，在野地裡幹了起來，誰想到那小伙子銀樣蠟槍頭，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二妞時正瘋狂，恨怒不知打那一處來，心一橫，腿一緊，活生生地把這個小伙子夾成了一個死傢伙，就地挖坑埋了，然後二妞獨個兒回了老山神廟，這本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

偏偏事有湊巧，金鐵匠渾家的妹妹，是這小伙子的老婆，是大柳樹楊家老長工楊順的女兒女婿，小伙子和二妞有了默契，告訴了金鐵匠，因爲他們倆是同嫖同賭的好伴侶，所以當小伙子在城外扶着二妞邊走邊摸的時候，金鐵匠悄悄緊隨於其後，爲的是接那小伙子的「力」，打次野食。

不巧的是金鐵匠沒有想到那小伙子是那麼不中用，當遠遠地偷窺着事不對勁的時候，已經晚了，小伙子已成了塊死肉，金鐵匠也是人，野食當然想吃，可是性命更是要緊，他忍下了色心，直跟着二妞到了老山神廟，於是巫老二辦的事，也給金鐵匠看了個一清二楚，金鐵匠當時幾乎被嚇昏了，回到城裡本想報官，又想去通知卓府，但他轉念一想，小伙子已死，萬一官府或卓府沒追上巫家猴子戲班子，那時候豈不是要打人命官司，於是搖搖頭，這小子來個裝沒有看見。

誰也想不到，巫家戲班子三年後的今天又來了！二妞出落得更是迷人，金鐵匠於是色心又起，財心更盛，一咬牙，於是找上了巫老頭，不過他也有準備，曾告訴了老楊順，說萬一他要有個三長兩短，叫老楊順告官扣下巫家戲班子，再通知卓府，要卓家

的人注意那幾條狠——銀狠。

＊　＊　＊

巫老頭一口答應了千兩黃金給他作掩口費，巫老二心裡恨，和老伴先去打探打探，於是把金鐵匠住處環境和一切都打探個清楚，本意是想初更時分送給他二把飛刀，宰了金鐵匠一了百了。

巫老頭搖搖頭，下令不許妄動，先給他黃金千兩，先安穩了這檔子事，等班子離了境，隨時隨地悄悄回來殺人滅口再取回黃金千兩，薑是老的辣，巫老二聽令行事。

他對巫老頭事後滅口的安排，心服，但對那位「人中龍」，却暗地底下搖搖頭，既是人中龍，又怎麼會那麼簡單的上釣，不過，雖是不通，但他並未有說出口，這就是天意，也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

＊　＊　＊

車飛虹重又回到了猴子戲場，正好，正趕上大妞二妞以軟骨功夫換得觀衆掌聲不絕，車飛虹笑着入座。

大頭童不老悄聲道：「好快，有甚麼發現？」

車飛虹低聲道：「我還得出去一趟，不回來了，有件事老不死不能有誤，初更前，到城外小土坡老山神廟，先找個藏身地方等我，不見不散！」

童不老想問問詳細情形，車飛虹早已閃身去了。

他直接到了金鐵匠鋪店子，有意思，鐵匠鋪關了門，一把大鎖鎖在外面，他默然一笑，那裡都沒有去，於是回到卓家門。

卓夫人睡過了一覺醒來，車飛虹直截了當的對她說：「他保証有好消息，不過他勸大姊不要焦急，不出三天，就算帶不回雲生來，也準有可靠及最好的消息。」卓夫人答應了他，他告退走出房去，悄悄的嚴囑丫環們一定要寸步不離，有人找，不論誰，除了自己及童不老，別開門，告訴外面的人明天請再來，囑咐過後，他又回到了金鐵匠的住處，四處重新看過，於是立即飄身進了後院。

這並不是車飛虹藝高人膽大，而是他自己打探到清楚了解金鐵匠，他站在後院，竟壓着嗓子叫道：「金鐵匠，金鐵匠，金大漢，金大漢！」

沒有人應，但車飛虹已聽到了柴房有了極輕微的動靜，他笑了一笑，轉對柴房道：「出來吧金老大，是我，楊老爹叫我來，有要緊的事！」

柴房裡沒有了動靜，車飛虹坦然的大步向柴房門口走去，他似乎毫無防備的推開柴房的門，一道寒光直砍而下，對準車飛虹的頭、臉、前胸，車飛虹一笑，輕伸五指，已握住一個執刀人的手腕，正是金鐵匠。

金鐵匠拚盡吃奶的氣力要想掙脫被扣手腕的手，眞是如蜻蜓撼柱，他急了，低聲喝道：「你是幹甚麼，闖進我後院想怎麼樣？」

車飛虹一笑，五指又加了一分力道，噹的一聲響，握在金鐵匠手中的鋼刀，隨即跌落在地上，車飛虹微一抖手腕，金鐵匠立即暴退後數步，背上撞上了石墻，幾乎被撞得昏了過去。

金鐵匠並不認識車飛虹，但車飛虹認得金鐵匠，別看金鐵匠大字不識得五個，但見識却是不少，他似乎是想通了，所以臉色也變了，想起刀柄兒還在手中，於是色厲內荏的冷冷地說道：「我懂了，好，你小子儘管動手，姓金的絕不含糊，反正我前脚死，你們巫家班後脚玩完大吉，死得只怕比我……」

車飛虹接了話，道：「金大漢，巫家戲班子送黃金來的人還沒有到呢。」

就這一句話，金大漢那張臉成了死灰色，目瞪口呆站在一旁。

車飛虹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說老實話，我是城內卓府上來的人，金大漢，你可願意告訴我點甚麼？」

金大漢還了魂，剛剛打算好一番謊言，車飛虹突然又冷笑了一聲，道：「在你未告訴我要講的事情以前，我先告訴你幾件事，你見過巫老頭子，他答應送黃金千兩來，我更清楚這內中秘密，問問你只是複証一下而已，最後再告訴你一件事，我殺人要比你打鐵方便，我只要這麼一捏！」

說着，車飛虹足尖微挑，挑起地上那把鋼刀，手握刀柄，沒有見其用力，那刀的柄兒就像是麵粉捏成的一樣被捏成了一團粉似的。

金大漢只覺得褲襠裡底下濕了一大片，人更矮下了小半截，車飛虹冷笑着，五指伸縮不定，抬足舉步直向金大漢走了過來，金大漢連想也不想，就一五一十把三年前他所親眼看到的事情，全部無遺的說了出來。

＊　＊　＊

黃昏，夕陽無限好，在橙色彩霞映了半邊天的當空，巫家戲班子收了場，巫老頭一個人提着一個皮口袋子，先一步離開場子直奔金大漢的鐵舖子來。

看戲中的那個大頭胖老人，比巫老大走得還早，他一直出了城外，目的地自然是車飛虹說的小土坡東河道邊的老山神廟。

巫老二已經把話傳給了二妞，可巧人家俊公子也不在場，二妞咬咬牙，點點頭，心裡面可像到了口的香肉，硬生生的被人奪去似的難過，眼珠兒掃了過去，看見那大頭胖老人，看明白落脚處，自有辦法找到那塊非要吃到嘴的香肉不可。

如果她知道那大頭胖老兒是童不老，捧着俊公子送給二妞，二妞也不敢要，不是嘛？天下事都在冥冥中有個安排。

這時，巫家戲班子正在收拾好一切東西，就要離開的時候，才發現二妞沒了影兒，恨煞了巫老二，也急煞

了巫老二，急恨無用，大妞說得好，不用管二妞啦，我們走，她自己到時自然會回到老山神廟。

一句話提醒了巫老二，逼向大妞問及三年前二妞也是一個人留後，獨自回到老山神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大妞說了，巫老二臉色一變，巫老大已急催快走，有甚麼話甚麼事，到了老山神廟候老爺子回來，一塊兒算吧。

巫老二沒有再說甚麼，於是大隊出了城外，走得不快，看上去是從從容容。

二妞雖說行動十分小心，悄悄的跟着童不老，倒霉的是童不老並非普通大頭胖老兒可比，沒有轉過兩條街，童不老已發現被人跟踪了！

先時他還有些提心吊膽，但看出追踪的人是二妞以後，童不老樂了，心頭大樂，脚步一緊，二妞跟得也快，直跟出了城外，跟到一座小樹林外。

童不老一頭鑽進樹林中，二妞想也不想的跟了進去，走了還沒有十棵樹遠，二妞呆了，童不老竟然笑嘻嘻的已站在自己面前。

二妞不是呆子，眼珠一轉，計上心頭，笑着道：「喲！您老可算是眞人不露相！」

童不老笑嘻嘻道：「妳說得對，本來我老頭子可以跟妳多聊聊，無奈那小滑頭吩咐下來，要我趕着去甚麼老山神廟，所以……」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口，手已抓住二妞的手腕，接着二妞全身一震，已經人事不知了。

＊　＊　＊

金大漢接下了巫老頭的千兩黃金，巫老頭只叮囑了一句話，說甚麼江湖人江湖事，黃金千兩送到了，過去的事他金大漢就等於甚麼都忘記了，金大漢於是拍拍心胸，答應甚麼都忘記得一乾二淨，巫老頭會心一笑，拱手而別，眞的走了。

巫老頭前脚走，車飛虹後脚就踏了進來，他告訴金大漢，立刻去城西「大安客棧」住店，在沒有直接得到他消息之前，想還有命的就最好連房門也別要走出來，金大漢連連的點頭應是，由車飛虹悄悄的送他一程，那千兩黃金車飛虹便把它藏了起來，金大漢連問也不敢問。

巫家的戲班子全都到了老山神廟的時候，已經是二更天了，全戲班子裡的人馬，只缺巫老頭和二妞。巫老大和巫老二在一角低低的談着，巫老二不放心的說道：「爹早應該是到了，怎麼……」

巫老大平時過慣了太平日子，笑着接口道：「老二，擔甚麼心，憑老爹的功夫，誰又能怎麼奈何得他？說不定老爺子爲了省時，留在城內盯牢那個姓金的鐵匠，然後來個月黑風高殺人夜，永除後患。」

巫老二皺着眉頭道：「也不知爲甚麼，我總是有些不大放心，尤其是二妞那個浪貨，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她的膽越來越大了，竟敢當老頭子的話作耳邊風。」

巫老大嘆了口氣道：「有甚麼辦法，老爺子平日疼愛她，當然啦，這多年來這兩個丫頭的功勞確是不少，不過相信今天這件事，二丫頭會吃不了兜着走！」

巫老二目光掃過在另一角落的大妞，道：「老大，咱們去接應老爺子好不好？」

巫老大搖頭道：「不好，最好的辦法是遵照他的意思在老山神廟等。」

巫老二沒有再開口，多少年來傳下來的規矩，他不敢也不會忘，遵令行事，雖有錯也是對的，否則，一個弄不好，那後果要自己負責，既然是多作多錯，不如就不作不錯便是。

假如平時不是巫老頭不用這種特殊的方法規矩來領導這個家族，也許今夜也不致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眞是天註定他們遭到惡報了。

正如巫老大所想的，巫老頭不願意再往返老山神廟徒費精神，二是不再放心交給別人完成這件大事，所以他離開金大漢的鐵舖後，就立刻去到一間小酒鋪中，要了一些酒菜獨自低頭自飲，挨着時刻。

過了二更天，酒鋪亦應該休息時候了，於是巫老頭便算過酒賬走向長街，月黑風高，他心裡笑了，街道上連個狗影子也沒有了，他不再猶豫，閃身拔起，誰能想到一個古稀老翁，會有這麼好的一身輕功，眞是點塵不驚，其疾如電的射向目的地，自高一投直進了金大漢鐵舖的後院中。

金大漢的後院烏黑一片，不論柴房、厨房或住所，所有的門都是開着，這對老江湖的巫老頭說來，是一種誘惑，也是一種考驗，所以他隱身暗角一動也不動的有一段時刻。

直到他認爲沒有發現有可疑的地方，才一閃到了卧房門口，只掃了一眼，已看清楚室內已無人，柴房厨房都看過了一遍，巫老頭搖頭了，暗中想——莫非我看錯了這金鐵匠，他已經逃之夭夭？這使巫老頭有些意外，但他仍然十分小心的輕輕拉開前後的通道門戶。

門很厚很重，是一塊木板做的，難怪能隔住前面燈光透不到後院，也幸虧門厚而又重，拉開來才不會發出聲音，沒有驚動前面的人。

有盞燈，但不夠光，被坐在高背大椅的人正擋住，所以那人和椅子上的黑影，便映上了屋頂。

巫老頭只能看到那人的雙肘，暗啞聲音自那人放置燈案上傳出來，燈側，巫老頭看得十分清楚，金光閃閃正是他那千兩黃金，原來金大漢平空發了大財，金屬火，燒得那小子睡不着。

（未完．一二）

上文提要：

艾芙闖入軍營，想不到有人代她殺兵警將，阻止發兵。悄到酒樓，見丹鳳五傑、座客都談論此事，突出現那姑娘向她親嘴，怪難受的，懷疑她是逍遙公子故意喬裝，怕再中計，急忙避開，慌不擇路，來到終南山一破舊道觀中，兩個宮女持宮燈迎入，原是塵封破殿，變了彩色繽紛，笙樂悠揚，八個美女舞霓裳，相請入席，酒味香冽，一飲醉倒，似是夢，進入太虛幻境……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知非易弁而釵　難禁同性相戀

秦娥若是女子，怎麼有那般令她害怕，心跳的妖眼？她易釵而弁，難道逍遙公子不會易弁而釵？秦娥可不是讚過逍遙公子人物風流，若然人物風流，扮成了美嬌娘，自也不易識破！

一股涼氣登時從頭罩下，她使勁在嘴上擦了一下，臉兒像火燒一樣熱了起來。

只道秦娥也是女子，她一再被摟摟抱抱，正因以為秦娥是女兒身，是以並未堅拒，她若認真躲閃抗拒，豈能被摟抱。

該死，被妖眼親過多少次嘴了！

再擦，再在嘴上狠狠的擦了一下，噯喲！擦得好痛，眞恨不得擦下一層皮來。

都讚她聰明絕頂，她的聰明那裡去了？明知江湖多詭譎、險惡，只不過她初入江湖，純眞的赤子心中，容不得詭譎險惡，之所以被霍爾化身為何為，幾乎被其所迷，被其……

想到她曾着了霍爾化身的何為的道兒，被閉了穴道，曾在他懷中失去知覺，她曾被輕薄過嗎？而今一想到，恨得她切齒咬牙。

那麼，會不會，逍遙公子化身為秦娥呢？化身為女兒身，自然令她少了提防？易於和她親近？

靈台中出現了亮光，就會明亮起來，太白山中的有鳳來儀牌樓，是為她而豎立的，竟會在那道觀的蓬蒿中聳立起來，她就該警覺，而她却沒有，她的聰明那裡去了？曾經忽略了的，那掌燈宮妝女子的斷續的語言，而今竟清晰地回到心中，恨得她猛可裡一跺脚，那宮妝女子口中的公子，還會是別人麼，有鳳來儀的牌樓就奇幻地聳立在她眼前，竟會不警覺。

她恨，恨她自己，是她自己蠢。

「寵愛在一身」分明就是指她，為了她，不惜「自毀多年建立的基業」於是，逍遙宮中的美人、艷妃、婕妤、媲嬙，盡失顏色，於是，自焚逍遙宮，乘機散去妃嬪，那謊稱被擄劫的女子，即是妖眼秦娥，不已承認了麼？難道還用疑惑。

還有，還有她怕想不敢想的，而今聯繫起來，可不由她不想了，飯後一杯香醇酒，她立即癱軟了，那香、她倒下之前，不已辨出了天仙子的花香，那更是她曾因而中毒，太白山的特產毒花，製成酒，毒性自然更烈，是以立即失去知覺。

若然逍遙公子為了她，寵愛在一身，不惜焚宮毀基業，化身為秦娥親近她，更費盡心思，佈置出幻境來，更更……

她感到渾身冰涼，臉上却奇熱，她那敢往下想，想那鮮花之床，既然失去了知覺，落在這淫魔手中，這千方百計要得到她，而她已落在這淫魔手中了！

那還顧地上的污穢，頹然坐在堆積的塵埃中，她的臉色亦如塵埃，像死灰。

唯一令她安心，勉可安慰的是，她知道，也只有她自己才會知道，她仍是清清白白的女兒身。

但若傳揚開去，她落在逍遙公子這淫魔手中，而且失去了知覺，誰還相信她的清白，即使她自己，不也疑惑，不也難解？

但因這一遭，倒為她解開了自離開蓉城以來，一直困擾她的迷惑：為何為了一個霍爾，僅為了醉菩提利用她，去籠絡霍爾，她竟拋下了當今世上至親至愛的人，她爺爺至親，啞婆婆胡姬她至愛，甚至和尚，她能說不從小就親，至今仍愛嗎，她却一旦拋下了，為甚麼？

不就為了她在那霍爾化身的何為懷中，失去了知覺，那日，她在那客棧中醒來，和尚厲聲查問，簡直如同拷問，她爺爺傷心，小妹子江虹焦急，但她雖羞赧，却能忍受他們的懷疑，不以為羞辱，為甚麼，因為心中有情，但她暗中一聽到和尚是在安排一切，霍爾即是何為，那初戀的情意登時化為烏有，雲散烟消，曾經不以為羞，不感到辱的，立即成了極大的羞辱，恨和尚，懷疑她爺爺與啞婆婆是否也和賊和尚串謀欺騙她、利用她，因而也連她的至親爺爺、至愛的啞婆婆也恨上了，為何恨，因為不再有情，羞辱便強烈起來。

現在，她明白了，為何那麼絕決地拋下三個至親至愛的人，除了恨，還有羞，甚至羞於見到至親至愛的人，因為她曾在何為懷中失去過知覺。

而今，竟再又經歷了奇大的羞辱，落在臭名遠播的更邪惡的逍遙公子這淫魔手中！

那麼，她如何能在人前抬得起頭來，她清白，誰信，誰會相信，連她自己也不敢想像，雖然淫魔化身為秦娥，大庭廣衆中也摟住她親嘴，而今落在他手中而失去知覺，她那敢想像未受那淫魔輕薄。

僅這羞辱，她已抬不起頭來了，甚至羞於見她至親至愛的人，更愧見和尚，不知江湖詭譎、鬼域，竟然使氣出走，自以為天下去得，目空一切，那知才離西蜀，就着了這邪惡萬惡的淫魔的道兒。

那晚在何為懷中失去知覺，後來才知道，其實啞婆婆隱身在側，即使賊霍爾心存歹念，她也能保清白，昨晚呢……

忽然想到似醒，却未完全清醒時，她現在已清楚記得，那遠去的妖眼。不，遠去的是秦娥的俊俏的臉兒，仍是個相同的一雙眼睛，但那眼睛已失去了令她害怕，心跳的妖氣，那勾魂攝魄的邪氣從那眼中已消失無踪。

難道也和化身何為的賊霍爾相同，被甚麼突然化去了他的罪戾。眼睛是靈魂的窗兒，難道骯髒的靈魂，會突然淨化，邪惡的靈魂會突然善良起來？眼中的妖氣也化於無形，是甚麼力量令他如此？

化戾氣為祥和，化骯髒為純潔，化邪惡為善良，有這樣的力量嗎？我佛如來佛法無邊，必也不能，她不解，不明，但實實眞眞，妖眼中的妖氣化去了，遠去的只是秦娥俏俊的臉兒。

是否像啞婆婆隱身在側一樣，昨晚，也有她的守護之神，隱身在側，在保全她的清白？

日月、星辰、時光，在靜悄悄走它的道兒，璀璨的陽光，旭日已成了驕陽，在訴說她的清白，保證她的清白，却解不開這謎團。

忽然間，傳來了雜沓的急促的脚步聲，艾芙本能地一縮身，殿角坍塌處，一扇破窗倒下，恰可掩蔽她的嬌小的身軀。

說時遲，一羣人，七個、八個，共是十個人，一湧而入。

「咦！怎麼沒人，莫非被那小子寃了？」

「我是怎麼說來，本就不信，神仙鳳凰豈會在這樣一座破廟中。」

「是太虛宮，不是廟，那小子說的也就是這太虛宮。」

原來這曾幻出太虛幻境的道觀，名叫太虛宮，艾芙更奇怪，這些人敢情是尋她而來，不由心中一怔，探馬赤軍被殺了那麼多兵騎，都以為是她殺的，還有萬戶千戶，受辱受傷，怎肯甘休，這必是追跡而來，哼！

來的必也是探馬赤軍中一等一的高手，而且不下十個之多，她不得不加一分小心，探手入懷，握着鳳凰軟鞭。

只聽有脚步聲在移動，顯然有人分散開去搜尋，近了，有脚步聲走近了，艾芙已把軟鞭撤在手中，若是敗露，以少敵衆，當然先下手為強。

不料走近的脚步聲，並未停留，那人只是隨便望了望，便又走過去了。

原來她藏身之處，不過兩塊倒塌下來的破窗斜倚在墻角，其實一眼便可看出是否有人藏匿，却因艾芙一來身型小巧，二來適才趺坐在地，沾染了滿身灰塵，是以即使有衣衫顯露在外，也有了偽裝，是以被忽略了。

「罷了。」只聽有人說道：「殿中是否有人，一眼便可看清，何況那神仙鳳凰若眞在此，倒會藏匿，看來眞是被那小子寃了。」

「若是請不回神仙鳳凰，咱們怎生回覆夏王？」

夏王？艾芙一怔，夏王是誰？啊呀！不錯，這些人那是甚麼探馬赤軍，甚至不是北邊口音，更不是韃子語言，而且，分明尋她不是為敵為仇。

當眞，她火鳳凰連韃子的千軍萬馬也不怕，為甚麼要藏匿。

她探頭一瞧，幾乎啊了一聲，其中五人，竟是丹鳳五傑，另五人中，其中一個很有威儀，顯然是頭兒。

只見那丹鳳五傑也同是一怔，古天雷道：「夏王，誰是夏王？」

那甚有威儀的人，捋髯笑道：「當眞，還忘了告訴你哥兒五人，當今天下羣雄並起，劉福通韓林兒據有黃河及江淮，那韓林兒自稱是宋徽宗的八世孫，故稱帝汴梁、國號宋、張士誠本據高郵國號大周，現已移都平江，自稱吳王，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我等主公的明玉珍，據有隨州之地，並已得臨近州縣歸附，兵強將廣，當年匡胤爺黃袍加身，便得衆將擁立，是以我等仿效故事，亦擁立主公稱帝，國號夏，是爲夏王。」

古天雷道：「怎生未見詔告天下？」

那人肅容道：「主公大智、大仁、大勇，你哥兒五人自所深知……」

只見那田舍郎拱手道：「主公聖明神武，智勇雙全，又何必問。」

那人緩緩掃了五人一眼，艾芙却在心裡哼了一聲，想起那日三聖之言，心道：「不怪師傅說：都不過是些烟塵，難成氣候了，幅員不過數縣，烏合之衆不過數萬，便成王稱帝，看來這明玉珍亦不能成大事。」

「聖明神武，好一個智勇雙全。」

那人道：「你們可知我一日夜强行五百里，飛馬趕來，所爲何事？」

「迎接神仙鳳凰。」

「正是，那新野縣相距隨州，不過三百里，先朝劉皇叔三顧草廬於卧龍崗，各位自也耳熟能詳。」

艾芙聽說爲迎接她而來，倒不由一怔，隨又奇怪，怎麼說起故事來了？

丹鳳五傑中的五弟，看來眞智慧遠勝衆人，只見他微微含笑，道：「將軍是要說那諸葛孔明，未出隆中，已三分天下吧。」

「正是，主公讚你智慧過人，果然不錯，那諸葛孔明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而有天下。當年北讓曹操佔天時，東讓孫權佔地利，孔明爲皇叔議謀，西取益州佔人和。」

那少年喊了一聲好，道：「那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以爭衡，孫權的東吳已歷三世，兵强國富，兼有長江之險，可以爲援而不可爭鋒，西蜀險塞，進可攻而退可守，又豈僅佔人和。」

田舍郎也接口道：「何況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原不如人和，主公早有計謀，否則亦不會派我等入川了。」

那人難怪大有威儀，敢情還是一位將軍，只聽他說道：「主公借重五位，不在蜀，而在隴，常言得隴望蜀，主公却反其道而行，得蜀望隴，先取西蜀，而後取隴。」

那少年掀眉道：「武王代無道之紂，正是由渭水順流而下，兵出潼關，秦始皇併呑六國，一統天下，亦即以關中爲基地，漢高祖與西楚霸王相約：先入咸陽爲皇上，王氣在陝，古來有天下者，必先有陝中，我明白了，主公要得蜀取隴後，然後稱帝，詔告天下。」

「正是如此，」那將軍道：「主公運籌帷幄，取西蜀已智珠在握，得你等丹鳳五傑相助，將來取陝東南，可說易如反掌，唯獨那隴西之地，正慮有太白之阻……」

繼又道：「而今却得神仙鳳凰一人一鞭，便已夷平太白山，火焚逍遙宮，陝中障礙已盡除……」

那將軍與高采烈，道：「各位想想，火鳳凰跺跺脚西蜀亂顫，羣雄盡低頭，獨闖特穆爾大營之事，更傳遐邇，而今連韃子的大軍亦兩番鎩羽於太白山，亦被其夷平了，若得其相助來歸，那就別說蜀與隴了，將來取天下亦如拾芥。」

河洛情俠眉梢兒一挑，說道：「若我猜的不差，夏王必還聽說：這火鳳凰……而今該稱神仙鳳凰了，宛若嫦娥來月殿，恰似仙姬下瑤台，美絕人寰。」

古天雷沉聲一聲，那少年長嘆一聲，艾芙却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只見那將軍呵呵一笑，道：「這也正是我日夜兼程，飛馬前來之故，五位務必要盡其所能迎得鳳凰歸，夏王必然重賞有加。」

若是平時往日，鳳凰鞭倒必然早先出手了，但今日今時，更大的煩惱羞怒正滿心頭，那還有暇去惱怒這兩人，摸了塊瓦片，抖手向神台一面打出，趁那殿中衆人急轉頭，她脚尖在墻上一點，身子兒已平飛竄出，脚點地，只一爻，已打從那斷垣中飛掠而出，眨眨眼，已到了山下。

想來想去，還是那該死的賊霍爾可惡，還有啞婆婆，也許愛子情深，以致少了見識，悔不該穿上了霍爾爲她縫製的霓裳羽衣，否則，這嫦娥來月殿，仙姬下瑤台的詞兒，就不會編造出來加在她身上，隨着她的名頭兒越來越大，越來越响，傳遍了天下，以致引來這麼多孽障，憑添這麼多厄難險阻。

除了霍爾情痴，百計千方，變着花樣兒來討好，苦纏不休外，還是那文匡宋最令她，也眞令她感動，無時無刻，不在暗中保護她，甚至爲她受了傷，若不是機緣巧合，也許性命兒亦不保。

她一些兒也不自覺，想到文匡宋，從不識溫柔的艾芙，心下却是起了一縷柔情，想到一直鄙視人家，當她是怯小子，愧歉便上心頭，誰又敎他掩飾了本來面目，掩飾起他的至聖情痴呢？

而今，可了不得，逍遙公子而外

，又多了一個夏王明玉珍，呸！

她狠狠地呸了一口，當眞怒火三千丈，還道那明玉珍是抗元義士，敢情不過是妄想成則爲王的草寇，倒悔不該那晚暗助丹鳳五傑。

多大一個隨州，又霸佔得多少州縣，竟已迫不及待稱王稱帝，竟連國旗也有了，而今……而今……

只恨得她牙癢癢，竟然妄想利用相助，替他打天下外，竟還……竟還……敢情也是一個癩蝦蟆。

且放過一邊，早晚非敎訓這殺千刀的夏王不可。

在她駡人的詞彙中，殺千刀自是最狠，最惡毒的了，當然也是有區別的，她駡痴和尚殺千刀，倒不會眞殺，這個賊夏王可大是不同，只待多早晚撞到她手裡，哼！烏合之衆，不信倒森嚴過特穆爾的大營。

她恨起上來，抓一把汚泥往臉上一抹，但不行，得找衣衫更換過。就近找到個農家，是不告而取，但可不是偸，不過是換，以身上的錦衣換布裳，可便宜了這人家。

她要取一套布裳，那還不易如反掌，更換停當，而今有了敎訓，有了經驗，把汚泥在臉上抹得勻了，面色成了焦黃，可不讓有泥塊留在臉上，小妹子江虹說得不錯，只抹臉，留下雪白嬌嫩的脖子，那是欲蓋彌彰，找到溪邊照影，可不是連她自己也不認識了，本就沒些兒女孩兒家的溫柔，扮起野小子來，眞箇天衣無縫。

現在，問了問衣底的鳳凰軟鞭，走！咬着牙，切着齒的，逍遙公子那淫魔是甚麼樣兒，她可不識，非得找出妖眼秦娥來，昨夜……

她簡直不敢想，只因都是女兒身，她鬆弛了戒備，更天眞地以爲人家無敵意，無惡意，未加防範，以致着了道兒。

若那妖眼秦娥眞就是逍遙公子，她自己知道，但誰會相信她仍是清清白白，若秦娥眞是淫魔，法兒只有一個，用這淫魔的血，來洗潔她的清白。

她從沒有如此刻一般，殺氣騰騰。

她轉回長安，專走大道，人前放慢脚步，秦娥身邊既有那麼多似玉如花的美女，豈能無踪跡可尋，豈能無人見到，又豈會無人談論。

那料她到了長安，聽遍了道上行人的談論，竟無人提及，簡直無影無踪，沒一些兒跡象可尋。

她曾多次故意在人前轉來轉去，這番扮得可眞天衣無縫，從沒人瞧過她多一眼。

看來也不禁駭然，那有鳳來儀的彩樓？那太虛幻境、那美味珍饈？還有，那那……哼！那該死的鮮花之床，怎生眨眨眼，咄嗟之間，就在野嶺荒山中出現在眼前？簡直匪夷所思，難道眞有甚麼妖術？

驀然間，她心上出現了一線亮光，如何沒有，白蓮敎妖言惑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剪個紙人紙馬，就能幻出人馬，若傳言虛妄，怎能蠱得信徒達數十萬衆，難道昨晚所見，皆幻象幻境？

出潼關，過河洛，便是那劉福通、韓林兒哨聚數十萬衆，聲勢最爲浩大的「大宋」明玉珍既派出那將軍來，日夜飛馬五百里，這白蓮敎的聲勢更浩大，陝中豈無黨徒信衆，必然也想網羅她。

她爺爺說得對了，樹大招風，當眞是盛名之累了，未入陝中，丹鳳五傑已慕她之名而來，逍遙公子下太白；明玉珍這夏王派出將軍，五百里飛馬，日夜兼程來迎；好了，若連擁有數十萬衆的白蓮邪敎，亦必得她而甘心，那麼，神州萬里，豈不是處處陷阱，難行寸步。

「你！做甚麼？」

一個蓬頭垢面的姑娘，把一塊糕塞在她手中，衝着她燦然一笑。因爲這姑娘有着又白又整齊的牙齒，眞個是：皓齒排兩行碎玉。

艾芙本能地本要躲開的，因是也就停下步來。

天下大亂，繼蒙古人的高壓暴政之後，而今又處處烽烟，馬亂兵荒，可憐百姓流離顚沛，死溝渠，成餓殍，何處街頭無逃難的饑民。

悲憫油然而生，艾芙心想：這姑娘雖垢面蓬頭，就憑她這副潔白的皓齒，已可知她是綺羅中長大的富貴人家的姑娘，可憐流落街頭異鄉。

她目光銳利，稍加注視，便已看出，這姑娘雖和她一樣垢面，其實面目姣好，且因蓬頭，遮去了小半臉兒，更何況那年頭街頭多丐婦，只有一見令人討厭的，誰還會注意她，便艾芙亦如是，她也發覺不出來。

「吃吧，小哥哥，你一定餓壞了。」

那姑娘說着，牽了她的袖子一下，道：「跟我來，再不走，人家要來趕你了。」

脆生生，話聲兒眞好聽，像出谷黃鸝。

敢情她想着想着，竟在街邊發起呆來，她視而如不見，原來站在一家糕餅店門口。可不是正有個店家對她瞪眼，走向她來。

是了，都以爲她呆在這店門外，望着櫥窗中的糕餅，饞涎欲滴，是以店家要趕走她，這姑娘可憐她。

她不由自主地跟着這姑娘，不料流落街頭的姑娘，有一副好心腸。

轉過街角，有一座小小廟宇，原來是寶鷄夫人祠，顯然已無香火，她挨着那姑娘在蓆上坐下來。

這就是她住宿的地方嗎？石欄隱蔽着門廊，地上鋪着草蓆，蓆雖舊，却乾乾淨淨。

「吃啊。」那姑娘說：「你一定餓壞

了。」

她沒有饞涎欲滴，倒是這姑娘的一雙眼兒，一直瞟着她手中這塊又白又香的糕餅。艾芙大是感動，餓壞了的是這姑娘自己，却將糕餅給了她，即使自幼和瘋和尚瘋在一起，加上她生性活潑，慣於作弄戲耍人，也不忍心了。

艾芙道：「其實我不餓，還是你自己吃罷。」

無限嬌羞，那姑娘始終羞答答，低垂着頭兒，艾芙更肯定這是一個有教養的姑娘，想一想，要克服嬌羞，把糕塞給她手中，那得多大的勇氣，又多好心腸，多少的同情，多大的憐憫。本來拉過她的手兒來，把糕塞還給姑娘手中的，人家可不知道她是女兒身，豈不令人更增羞赧，却尚未放手，艾芙已不由又是一怔。

這姑娘玉指纖纖，好白嫩的一雙手兒，垢面，蓬頭，可大不相稱？

垢面中透出了一抹紅霞，忸怩了一下，接過了，艾芙幾乎忍不住，要坦言相告，不忍心這麼個好心的姑娘難爲情，當眞是爲郎悲憫又羞郎，却因一見那雙手兒，不由分了神。

那姑娘似有所覺，急忙縮回手去，始終沒正眼兒瞧她，而且側身過去。

姑娘說：「那麼，分一半給你，那麼……」

「你要說甚麼？」

「那麼，你看見啦，這糕乾乾淨淨。」

敢情是故意，要她見到，她的纖纖玉手有多乾淨，原來誤會她嫌髒了。

艾芙說：「眞好吃，喂！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從何處流落到長安來？」

「你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小哥哥，騙不了我。」她竟抿着嘴兒，微露潔白的有如編貝的牙兒一笑。

艾芙一怔，甚麼？只道這番扮得天衣無縫，難道有甚麼破綻，不由摸摸臉，那姑娘才是鏡子，一定也眼橫秋水，即使照出她的影兒，也能顯示出來。但却不抬起頭來，在瞧甚麼啊？

那姑娘忍不住，笑出聲來了，道：「我知我的牙兒已瞞不過你，那就不怕你見到我的手兒，但你也別得意，瞧你的鞋兒。」

當眞，在那鎭上，換了一身新，連同鞋兒，今日換上粗衣舊裳，却忘了脚上仍穿着手工精細的新鞋兒。

「好，」艾芙說：「咱們扯平了，我瞞不過你，你也瞞不過我。」

那姑娘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一個女孩兒，若有了幾分姿色，孤身一人，就會引來狂蜂浪蝶，就休想保全你的清白。」

「何況姿色不只幾分，而是國色天香。」艾芙也幾乎忍不住嘆出口氣來，豈僅大有同感，而且無限煩惱，甚至恨得要切齒咬牙。道：「所以，你要找個人來陪伴，在身邊保護你？」

那姑娘道：「我一見你，就對我自己說道……就是他了。」

「我？」艾芙說：「你怎知我能保護你？」

「一者，我們的年齡兒相仿，二來麼，一見你脚上的新鞋兒，就知是喬裝扮，就知是有教養的小哥哥。」

小哥哥，嘿，艾芙心悅，你可叫得眞甜。

道：「若是我自身也無助，也難保呢？」

那姑娘霍地一揚頭，艾芙不是信口說的，字字都像是從牙縫中迸出，皆因不自覺咬緊了牙兒，是以眼也不自覺地仰望雲天，待她驚覺有甚麼奇異的光亮一閃，回過頭來，那姑娘已急忙低下頭去了，說道：「那麼，我幫助你，保護你。」

艾芙不由心頭一樂，那自是苦中之樂，可是笑不出來的，道：「你……」

那姑娘道：「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於苦難，同命的……同命的……」

「你不是說同命的鴛鴦吧？」艾芙把笑隱藏在唇邊。

那姑娘毫不覺得難爲情，道：「至少兩人同心，其利亦可斷金，再說……」

「說苦惱，有個人兒在你身邊，聽你訴說心中的惱和恨。」艾芙說。

「正是，我正是這個意思，你不覺得心中有話兒，有苦無從說，倍增悲苦麼？獨個兒落難異鄉，難道你不覺得飄泊危苦？」

她艾芙當然不覺得，因爲她壓根兒就不是落魄異鄉。但對這姑娘異鄉飄零，油然而生同情，竟對一個陌生的少年徵求相伴相依，何其可悲可憫。若然不同情，不悲憫，還算甚麼俠義，濟困扶危，原是英雄本色。

獨抱影兒眠，背看燈花落，還得時刻提防登徒浪子輕薄，可憐的姑娘。

艾芙道：「好，今而後，我伴着你，你陪着我，走，咱們找棧房去。」忽然想道：「當眞妙極，我爲何回轉長安，不是爲了要找出那妖眼秦娥來，妖眼秦娥不論是否便是逍遙公子，有了這姑娘在身邊，豈不是由明轉暗，不怕妖眼會認出她來，因爲她已不是獨個兒。

那姑娘從暗角裡摸出個包袱來，道：「而今我已不怕投店了，因爲我已不是獨個兒，不怕人家輕薄欺負，小哥哥……」

「你要說甚麼啊？」

「你可是有教養的正人君子。」

「而且還英俊瀟洒，有情又有義。」艾芙道：「走吧，你千找萬找，才找上我，因爲你明知我是的，走近

來些，裝得像小兩口，恩愛的小夫婦。」

艾芙沒瞧她，心想：「她臉兒一定又泛出了一抹紅霞，怪楚楚可憐的。」

那年頭，民不聊生，逃難的，又豈會錦衣繡服，只要有銀子按櫃，店家可不會嫌你衣衫敝舊。那知她正要掏出銀子，只見那店家已搶上來，滿臉堆笑，道：「遵照姑娘吩咐，已準備停當，姑娘請。」

姑娘！當然不是她，她而今是小哥哥，回頭一瞧，只見那姑娘非但臉上未泛紅霞，而且衝着她燦然一笑，只不過僅眼角兒一掃，便又掉過頭去，走上來牽着她的手兒。

她不是要人家姑娘裝的像小兩口，恩愛的小夫妻嗎？這姑娘怎倒在人前反而不羞赧了，人家姑娘不害臊，她倒怕了不成。好哇，就恩恩愛愛，可了不得，那姑娘睨着她，抿着嘴兒一笑、不成話，幾乎要倒入她懷裡來，她得挺起胸兒，加點勁兒，才能支撐那姑娘的身子。

被人見到，羞死人，奇怪，除了店家夥計，沒一個人客。

她吩咐了些甚麼？店家又準備了些甚麼？艾芙不禁大奇，那麼，又被這姑娘騙了，其實早投在這店中，非但無人欺負她，且是店家夥計尊敬的人家，只看面上堆着笑就知道。

哼！原來先前是做戲，博她同情，難道……

已到了一個院中，只見陳設煥然一新，淨椅明窗，象牙床掛紅羅帳，茜紗爲簾，撲面幽香陣陣。

艾芙不是怔，而是大吃一驚，不自覺霍地一縮。

只聽一聲哎唷，怎麼背後軟綿綿地？敢情是撞在人家姑娘懷裡，原來是進門時讓她在前，姑娘退到了她身後。

姑娘摸着胸脯兒，顰着眉兒，道：「你這人，怎生不識得些兒溫柔。」

艾芙已轉過身來，驚得急退一步，却忘了已背向房中，便也退到了房中。驚道：「你你……」

難怪她總不抬起頭兒來，時刻避開她的目光，艾芙一直以爲人家姑娘害臊、羞赧，敢情是怕她認出那雙妖眼。

妖眼秦娥。

快如閃電一般，艾芙撤出鳳凰軟鞭，金鳳凰火一樣紅，心頭怒火三千丈，簡直要從眼裡噴出來。

秦娥啊唷連聲，撫着那突出的胸脯兒，顰蹙着眉兒。

當眞，若然這妖眼秦娥是逍遙公子喬裝扮，這軟綿綿的胸脯兒可是假不來的，再說，昨晚這妖眼秦娥可不曾現身，打從有鳳來儀牌樓到進入那太虛幻境，都未現過身，怎能肯定她即是逍遙公子？

艾芙道：「趁早兒招認了，你是誰，又鬧甚麼玄虛蠱惑，敢有半句虛言，我這鞭梢上的鳳凰，可沒長眼睛。」

當眞，當今天下武功，還有比奇門遁甲更神奇，移形換位更詭絕的麼，那日被這妖眼秦娥制了機先，誤以爲她不會武功，即使練過，也不過是平常走江湖的功夫，這才被她戲耍了，今兒她可存了戒心，眼珠兒一轉，可就有了主意。

「哎唷！」秦娥叫道：「你兇霸霸地幹嗎呀，還道你是個有情又有義的小哥哥，那料瞧不見，你就丟下了我，讓我整夜獨抱枕兒眠，背看燈花落。」

是她，是妖眼秦娥，心裡想甚麼，休想瞞得過她。眞不明白，連先前她裝的可憐相，艾芙不過偶然想起過兩句的詩，也瞞不過她。

且慢，首要第一樁，先得證明她是否是逍遙公子喬裝扮。

「啊呀！」秦娥大叫一聲，身子兒癱軟了，向艾芙懷裡倒來。

原來艾芙打定了主意，再試她一試，脚下倏地一閃，閃電般轉到她身後，左手腕底翻雲，向她胸前抓去。秦娥這番是猜不出？是躲閃不及？還是壓根兒就不打算躲，被艾芙抓個正着，啊呀一聲，痛得一酸軟，倒向艾芙懷裡。

但艾芙早有防備，沉肘一撞，硬生生把秦娥撞得一個踉蹌，眞痛得她妖眼兒裡滚出眼淚來。

爲了証明是否喬裝，艾芙不得不手上用了勁，不錯，那眼淚也不是假裝出來的。

艾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至少先證明了一點，妖眼秦娥，不是逍遙之子，當眞，只怕眞能從這秦娥解開昨晚那太虛幻境之謎。

敵意一消，心中怒火也登時熄滅了，可仍大意不得，秦娥不但詭計多端，蠱惑百出，武功更奇詭。

艾芙道：「給我乖乖坐下了，坐在那椅兒上，你若敢逃跑，我已說過了，我這鞭上的鳳凰，可沒長眼睛。」

秦娥用椅背支撐着身子兒，一歪身坐下啦。眞箇梨花帶雨，那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兒，泪泪地往下流，委委屈屈，怪可憐的。

艾芙目不轉睛，是呀，人不傷心，不委屈，不痛，眼淚如何流得下來，流下來的眼淚，倒把她臉上的污垢沖洗了，露出了本來面目，不僅桃花泛臉，而且像是雨後的桃花，份外嬌艷。

這可是眞而又眞，艾芙的心兒軟了，道：「我，捏痛了你麼？」

她自己當然知道，用勁大了些，妖眼蠱惑，要試出眞假來，用勁不能不大。

秦娥道：「辣手摧花，敢情你是個不解溫柔的小哥哥，不長眼睛的不僅你那鞭兒上的鳳凰，壓根兒你就是個瞎眼鳳凰，不解風情，不識好歹，恩將仇報。」

艾芙一怔，不識好歹？恩將仇

報？言必有故，倏地一揚腕，鳳凰鞭玉帶纏腰，扣回腰上。

秦娥滿眶眼淚，那妖眼也被淹沒了，艾芙豈是淘氣的，上前摟住她道：「來，小哥哥替你揉一揉。」

秦娥紅着臉兒啐了一口，道：「可惜你這小哥哥銀樣蠟槍頭，只能望梅止渴兒。」

任由艾芙替她抹乾臉上的眼淚，就勢把臉湊上去。道：「我知你要審我，要我心甘情願，老老實實說，那就抱着我，親我一下，答你一樁。」

若能解得謎團，又知她實是個女孩兒，何况倚偎在懷中，又那麼嬌俏可愛，好吧！「你可得閉上你那妖眼兒，不准望着我。」

却是艾芙自己閉上了眼睛，飛快親了她一下。

秦娥道：「好吧，現在，問第一樁吧。」

艾芙道：「我已問過了，你還未答我。」

秦娥道：「那可不行，我若能說，敢說，也不用費那麼大的勁，假借你的名兒了，喂，不許放手，摟緊我。」

急於要知道究竟，更要知道她的來歷，於是，任由她倚在懷裡，摟緊她。

「現在，說啊。」

「我不是說了，我若敢說，能說，也就不用假借你的名兒了，否則，若被我師傅知道了，就休想再走出崆峒半步，啊呀……」

「你是說涇河上流，平涼境內的崆峒山？」

秦娥已臉色劇變，那麼，不是虛假，艾芙把她摟得更緊了些，柔聲道：「你師傅眞那麼又兇又惡，不講理麼？別怕，只有你知我知，我絕不洩漏半句。」

「你知道崆峒山？」秦娥的臉色平復了些，眼兒却睜大了。

艾芙道：「崆峒演教，軒轅執弟子之儀，距今已近四千年，黃帝而後，唐堯虞舜，相承相繼，那混沌自然之道，得以發揚，也發揚出中華的古文明來。」

「了不得，」秦娥的眼睛睜得更大了，說：「還知道多少，你小小年紀，怎會知道這些？」

艾芙道：「你忘了我師傅是南郭先生啦，還有那巴鼻雜毛老道，還有醉菩提那瘋和尚，也算是我半個師傅，我怎會不曉得，我師傅自嘲爲南郭先生，亦即是說儒而非儒，非僅道之通於儒者，巴鼻那雜毛老道，亦非旁門左道，並非如張道陵，奉老子李耳爲太上老君而已，而是精研老子的自然之道。那麼，你說，我懂不懂。」

艾芙尚未說出來的是：那晚在鶴鳴山，那道教發源之地，聽那老神仙演道，受益最多，只可惜後來才知道那女子即是妙玄仙姑，那仙翁迄今不知其名其號，不好意思說出來。

秦娥眼中的炯炯亮光，把妖氣一掃而空，但仍有狐疑之色，道：「不說那統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的大道，且說入世之道，你知道多少？」

艾芙心中雪一般亮，明白要知道這秦娥的來歷，得先消除她的顧忌。

她道：「最老，也最近的，莫如渭水垂釣，呂尚扶周，其後有圯橋授書，張子房佐漢，而後三分天下，名成諸葛。不夠麼？還是先說近的，佐秦孝公變法强秦的商鞅，以及後來的申子韓非，便是道之通於法，陰符韜略，有孫武權謀，是道之通於兵……」

秦娥抿着嘴笑，眉兒却揚了，道：「你爲何不說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老二孔丘，是道之通於儒。」

艾芙叫道：「你你……」但她的嘴被堵住了，再也說不出話來，因爲秦娥出其不意，勾着她的脖子，在她嘴上狠狠地親了一下。

但令艾芙奇怪的是，妖眼不妖了，只剩下了淘氣，和水汪汪的笑意。

秦娥道：「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也；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你可知何解？」

艾芙非但不惱，不推開她，反而把秦娥摟得緊了些，道：「天下皆知章，道德經第二章，老子非惡美，惡者定名，只要順天理，人性、自然，便無所謂美與不美，善與不善。我說的是也不是？」

秦娥道：「我親你，就是原諒了你是南郭先生的徒兒，因爲孔老二雖一生僞善，却還寫過窕窈之章，你更是個可愛的，愛煞人的小哥哥。這就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也。」

艾芙懂了嗎？忽然間想到了江虹，那日在岷江道上，初見那小妹子，江虹可只有純眞，只有赤子之心，沒有妖眼，不也冷不防被小妹子摟住親了個嘴去，當眞，順乎天理、人性、自然之美，不是天下皆知的美之爲美，皆知的美，被人爲的禮教、人爲的規範、人爲的概念所束縛，便已不順天理、人性，自然便非美而斯惡也。

艾芙懂了嗎？只不過似有所悟，有所領會，道：「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那淮南子說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已。』因此，全美盡善而不知爲美善，是眞美眞善，知而定名，是斯惡也，斯不善也。」

秦娥從她懷裡笑了起來，她亦不覺，心說：三藏經書千萬卷，豈知無字是禪機，佛曰不可說，可說亦非禪機了，是則，道豈可聞，可見，可言，是道可道，非常道了，那麼，這秦娥的智慧即使未到彼岸，亦已近彼岸了。

「你做甚麼？」

原來，那不是妖眼，她明白了，慚愧，秦娥眼中的奇光，是智慧的亮光。

秦娥在她對面正襟而坐，道：「當

眞毓秀鍾靈，不怪這麼多人爲你顚倒了，那逍遙公子竟爲你捨棄多年建立的基業，匠心巧思，爲你幻出那太虛幻境，舖出那萬花之床，最後一刻，却凜然不敢犯，自慚自愧而退，現在，我才明白了。」

艾芙早跳了起來，道：「你曉得，我只道是夢，是在夢中，那麼眞是那……那淫賊……那麼，你曉得，快告訴我，你又明白甚麼？」

秦娥道：「若不是要告訴你，我也不煞費苦心，把你引來這裡了，其實那逍遙公子原也不易施其計的，怨只怨，你在樂遊原上，對我心生誤會，以致幾乎着了那逍遙公子的道兒。」

艾芙定了定神，那麼，不曾着那淫賊的道兒，那麼自慚自愧而退，她保有她的清白，那麼，最重要的是：眼前這秦娥可證她的清白。

她長長地先舒了一口氣，在那萬花之床上，她似醒未醒時的一幕，又浮現在眼前。道：「那麼，那眞是你了，晨霧縹緲中，你的臉兒、眼兒，漸漸遠去，淡去。」

秦娥點頭道：「是我，既然不用我來保護，你的完美，超絕的靈秀，已自然產生無名的，無窮大，也無形的神異，化罪戾，驅邪惡。」

疑惑滿面的艾芙道：「你說些甚麼啊？」

「怎麼會？」眼裡顯現出來的是一片迷茫，秦娥道：「那逍遙公子不是千方百計要得到你麼？怎會，怎會佇立在你酣然甜睡的花床前……我對我自己說，若是他敢再進一步，我拚死也要保護你，不料……」

秦娥的一雙澄澈了的眼睛轉向她，道：「不料，反而令我驚奇萬分，他竟然悄悄地退去，消失於夜霧中，怎麼會，這是怎麼回事啊？於是，你見到我了，仙樂飄飄，你的眼兒漸漸睜了開來，枝頭的小鳥也開始歌唱。」

「仙樂飄飄？」

「是，仙樂飄飄，一見你那酣然的甜睡，是那麼出奇的安祥，盈耳的天籟，就成了連我也不信的飄飄仙樂，於是，我明白了，是你那聖潔的完美，昇華了邪惡與罪戾，於是，我也默默悄悄的走了。」

艾芙雖仍不明白，却聯想到芙蓉城那城墻之夜，她已被那賊霍爾閉了穴道，却絲毫無犯，清清白白地把她送回旅社床上。只怕亦是如這秦娥所說。

艾芙道：「但你爲何走啊？」

「因爲你已安然無恙亦無慮，我却不能失去那邪魔。」

艾芙的牙關咬緊了，强抑下心頭怒火，才道：「那你當然已知道這邪魔在何處！」

「就在這裡。」

艾芙跳起來，伸手就拉軟鞭。

秦娥噗嗤一聲笑，說道：「我若是你，就不惱，不生氣，因爲你惱起來，更愛煞人。」

這已不是第一遭，而是無數次聽人家這麼說了，不敢惱，只急得她直跺脚，切齒道：「在那裡？」

秦娥道：「我是說，這象牙床掛紅羅帳，就是逍遙公子爲你備下的，爲了討你歡心，可知人家費了多少苦心。數千年來，帝王多以長安爲家，豈少了象牙床……」

「我要知道那殺千刀的賊在那裏？」

樂得秦娥上氣不接下氣，笑得彎了腰，心想：那逍遙公子若聽到你罵他殺千刀，那會不喜極，樂壞了，直笑得艾芙氣極，又發楞。忽然又望着秦娥不轉眼。

秦娥慌忙搖手道：「你定了眼兒，我就知你在疑心了，而且知道你疑心些甚麼，好吧，我就替你解答出來：那逍遙公子……」

「我要知道，那殺千刀賊在那裡？」

她不明白有何可笑，固執地堅持說。

「但你忘了我們約法三章，這是第二樁。」

秦娥微張着嘴兒，把頭揚了起來。

「但你得閉上那妖眼兒，不准看我。」

艾芙說，飛快地在她嘴上親了一下，又氣又急，可又沒奈何。

其實，妖眼兒再不妖了，變化的是她自己，嫌惡與敵意一旦消除，那妖眼兒就只剩下了笑得詭異。

秦娥道：「在這裡，一個時辰之前，那逍遙公子確實在這裡，但他已奉召去了六盤山。」

「六盤山，」艾芙怔住了，眼也睜大了，道：「不就是與崆峒山遙遙相對。」

「而且是寃家，死對頭。」秦娥眞是對艾芙另眼相看了，瞪着她，說道：「看來，你眞知道不少，小哥哥，你的眼兒一睜，眼珠兒一轉，還有，你可知道，你有一雙時刻變幻的眼睛，把心裡想的秘密以及話兒，都說了出來。嘻嘻，你用眼角兒瞟我也不行，因爲你已說出來了。而且……而且，更撩死人，愛煞人，對啦，還是面對我，可就是不能惱，你一惱起來……」

艾芙切齒咬牙，惱不得，躲也不是，道：「你是說，還是不說？」

「看來，你還是眞知道，你一定聽說過鳩盤婆，逍遙公子就是那鳩盤婆的孽種，從小縱容寵壞了的獨生子。一個時辰之前，那逍遙公子便是奉鳩盤婆之令，回去六盤山了。他一生最怕的，只有兩個半人，鳩盤婆就是其中之一。」

秦娥可注意着艾芙臉色，眼神的變化，見艾芙大吃一驚，就明白艾芙眞知有鳩盤婆，而且必有淵源！

艾芙還是眞知道，因爲鳩盤婆是

啞婆婆、也就是胡姬的師傅。別人不知，甚至天下武林亦無人知，她如何會不曉得，因爲艾芙的一身絕世武功，多半是啞婆婆暗中傳授的。

「這名兒怪怪的，怎會叫鳩盤婆啊？」她好奇，那時她年幼，啞婆婆對她無戒心，說道：「因爲我師傅鳩面枯瘦，又居住在六盤山中，又無人知其名姓，於是就稱她爲鳩盤婆。」

啞婆婆爲何又叫胡姬？是否別有意義？她偶然也想過，自從得知啞婆婆原名胡姬後，她想過，但却未曾深想，也未問過人，只是名兒罷啦，有甚麼意義，現在，她突然有所悟！平涼地近西涼，啞婆婆年輕時月貌花容，精吉木不就爲她神魂顚倒，她師傅南郭先生不也爲她情痴一片，胡姬，只怕眞就是胡人美女之意。

「說啊，你爲何不說下去。」艾芙道：「還有一個半人，又是誰？」

「一個是我師傅，那半個麼，就是不才我。」秦娥揚了一下眉兒：「好吧，既然你連鳩盤婆也知道，我也不再瞞你了，道之通於政，通於兵，通於輿，通於儒，你都知道了，可知道之通於術，混沌初開，一炁渾圓，脈分任督，行之週天，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藏陰陽動靜之機，具造化玄微之理……」

艾芙接口道：「玄之又玄，衆玄之門，進得門來，人與天合，天亦與人合，天人合一，統之唯道。」

這番輪到秦娥來大吃一驚了，艾芙可不是得意，暗叫了聲慚愧。她不過把那晚在鶴鳴山中，聽那老仙翁所演之道，記在心中，說了出來。其實心上何嘗不驚詫，那麼，這秦娥只怕與老仙翁大有淵源？

秦娥怔怔地望着她，說道：「你與崆峒老人可有淵源？」

艾芙何等聰明，道：「那逍遙公子最怕的，就是崆峒老人，亦即你師傅，你是崆峒老人的傳人，是以，那逍遙公子也怕了你幾分，我說的是也不是？我且問你，你可聽說過胡姬之名？」

秦娥喜得心花怒放，道：「天下武林，江湖之上，連知道我師傅名兒的，也絕無僅有，不料你不僅知道，而且已窺我門中的奧秘，道之玄微。」

艾芙道：「你聽說過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流源本一家麼，三教，散之在理也，一家，統之在道也，你可知道我乃三聖傳人，雖尚未入得衆玄之門，這武學上乘的玄微，却也窺得奧秘。看來你從未在江湖中行走，連芙蓉城中有三聖一元大會也不知道。」

妖眼豈僅不妖，且顯得楚楚可憐起來，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整整十五年，休道江湖中行走，連崆峒山脚也沒下過，年年花開花又落，任那春去夏又來，只有一頭猿猴從小兒伴着我，除了師傅外，唯一見過的人，就只有那乾癟醜怪的鳩盤婆了。」

艾芙心道：可憐的秦娥，我還有個愛我疼我的啞婆婆伴我，不時溜去山外市集上逛逛，還有兒時的記憶陪伴我。道：「那麼，你的父母呢？」

秦娥黯然地搖了搖頭，道：「打從我有記憶時起，就只知有師傅，據師傅說，把我抱上山時，我尚在襁褓，連我師傅也不知道我父母是誰，那時兵荒馬亂……」

艾芙不自覺把她摟在懷裡，已明白這秦娥爲何渴望友誼親情，道：「別說了，今兒後，我永永遠遠伴着你，給你做伴兒。」

「你知道我爲何姓秦嗎？只因師傅把我從啼哭的路邊拾起來時，是在秦地，便以秦爲姓了，甚至我尚未呀呀學語，只會啊呵連聲。」

「是以就替你取名秦娥，可憐的秦娥。」

艾芙再不用問了，不問也知道，她師傅既以混沌爲學，習先天之道，這秦娥自幼便以自然爲師，行爲赤子，發乎情，而不會止乎禮。

她受教於南郭先生，自然明性之本善，先生非腐儒，曾爲艾芙說過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故事，也才明白她師傅自嘲爲南郭先生之故。

老子對孔子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音皆已朽矣。」

孔子謂其弟子曰：「今見老子，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其猶龍邪。」

是以，那南郭先生道：儒者，通天地人也，道生天地，生人生萬物，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輕，上浮者爲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爲地，是故不悟道，不習混沌之學，豈能配稱儒。因此，艾芙從小到大，聽聞的並非夫子之道，反而是先天自然之道，就不僅是可憐同情秦娥了，而且從心裡就和秦娥親近起來。

不願秦娥感傷，忙道：「我問你的，你尚未答我。」

「你問甚麼啊？」

「胡姬，」艾芙道：「那鳩盤婆既是除了你師傅外，唯一認識的，就應該知道，鳩盤婆有個女弟子，名叫胡姬。」

秦娥搖了搖頭，道：「鳩盤婆的巢穴在六盤山的地獄門中，和崆峒山相去百數十里，一年中，難得見到她一兩次……」

「你打寒顫？」

「我倒願永不見到她，小時候一見她，我就躲起來，就像見到妖魔鬼怪一樣，第一次一見，被她嚇得暈了過去，就嚇破膽了。」

「鳩面枯瘦，可是奇醜得像鬼怪？」艾芙說。

「來得更像鬼怪，陡然刮起一股妖風，你眼前那麼一黑，她就在你面前了，你要是躲得慢些兒，她一脚就把你踢出八丈遠。」

「哼！她憑甚麼這麼兇，你師傅呢？難道不替你出頭？」

「她就是來找師傅晦氣的，師傅也怕她。」秦娥道：「怕她歪纏。」

艾芙噗嗤一聲，笑道：「可是像你一樣歪纏我，但現在，我可再不怕你那妖眼了。」

秦娥勾着艾芙的脖子，仰着臉兒，閉上眼兒，說：「那就，再……」

一次驚嚇，二次羞赧，三次四次，嘿！艾芙可就豁出去了，在她梨渦上吻了一下，敢情她怡然如醉如痴時，臉色上就出現了紅暈，更如小鳥依人，惹人憐愛，忍不住把臉兒倚偎着她。

艾芙道：「雖然你越扯越遠了，但我要聽，喜歡聽，說啊。」

「那鳩盤婆打不過師傅，打輸了，就回去躲在地獄門中，苦練一年或半載，又跑來，氣勢兇兇地找師傅晦氣，就我記得的，不下十年，不祗十多二十次了。」

「她可是與你師傅，是，崆峒老人有仇。」

「也可說有仇，因她殘暴，濫殺無辜，被師傅禁錮在地獄門中，不准她出六盤山一步，有約在先，除非她打敗了師傅。」

「既然殘暴不仁，爲何不索性把她除去？」

「因爲，」秦娥道：「說起來，鳩盤婆還是我的師叔，因爲她是我師傅的師傅的女兒。」

「地獄門？」艾芙道：「眞怪，怎會有這樣的地名兒？」

秦娥揚眉兒笑，道：「那地方本在黑石峯下黑水潭畔，一個天然山洞，小時候我怕她如鬼怪，就給那地方取了這個名兒，師傅聽了，呵呵大笑，後來也稱她住的地方叫地獄門了。」

艾芙道：「你說十五歲以前，後來呢？」

「不是師傅不許我下山，是被那有如鬼怪的鳩盤婆嚇破了膽，也恨極了她，就咬着牙根，下了狠心，要練成武功，也要一脚踢她八丈遠，後來長大了，莫約兩年前，我不但開始溜下山去，而且壯着膽子，兩次趁師傅不在山中溜去地獄門。」

「當然，你仍不是那鳩盤婆的對手，逃了回來？」

「你猜錯了，那鳩盤婆去找我師傅晦氣一次比一次厲害，當然，我師傅手下留情，但我看得出來，勝她確也不易，我自知絕不是她的敵手，我是溜去了地獄門，可始終不敢溜進山洞。」

艾芙道：「我明白了，你只想出其不意，冷不防踢她一脚，踢她八丈遠。」

却是冷不防被秦娥親了一下，道：「果然人家說得不錯，你眞絕頂聰明，但可惜……」

「那鳩盤婆一定怕了你，躲着不敢出來。噯唷，你爲甚麼擰我？」

秦娥那捨得擰痛她，道：「第一次，我守候了大半日，只有替她服役的幾個女子進出，我再不能忍得饑渴，只得失望而回，第二次，我又溜去，全神貫注在那洞口，不料身後來了人，竟也沒發覺。」

艾芙道：「若我猜得不錯，逍遙公子回來探望他娘，於是，你一口怨氣，就出在他身上了，把他踢了八丈遠？」

秦娥嘻嘻一笑，說道：「小哥哥，你猜錯啦，我把他踢下黑水潭，不過三丈遠。」

秦娥眞把她當作小哥哥了，這也難怪，打從太白山花叢中初相遇，直到如今，他已三易裝束，可全是男兒裝，她個性兒也缺乏了女兒家的溫柔嬌媚，道：「故爾你說：逍遙公子只怕兩個半人，其實該說三個才對，你把他踢下了黑水潭，怎會說半個。」

秦娥忸怩了一下，面上泛出一抹紅霞，道：「因爲……因爲……」

艾芙道：「我明白了，讓我來替你說了吧。他一見你，啊呀！這般美人兒，眞罕見，靈魂兒就飛上了半天，是以，那逍遙公子就只剩下了半個人，你把他踢下黑水潭，便只是勝了半個逍遙公子，啊唷唷！」

這番可眞被秦娥擰痛了。秦娥道：「待他被我刮了個嘴巴子，才知我不是好欺負的，他雖把武功施展開來，却已被我制了機先，但從此以後，我可再不敢溜去了，而且，若師傅不在山中，我就不敢獨留，也才知道，原來天地如斯之大，江湖如斯多姿采，如斯五花八門，於是，我聽到了更多人紛紛傳說：火鳳凰踩踩脚，西蜀亂顫；萬馬千軍中，一人一鞭，獨闖特穆爾大營，兵退三路，那蜀中簡直把她當了神仙鳳凰來供奉……」

「原來……」艾芙說：「啊！原來是這麼回事，於是，火鳳凰在你口中，就成了神仙鳳凰。」

「不是口中，是心兒裡。」秦娥道：「那傳言更無不嘖嘖稱讚！甚麼嫦娥來月殿，美仙姬，下了瑤台……」

艾芙覺得那妖眼兒又出現了，而且，更近，更近了，道：「也許，有人也想被我刮一個嘴巴子！」

秦娥格格一笑，不躲，反而湊了上來，道：「我就對自己說啦，好，倒要會一會這下月殿的嫦娥，不料冤家路窄，才過劍門，就發現了那逍遙公子的踪跡，嘿！可大陣仗，好大的排場，兩美人之外，尚有六艷妃，更有兩婕衛，率領二十個女嬪，簡直不用探聽，已知是聽得傳聞，爲那神仙鳳凰而來，遲遲等到今日才來，原來是要在那九九迷宮魔陣的主宮中，建一座有鳳來儀的牌樓。」

這正是艾芙要知道的，只是把秦娥摟得緊緊些，不敢打岔。

秦娥繼續說道：「一見這神仙鳳凰，有關這淫魔的就不僅是傳聞了。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王俊是個不及第的書生，流落異鄉教書糊口。一天來了金燈門掌管金燈的人，因傷重不治而將金燈交給他保管，沒有說明這是傳授儀式。王俊不知金燈門有一條傳統慣例，掌燈人臨終有權選擇可信賴的人，作爲下一屆掌理金燈的大哥，這大哥就是本門發號施令的人，王俊知道想推辭，後來知道他們因營救張善人沒有大哥的命令不能成行，於是義不容辭接受……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金燈門

治怪病冒充儒醫 暗行動偷襲七醜

床上仰卧着一個臉色略顯蒼白的少年，微閉着雙目，睡意甚濃。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婦人，和一個十七八歲清秀女婢，分守在床側。

王俊心中估算了一下，這少年大約有十四五歲的年紀。

「王媽！少爺醒過沒有？」張伯年口氣中滿是憂慮。

王媽道：「沒有，我一直守在這裏，唉！我把寶生由小帶到十五歲，除了偶而受一點風寒之外，從沒有讓他病過，這一次，想不到病得這樣沉重，要是寶生少爺的病好不了，我也無顏活着見老爺了。」

「這不能怪妳，我這大半輩子，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寶生病勢不能好，那是我們張家祖上無德，怨不得別人。」

王俊雖然未習歧黃之術，但他心中明白，這張公子之病，只是兄弟們佈下登堂入室之計，笑一笑，道：「員外，令郎的病情並不重，只不過是肝火上升太急，直逼玄關，人才暈了過去，吃上兩劑藥，就可以好了。」

張伯年有些驚喜，但又有些不放心的說：「大夫，你！你有把握麼？老朽只此一子……」張員外掩不住父子天性。

「員外，但請放心，在下有把握。」

王俊的鎮靜和堅決口氣，似乎也給了張伯年很大的信心。

那清秀女婢已輕輕揭開紅綾被，取出那少年的左腕。

一個細微如絲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我是六妹黃媚，只要用力按緊他左腕脈穴，他就會發出一些聲音，然後，去開藥單子，你要裝作得神乎其技，要他們對你敬若神明，我們才方便行事。」

聲音細如蛛絲，但王俊却聽得十分清楚。王俊心頭微微震動一下，感覺到金燈門行事的精密、迅速，無怪只有五六個人的力量，却能發揮出莫可匹敵威力，計劃精密，步步搶制先機，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王俊微微頷首示意，緩緩伸出了右手三指，搭上了張公子的脈穴。

他熟讀經書，對簡單的醫理，稍有瞭解，閉目點頭，裝作得維妙維肖。

忽然間，三指微微加力，壓緊了張公子的左腕脈穴。

張公子重重吁一口氣，突然睜開了眼睛。

張伯年心中驚喜，難以自禁，急說道：「寶生，你好了些麼？」

王俊放開了手指，張公子又閉上雙目。

「大夫，犬子睜開過一次眼睛。」

王俊淡然一笑，緩緩說道：「在下開個藥方子，照方子吃上兩劑藥，就可以使病勢消退了。」

「大夫妙手……」

行入書房，張員外親自奉上筆管。

王俊接過筆，心中忽然生出了不安之感，既不通醫理藥道，自然很難開出藥方子。

幸得方昭及時傳音入耳。

王俊振筆疾書，開的却是方昭傳來的藥方子。

張員外派人去抓藥，自己却親自把王俊讓入了二進院子裏的一座跨院裏，又撥來一個伶俐的書童隨侍聽差。應付過張公子的病情，王俊才開始想到血手七醜的事，今夜中只怕要有一場很厲害的搏殺血戰。

金燈門這個奇怪的組合，似是救人除惡爲職志。

這是崇高的組合，忘我的俠義行爲，不求利祿，不求聞達。

但這一次，方昭並未同來，王俊心中雖仍有甚多不解之處，但無人可以探問。

晚餐很豐盛，滿桌佳餚，只有王俊和張伯年兩個人。

酒席之間，張員外告訴王俊，張公子已醒過了兩次，人雖然還未完全清醒過來，但已可要吃要喝。

張伯年說盡了恭維之言，只聽得王俊臉上發燒，暗叫慚愧。

夜幕低垂，張府中燈火輝煌。

王俊急欲要知血手七醜是否改變了今晚的行動，如果沒有改變，他們要如何下手，金燈門中人要如何應付，自己要作些甚麼？

他心中的問題太多，推說力不勝酒，辭席回到了跨院住處。

遣走了隨侍書童，王俊獨對着一盞孤燈，等候進一步消息。

初更過後，仍不見于重、方昭等傳來信息和行動的方法。又等到二更將近時分，才見人影一閃，蕭飛燕突然出現室中。

王俊急急說道：「五妹，血手七醜改變了計劃麼？」

「沒有，七醜是目下江湖中最著名的匪盜之一，他們既經決定的事，不會改變。」

「咱們要如何應付呢？」

蕭飛燕道：「小妹正要來稟告大哥。」

「五妹請說，他們如何行動，咱們如何對付，我應該做些甚麼？」

「本來，不敢驚動到大哥，但小妹知道大哥已存心參與這件事。」

「說下去。」王俊急於想知曉內情了。

蕭飛燕笑一笑，道：「血手七醜已決定三更時分下手，大哥也該準備一下了。」

王俊霍然站起身子，道：「準備甚麼？」

蕭飛燕道：「小妹已替大哥選好了一個地方，大哥在那裏可以看到全盤的事。」

王俊站起身子，道：「天已二更，時已不早，咱們也該準備一下了。」

蕭飛燕道：「大哥，搏殺凶險，大哥只怕是很少見過了。」

王俊搖搖頭，苦笑一下，道：「沒有，從來沒有見過。」

蕭飛燕道：「大哥要沉着一些，七醜武功高强，動手過程，極爲凶險，大哥如是稍有驚慌，只怕小妹保護不週。」

「我會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我既然無法推辭掉這金燈門的掌燈大哥之位，醜媳總得見公婆，總得長些見識才行。」

蕭飛燕呼的一聲，吹熄了書案上的燈，道：「大哥還記得那短劍施用之法吧？」

「記得。」

蕭飛燕道：「大哥，握着那一把短劍，記着施用之法，必要時用它對付敵人。」

一種緊迫密扣的形勢，構成了一種無形的力量，硬把王俊推入了生命的另一層境界。

蕭飛燕伸手扶起了王俊，低聲接道：「大哥，我扶你走吧！」

「不！」王俊搖搖頭。「我自己會走！」

蕭飛燕道：「小妹帶路了。」

那是正廳，前面的大院落，靠東方一角處，早已安排了一張大椅。

「大哥，坐上去，我會隨時守護在你的身側。」

王俊嗯了一聲，未再多言。

他心中有着太多的話，但一時間，却不知從何說起。

這形勢如虎，自己却已被推上了虎背。

金燈門中的掌門老大，總不能連一番應對的話也不會說。

於是，王俊開始思索應付各種情勢變化的方法和應對之言。

一時間，腦際間紛至沓來，盡都是過去未曾想到過的事。

玄思冥索之中，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忽然間，耳際間響起了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來了，不敎而殺謂之虐，咱們金燈門還有一個規矩，那就是臨事勸人三思，血手七醜雖然是窮兇極惡之徒，但咱們也得勸他幾句。」

王俊呆了一呆，正想問問應該勸他些甚麼才好？

但還未來得及開口，突然間，亮起了一道燈光。

燈光照射着三個全身穿黑衣的人。

王俊無法認出他們是不是血手七醜，但這却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人穿着這樣的衣着。

那是濃黑的對襟密扣黑色勁裝。

三個人並肩而立。

中間一人，四十多些的年紀，個子很瘦小，背上斜插着一把寶劍，留

着一綹稀疏的山羊鬍子。

左面是一個女的，黑帕罩頭，包起了滿頭青絲，身佩雙刀，面目娟秀，看上去，只不過是二十多些。

右首的是一個白面無鬚，二十左右的年紀，猿臂蜂腰，長得十分英俊。

三個人很沉着，在一道强烈的燈光射照之下，一直肅立着不動。

王俊看那燈光，由屋面上直射而下，似乎早已有人在屋面上等候着。

只見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咱們兄弟走南闖北，經歷過不少風浪，見識過不少場面，朋友這麼做法，嚇不住咱們，但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本是一家人，朋友亮個底兒，咱們兄弟總會有一個交代，犯不着爲張百萬這種人賣命。」

顯然，那一陣突然射出的燈光，取位之準，已使得來人有了很高的警覺，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懾。

那不是一般的燈光，而是江湖中人常用的孔明燈，光度强烈，隨意轉動。

一般情形，在燈光照射的局面下，亦必在匣弩、暗器瞄準之下。

王俊等候了片刻，不聞有人接口，才意識到這是掌燈大哥應付的事。

也許，蕭飛燕等都隱藏在附近，但金燈門中，一向對外，都只有掌燈人一人出面。

他雖然早已想過很多種應付辦法，但事到臨頭，仍有着無所措施的感覺。

良久之後，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諸位是……」

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接道：「血手七義，江湖上朋友們，也有叫咱們血手七醜的。」

照江湖一般規矩而言，人家既然報上了姓名，王俊也應該立刻說出自己的身份、來歷才是。

但王俊不知道這些江湖規矩。

不過，他究竟是讀書的人，胸藏經綸，逐漸的恢復了鎮靜之後，擺起了教書先生的架子，嗯了一聲，道：「閣下是……」

這等不按江湖常情的答話，使得來人也有些莫測高深了。

居中人怔了一怔，接道：「在下耿光，在七義中排名第二。」

王俊道：「原來二當家的，你們大當家爲甚麼不來？」

對方口氣咄咄逼人。耿光皺皺眉頭，似想發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道：「大當家有事延誤了一下行程，不過，四更左右必到。」

王俊的每一句話，都不在道上，使得耿光這頭老狐狸，完全無法猜測對方的身份、來歷，所以，一直强忍着胸中的怒火。强烈的孔明燈光，也使得耿光心理上受着很大的威脅。想像之中，四週的暗影中，正有着數十件暗器對準着三人。

輕輕吁一口氣，耿光緩緩說道：「咱們兄弟已亮了字號，閣下可否見告大名呢？」

「王俊。」完全沒有思索，一下報上了自己的姓名。

耿光右手捻着顎下的山羊鬍子，口中一直重複着說道：「王俊，王俊……朋友是……」

這名字太陌生了，耿光迅快的想過了江湖熟知的人物，完全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

經過這一陣對答之後，王俊已逐漸適應，朗朗說道：「咱們不是公門中人，也不是張家的護院武師，但咱們兄弟很巧的趕上來了這件事，張伯年積善之家，冥冥中自有一種護持的力量，盜亦有盜，貴兄弟在江湖上，極具身份，對張家這等積善人家下手，良心何安，天理也難容。」

這完全是一副教訓的口吻，不帶一點江湖口氣。

耿光怔住了，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王兄也是道中人麼？可否給兄弟一點面子，也好讓兄弟有個交代。」

王俊道：「道不同，難相爲謀，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我們遇上了這件事，就不許你們任意肆虐，諸位請回吧！」

耿光完全摸不清王俊的來路，一直忍讓着，希望能探出對方一點口氣。

但王俊完全不着邊際的回答，已使得耿光怒火上衝，冷笑一聲，道：「姓王的，就憑你這幾句話，就叫咱們兄弟退走麼？」

這一下，王俊呆住了，講理說道，他可以應付，但這等硬碰硬的對答，王俊不知如何應對是好了。

耳際間，響起了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你表現得很好，咱們金燈門素來不和江湖同道交往，也沒有什麼規戒，咱們行俠義之方，只要佔着道理就行，好好教訓他們一頓！」

王俊心中暗道：「好好教訓他們一頓容易，但他要是逼我出手，我又如何應付？」

他明白，眼下之人，個個武功高强，自己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實在無法擋人家一拳一掌。

只聽蕭飛燕接道：「大哥，金燈門掌燈大哥，具有無上的權威，也具有着判人生死的大權。」

王俊還沒有完全想明白蕭飛燕話中含意，耿光已等得不耐，厲聲說道：「姓王的，咱們已盡了江湖禮數，朋友，再不給咱們明確的答覆，休怪我們無禮了。」

王俊很希望聽到蕭飛燕的回答，但却很失望，在這重要的關口，蕭飛燕却不知去何處，王俊等候了半晌，仍然不聞一點聲息。

他明白了，蕭飛燕有意把這件事交由他自己處理了。

這是打鴨子上架的事，王俊鎮定了一下心神，緩緩說道：「兩位可是要準備出手麼？」

耿光冷冷說道：「閣下如是不肯答覆咱們什麼，咱們只好掂掂閣下的份量了。」

右手一抬，長劍出鞘，立刻閃起了一片劍花。

在他想像中，拔劍出手，必將會招來了暗器齊發，所以，劍已出鞘，就舞出了一片護身的劍光。

但大出意外的是，不見一枚暗器射來。

這又是一次意外的變化，耿光收住了劍勢，道：「閣下這些措施，十分奇怪，叫人敵友莫辨，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王俊，不忍看你們對一個善良人家，施行搶劫屠殺，我不願輕易出手殺人，最好辦法，就是諸位立刻退出此地。」

耿光道：「咱們血手七義，有一個規矩，決心下手的事，決不中途住手，除非是閣下能使咱們知難而退。」

王俊道：「閣下如何才能知難而退呢？」

耿光哈哈一笑，道：「咱們在江湖走動的人，總不能試作幾篇文章，以分勝負，自然是要以武功分個高下了。」

王俊一皺眉道：「動手相搏？」

耿光道：「不錯……」目光一掠那白面無鬚的英俊少年，接道：「去！老六，會會王大俠，究竟是那一道上的高人？」

那面目英俊的年輕人一抬右腕，抽出了背上的一把長刀，緩緩向前行了五步，左手搭在刀背上，欠身一禮，道：「在下血手七義中老六丁坤，可請王大俠賜教幾招，咱們兄弟如是自知不敵時，自會知難而退。」

王俊目光轉動，不見蕭飛燕存身何處，心中大感不安。

丁坤等候良久，不見有人現身，不禁心頭火起，冷笑一聲道：「姓王的，咱們兄弟可是把你當個人物看待，你閣下這做法，那就不够朋友了。」

王俊伸手摸着短劍，緩緩站起身子，舉步向前行去。

他這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和人動過手，以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面對着手執長刀的江湖巨盜，內心中的驚愕和惶恐，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但他壯着膽子向前行去。

逐漸的，兩個人照了面。

王俊手執短劍，神情木然，看不出是喜是怒。其實，他內心太過緊張，驚急交集，早已經嚇的痳木了。

丁坤望望王俊手中的短劍，一欠身，道：「閣下是王大俠。」

王俊道：「好說，好說。」

他太過緊張，連說話也有些聲音僵直，音調不對。

短劍執在手中，冷冷的站着，神情是一片木然，既未擺出門戶，亦無出手的準備。

丁坤久走江湖，會過不少武林高人，但却從未見一個人，在如此對敵時的神情，是那樣冷漠，是那樣木然。

似乎是根本沒有把自己放在眼中。

王俊道：「你當眞要動手麼？」

丁坤實在無法估透王俊，心中也有些發毛，重重咳了一聲，道：「不錯，王大俠，請賜教。」

王俊道：「你會死……」

死字出口，突然由身後飛起了一道寒光，經天長虹一般，直對丁坤捲了過去。

這一擊，快迅、凌厲，突然而至。

丁坤揮刀上封化起了一片寒雲似的刀芒。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了過來，緊接是一聲震耳的慘叫。

白光斂收，場中的景物，又恢復了沉寂。

那飛來的光擊斃了丁坤之後，又疾如流星一般，隱入了暗角之中。

只見丁坤倒在地上的身軀，突然冒出來一股鮮血，整個的身軀，裂成了兩半。

原來，那飛來的白光，一擊之下，竟然把丁坤活活劈成了兩半。

只因行動太快，丁坤的屍體倒下去之後，才湧出鮮血。

耿光和那黑衣女子全都楞在當地，望着丁坤的屍體，呆呆的出神。

但更震驚的是王俊，他一生中從沒有見過這樣悽慘的場合，從沒見過一個人，被人生劈成了兩半。

心中暗暗的忖道：這是什麼人呢？是蕭飛燕？還是其他的人？

良久之後，耿光才緩緩把目光注視到王俊的臉上，道：「什麼人出的手？」

王俊吁了一口氣，道：「用不着什麼人出手，要報仇找我姓王的就是。」

耿光回顧了那黑衣少女一眼，低聲道：「七妹，咱們走吧！」

說走就走，轉身一躍，人已到一丈開外。

那黑衣少女緊隨身後，疾躍而去。

望着那兩個遠去的背影，王俊有些茫然無措。

耳際間又響起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你在想什麼？」

王俊冷冷一笑，道：「我在想血手七醜，和咱們金燈門——」

蕭飛燕緩步行了過來，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在瓶中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彈在屍體之上。

片刻之後，一具巨大的屍體，化成一灘清水。

蕭飛燕合上瓶塞，接道：「大哥，這是另一種生活的境界，是不是有些

不大習慣。」

王俊冷聲道：「血手七醜，當眞是很壞的人麼？」

蕭飛燕道：「千眞萬確，他們殺人越貨，積惡無數。」

王俊說道：「哦！這麼說來，他們是該死了？」

蕭飛燕道：「是！血手七醜中，人人都滿手血腥，死有餘辜。」

王俊道：「五妹，咱們金燈門又是個什麼樣的組合呢？」

蕭飛燕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只求心之所安，不求聞達於世。」

王俊點點頭，說道：「剛才是妳出手殺了他？」

蕭飛燕搖搖頭，道：「不是。」

王俊道：「那是什麼人？」

蕭飛燕道：「大哥，這件事慢慢你就會知道了。」

王俊仰首望天，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快的一劍，像一道閃光似的，一閃之間，人就橫死倒地。」

蕭飛燕道：「金燈門中的老大，有着無比的權威，只要他判定一個人死亡時，那人决不會活下去。」

王俊說道：「我愈來愈有一種奇怪的感受了。」

蕭飛燕道：「什麼感受？」

王俊道：「事實上，金燈門並不需要我這樣一個大哥，我沒有一點幫助你們的能力，反而成了累贅，要你們分出了很多的精神來保護我。」

蕭飛燕道：「你對金燈門還未完全瞭解，等你完全明白了後，你就會知道掌門大哥的重要。」

王俊沉思了一陣，道：「五妹，我這個大哥說的話，眞能算數？」

蕭飛燕道：「只要不違背金燈門的傳統、規戒，掌燈大哥的話，自然是金科玉律，人人都會遵從。」

王俊道：「這只是一種道義上的束縛，事實上，我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並沒有約束你們的能力。」

「對接掌金燈門的大哥，我們都是由衷的敬服，你不用太過謙遜了。」蕭飛燕一直很小心的解釋着。

王俊道：「五妹，我想見見金燈門所有的人。」

蕭飛燕道：「金燈門雖然是一個組合，但並不龐大，咱們一共只有六個人，除了掌燈大哥外，還有五個兄弟，二哥、三哥，和我，你都很熟悉了，只有四哥、六妹，你還不很熟，此間事了之後，我們會爲新的掌門大哥舉行一次接掌金燈門的宴會，那時四哥、六妹，都會趕到赴會，大哥到時就可以仔細的看看他們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五妹，他們都很忙麼？」

蕭飛燕道：「是！」

王俊道：「妳好像不太忙？」

蕭飛燕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件主要工作，小妹的主要工作，就是保護大哥的安全。」

王俊道：「于重、方昭呢？」

蕭飛燕道：「二哥、三哥，都已經離開了這裏。」

王俊怔了一怔，道：「他們走了？」

蕭飛燕抬頭望望天色道：「血手七醜只現身一個耿老二，帶着老六、老七，三個人，還有老大，帶着另外三個人沒有現身。」

王俊雖然讀了一肚子詩書，但他對這等江湖中事情，却是知曉不多。沉吟了一陣，道：「于、方二位賢弟，追他們去了？」

蕭飛燕道：「是的！血手七醜，不但心狠手辣，一向作案，不留活口，而且還狡猾無比，二哥怕他們要出花招，追踪偵察去了。」

王俊道：「目下這張百萬的府中，只有四弟，妳和六妹！」

蕭飛燕道：「四哥也出動了，實際上，留在這府中的只有我和六妹。」

王俊心中一動，道：「那剛才出手殺死丁坤的，是六妹黃媚？」

蕭飛燕道：「大哥心中仍是有很多懷疑，小妹似是不能再有什麼隱藏了。」

王俊笑一笑，道：「五妹，不瞞你說，我心中確有很多疑問，我雖然是金燈門中的掌燈大哥，但我對金燈門中的事，却是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希望能對本門中人，知道的多一些。」

蕭飛燕沉吟了一陣，道：「大哥，剛才那揮劍一擊，六妹已用盡了生平之力，目下人仍然在坐息之中，咱們的人手太少，力量太薄弱，不能讓對方瞭解了咱們的實力，所以，六妹一擊成功之後，就立刻退了回去。」

王俊道：「她現在甚麼地方？」

蕭飛燕道：「現在室中坐息。」

王俊道：「我可否見見她？」

蕭飛燕道：「大哥，如是一定要見，自然是可以見了，不過，現在最好是不要見。」

王俊道：「爲什麼？」

蕭飛燕低聲道：「因爲，她正在暗處坐息，療傷，何況，那耿老二是否眞的已經走了，咱們還無法料定。」

王俊半信半疑道：「怎麼？他們難道還沒有走麼？」

蕭飛燕道：「很可能，江湖上的險惡狡詐，不是大哥這等讀書人所能瞭解的。」

王俊道：「五妹，還要多少時間，我才能對金燈門全部瞭解？」

蕭飛燕道：「很快的，大哥！就是這三五天的時間，此間事完之後，我們會安排一個很隆重的場面，五個弟妹會參拜大哥，那時，大哥心中有什麼疑問，都可以當面提出來了，我想，大哥都可以得到一個圓滿的回答。」

王俊沒有再問，但內心之中的疑問，却是愈來愈多。

蕭飛燕帶着王俊，又回到原來的暗角，低聲道：「你坐一會，小妹四下去巡視一下，很快回來。」

王俊點點頭，蕭飛燕飛身而起，一掠兩丈多遠，再一躍，消失不見。

大約過了頓飯工夫左右，蕭飛燕却突然由王俊背後的大廳中行了出來。

輕輕吁了一口氣，蕭飛燕滿臉歡愉之色說道：「大哥，血手七醜已經出門而去，六妹那一劍，似是已經發揮了震懾敵勢的力量。」

王俊哦了一聲，道：「二弟、三弟呢？」

蕭飛燕道：「二哥、三哥，還未回來，消息是由四哥帶回來的。」

王俊道：「現在，我應該如何？」

蕭飛燕笑道：「大哥，這一次的事情辦得很好，咱們殺了七醜中的丁坤，竟然沒有驚動到張府中人，大哥可以請回房中，好好睡一覺，明天，你還得應付張員外酬恩宴會。」

王俊道：「酬恩宴會？我對他們有什麼恩？」

王俊從沒有應付過這樣的場面，精神上的緊張，使整個人有如一張拉滿的弓，此刻聞得血手七醜完全離去，緊張的精神，頓然間鬆懈下來。

只覺一陣倦意襲了上來。

蕭飛燕突然伸出手來，扶住王俊，行入了卧室之中。

由於濃重的睡意，使得王俊很快的睡熟了過去。

醒來已經是日升三竿的時分。

但見陽光滿窗，室外傳來了吵雜的人聲。

只聽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王大夫還未醒來，我看咱們別驚擾了他，等一會再來。」

那聲音很陌生，王俊雖然聽得很清楚，但却不知是什麼人。

蕭飛燕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夫人說的是，王大夫急急趕來，一路風霜，確是很辛苦，讓他多睡一會也好。」

張員外的聲音接道：「我說，燕姑娘！王大夫在大年下，趕路來此爲犬子醫病，單是這份仁慈之心，就叫人感激不盡，咱們在這裏等候一會可矣，又算得什麼？」

蕭飛燕道：「怎好有勞員外。」

張員外道：「不要緊，姑娘別驚動了王大夫，咱們在此坐候片刻就是。」

蕭飛燕道：「既是如此，員外夫人請坐，小女子進去瞧瞧，看大夫醒了沒有。」

張員外道：「姑娘，千萬別驚動他，我們老倆口，反正沒有事……」

蕭飛燕接道：「小女子知道。」

蕭飛燕推門行入卧室。

這時，王俊已悄然下了木榻，正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蕭飛燕緩步行了進來，低聲道：「大哥，張員外帶了一份厚禮，準備奉贈。」

（未完・二）

上文提要：崔振中曾目睹唐郎那夜在花園中的醜態，深恐養虎爲患，遂把他推薦給梁乙匡，梁乙匡看過唐郎的武功後大加讚賞，招攬其進府內，專責修補殘缺不全的武學册子；唐郎被安排在一間隱蔽的石室內工作，最初心神不定，坐了一會，實在無聊，反而專心地鑽研劍譜，廢寢忘餐，這樣過了一天，翌日，唐郎仍是不能自拔地苦思劍譜……



新派湖海恩怨錄

最後的刺殺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悔恨錯失良機　行動猶疑不決

老侯立即推門進來，道：「恭喜十一號！既然成功了，請立即記錄下來，不過却不能有所隱瞞，否則便是犯規！」

說至後來，聲色俱厲。

唐郎道：「這個當然，在下也想炫耀一下！」當下磨墨，把第四招的各個細節都記下，關鍵之處，還繪圖誌之。老侯似亦甚爲高興，取了記錄，便離開了。

第六招又有殘缺，不過所欠較少，是以只用了半天工夫，便將之補好。

眨眼間，唐郎在梁府已十天了，他一共修補了四招劍法，成績十分美滿，但人却十分憔悴，這天是他假日，離開梁府之前，駱常奔還特別叮囑他：「今日早點休息！」

唐郎離開梁府回家，柳青青一見到他便問長問短，聞後喟然道：「你瘦了，莫忘記你進梁府的目的。」

唐郎不耐煩地道：「誰會忘記！只是若不表現一下才華，如何能得梁乙匡信任！」他實在太累，躺在床上便睡着了。也許此處是自己的「家」，他睡得很沉，待他醒來時，柳青青已弄好午飯。

吃飯時，唐郎精神奕奕，頭腦清醒，想到是次投入梁府，不禁輕嘆一聲：「愚兄眞後悔投入梁府！困在地窖內，根本毫無作爲！」

柳青青問道：「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外人麼？」

唐郎心頭一動，道：「也不是完全沒有，有兩個丫頭服伺我。」

柳青青抿嘴一笑，「你早已跟她們混熟了吧？」

唐郎急道：「完全不熟，你不要誤會！」

柳青青「噗嗤」一笑。「你緊張甚麼？爲了達到目的，你應該想盡辦法了解梁府一切，要跟府內的人混熟，萬一有事也多個照應！你道我是醋娘子？」唐郎傻乎乎地笑了笑。柳青青爲他佈菜。「這是你最喜歡吃的麻辣鷄，瞧你，只幹了十天，人便瘦了！」

唐郎看了她幾眼，道：「青妹，你似乎也瘦了。」

柳青青白了他一眼，嗔道：「胡說，難道是思君令人瘦？下午我出去一下，你在家裡睡覺，今晚咱們再好好聚一聚！」唐郎心頭登時一跳，憧憬晚上旖旎風光。

他早上已睡了一覺，如何再睡得着，便索性在廳內練武，這十天來，他每日揣摸的只是劍譜上的那幾招，自己所學的根本未摸過，是以竟有生疏之感，不由吃了一驚。

柳青青去了個多時辰便回來，道：「大哥，今晚咱們出去看戲。」

「看戲？戲棚裡人多，不大方便吧？」

「越是那種地方，越是方便安全。」

唐郎這才明白，問道：「是『如來佛』要見咱們？」

柳青青笑道：「小妹也不太清楚。」唐郎頓覺緊張起來，細算一下限期，所餘不多，若還未能得手，後果實在堪慮。晚飯又十分豐盛，柳青青一縷柔情全放在箇郎身上，不斷爲他佈菜。

唐郎笑道：「愚兄若在家裡十天，恐怕便要變成大肥豬了！」

柳青青「噗嗤」一笑。「那才好，到時看誰會來跟我爭！」唐郎心頭甜蜜，痴痴地望着她，柳青青瞿然一醒，連忙低頭吃飯。「快吃，遲到便不好！」

兩人收拾好一切，同時扣上兵刃，聯袂去看戲。抵達後，雖未開鑼，但戲棚內人頭湧湧，笑聲、叫聲、小孩子的哭聲混在一起，好不吵耳。

唐郎皺皺眉頭，道：「這戲如何看？」柳青青傍着他，不斷轉頭四望，她生得嬌小，四周又都是人，淨看腦袋，那裡找得着人？唐郎低聲道：「咱們往戲台方向找去。」

兩人不斷向前擠，臨至台前，突見有兩個空位，但見上面貼着兩張紙，寫着幾個字：官員之座。旁邊却有一人向他們打眼色，柳青青走過去，將椅上的紙揭開，回頭道：「大哥，咱們坐這裡。」

唐郎但覺那人面龐頗爲眼熟，但此刻不容他細思，便走過去坐在柳青青旁邊那張空椅上。耳畔聞到一個低如蚊吶的聲音：「你倆只顧看戲，不可露出痕跡，說不定梁府也有人來看戲。」

唐郎一聞其聲，方醒起此人便是老白，他是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可見其內功修爲之深，可惜唐郎及柳青青都不能施爲，這又如何交談？

俄頃，台上敲起鼓來，戲棚內的人聲稍低，通道上的行人亦坐回座位上，未幾，跑龍套的便走出場，在台上翻觔斗，不管他們翻得如何好看，但在柳青青和唐郎眼中都不值一哂。

不久，正本戲上場，唐郎又聞老白的聲音在耳畔響起：「你不必心急，須一擊即中，吾等已同意再寬容限期，最後限期是元宵三更。」

唐郎忍不住低聲問道：「假如屆時仍沒有機會呢？」

「屆時若仍沒有機會，只能說明你還未盡力。」老白道：「那可就不能怪咱們了。」

柳青青急問：「爲何不能怪你們？」

「其實你該知道後果，何必多問。」老白忽又輕嘆一聲：「銀子那有這般容易賺到的？能不冒險麼？」

柳青青道：「萬一失敗，對你們也沒有好處，最低限度梁乙匡會有防備。」

「住口！」老白怒道：「這是甚麼地方？你竟然說這種話，事情就是如此，不會改變，也不要再問！」老白的語氣十分嚴峻，又道：「你們現在可以離開，也可以留下來。」

唐郎向柳青青打了個眼色，不料柳青青只當作沒看見，只顧看戲，老白見他倆不走，反而先走了。

柳青青和唐郎直看至幕落才匆匆離開，在路上，唐郎忍不住問道：「爲何咱們不先走，一直窩在那裡，是很危險的。」

「越遲走對咱們越好，戲在高潮中溜走，人家不懷疑？如今已是尾聲，不看也知道結果，提早離場避免擠擁，較不會引起別人懷疑。」

唐郎乾笑一聲，「倒是你細心，我根本沒有看戲。」

柳青青斜乜他一眼，「那你在想甚麼？」

唐郎臉上微微發熱，道：「我在琢磨老白的話。」其實他坐在伊人身旁，一顆心都在她身上。當下兩人回家，柳青青又煮了半鍋湯麵，兩人邊吃邊商量。「大哥，既然他們自動放寬限期，那便不用急於動手。」

唐郎輕嘆一聲：「但這也說明，他們亦知道我不容易找到機會下手，不過你不用擔心，愚兄自會小心處理。」

柳青青急道：「你若要動手，必須事先通知小妹，以便接應。」

唐郎神情一黯，低聲道：「看來沒法預早訂計劃慢慢進行了，甚麼時候有機會，甚麼時候便動手，我若得了手逃出梁府，會在京香樓屋頂掛一塊白毛巾，屆時你便知道。」

「京香樓？咱們家附近那一家，好，我每天都會留意，屆時咱們依舊記號聯絡。」柳青青似乎有意躲避他，吃了湯麵，連碗也不洗便回房。

唐郎有點失望，但回心一想，她到底是女人家，臉皮較薄，雖愛箇郎，但在未有名份之前，豈肯與自己苟且？想至此，心情方平復。

* * *

日子過得很平靜，唐郎每天一至地窖，便沉緬在武學中，以前只知練武，從來未好好地思索一套劍法每一招之來龍去脈，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繫，在地窖內的半個月，儘管他只修補了五招，但得到之收益極大，這點連他自己也估計不到。

這天他爲了思索一招劍法，特別請求老侯，讓他多躭一個時辰才上去，老侯當然一口應允。一個時辰之後，他又修補了一招劍法，上到居所，天色已黑，春紅和秋黃立即問道：「少爺，你要先吃飯，還是先洗澡？」

唐郎中午在地窖內只吃了個饅頭，下午都在練劍，此刻達成了心願，精神鬆弛，猛覺腹如雷鳴，乃不假思索地道：「快把飯端上來。」

春紅把飯菜端上來，比平日多了兩個菜，秋紅道：「這是侯老爺爲了獎勵你，特別吩咐廚師多燒的。」

菜餚十分豐盛，唐郎心情又好，道：「你們也坐下來，一道吃吧！可惜

沒有酒。」

秋黃忙道：「有，奴婢這就去拿。」她去了一刻便回來，又多了一盤餃子，一碟青菜。二人坐下來吃飯，秋黃道：「少爺，你今日心情爲何特別好？」

唐郞笑道：「因爲我今日修補了一招劍法！第一套劍法，我已完成了一本。」

秋黃道：「那就恭喜你了，奴婢敬你一杯，向你道賀。」

「好！」唐郞一口喝乾，不料秋黃一仰首，也將酒乾了，唐郞微微一征，脫口道：「好酒量！」

春紅抿嘴道：「當然啦！秋黃姐一向是海量，咱們這些婢子，數她酒量最好了！奴婢可就不行，少爺萬莫勉强我。」

「我正想跟你乾一杯！」

秋黃道：「這丫頭一向會裝羊，其實她才海量。」春紅那裡肯依，伸手要去擰她，兩人鬧成一團。

唐郞道：「好啦，你不喝便算啦，鬧甚麼？」

春紅坐回椅上，囁嚅地問道：「少爺，你生氣了？」

唐郞見她楚楚可憐，心頭一跳，微笑道：「傻氣，不喝酒乃小事一件，生甚麼氣！快吃飯，吃了飯，我還要洗澡。」當下三人飽餐一番，春紅和秋黃方把殘羹剩飯收拾出去，過了頓飯工夫，兩人又扛着一大盆澡水來，唐郞道：「今日只要春紅服伺。」

秋黃笑道：「那愚姐可得恭喜春紅妹妹……」春紅要打她，秋黃一閃已出房門，順手將門拉上。

唐郞道：「來，待我替你寬衣。」

春紅紅着臉道：「少爺，你沒說錯吧？該由奴婢替你寬衣。」唐郞却不由分說，便將她脫得一絲不掛，春紅雖非處子，但在男子面前不着寸縷，到底羞澀，低垂着頭，敎唐郞費了好些唇舌，方肯與他同浴。

浴後，唐郞又將她抱上床去，春紅低聲道：「少爺，燈……快把燈吹熄。」屋內陷於一片黑暗中，但粗沉的喘息聲却此起彼落。

待一切平靜之後，春紅嬌聲道：「少爺，奴婢才不相信你以前未近過女色。」

「誰說的？只是我眼角較高而已。」唐郞伸手撥弄春紅的秀髮。

春紅受用地蜷縮在他懷內。「那天你不是說不要咱薦枕麼？」

「如今有了感情，自然不同，那天剛相識便親熱，與去青樓買笑有何分別？」

春紅的食指在他額上一戳，「誰相信你的話。」

「如今不信不打緊，以後你自然知道。」唐郞漸漸轉入正題。「這幾天，京師可有甚麼大事發生？」

「沒聽人提過，料沒有事發生，奴婢跟少爺等亦是一樣，咱們也不能隨便出入。」春紅頓了一頓，又道：「外面雖然沒有大事，但過兩天，咱們府內却有大事。」

唐郞訝然問道：「甚麼大事？」

春紅愕然道：「梁大人做五十大壽，你不知道？」

「通常五十壽誕，並不太隆重，他準備大排筵席？」

春紅的食指又戳了他一記。「你這麼聰明，奴婢不相信你想不到。」她壓低聲音，在他耳旁道：「梁大人想籍此機會搜刮一番，他今日是聖上眼前紅人，官場上的人，知他做大壽，還不趕緊送厚禮！不過咱們少不免也有一頓好菜吃，只是亦忙死了。」

唐郞再問：「咱們可以跟他一起喝酒？」

春紅笑嘻嘻地道：「也許少爺有機會，奴婢可不敢指望，嗯，你對此因何感興趣？」唐郞不敢再問，恐露出馬脚，擁着她進入夢鄉。

* * *

次日，唐郞照常下地窖，只是有了心事，沒法集中精神，一連兩天都沒有進展，這天，老侯走下地窖前，突然宣佈：「諸位若有靈感，今晚可以留在地窖內過夜，明天放假，慶祝梁大人五十壽辰。」

那七八個人都載着面具，無人露出表情，誰也不知誰心中想着甚麼。忽聞一人道：「在下想在吃壽酒前才上來，行不行？」

老侯道：「閣下研究武學之精神令人敬佩，但慶祝梁大人壽辰，亦是重要的事，況且你也得注意休息，太過勞累，並無好處。」

那漢子身材高大，性子也頗倔强，道：「在下並非對梁大人不敬，反正我會參加其壽宴，而且在下身體一向很好，不應刁難。」

唐郞忽覺此人聲音十分熟悉，但一時之間又記不起在何處聽過。

只見老侯沉着臉道：「不行，這是梁大人下的命令，誰也不得違抗！如今下去，最遲在二更前便得回房。」那漢子嘴巴噏動，但又把話嚥了下去，默默地走下地窖。

這刹那，唐郞方醒起，心中暗叫一聲：「他就是耶律明的哥哥耶律雄，他怎地在此？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他心中一直在琢磨耶律雄來此的目的，更不能集中精神思索劍法。

次日一早，老侯站在走廊上監視，不讓「思武場」的人離開。至午前，方聽他喚道：「請諸位出來，準備吃午飯。」唐郞趕緊在外袍內扣上軟劍。

梁乙匡在家裡大廳設壽宴，中午宴請的是親朋戚友，晚上則是官場上的人，總算他對「思武場」的人另眼相看，讓他們坐在廳內，下人們只能坐在庭院中了。可是到了大廳外，門口站了四名梁乙匡的貼身護衛，一見人至便把廳門堵住，道：「諸位若身上有武器的，請全部交出來。」

唐郞知道避不開，只好把軟劍解下來，交給其中一位，那漢子姓欒，道：「你出來時再交還你。」

黃華山却質問他：「唐壯士，你明知今日是赴梁大人之壽宴，因何身上還携帶兵刃？」

唐郞不慌不忙地道：「學武的人一向都有携帶兵刃的習慣，何況我又未得到任何通知，謂赴宴不能携帶兵刃，江湖上亦無此規矩。」

黃華山冷冷地道：「這裡官場宦海，不是江湖。」

老侯忙道：「老黃，算啦，是小弟一時忘記交代。」那漢子才倖倖然讓開，讓他們進廳，他們的席位靠近廳門，距離主席有六張桌子。

唐郞心中暗道：「這廝倒仔細，看來這最後一宗生意，絕不容易賺。」主席周圍還站着四位帶刀的護衛，這四人肯定是梁乙匡之死士。

俄頃，到賀之賓客越來越多，外面吹打的也越來越起勁，把壽曲吹得震動耳鼓。

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接着總管駱常奔高聲宣佈：「吉時到。」吹打的把樂曲一轉，像舞台上之主角要出場般，果見梁乙匡在妻妾和護衛簇擁下，自內走了出來。那些親朋不約而同向他祝壽，大廳內吵得像雀巢似的。「思武場」的人也長身祝壽。

梁乙匡身穿大紅吉服，滿臉笑容，不斷跟親友打招呼，紅光滿臉，人生像他如此，夫復何求！難怪他一張嘴都合不攏來。「諸位請坐下，梁某實在當之不起，請諸位好友多喝幾杯。」

一個護衛把酒交給他，梁乙匡舉杯道：「今日賤壽能得諸位不遠而至，小弟深感榮幸，無以爲報，唯望諸位不醉無歸，來，小弟先敬諸位三杯，先飮爲敬。」他一口氣喝了三杯才入席。

衆人齊道：「大人海量，咱們也回敬你三杯。」梁乙匡哈哈大笑，酒到杯乾，好不得意，「請諸位就座。」駱常奔傳令上菜。

菜餚甚爲豐盛，全是山珍海錯，唐郞心想今日最大的收穫便是吃了一頓好菜。待吃飽之後，又有人出來唱曲子助興，鬧至將近黃昏才散席，賓客們也方離開。

唐郞取回軟劍，那姓欒的護衛名喚雙清。「唐壯士，今晚你來時，請別再帶兵刃來赴宴。」

唐郞淡淡地道：「在下既然知道規矩，自然不會再做這種傻事。」衆人返回居所，各自進房。

春紅已在房中，問道：「少爺，你要先洗個澡麼？」唐郞頷首答應，不久，兩個丫頭扛了一盆水進來，服伺唐郞洗澡，「今晚不曉得要弄至何時？」

唐郞笑道：「我也不知道，其實喝這種酒，最是無聊，只是不能不去，否則我寧願在房內睡覺。」

秋黃道：「少爺，你這話千萬別讓人聽見。」唐郞在她屁股捏了一把，秋黃似兔子般跳開，道：「少爺你快找春紅吧。」

外面忽傳來老侯的聲音：「壽宴快開始，請諸位準備。」唐郞不敢再耽誤，連忙拭乾身上水珠，換上一套新淨的衣服。思武場的成員跟中午一樣，隨老侯至大廳外，照例查了一下，衆人便進廳，座位仍在廳門口。

此刻廳內已有少許賓客至，梁乙匡與中午時大不一樣，一早便至廳內親自招呼賀客。未久，崔振中帶着賓客也到了，唐郞坐下首，不顧跟他們打招呼。梁乙匡臉臉俱圓，親自引他入席。

俄頃，賓客越來越多，忽然外面有人呼道：「吏部尚書完顏大人駕到。」

吏部尙書完顏蘇乃梁乙匡之頂頭上司，是以梁乙匡立即拉拉衣襟，道：「快隨我出迎，」不料完顏蘇來得好快，未待思武場成員出迎，已經走了進來，人未到，聲先到。「梁老弟今日是壽星公，千萬不可行禮，亦不必出迎，哈哈，老哥哥先祝你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大人大駕光臨，蓬蓽生輝，下官更是榮幸之至，亦願大人步步高陞，老當益壯。」

言畢，大笑聲中，但見一個高瘦的老漢走了進來，這老漢雖然貌不驚人，但顧盼之間，自有一股威嚴，廳內到賀之官員，不論官職高低，全都長身行禮。

完顏蘇大笑。「免禮免禮，諸位大人似乎弄錯，此是梁府，而非朝廷，請坐請坐。」他背後有位四十不到，臉目死板的漢子緊隨着他。

不知爲何，唐郞一見到他，一對眼睛便再也離不開，但覺此人身上有股濃烈之殺氣，這種殺氣，也只有他這種人方感覺得到，此人是何人？他必是位極爲厲害的人，否則不能有此表現，但奇怪的是他身上因何會有殺氣？難道他來此志不在祝壽，而是殺人？

唐郞心念未了，只見那護衛彎下腰，伸手進靴筒裡摸索，抽出一把匕首來，輕輕推開完顏蘇，一刀向梁乙匡胸膛刺去。

他出手快疾如電，可惜蹲下伸手進靴筒時，已引起梁乙匡身旁幾位貼身護衛的注意，在千鈞一髮之際，將梁乙匡向旁拉開，匕首刺中一位護衛的手臂。

廳內之賀客，直至此時方發覺，心頭均是一緊，而梁乙匡更是驚懼得說不出話來。

說時遲，那時快，完顏蘇的護衛第二刀又向梁乙匡刺去，可惜時機已失，一位護衛已抽出鋼刀，護在梁乙匡的身前，叫道：「大人快退。」

「叮」的一聲响，鋼刀將匕首撥開

，梁乙匡此刻方呼道：「快……快捉拿刺客，你們都上來。」

完顏蘇亦料不到有此變化，驚詫萬狀地道：「盧勝，你……你要造反啦，快給本官退下！」

盧勝一擊不中，再擊又無功，深知今日難以得手，倏地飛起一脚，將一個護衛迫開，向內堂竄去。梁乙匡驚怒交集，喚道：「不許讓他逃脫，活捉到他，重重有賞。」

駱常奔平日雖然十分沉着老練，但此刻亦亂了陣脚，回頭對思武場成員喝道：「你們還不快追！」又下令堵截各個出口，自己亦往後堂衝去。

大廳之內一片混亂，實在是千載難得之機會。唐郎見同伴不是衝向後堂，便是向大門那方奔去，乃急急上前，對梁乙匡道：「梁大人，此處不安全，府內可有萬全之地？待在下護你去那裡躲一躲。」

梁乙匡餘悸未了，了無主意，顫聲道：「內堂有座密室，壯士快護本官去。」唐郎正中下懷，滿口應允，護着他往暗廊走去。

他邊走邊注意四周，隨口問道：「大人密室在何處？可惜在下身上沒有武器。」

「該死！黃華山不該不准你們携帶兵刃，本官若有閃失，便要他好看。」梁乙匡性命要緊，走路似跑，氣喘吁吁地道：「密室在左邊小院裡。」

唐郎轉頭四望，見周圍無人留意，便暗自運功於臂，他軟劍雖不在身，但殺人何需用劍？這刹那，他那裡有時間多想？千載難逢之良機，豈容錯失？殺了梁乙匡，正好趁亂逃離梁府。

他主意打定，立即將右掌提了起來，望着梁乙匡後腦擊去，這一掌直可開碑裂石，十個腦袋也未必挺受得住。

不料，也不知梁乙匡是否命不該絕，就在此刻他向左一拐，唐郎吃了一驚，掌至中途，連忙向左一轉，改印為掃，目標是梁乙匡之太陽穴。

梁乙匡轉得太急，何況他平日養尊處優，跑了這一段路，已經雙脚輕俘，恰好履底踩在一塊小石頭上，脚下一滑，應聲跌倒在地上。

他這一跌不打緊，卻令唐郎那一掌又落了空。梁乙匡在地上喘着氣道：「壯士，還不扶我起來。」

唐郎正想上前一掌結束其狗命，忽聞屋頂上有人哎唷一聲，他大吃一驚，轉頭望去，但見黃華山如大鳥一般飛了過來。

唐郎知道機會已失，立即改變主意，將梁乙匡扶起來，再一左望，驚呼道：「那姓盧的在那裡。」回頭又對黃華山道：「黃兄請保護大人，在下去追那廝。」言畢首先向左面飛射過去。

梁乙匡一顆心怦怦亂跳，扯住黃華山的衣袖，道：「黃兄勿追，快保護本官……重重有賞。」

黃華山聽他稱自己黃兄，微感好笑，但此刻不敢怠慢，急道：「大人先到內堂避一避。」

「誰說去內堂！」梁乙匡突然又放緩語氣，道：「請黃兄護本官去密室暫避。」

「是。」黃華山走了幾步，囁嚅地道：「大人，屬下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梁乙匡斥道：「胡鬧，此刻還說甚麼廢話。」話說出口之後，猛覺此時有求於人，又改口道：「好吧，咱們邊走邊談。」

「適才屬下發覺唐盛似乎欲對大人不利……」

「胡說，甚麼叫發覺？他要對本官不利，為何不一早動手？暗廊上一個人也沒有……」

「大人，屬下在圍墻上見他一掌向您後腦掃去，幸好大人跌倒於地方免於難……至於在暗廊上他為何不動手，屬下可就不清楚了，也許離大廳不遠，那裡人多，他怕行兇之後跑不掉。」

梁乙匡怒道：「你怎不早呼叫。」

黃華山囁嚅地道：「太早呼叫，又恐他狗急跳牆，不顧一切下毒手，嗯，大人，屬下如今便去追他如何？」

梁乙匡瞪了他一眼，斥道：「飯桶！追了唐盛，又來了個盧勝，還有誰來保護老夫？先送本官到密室再說，還有，提防盧勝殺害廳內的賀客，後果可嚴重。」一頓又自言自語地道：「完顏蘇那廝帶盧勝來賀壽，莫非這一切是他弄出來的？須通知駱總管，着他暗中監視完顏匹夫，這才是最重要的。」黃華山只有應是的份兒。

＊　＊　＊

唐郎躍出圍墻外，驚魂稍定，忖道：「未知黃華山那廝有否見到我的動作？他會懷疑我麼？」他雙脚雖快，但腦筋轉得更快。倏地決定再回梁府，他從前面躍回府內，但見到處亂哄哄的。

唐郎故意拉着一位護衛問道：「找到盧勝否？」衆人均搖頭。唐郎即奔回自己居所，悄悄扣上軟劍，又塞了一塊白毛巾進懷內，然後再度趁亂溜出梁府，邊走邊留意四周的動靜，不見有人跟踪，才稍放心。

梁乙匡在京內勢力極大，假如他懷疑自己有不軌行動，則自己若不及時逃離京師，即使脅生雙翅，也飛不出其掌心，是以唐郎畢直的向天香樓跑去，不敢怠慢，躍上屋頂，把白毛巾掛在飛簷上。

他一向細心，仍恐有人跟踪，是以不敢回家，恐防連累了柳青青，乃悄悄在牆角畫了個暗記，然後向西跑去。不料剛穿了兩三條胡同，突見一條高大的人影自屋頂上躍了下來，定睛一望，卻是耶律雄。

唐郎心頭一跳，倏地收腿，瞪着對方，耶律雄冷冷地問道：「你要去何

處？」

唐郎不答反問：「你從何處來？」

「追殺盧勝。」耶律雄說話不肯稍費唇舌。

唐郎同樣性格，話不投機半句多。「正要去追殺盧勝！可有其行踪？」耶律雄搖搖頭，唐郎一躍上屋頂，便向另一個方向馳去，耶律雄望着其去向，沉思一下方離開，却是返回梁府。

唐郎一直向東飛馳，趁城門未曾關閉，跑出城去。他躍上一棵大樹，匿在樹葉叢中，向下探視，四周只有鳥叫聲及風吹葉動聲，這時候唐郎反而安靜了下來。他不斷問自己：是否已暴露了身份？

適才如果自己早點下手，也許已可趁亂逃脫了！唐郎心中十分悔恨，他不禁又暗問自己一句：「我是否老了？」

若在以前，他可能會在暗廊裡便下手，一再拖延，是否因為如今貪生怕死，猶疑不決，以至貽誤良機！忽然柳青青的影子倏地竄入其腦海中，他身子打了個冷顫，心中怪叫一聲：「是因為我心中有了女人！」這個答案十分正確，唐郎禁不住又再打了個冷顫。

四周一片漆黑，城門早已關閉，即使柳青青看到暗記，也不可能出城！他自己暫時是安全了，但柳青青可未必，假如唐郎暴露了身份，梁乙匡在城內找不到他，必會拿柳青青出氣。

一想至此，唐郎心情再也不能平復，可是此刻他根本不能進城，唐郎不愧是唐郎，當他把一切想清想透之後，立即閉目運功調息，心情果然逐漸平復，再不覺得黑夜難過。

當第一道曙光透過樹葉射進來時，唐郎便醒來了，但他仍然端坐着，雙眼注視着路上。

太陽逐漸昇高，路上行人也越來越多，但始終不見柳青青，唐郎又煩躁起來，他不斷勸自己冷靜，但當日頭升至中天，他終於忍不住，又冒險進城。

他是「如來佛」手下最出色的殺手之一，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保護自己，一進城便首先到成衣店買了一套衣服換上。他本來有幾張人皮面具，又有最具殺傷力的袖弩，可惜都放在家裡。

唐郎不敢走大道，只在胡同中穿插，一路平安，可是當他來至天香樓附近，却不見簷上那塊白毛巾，他只道是風大將其刮掉，但當他見昨夜畫在墻上的暗記被人抹掉，心頭便猛地一沉，不過心中還有一絲希望：這可能是柳青青看後，恐引人思疑而抹掉的。

唐郎探頭向巷裡看了一眼，不見有人，猛吸一口氣，向大門走過去，當他來至門前三四尺，忽聞裡面有個人聲：「別等了，那廝不會回來的。」

這是男人的聲音，唐郎吃了一驚，抓住衣襬，輕輕躍上屋頂，伏在瓦上貼耳而聽，又聞黃華山的聲音：「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他沒有理由不回來。」

另一個似是欒雙淸。「我看那小子根本不是甚麼鄉巴佬，他隱瞞身份，証明有圖謀，給您看穿把戲，他還回來作甚？算啦，你要領功，你一個人去領吧，小弟可不跟你爭功了。」

黃華山叫道：「老欒，那小子武功非同小可，小弟一個可不是他敵手，你這一走……」欒雙淸主意已決，未等他將話說畢，便開門走了，黃華山不敢一個人留下來，只好跟着他離開。

唐郎雖目送他倆離去，仍不敢造次，仔細再聽了一陣，不聞屋內有聲響，這才拍開窗子躍進去。他躡手躡脚在屋內走了一遍，沒有柳青青的芳踪，更奇的是連她的兵刃、暗器也不見了，唐郎放在她那裡的包袱也不在，只在樑上找到一張人皮面具。

唐郎心中暗喜：「看來青妹並未落在他們手中，那麼因何她不去找自己？」這是個不易解開的謎團，唐郎心頭突然一跳，連忙匆匆離開。他戴着人皮面具，再也不怕被人認出來，是以大搖大擺地去康和胡同。廢屋內靜悄悄的，不見一人，他遂上前燒香。

當他在敲打火石時，忽聞桌下有點聲響，聲音十分輕，但進他耳朵，却如擂鼓般！他當機立斷，雙脚用力一蹬，身子向後倒飛。

說時遲，那時快，但聞「嘩啦啦」一陣聲響，神枱已碎裂，桌上冒出一個高大的人來，正是耶律雄！俗語稱「不是寃家不聚頭」，唐郎萬料不到耶律雄會在此等自己，可見此人城府十分深沉。

唐郎故作鎮定，喝道：「你是誰？因何躲在此處？」

耶律雄冷笑道：「你面上雖戴了面具，但騙得了別人，却騙不了我的一管鼻子。」唐郎一向自詡鼻子特別敏銳，但想不到耶律雄比自己更勝一籌，估計他是由自己身上之體臭認出來的。

耶律雄一句話未說畢，鋼刀已經劈出三刀，他這把刀跟中原的却不一樣，既長且窄又彎曲，刀法十分凌厲。唐郎連閃三刀，心想身份既已被識破，遂抽出軟劍來，怒道：「難道少爺怕你不成。」

「誰也不用怕誰，各自拿出壓箱本領來吧。」

兩人出招均十分凶猛，眨眼間已鬥了三十多招，一時之間，難分勝負，唐郎忍不住又問道：「你我有仇？」

「殺人雖然有目的，但不一定是為了報仇和金錢。」

「如此你又有何目的？」

「待你倒下時，某家自然會告訴你。」

唐郎怒道：「倒下的可能是你！」他劍法倏地一變，使的却是他在地窖裡修補的那套劍法，以軟劍施展，招式顯得更為詭異，耶律雄一時不能適應，果然連退幾步。

耶律雄的刀法兇猛辛辣，唐郎的劍法更是狠毒，每劍均可置人於死地，逐漸取得了上風。他劍法不成套，大多是散招，隨機應變，十分實用，而且無跡可尋，鬥了五十多招，終於得到一個機會，軟劍貼着對方的劍脊滑下，直削其手腕。

耶律雄大吃一驚，倉惶而退，唐郎似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手臂暴長，手腕一抬，軟劍向其心窩刺去。

這一劍，如毒蛇出洞，十分狠毒，若被其刺中，十個耶律雄也得喪命，他當然知道厲害，忙不迭縮退，同時右手彎過來，欲以劍擋架。

好個唐郎，見招化招，手腕一抖一絞，劍鋒過處，血光迸裂，在耶律雄的右臂上添了一道寸許深的傷口。

這一劍，便令耶律雄沒有再戰之力，唐郎冷笑一聲：「在下不是已說過，倒下的可能是你麼！」再標前一步，抬劍指向耶律雄心房。

耶律雄知道今日若逃不掉，便得死於此處，是故不顧一切往後倒飛。唐郎喝道：「那裡跑！」抱劍躍起，劍尖嘶嘶作響，仍向耶律雄胸膛射去。

好個耶律雄臨危不懼，左袖倏地一拂，纏住軟劍，但聞「嗤」地一聲響，袖管已為軟劍割斷，自內冒出一股白烟來。

這一着大出唐郎之意料，他恐白烟有毒，忙不迭後退，白烟繞殿中，耶律雄已乘機由窗子溜掉。唐郎警覺，躍上屋頂，舉目望去，那裡尚有其踪影？

這一戰，唐郎已經暴露了身份，除非能殺死耶律雄！但唐郎並不焦急，躍落胡同裡，果見石板上有一行血跡，唐郎立即施展輕功追殺。

血跡突然不見，唐郎向兩旁看了幾眼，突然翻進一堵圍墻，他雙脚未曾穩定，已聞一陣金鐵破空之聲，知有人偷襲，不敢怠慢，軟劍一沉，將刀封住，再一擰腰，竄開五尺，抬頭一望，偷襲自己的是位女子，甚是剛健美麗，但其面龐一望即知非我族類。

那女子一刀不中，轉身又攻，唐郎冷哼一聲：「耶律明，你不去爭風呷醋，來此瞎纏作甚？」

那女子果然是耶律明，聞言一怔，收刀問道：「你認得我？」她收刀，唐郎却不收劍，乘機反攻，耶律明的刀比乃兄稍短，但速度更快，不過她却沒有對付軟劍的經驗，「颼」地一聲，軟劍過處，在她左肩上添了一道淺淺的傷口。

唐郎喝道：「令兄在何處？快將他交出來，否則連你也殺了。」

「你休想。」耶律明賈起餘勇，拚命進攻，可是如此一來，破綻及空門更多，幾番差點被對方有機可乘。

唐郎對性命交關之事，絕不會憐香惜玉，正想下殺手，忽聞一聲斷喝：「住手！」但見房內走了一條漢子來，右臂緊紮着紗布，可不正是耶律雄？「唐盛，你苦苦相迫，意欲何為？」

唐郎冷笑道：「苦苦相迫的到底是誰？」他邊說邊走前。

耶律明連忙站在乃兄身前。耶律雄道：「你匿在梁府之內，到底為了甚麼？」

唐郎有意想自他口中了解梁乙匡是否已懷疑自己，是以笑道：「笑話，匿在梁府內的是你，在下可是梁大人親自挑選聘請。」

「你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

唐郎原話奉回。「你騙得了別人，騙不了在下。」

耶律雄道：「咱們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

「好得很！在下進梁府不外是貪他付得起重酧，因為在下準備明年成親，你千里迢迢的來此是為了甚麼？」

「在下來此是為了學習漢人的武功，咱們契丹被女真人滅國，我知道梁乙匡要找人研究武學，便毅然來此學習，以期他日有機會刺殺金主，為國報仇。」耶律雄身負重傷，自忖難敵，不得不說出自己的目的和志願。

但唐郎却不能盡信。「若是如此，你只關心武學上的事已可，因何又伏在神案下偷襲我？」

耶律雄雙頰微微發熱，訕訕地道：「因為我不能讓你殺了梁乙匡。」

「甚麼原因？他於你有恩？」

「若梁乙匡死了，還有誰能讓我安心學習漢人的武功？」耶律雄正容地道：「唐兄弟，你如今立即離開京師，耶律某保証不出賣你。」

唐郎怒極反笑。「你還有能力叫我離開京師麼？」

「有，只需我大叫一聲，你就算脅生雙翅，也飛不出京城，適才我並非要殺你，只想傷你，讓你打消暗殺梁乙匡的主意。」

唐郎吃了一驚，怪笑道：「誰說我要暗殺梁乙匡？」

耶律雄微微一怔，道：「你不是暗殺失手麼？駱常奔已通知咱們搜捕你。」

唐郎正容地道：「那只是誤會，是黃華山誤會我，唉，有時候，小小的誤會也不能解釋。」

耶律雄道：「你不必多說了，趕快離開京師吧。」

唐郎問道：「閣下可知舍妹去了何處？」

「不知道，但中午之前她還未落在梁乙匡手中。」

唐郎略為放心，道：「唐某暫且相信你，希望你好自為之，今日放過你，乃因為你的仇人是金主，咱們漢人也恨不得寢其皮，啖其肉。」

耶律雄嘴角肌肉抽搐了一下，道：「大丈夫言出必行，希望你一路順風！妹子，你拿一套衣服給他換上。」唐郎見襟上有血跡，遂不反對。耶律明雖不願意，但她看來對兄長頗為敬畏，不敢吭一聲，挑了一套乾淨的衣服給唐郎，唐郎想了一下，覺得換了衣服，對己有百利而無一害，便進房更衣。

耶律明望着房門，問道：「大哥，這厮怎地這麼久還不出來？」

耶律雄淡淡地道：「他已由窗子走了，此人眞是個可怕的人。」

「大哥，你武功眞的不如他？」耶律明一直視乃兄如神明。

耶律雄望一望右臂，嘴角的肌肉再抽搐一下，道：「廢話，梁府的高手雖不少，看來只有駱常奔可以制服他！我實在不想與他為敵，說不定有朝一日，他能為我所用。」耶律明一臉不解地望着乃兄，耶律雄却進房去了。

* * *

唐郎離開耶律明家，心頭又是緊張，又有如釋重負之感，柳青青未落在梁乙匡手中，他心頭稍稍寬心，但此刻尚未離開險境，又不得不緊張。

柳青青為何不與自己會合？唐郎始終放不下心，他辨別了一下方向，仗着換了衣服，又有人皮面具遮掩，大着膽子再回家，到了天香樓外，猛地心頭一跳，醒起一件事來——昨天自己在墻上留下的暗記，指明自己向西行，後來因為耶律雄自西而至，是故改向東行，如此當然見不着柳青青。

一想到此，他連家也不回，先找了個地方飽餐一番，飯館裡眼皮最雜，想不到梁乙匡被刺的消息，竟然傳了出來，有的說兇手只是一個，有的說兩個，有的說是一大批人，他們是抗金志士，不一而足。

唐郎也無心再聽，只知道盧勝也未曾落在他們手中便已夠了，城內巡邏的金兵比平日多且嚴，也多了些巡捕，唐郎買了些乾糧，沿西而行，終於在一棟白墻院子外，發覺柳青青留下的暗記，方向正是西邊，唐郎大喜，急急走至西城門。守衛伸手在他身上摸索了一下，摸到他扣在腰上的軟劍，只道是腰帶，便放他走了。

唐郎出了城後，又找到一處暗記，折北而行。再走了四五里路，但見那裡草長樹密，十分隱蔽，但唐郎進內找了一陣，却不見柳青青芳踪。

柳青青肯定在此呆過，但如今又去了何處？看來再度進城找自己的機會甚大，唐郎怕自己再進城，又碰不着柳青青，乃決定在林內守候。他躍上一棵大樹，坐在樹叉上，背靠着樹枝，甚是舒適，昨夜沒睡，今日應該休息一下了。

忽然目光一及，他發現旁邊那棵樹的樹幹上，刻了一隻猴子，猴子的尾巴豎起，唐郎左手在樹幹上一按，身子借力斜飛過去，抬頭一望，上面的樹葉密密麻麻，未能一目了然，乃慢慢攀爬上去。

在最不當眼的地方，有一個包袱，他打開來看看，裡面有兩張人皮面具、一具袖弩、兩把小刀。這些東西恰好是唐郎寄放在柳青青那裡的一半。估計她是恐唐郎遇險，重回京城，留一半在此，一半帶在身上，好細的心思。

唐郎拿着那包東西，一顆心暖洋洋的，腦海裡立即又浮上柳青青的倩影，以前自己實在看錯了她，她實在是個好伴侶。

關心則亂，唐郎一想起柳青青，便又緊張起來，心中不斷暗問自己：「她會遇險麼？這時候進城，帶着那些東西，若被人查到，可就水洗不清了。」

回心一想，又暗暗放心：「她這般聰明仔細，絕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我何須杞人憂天？再說她還有人皮面具可掩人耳目。」他忽憂忽喜，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日落西山，猶不見伊人芳踪，那裡還呆得住？心中暗自決定：「料耶律雄不會食言出賣我，何不趁城門未關進城一探？何況我易過容貌，還有誰認得出我？」

唐郎由樹上躍下，人在半空，無意中抬頭望前，在樹葉縫隙中，見到官道上有兩個黑點，正向這邊走過來，他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是青妹回來了？」

他竄至樹林邊緣，抬頭望出去，那裡還有人影？他等了一陣，不見動靜，便連忙再戴上一張人皮面具，又將小刀及袖弩藏在身上，然後由樹林裡走出去。

晚風徐吹，精神登時一振，唐郎走了二十多丈，突然聽到一個輕微的聲音，連忙轉身，但見左邊草叢中，冒出一個人來。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黃華山，黃華山竟然追到此處，實在大出唐郎意料，他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與此同時，右邊也傳來一個響聲，同樣現出一條漢子來，却是欒雙清。

黃華山冷冷地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唐盛，你還是乖乖跟咱們回去吧！」

唐郎暗吃一驚，實在不知道自己在何處露出破綻，當下故意粗着聲道：「閣下說什麼？在下全然不懂，誰是唐盛？」心內却忖道：「莫非青妹落在他們手中？但即使如此，她亦不會出賣我……」

心念未了，已聞黃華山哈哈笑道：「唐盛，你何必裝蒜？咱們若沒有把握，豈會巴巴趕來此處？」

唐郎冷哼一聲：「無聊！」舉步便走。但前後已為黃華山及欒雙清圍住。「兩位意欲何為？」（未完．五）

上文提要： 十三煞要丘浩去提當日在大山裡其中一人的人頭回來，丘浩不想殺人，於是求助扁鴉，扁鴉着他往秦嶺找一名叫于立的大夫，或許能解其毒，丘浩馬上出發，晚間借宿茅舍時，竟遇上佟家姐妹，交戰中三人中毒昏迷，原來茅舍主人正是厲莫野的舊情人涂玫瑰，涂玫瑰得悉丘浩知道厲莫野的下落，要丘浩帶路，丘浩爲救佟家姐妹，只好把自己找于立的事擱置，跑回老龍洞……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登先足捷妹姐　面一慳緣來遲

吳非吾火大了，他的巴掌揚起來，幸好被巧兒出手攔住了。

巧兒對吳非吾搖搖頭，沒開口。

吳非吾當然明白，巧兒早就對他說過，如今丘浩的武功高不可測，萬一他反抗，不知誰吃虧。

吳非吾的巴掌又收回來，他忿怒的吼道：「你沒有把人頭割下來，你回來幹什麼？」

丘浩道：「吳大叔，我是不得已呀！」

「怎麼說？你打不過他們？」

丘浩道：「我遇見厲大叔的女人了，她叫涂玫瑰，她逼我帶她來抓厲大叔的。」

吳非吾暴踢一脚，丘浩不敢閃躲，歪着屁股挨上了。

「轟！」

丘浩的身子飛起兩丈高，撞到洞壁又跌在地上，只不過丘浩不喊疼，他早就習慣了。

「你個小王八蛋，你把外人帶來老龍嶺呀，老子剝了你的皮。」

巧兒也氣道：「這是什麼地方，就算是厲莫野，他也不能把他的相好弄進來，你小子變成糊塗蛋了。」

丘浩道：「吳大叔，巧兒阿姨，這一點我還知道，我沒有把涂大娘帶來老龍嶺。」

吳非吾道：「涂玫瑰那個毒女人呢？」

丘浩道：「我先把她帶去花大娘那裡住下，這才奔回來找厲大叔的。」

巧兒聞言，氣唬唬的道：「嗨，你這娃兒怎麼這般豬，你自己的命不要了？却爲那個毒女人找相好，你想想，你還有幾天呀！」

「十五天！」

吳非吾叱道：「白白浪費六天，你小子如果不把人頭割一個回來，你就死吧！」

丘浩道：「吳大叔，我可以去見厲大叔嗎？」

突然，附近一聲冷哼，道：「找我？」

是的，厲莫野奔來了。

厲莫野身子一晃便抓住丘浩，沉聲道：「你小子找我幹什麼？」

丘浩心靈一活，便把話說得十分動聽的道：「厲大叔，上刀山下油鍋，我是連命也卯上了，一切都是爲了厲大叔呀！」

「看你小子說的，到底有什麼事找厲大叔？」

丘浩道：「厲大叔，這幾年我發覺和大叔阿姨們住在一起，時常挨揍，尤其是大叔們的火爆，打得我死去活來，後來我仔細想，終於明白了。」

他說此話，便吳非吾也吃驚，這小子學會溜嘴皮子了，變成個小油條了。巧兒覺得這娃兒聽的見的多了，說出話來老江湖。

厲莫野沉吼道：「少耍小嘴皮子，什麼話你快點說，爲我？鬼話！」

丘浩道：「我往山道行，路邊有家住戶，你猜裏面住的是甚麼人？」

「誰？」

「裡面住着涂玫瑰，我的涂大媽呀。」

「那個毒女人？」厲莫野並不高興。

丘浩道：「我在洞中常當出氣筒，原來是這老龍洞中陽氣盛，陰氣衰，阿姨只有三個，大叔却有十來個，阿姨們的大叔又看守得緊，所以厲大叔你們就發脾氣打我一個人出氣，是不是？」

吳非君已火大了：「放你娘的屁！」

丘浩道：「吳大叔，我實話實說呀。」

厲莫野還眞的看了巧兒一眼，他發覺巧兒哈哈笑，厲莫野果然一哆嗦。

吳非吾一把拉過巧兒，沉聲對丘浩道：「小子，你還有十五天，過期你就死在外面吧。」

他拉着巧兒半摟抱，擠擠蹭蹭的往洞中走去了。

厲莫野低沉的自語：「娘的，看一眼也醋。」

他轉面怒視丘浩。

丘浩立刻笑了，笑得帶神秘。

「厲大叔，要我看，涂大媽才是女人味十足的女人吶，那比……」

他回頭看看已走遠的巧兒，又道：「涂大媽一身光溜溜的細皮白肉，身上十分好看又均勻，眞是該胖的胖，該細的細，頭上一根白髮也沒有，那奶子可比巧兒阿姨她們三人大得多，又尖尖的只一動就顫三顫，跳一跳就顫不完，碰一碰又軟綿綿，那小肚子更是滑溜溜，還有……」

「叭！」

厲莫野突然一巴掌，打得丘浩往石壁上撞。

「轟！」

丘浩雖然不痛，但却抗聲，道：「厲大叔，我玩命回來叫你，你怎麼打我！」

厲莫野罵道：「小畜牲，毒玫瑰是我的女人，你敢看她的大奶子，小肚子下面你也敢動呀……我揍你。」

丘浩眞是寃枉。

他原是把話說清楚，只因爲前晚是同涂大娘與涂小蘭三個人赤裸裸的睡在一起，他當然會看見。

涂小蘭是甚麼樣，他也看見了，他以爲涂小蘭雖然年輕得多，比起她娘，那身肉就小一號。

丘浩摸着頭，道：「我是要大叔知道涂大媽長得有多好看，你怎麼打我。」

厲莫野道：「你怎麼會看見衣服裡面的肉？」

丘浩道：「我們睡在一張床，當然會看看摸一下了。」

厲莫野這一回更火了。

他出掌發拳，七拳交替着打向丘浩，却是丘浩這一回有了防備，雙肩晃動，配上八卦步法，厲莫野拳拳落空。

丘浩大叫道：「恩將仇報呀，厲大叔。」

厲莫野收住拳，氣憤的道：「你才多大呀，敢同我的女人一張床，王八，你一根鳥毛也沒有，摸一摸活脫蛹一個，你行嗎？」

丘浩聞聽，不由頓足道：「厲大叔，原來你誤會了，我才幾歲呀，我怎麼會有那種亂攪關係的念頭？只一聽涂大媽年年想你厲大叔，月月苦等厲大叔，日日倚門等你厲大叔，我眞的好尊敬，愛得專一呀，我還會動邪念？厲大叔，涂大媽的女兒涂小蘭也比我大兩歲，我們……唉。」

他一聲嘆，未開口，厲莫野已在搬指算年份：「六、七……十四……唔……小蘭也十四歲了。」

丘浩道：「那天我們三個睡一張床，大伙把衣服脫得精赤光呀。」

厲莫野一瞪眼，吼道：「小蘭也和你們脫光衣服睡？」

丘浩道：「小蘭抱得我喘不出氣呀。」

厲莫野大怒，他拔刀了。

丘浩急搖手，道：「厲大叔，莫誤會，我不妨老實告訴你……」

厲莫野兩把刀分左右，只一橫身，丘浩便知道厲莫野眞的要殺人了。

丘浩急又加解釋，道：「厲大叔，你把我看成甚麼樣的人了？」

厲莫野冷沉的道：「你是個成了精的小惡人，娘的老皮，當初我們就不該調教你。」

丘浩一笑，道：「也是各位大叔阿姨成全，我只有十五天好活了。」

厲莫野道：「你最好馬上死。」

丘浩道：「厲大叔，前夜我被小蘭姐抱得緊，那是她們母女有目的呀。」

「甚麼目的？」

「她們怕我半夜裡偷偷溜了，因爲她們怕我不帶她們來找你厲大叔，才把我衣服脫了壓在涂大娘的枕頭下，又叫小蘭抱住我睡，害得我到天亮時才睡了一會兒，厲大叔，我說的全是實話，不信你去問……」

厲莫野叱道：「問誰？」

丘浩道：「當然是問涂大媽呀。」

「老子不見她。」

「她要見妳呀。」

「在那兒？」

丘浩一看厲莫野的那種表情，心中就明白了。

厲大叔是心動了。

只要厲莫野心動，丘浩便高興。

丘浩嘆了一口氣，道：「厲大叔，我看我是白爲你跑路，白白的浪費三天半的時辰，算了，我去告訴涂大娘，我厲大叔不見她，叫她回去，我還得爲人頭拚命去了。」

他說走就往洞口奔，厲莫野却哈

哈的笑了。

「回來，回來，娃兒，剛才厲大叔不對，不該打你，你回來吧！」

丘浩裝做沒聽見，仍然往洞口走。

厲莫野急了，立刻奔上去，大吼：「娃兒，你個小王八拿翹呀！」

丘浩回頭，道：「厲大叔，你心動了？」

「說，你的涂大媽，她在那兒？」

丘浩道：「厲大叔，涂大媽對你可是眞心的，你怕她毒死你呀？才不會吶，涂大娘毒別的人是眞，她怎麼會毒死她的心上人，厲大叔，你就是她的心上人呀。」

厲莫野叱道：「你懂個屁，毒玫瑰發起火來，六親也不認。」

丘浩道：「厲大叔，你知道涂大媽怎麼知道我會知道你在那兒？」

厲莫野道：「她是怎麼知道的？」

丘浩道：「佟家莊的兩個姑娘要殺我，我頭一招用的是厲大叔敎過我的那招『單鳳朝陽』，嗨，人家涂大媽立刻就認得是厲大叔的刀法，你想想，涂大媽多麼的思念她的心上人呀。」

厲莫野多多少少的有些感動了。

他收起刀，對丘浩道：「好，娃兒，你說動你的厲大叔了，去，咱們去找你的涂大媽。」

丘浩道：「厲大叔，你不後悔？」

「後悔甚麼？」

「後悔去找涂大媽？」

「老子不後悔，走。」

丘浩道：「也不怕涂大媽毒死你？」

厲莫野道：「奶奶的，玫瑰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你厲大叔豁出去了，娃兒，帶路。」

丘浩哈哈笑起來了。

他咬文嚼字的笑道：「是他娘誰說的，食色性也。」

厲莫野叱道：「沒知識，這是孔聖人說的呀，娃兒。」

兩個人奔到老龍洞口，深洞中傳來一股子剛猛的吼聲：「娃兒，你的日子不多了，少管閒事。」

這是吳非吾的聲音，丘浩回頭道：「知道了，吳大叔，我這就出去切人頭。」

厲莫野用牛角對着石縫吹了幾聲，巨石立刻移動個尺半寬縫隙，丘浩當先擠出去，身後面，「咚」的一聲響，厲莫野已向丘浩道：「你涂大媽在那兒？」

丘浩指着東南方道：「烏鴉谷花大媽那兒等你了，我的厲大叔，要不要我陪你去呀。」

厲莫野道：「毒玫瑰也只有躱在花滿天那兒，這兩個婆娘不是省油燈，弄不好就要命。」

丘浩道：「厲大叔這話我不相信，我看那快刀劉對花大娘可親熱吶。」

厲莫野一瞪眼，吼道：「你說快刀劉？那小子在甚麼地方？」

丘浩道：「眼前正在花大娘那兒呀。」

厲莫野叱罵，道：「奶奶的，怎不早說，有個快刀劉也在花大娘那裡，他們……他們昨夜裡……」

丘浩就是這句話聽不懂。

厲莫野怕的是快刀劉對涂大娘不規矩，別以爲他這幾年躱着涂玫瑰，眞心眼裡還是喜歡她，如果涂玫瑰不是毒玫瑰，那麼，厲莫野也不會在老龍洞中對着巧兒「望梅止渴」這麼多年了。

厲莫野不開口，拔腿就往烏鴉谷奔去。

丘浩不知跟着好，還是不跟去的好，就這麼奔了幾十里地那麼遠，他才輕聲的開口：「厲大叔……我……」

厲莫野猛回頭，便也立刻停下來：「操，你跟來幹甚麼？」

丘浩道：「我跟來侍候厲大叔。」

厲莫野叱道：「去！去！去！我這是去會心上人的，用得你侍候甚麼，滾！」

丘浩道：「怎不早說，白跑幾十里。」

厲莫野道：「還以爲你早走了，娘的，你怎不爲你自己打算一下，你還能在這世上活幾天？」

丘浩道：「只有十五天了。」

厲莫野道：「好生珍惜你這半月吧。」

丘浩看看天色，道：「好嘛，我走了，厲大叔，祝你身心愉快，毒大娘變成可愛的涂大娘。」

厲莫野嘿嘿笑道：「眞他娘的標準小惡人口吻，好，厲大叔收下你這幾句賀詞了。」

厲莫野轉身就走，他這一回跑得更快。

厲莫野吃驚，丘浩的輕功不比自己差，光景還高幾分，因爲剛才停下來，丘浩沒有喘氣聲，厲莫野的雙肩卻在聳……那是他在喘氣。

* * *

且不提厲莫野與涂玫瑰、花大娘與快刀劉幾個人的狗皮倒灶事。

再說丘浩想到自己日子不多，小命就快完蛋，他這才急了。

他可並不打算去找個十三惡人的仇家殺了，抱着人頭回老龍洞換解藥。

他一心要去找武關西方的十八盤嶺上的于立老人。

聽扁大夫說，于立的醫術比他還高明，解毒更是最拿手，既然有人可解去他身上三七穿腸毒，又何必去殺人。

丘浩當然也殺過人，河岸邊他殺過三個軍官，只不過那時候他與巧兒阿姨在一起，如果他不出刀，他與巧兒阿姨兩人都得死。

更重要的還是他的年紀小，遇事欠考慮。

他現在雖仍小，但他經過兩次搏

鬥之後，心中便也想得多了，動刀沒有動腦筋更令他愉快。

* * *

丘浩現在不愉快。

一個只能活十五天的人，這個人永遠愉快不起來。

丘浩幾乎是面無表情的往西奔，這一回他奔得比跟在厲莫野後面更快。

眞巧，這天傍晚，他又來到路邊小屋前。

丘浩知道，如今涂大娘不在，涂小蘭在家，今夜在此住一晚，明日一早再趕路，如果自己造化不錯，閻王就不會要命，小鬼就不會來拉他了。

* * *

「砰砰砰！」

丘浩才敲了三聲門，附近的大樹下傳來女子的聲音：「別動，你中毒了。」

這聲音是涂小蘭的，丘浩轉身看，果然涂小蘭走過來了，涂小蘭的手上提着一把刀。

「喲，是你呀，小弟。」

丘浩道：「妳怎麼知道我中毒了？」

涂小蘭指指門板，對丘浩道：「你看你的手。」

丘浩低頭看，左手變顏色了。

他大吃一驚，道：「這門上……」

涂小蘭道：「門窗上塗有毒藥，碰上身就會中毒倒地，你快倒下了。」

她才說出此話，丘浩已搖晃了。

涂小蘭從懷中摸出個小瓷瓶，三粒紅丸立刻塞進丘浩嘴裡面，用脚踢開門，扶着丘浩進去了。

丘浩昏了一陣，便挺直身子眨眨眼。

涂小蘭取過一杯茶，笑道：「小弟，喝了吧。」

丘浩也渴了，張口灌下那杯水，道：「小姐姐，妳們的門窗爲甚麼塗上毒呀？要是妳不在，我可慘了。」

涂小蘭哈哈笑道：「山道上只有我們一個家，我娘又不在，我是去打野味的，老遠就看見你來了，我才匆忙的走回來。」

她指指門窗，又道：「上面塗上毒，就不怕惡人找上門來偷搶了。」

丘浩道：「今日又長了見識。」

涂小蘭把獵來的野味淸洗着，她笑問丘浩，道：「小弟弟，我娘去找我厲大叔，他們見面了嗎？」

丘浩道：「應該見面了。」

涂小蘭道：「怎麼說應該見面了？」

丘浩道：「涂大娘在烏鴉谷等妳厲大叔，我把厲大叔叫出老龍洞，厲大叔就直奔烏鴉谷了。」

涂小蘭很高興，笑道：「小弟呀，你看我厲大叔想不想見我娘？」

「當然想，想得要命。」

「眞的？」

丘浩道：「我怎麼會對妳說謊？」

涂小蘭道：「眞好，希望厲大叔回來，和我們住在一起就好了。」

丘浩道：「我眞奇怪，妳娘那麼漂亮，厲大叔爲甚麼躱在惡人洞中不出來？」

涂小蘭道：「我娘對我說過，官家緝拿十三煞有年了，如今洛陽有個丘閻王，更是加緊的要追拿他們，一個惡人銀子千兩，死活不論，我厲大叔更不敢出洞了。」

丘浩怎知丘閻王丘冠中就是他爹，這兩年，他早把小時候的事忘了十分之九點九。

如果他知道他就是丘閻王的親生兒子，只怕丘浩更加痛苦。

* * *

涂小蘭把兩隻山鷄烤熟了，黃澄澄油吱吱，香味直往鼻子裡鑽。

涂小蘭把一隻山鷄送給丘浩，笑道：「吃吧，你一定早就餓了。」

丘浩道：「不餓是王八蛋，涂小姐姐，你一個人住在這兒不害怕呀？」

涂小蘭笑笑，道：「怕甚麼，別說門窗有毒，就是沒有，我的刀法也不俗呀。」

丘浩道：「妳會刀法？」

涂小蘭道：「閻王刀法，乾爹的刀法我娘知道，是我娘敎我的。」

丘浩這才明白，難怪那晚自己一招甫出，便被涂大娘認出來了。

丘浩啃着山鷄腿，一邊看着涂小蘭，嗨，這涂小蘭的模樣同她娘涂玫瑰可就有些不大一樣了。

涂小蘭長得像朵剛開的花一樣，笑起來花枝亂顫，媚眼一拋盡是愛，那啃着山鷄肉的巧嘴，半抿半張的油得好可愛。

「小弟弟，你看甚麼？」

「我看你好美。」

「你這麼小就知道美呀？」

「當然啦，好看的花誰都會知道美。」

「我像花一樣美？」

「小姐姐比花還美。」

涂小蘭眨眨美眸嘆口氣，道：「唉，可惜我比你還大，要是你比我大上兩歲有多好哇。」

丘浩道：「這不難，再等幾年我就長大了。」

涂小蘭道：「我更大了。」

她忽然發現丘浩面上好黯淡，立刻又問：「小弟呀，你怎麼啦？」

丘浩道：「可是我的命怕是不長久了。」

涂小蘭淺淺一笑，道：「胡說，小惡人變大惡人，大惡人變老惡人，你的命還長得很，你不見，十三惡人多麼會保護他們自己，他們的日子過得愉快極了，而你，小弟呀，你才剛開始。」

丘浩道：「可是，我只有十五天好活了。」

他此言一出，涂小蘭怔住了。

「你……說甚麼？」

「我只有十五天好活了，過了十五天，我就會肚腸寸斷而亡。」

涂小蘭驚呀，道：「難道你服了毒藥？」

她走到丘浩身邊，山鷄肉也不吃了，急又問道：「小弟弟，你服了甚麼毒藥？」

丘浩道：「是我吳大叔騙我服下的，叫做三七斷腸散，服了這三七斷腸散，只有二十一天好活，我已浪費六天了，都是妳娘要我幫她去找厲大叔……才……」

涂小蘭吃驚的道：「怪了，我怎麼不會聽過這種三七斷腸散毒藥？」

丘浩道：「就算妳娘善用毒，也一定解不了這種毒。」

涂小蘭道：「你吳大叔爲甚麼叫你服毒藥？」

丘浩道：「起初不知道，後來我才想通了，他們怕我不成惡人材，不能承襲他們衣鉢，有一天吃裡扒外，所以叫我服了毒，到江湖上殺死一個他們的仇人，抱着人頭走回去，這樣他們才會替我把身上的毒解去。」

涂小蘭搖頭嘆氣，道：「小弟弟，你出來就是爲了要殺一個人頭？」

丘浩心想，這話可不能對她說，因爲她娘與厲大叔一張床，萬一傳入厲大叔耳朵裡，自己去找于立求醫，使黑獄中的扁公公也得受牽連。

緩緩的放下手上吃了一半的山鷄，丘浩道：「我只有這樣才能活命，小姐姐，妳說我不發愁嗎？我都愁得快要發瘋了。」

涂小蘭道：「不如這麼辦，等我娘陪着我乾爹回來之後，叫我娘求求我乾爹，先把你身上中的毒解掉，你看好不好？」

丘浩道：「不可能，我大叔決定的事，老龍洞中是無人反對的。」

涂小蘭道：「小弟弟，你如今打算去殺誰呀？」

丘浩道：「碰上誰，誰倒楣。」

涂小蘭道：「小弟弟，我出個點子，你想想行得通行不通？」

「甚麼叫點子？」

「就是計謀呀。」

丘浩道：「小姐姐，妳說來我琢磨。」

涂小蘭道：「你不必去找他們的仇家，你想想，十三惡的仇家，一定都本事大，你太小了，我以爲你找個武功小的山寇甚麼的殺了，把那人的面孔用刀割爛，再包回去給他們，先騙到解藥再說，如何？」

丘浩猛搖頭，道：「小姐姐，我的那些大叔阿姨們，一個比一個精，他們是不會上當的。」

涂小蘭道：「那可怎麼辦？」

丘浩道：「所以我吃完了就睡覺，精神養好了，明天也許就會碰上一個。」他笑得苦兮兮的又道：「小姐姐，今天夜裡妳不會再抱着我睡在一起了吧？」

涂小蘭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怕我抱你睡覺呀，其實那天夜裡我抱着你睡覺，你睡得好香好甜呀。」

丘浩道：「其實我是不敢動，妳娘就在床邊睡，我怕妳媽誤會呀。」

涂小蘭呵呵又笑，道：「那好，今天我媽不在了，你怎麼動也不會有人誤會你，嘻……」

丘浩瞪眼了。

他在見到涂小蘭的時候，心中就有着疙瘩，今夜如果睡在這裡，怕是涂小姐姐又要摟得他喘不過氣，那時候自己怕又睡不着了。

其實女人都聞不得男人味，就算丘浩還年少，但身上那股子男人味，還挺誘人的，要不，涂小蘭又爲甚麼要抱住他睡覺？

* * *

吃飽了，喝足了，涂小蘭仍然俐落的把一夜吃用收拾乾淨，這才把燈端往睡房裡。

丘浩一看那張床，心中就想到涂大娘，也不知涂大娘同厲大叔二人怎麼樣。

如果情況是一樣，厲大叔一定同吳大叔、呂大叔，甚至尚大叔一樣，抱住女人都像一頭大餓狼。

丘浩不是餓狼，他太小了。

他不但年紀小，他的生理上那小東西也小，所以他不是一隻餓狼，他倒像一頭乖乖的小綿羊，因爲涂小蘭又光溜溜的抱着個光溜溜的丘浩了。

甚麼叫做不自在？丘浩現在就不自在，雖不自在吧，可也糊糊塗塗的過了一夜。

第二天才剛天亮，丘浩就把涂小蘭推開了，丘浩對睡眼模糊的涂小蘭道：「我要走了，我還剩下十四天了。」

涂小蘭道：「可要我幫你？」

丘浩怎會叫涂小蘭幫他，他這不是去殺人，他是去找于立大夫爲他治毒。

「小姐姐，妳別幫我了，替我弄些吃的我帶上，此去不知甚麼地方有飯店，別叫我走在半路餓肚子。」

涂小蘭立刻走下床，想着一夜摟抱的味道，便不由得在丘浩的面頰上吻了一下，笑道：「小弟弟，你等我，我去給你弄吃的。」

她披衣下床進厨房，狠狠的包了一大包吃的塞在丘浩手上，笑道：「夠你三天吃不完，快去吧，找個不太厲害的，出刀要快，切下頭就用油紙包了送回去，這以後，他們就把你當成他們的接班人，唔，你以後在江湖上就是名人了，小弟弟，可千萬別忘了有我這個小姐姐在等你啊。」

丘浩心中想，說的跟唱的一樣好聽，我去當他們的接班人，繼續他們的惡人作風呀，哼，我只要把服的毒解掉，我再也不回老龍洞了。

他心中想着，口裡可不敢說。

他口是心非的道：「小姐姐，妳等我，有一天我在江湖上揚了名又立了萬，回來找妳嫁給我。」

涂小蘭樂歪了嘴的哈哈笑道：「小弟弟，你不但要快快去找個人頭送回去，你也要快快的長高長大，我不會忘記你的話，小姐姐我等着你。」

丘浩揹上包袱便走了，他暗想，妳可別當眞，我如今這麼小，怎能會叫妳等我？

涂小蘭還眞痴，一送送了七八里，若非丘浩叫她回去說了第十七遍，涂小蘭眞想離家。

* * *

丘浩拔開大步奔出武關，他回頭看，那武關城建在兩山之間，進武關，只有過城門。

如今丘浩離開武關繼續往西行，這一天就走了一百地，他找了一個小鎭，路邊就是小飯館。

丘浩身邊帶有吃的，涂小蘭給他包了一大包，三天他也吃不完，他只要小飯館給他空個地方睡一覺。

這個叫不出名字的小鎭，只不過有幾十家人，這兒沒有客棧那樣的有房間，夜裡有客人，大伙擠着睡在一張通炕上，一根長木頭當通枕，木頭縫裡還有臭蟲。

只不過，丘浩跑了一整天，他很累，倒在炕上便呼呼睡着了。

丘浩身上穿的可是在洛陽巧兒爲他置的裝，絲綢花光誘人，叫人一看便知道是那家的大少爺。

巧兒還送了他一把金葉子，在這種小又窮的地方，許多人一輩子也未曾見過金葉子。

睡了一夜，丘浩醒來，發覺這小店夜裡來了不少客人，門外一大隊駱駝，也有幾個販馬的，難怪昨夜他睡到半夜覺得擠得慌。

丘浩要走了，他的時間就是他的命，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丘浩是一寸光陰十寸金也買不到。

只不過他站在掌櫃面前楞住了。

那掌櫃還眞伸手，道：「銀子一錢。」

丘浩一瞪眼，右手在袋裡拔不出來了。

「掌櫃的，我的金葉子……」

「哈，甚麼金葉子？你這小年紀，會有金葉子？」

「有人摸走我的金葉子！」

掌櫃哈哈冷笑，大鬍子一翹，道：「少年人，這種混吃混住的，我見多了。」

丘浩吭聲道：「我混吃？我只住沒有吃呀！」

掌櫃道：「所以我只收你一錢銀子。」

丘浩道：「你們店裡有賊。」

掌櫃忿然戟指丘浩，道：「可惡，混住一宿還誣賴我店是黑店呀，找打不是？」

他這一吼，有個中年山羊鬍漢子，腰裡掛着小皮鞭，笑瞇瞇的走過來，道：「小哥，沒錢是嗎？沒關係，出門在外，難免有困難，這一錢銀子我出，你快走吧。」

丘浩抬頭看，這人對他笑得眞好看。

這人的腰帶上零件也不少，有一件，令丘浩看了心一動，那是一串怪怪的小刀子。

丘浩立刻對那人彎腰一躬，他好像十分痛苦的忽然叫道：「哎喲，我的肚子……」

那人不自覺的雙手去扶丘浩，丘浩藉他這麼一扶，便把身子靠上那人懷裡了。

一邊的掌櫃一瞪眼，叱道：「娘的！人家幫你，你還想賴着人家呀！」

那人對掌櫃道：「你別吼，小孩子嘛！」

丘浩直起身來，他退了一大步，對掌櫃道：「你吼甚麼，我會不給你銀子？吹，找我。」

他伸手入小包袱裏猛一抓，嗨，一把金葉子露出來了，光閃閃，黃澄澄，好不令人眼發紅。

掌櫃的眼更直了。

丘浩拿出一個對掌櫃道：「找回我多少銀子呀？」

他把餘下的金葉子塞入腰包，指了指，笑道：「有人說甚麼關公面前耍大刀，嗨，眞叫丟人啊！」

山羊鬍子中年人楞然不動了。

他手在動，手在腰上用力摸，面上的表情可就甭提多不自然了。

掌櫃對丘浩不一樣了。

「少爺，這金葉子我找不開，就算這小鎭上的人也沒人找得開，你只有一錢銀子呀。」

丘浩哈哈一笑，道：「找不開是嗎？我切一片送你。」

他拔出尖刀切下一小片，笑笑道：「掌櫃的，夠不夠？」

「還是太多了。」

丘浩道：「送你啦。」

他提着小包袱往店外就走，他還冷冷的看了一眼那發楞的中年人。

丘浩一路走一路想笑，我巧兒阿姨乃江湖第一「神偷」，那只是不願幹我阿姨教我的絕技，沒得倒被你這老賊動我的念頭，可笑又可憐！

* * *

丘浩往十八盤嶺的大道奔去，他邊走邊算時間，這一天就快過一半了。

再走幾十里，他就要打聽于立住在甚麼地方了，如果于立還在，他就有希望，因爲這是扁公公說的。

扁公公說，于立大夫可以醫治他服的毒。

丘浩正在想着自己來日不多而發愁的時候，忽聞一陣馬蹄聲奔來，丘浩並不在意。

他甚至懶得回頭看，他只是往路邊閃讓。

剎時間，五個騎馬的追上來了，不錯，五個馬販子。

鐵蹄就在丘浩身前忽然停住，五匹馬形成個包圍圈，便把丘浩圍住了。

丘浩抬頭看，嗨，那個摸走他金葉子的山羊鬍子中年人，手執小皮鞭嘿嘿笑道：「小王八蛋，你的手法眞高明，老子本是好意，替你付住宿費，你他娘反把爺到手的黃貨又摸回去，拿來！」

他伸手要，面上還帶笑，只不過那笑模樣帶着濃濃的冷峻與殘酷。

丘浩道：「東西本來就是我的，又不是你的。」

那人對另外四個大鬍漢子哈哈笑道：「聽聽，這小王八蛋的口氣，不是等着咱們動刀子嗎？」

丘浩道：「你們要殺我？」

那人收住冷笑，道：「也不一定殺你，小子，把你身上的金葉子掏出來，規規矩矩的送到大爺手上，呶，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走路了。」

丘浩道：「偷不成要搶呀？」

那人一瞪眼，道：「囉嗦。」

丘浩環視四週，他有些可憐的樣子，道：「各位大叔，你們高抬貴手吧，我實在有天大的急事等着去辦呀！」

另一大漢抖着鬍子吼道：「那就把你懷中的金葉子拿出來，爺們不難為你。」

丘浩道：「各位大叔，這點金葉子乃是我半個月的花費，各位拿去，我怎麼辦？」

山羊鬍子那人嘿然一聲，道：「不拿是嗎？你連半個月也別活了，你馬上死吧！」

他自懷中拔出尖刀，另外四人也在拔刀。

刀身有點彎，驟看似新月一般，那種刀乃是西北道上馬賊們慣用的尖刀。

丘浩不知道這種刀的由來，他看五個人拔刀，一個半旋身，也拔出他的尖刀來了。

他的尖刀帶着黃芒，是一把喝人血的尖刀。

山羊鬍子中年大漢緩緩下馬，面帶殘酷的道：「小子，我可要告訴你，人死了甚麼也沒有了，你可得琢磨清楚，別等到挨刀才後悔。」

丘浩道：「我本來就快死了，各位大叔，你們怎忍心殺一個快死的人？」

「哈……」

「哈……」

五個大漢一齊笑了。

五個人都下了馬，每人手上一把彎刀。

山羊鬍子大漢冷哼一聲道：「你個小王八蛋，吃得飽睡得着，反說自己快死了？他娘的，你把爺們當傻子呀，老子再問你一句，是你拿出來呢，或者由老子宰了你，再由老子伸手掏？」

丘浩一瞪眼，道：「娘的老皮，我這裡好話一籮筐，你們那裡死不賣帳，我和尚大叔說得對，人活百歲也是死，樹長千年劈柴燒，動刀子不是？來吧，誰怕誰呀！」

他不擺架式，只因為他可以擺出十三個出刀架式，這時候不知道擺那一個大叔或阿姨的才對。

既然不知道，他就不丁不八的站在中間不動了。

山羊鬍子大漢哈哈笑了。

「娘的，這光景倒叫老子想起來了，這好比五頭餓狼圍着一隻小貓，小貓不得不張牙舞爪一番了。」

丘浩道：「五位大叔，我實在不是個好殺人的人，你們別逼我。」

「又他娘的軟了不是？」

丘浩道：「如果各位大叔讓一讓，我就感謝了。」

另一個大漢叱道：「這小子皮肉癢，喜歡挨刀子，老張，你還等甚麼？」

山羊鬍子大漢姓張，他聽得那人叫他，彎刀忽然反手斜殺，口中沉喝：「你死吧！兒……」

丘浩一個斜跨脚，尖刀橫指，「察！」只見一股鮮血標濺，姓張的甩手抖腕，彎刀早就掉了。

丘浩連移動也未曾，便把姓張的殺得一刀見骨。

另外四人一瞪眼，一個大漢暴吼如雷：「殺！」

四把彎刀齊出手，朝着丘浩罩過去。

丘浩這一回動了。

他出刀十分怪異，尖刀先掃過正面兩把彎刀，暴旋身而騰空，半空中又是一個倒翻，尖刀便也洒出一片芒焰，四個大漢發出不同的吭叱聲，歪歪斜斜的倒在血泊裡了。

姓張的一看就想跑，丘浩却冷冷的道：「站住。」

姓張的雙腿一緊，不跑了，他緊抓傷處露笑臉。

「少爺，我老張有眼不識泰山，算我老張瞎了眼。」

丘浩不開口，他抓住一個倒地的嘆口氣，道：「他們四個人都死了。」

姓張的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你少爺不是有急事嗎？那可不能躭誤，有馬，你要是想騎，你隨便選，一切都不用花錢。」

丘浩道：「你不罵我了？」

「不罵了。」

「你也不殺我了？」

「我混蛋，我他媽的財迷心竅。」

丘浩不看那人，他的尖刀猛一閃，斗大的人頭一個切下來了。

他托起血淋淋的人頭看了又看，又把人頭拋掉，自言自語的道：「不對，不像那天的幾個人。」

他又往另一個死人身邊走，尖刀又要往死者的脖子上切下，他的目的就是看看死了的人會不會像皇甫大山他們幾個人中的一人。

就在他要下刀的時候，姓張的忽然彎刀出手，他站在丘浩背後，為了安全，他擲刀。

彎刀當飛刀，如果中上，一定重傷，而丘浩……

丘浩苦練飛刀絕技，呂不悔就常揍他，挨揍多了，便也在刀藝上有了長進。

拿飛刀的人，當然也會閃躲，丘浩腦後生風，他就知道這姓張的玩陰。

丘浩不切人頭了，他把身子向前彎，就在那彎刀貼着他的背又滑過他的後腦勺飛出去的剎那間，他使了個弓背倒竄，尖刀在他的右肘下暴閃出一道冷芒，便也把姓張的來了個斜開膛。

丘浩連再看一眼也沒有，躍上姓張的坐騎，拍馬往西馳去。

他在馬上不自在，因為他浪費了寶貴的時間，那是用金子也買不到的時間。

＊　＊　＊

有了坐騎，丘浩省力氣多了，他拍馬緊趕路，果然前面一道大峯嶺，看上去比老龍峯小不了幾許。

其實他不知道，過了這道十八盤高嶺，前面有個大鎮，叫做龍駒寨，那兒可就熱鬧多了。

只不過丘浩不去龍駒寨，他在十八盤峯上緩下來，左面竹林茂密，草房瓦屋互相依偎而建，顯然是個大村莊。

丘浩策馬到莊前，十幾條狗圍上來吠。

狗叫聲把個年輕人引出門外來。

那年輕人二十多，三十不到，一身粗衣服，足踏芒鞋，精神很好。

丘浩朝着年輕人笑笑，又見幾個屋門口有女人也有小娃兒，那種奇怪的眼神，看得丘浩也覺奇怪，以為自己成了怪人了。

「你……找誰？」

年輕人喝退羣狗，這才問丘浩。

丘浩立刻跳下馬來，先是一彎腰鞠個躬，這才回答道：「大哥哥，我是來找一位大夫。」

「大夫？」

丘浩道：「這位大夫姓于，大名叫立，于立于大夫，請問大哥哥，于大夫可是住在這兒？」

年輕漢子道：「你找我爺爺幹甚麼？」

問了半天，才知于立是這年輕人的爺爺，這是好兆頭，剛來就打聽到于大夫的家。

丘浩忙上前，先取出一片金葉子送上，這舉動是巧兒常對他說的，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鬼也找囉嗦。

「大哥哥，這是我孝敬于大夫的，請收下。」

年輕人當然想收下，他看看丘浩手上的金葉子，道：「小兄弟，我不能收呀。」

「收下吧，我的誠意呀。」

「可是，可是……」

「怎麼啦？難道……」丘浩以為于立已不在人間了，如果于立已死，他也死定了。

年輕人指着東方，對丘浩道：「小兄弟，你來得不凑巧了，我爺爺他被人家請出門了。」

丘浩道：「那沒關係，我可以等他老人家回來。」

年輕人道：「這一趟是遠門，何時回來就不知道了。」

丘浩聞言，發楞了，如果一個月不回來，怕是小命早完了，這該怎麼辦？

想了一陣，丘浩決定找于立去。

他立刻又有了新希望，拉着年輕人又問：「大哥哥，請問于老公公是去甚麼地方了？」

年輕人想了一下，道：「遠啊，要過熊耳大山，往洛陽方向走。」

丘浩聞聽洛陽二字，他的頭就發暈。

他急又問：「去那麼遠呀。」

「所以我說，何時回來就不得而知了。」

丘浩又覺沒希望了。

年輕人道：「既是找我爺爺的，就是我們家客人，小兄弟，進來吃杯茶吧！」

丘浩那有心情吃茶，他想了一下，又問：「敢問是甚麼人家把于老公公請去的？」

年輕人道：「這點我也不知道。」

丘浩頓覺一切都完了，造化作弄人呀。

他低頭無力的回頭要走。

他已快走出村子了，忽聞那年輕人道：「小兄弟，我爺爺是被兩位姑娘請去的，兩個姑娘都騎有馬。」

丘浩聞言猛一震。

他一個轉身又站在年輕人面前，道：「你是說兩位姑娘把于老公公請去了？」

「是呀。」

丘浩比着手勢，道：「兩個姑娘這麼高？」

「是呀！」

「長得都白淨？小嘴巴、杏眼一瞪怪嚇人的？」

「是呀！」

丘浩幾乎要癱了。

他力圖振作的又道：「算一算日子，兩位姑娘已經來了四天半了，對嗎？」

年輕人屈指一算，立刻點頭，道：「對呀，你怎麼知道這事的？」

丘浩道：「我還知道她們姓佟，對不對？」

年輕人撫掌笑道：「對對對，你全說對了！」

丘浩嘆口氣道：「我說對了，我也慘了。」

他已明白，原來那夜在涂大娘家

遇上佟家姐妹佟飛虹與佟飛霞二人，她們正是遠來請于立大夫爲她們的老爹佟長青治重傷的，當時怎麼也想不到會如此陰也錯陽也差八卦變成十字架了。

丘浩心中眞後悔，如果當時知道她姐妹是去請于立大夫，他就會先找于立爲他醫治服下的毒了。

機會來時不知道，機會溜了便叫人後悔。

丘浩忽然大喊一聲：「我要找她們去。」

他拉馬走出村子，一躍便上了馬背，等到村子裡那年輕人追出來，丘浩已拍馬不見了。

＊　＊　＊

丘浩不敢多停留，爲的是他的時辰不多了，他在馬上算日子，只不過十三天了。

他不是不想活，這世上不但人想活，別的動物也不想死，天底下沒有人嫌命長的，只不過當這個人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的時候，這個人就不安心了。

天底下沒有一個人會知道他自己何時會壽終正寢，要不然天下就大亂了。

丘浩就知道自己只有十三天好活了，所以他便也卯上了，他不想天下大亂，但當人們把他逼急的時候，那就叫他天下大亂吧。

就好像那五個馬販子想吃他一樣，逼急了他只有動刀，他不想被五個馬販子殺死，他便只有動刀。

如今丘浩就是抱着這樣的心情，他要活命，便只有去找于立大夫，他不想殺人，也只能去找于立解決。

＊　＊　＊

丘浩帶着吃的還夠用，當他拍馬奔到涂大娘的屋前面的時候，涂小蘭正坐在門口手托着她的腮幫子呆不黑脊的望着天。

丘浩可不打算在這裡乾耗，他淚費不起時間，可涂小蘭却看見他了。

「嗨，小弟呀，你……」

「我不下馬了，我有急事呀。」

「嗨，哎……」

蹄聲似小鞭炮一般，那馬馱着丘浩便往大道東方衝去，涂小蘭拔腿就追。

她邊追邊叫：「小弟，怎麼過門不入！你……」

她追過山脚，越追越遠，氣得她一跺脚，嘟起俏嘴尖聲叫道：「小沒良心的！」

她明白，兩條腿沒有四條腿跑得快，她只有站住了。

丘浩連回頭也不會，他在馬背上直叫時運不濟，爲甚麼上一次碰到佟家姐妹時候不問一句，如果知道她們是去找于立，這幾天的時間也不會白白浪費了。

丘浩一邊奔馳，一邊唉聲又嘆氣，他那裡會再理會叫他停下來的涂小蘭。

丘浩便過了武關也不停，經過小鎭也不歇，這一趕就趕了三四百里遠，他已過熊耳大山了。

到了這時候，他才發覺他騎的馬的背上滑溜溜濕叭叭，連馬也出汗了。

不錯，人不累馬累，乾脆找個地方歇一歇，馬歇人也歇，別走不到地頭上，人倒馬也倒就完了。

＊　＊　＊

丘浩在大山的山道上往前看，喲，山溝邊上有家野店，這家野店好像很熟悉嘛，好像曾經來過似的。

他是換了個方向，看前面地形也變了，其實他不只來過，而且也已來過兩次了。

當他拍馬來到野店外，他這才確認自己來過，要不，那一對年老夫妻怎麼會對他發楞？

＊　＊　＊

翻身下了馬，丘浩笑對那老人道：「嗨，我又來了，快替我把馬餵個飽，一個時辰過了我便上路。」

是的，這家野店，正就是王老十夫妻二人開的店，那王老十可知道面前這小子殺過人，被他殺過的那人正就在他店中喝他們的牛肉湯呢！

王老十眞不想叫丘浩過來，王老十的老婆也傻了。

丘浩不知道，雙手提着腰帶左右扭扭屁股把褲子提高，大步就往店門走過去。

「咦？」野店左面牆邊拴着兩匹馬，他看清楚了。

有馬就是有人，野店中有客人。

丘浩本不在意，但他心中却又想，能騎馬的人，這人一定不簡單，也許他們認識自己吧。

他的心念甫升，人也立刻提高警覺！

王老十的面上好難過，他却不能說什麼，他老婆也開不了口，這情形丘浩竟然沒弄懂！

就在丘浩剛往野店門內走的刹那間，「咻」！「轟」！

只見兩件兵器對準他就罩上去了！

丘浩眼前又是亮又是黑，尖聲大喝，十九個觔斗連着倒翻不已，那光芒與「轟」聲，就緊緊的貼着他不離身前半寸，差那麼一點點，一絲絲就上了他的身！

丘浩的二十個空心觔斗是絕技，「酒肉和尚」悟空傳他的「旋空十八打」中的「棒打牛魔王」，他的懸空身子不往後，往右側翻，這才半偏半躲的閃過兩件兵器！

這時候，他已冒出一身冷汗，也站在一道岩石溝邊上不動了！

丘浩喘着氣，放眼仔細看，不由哈哈笑道：「嗨，眞是路到底巷到頭大伙沒有地方走，又在這兒碰上了！」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小五子出走，找周光廸談打胎之事，叫軟軟把懷孕的消息傳給教主，果然有反應，先後出現雲中子等幾位高手，結果小五子又被擄走，誰是教主仍是個謎，只有小五子知道是童翎，老夫少妻，似乎互相信任，卻有難言之隱，小羅看在眼裡，童翎一走，便質問小五子，到底童翎是甚麼人，仍是一個謎，童翎折回和小羅對質，亦無法測知教主是誰……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眞假童先生　教主是何人

「周光廸有無把握治癒你的絕症？」

小羅心中一動，如說能治好，可能小命難保，道：「如能治好，又怎能稱之爲『五陰鬼脈』？」

「那你又爲何要和小仙蒂成親？」

「因爲小仙蒂也有此症，要生幾個孩子爲兩家留根。」

「這原因我知道。」

「你也知道小仙蒂有此絕症？」

「當然，因爲她是……」

「她是什麼？」

「此事以後自知……」他忽然自袖內取出一個長約五寸的彩色木偶，道：「這個送給你……」緩緩地丟了過來，小羅接在手中。

這是一個楚楚可憐的少女。很美，也很天眞。

小羅抬頭望去，童翎目光中有一種難以解釋的神色。

也許就是孺慕之情吧。

童翎這舉措太怪，小羅茫然道：「尊駕這是什麼意思？」

童翎道：「如果你將來能和此女結婚生子，也希望多生一個爲我留一根。」

小羅一怔，道：「爲你留一條根？爲什麼？」

「爲什麼到時便知。但至少我現在要告訴你另一件事。」

「什麼事？」

「若非有某種關係，你小羅就是有十條命，也早已死在我的部下手中了！」童翎道：「希望你不要忘記我剛才說的話。」

童翎又取出笛子吹了一曲，道：「你的友人不久就來了！我要走了……」一鶴沖天，自林梢上消失了。

小羅怔了一會，仔細把玩這個彩色少女木偶，看久了似乎有點像小仙蒂，這怎麼會呢？

如果此木偶就是小仙蒂的縮影，他和小仙蒂又有什麼關係。雖然他自稱和龍起雲是同門，這和小仙蒂也扯不上關連呀！

何況他曾要小羅和這少女多生個孩子送給他。

爲什麼要送給他呢？小羅想不通。

他是眞的想不通。他和小仙蒂生的孩子會送給他？就算小仙蒂能答應，只怕龍起雲也不會答應吧？

不知想了多久。他忽然以爲這個一直被武林中人視爲人魔的人物似乎有點變了，至少不像印象中的可怕。

就在這時，「葛三刀」等人趕了來。

他們發現小羅手中拏了個東西在發楞。

茜茜接過彩色木偶，看了一會，道：「小羅哥哥，這是誰給你的木偶？你在這兒發什麼楞？」

小羅道：「你們剛才到那裡去了？」

「葛三刀」道：「剛才我們只聽到呼叫我們的聲音，以爲是你，就追了下去，但沒有找到你，不久之後又聽到這邊有呼叫之聲，又折了回來就遇上了你。」

小羅心頭一驚，玄陰教教主的功力居然如此深厚。

他能以笛音使人產生錯覺，以爲有人在呼叫把人引走，然後再以笛音把他們再引回來，音律之奇妙，由此可見一般，這大概就和他們的「夢裡乾坤」一樣地奇妙了。

小羅道：「茜茜，妳看看這小木偶是不是像一個人？」

茜茜和「葛三刀」都在打量，「葛三刀」道：「我看嘛！有點像小仙蒂，茜茜，妳看像不像？」

茜茜看了一會道：「我怎麼知道？」

「葛三刀」陪小羅到小仙蒂的山居去住過一些日子，每天都能見到小仙蒂。所以印象深刻。

茜茜沒見過小仙蒂，但她又看了一會，卻道：「她的面形和眼神，卻有點像周光廸的女兒周蓉蓉，這就奇怪了！」

「葛三刀」道：「怎麼會像她？」

小羅笑笑不答，茜茜道：「小羅哥哥！這木偶是那裡來的？」

小羅以爲，若把童翎所說的一切話都說出來，三人必然大驚小怪，且會引起茜茜的誤會。

他以爲，暫時不說出爲妙，將來的演變還很難逆料，童翎的話自然還有待印証，不能當眞。

只不過起碼童翎對小五子保証不殺小羅，這一點是作到了，至少作到了暫時不殺，他說的不錯，如果他要殺小羅，小羅有十條命也早就完了。

* * *

潘奇失踪了。

不久大多數人都能猜出，他必落在玄陰教教主手中，也就是在小五子身邊照料，準備爲她接生。

至於雲中子出現，卻又藏頭露尾，白道中人也在找他，因爲找到他就可以澄清很多的秘密。

小羅和葛、秦兩小加上劉大泰四人又在賭場中，「葛三刀」和茜茜要他去，因爲欠人的錢，不停地挨人揍，他們面上也無光，可是小羅本不想來的。

劉大泰自然不知道有關欠債挨揍的事。

今天賭場中很熱鬧，因爲有一桌豪賭，枱面上至少有一百餘萬兩的賭資，賭起來很過癮。

莊家年紀不大，三十多歲，據說是剛接收了一筆巨大遺產的富家子，他已輸了二十萬兩。

「老兄，如你想撈回本來！就讓我來代你作莊？」

這人回頭看了小羅一下，道：「我出賭資你來作莊？」

其餘三家都笑了起來。

小羅道：「老兄要信任我。」

莊家道：「好，你作一次莊亮一手讓我看看。」

「可是我沒有這麼多的賭資！」

莊家道：「不妨，你有多少賭資就賭多少。如果你只有三十兩銀子，咱們就押你的三十兩。」

小羅當然幹，他坐在莊家位子上，「末門」讓位給原來的莊家，小羅以爲，無論如何，今天該能翻本還債了，儘管那筆債大可不還。

他理好了牌，這是牌九，賭四扇的。他抓起了骰子，目掃三家賭友，以及在四周圍觀的人。

似乎沒有一個目光像個老千。

他搓了一陣骰子打出，「五在手」，他分了牌，順得很，他是前八點後面「地」一對，通吃，只是通吃也不過四十兩而已。

原先的莊家很服，但堅持還要再試幾次。

小羅又連連通吃兩次，那小子出資由他來作莊。

但他有個條件，如果連輸三場，超過五十萬以上，小羅要負責償債二十萬。如沒有銀子，就以茜茜抵押，七日爲期，過期沒收，沒收即可任意處理「抵押品」。

小羅本不想幹，茜茜以爲有贏無輸，只要撈回一百萬甚至八十五萬兩，還給周光廸，就不必再當街挨揍了。

這本是一份關心體貼之意，茜茜答應了。

小羅以前有過挫折的經驗，不想答應，而劉大泰也以爲，以一位姑娘作抵押不妥，說出去也有礙形象，但茜茜堅持，「葛三刀」也不反對。

經過這二人的督促，小羅只好幹上了。

在茜茜來說，自己深愛的人經常在人多的地方被人毒打，如同身受，所以她不計後果以身作押。

小羅洗好了牌，正要打出骰子。「末門」叫停。

小羅道：「老兄要幹什麼？」

「末門」道：「我姓朱，老弟就叫我朱先生好了。」

「成！有什麼事朱先生？」

朱先生道：「這麼大的賭局，非同小可，我們下注與賭的人，不能不鄭重其事，看看骰子。」

「當然應該！」小羅把骰子遞過。

這人看了一會還給小羅，小羅打出了骰子。

骰子一打出就知道不妙。

因爲他有把握打出「七對門」，也就是第一把牌由「天門」拏，好牌大牌就輪到他自己了。

這一錯開，勝負難以預料。

果然，「出門」是前四後五，「天門」是前五後七，「末門」的朱先生是前八後「天九王」。

小羅是前「瘸十」後兩點，通賠。

小羅深知這個姓朱的是扮豬吃老虎。先作出外行敗家子的豬相，誘小羅上鈎，這種人很難纏。

小羅這一下子就輸了十五萬兩。茜茜和「葛三刀」心頭一驚，這不是越撈越深嗎？

可是也不能賭一把就下台呀，第二次重洗牌。小羅作了點手脚，再次打出骰子，不給「末門」看骰子的機會。

他相信毛病出在對方看骰子時巧妙地換了骰子。

高明的老千那個身上沒有幾副骰子和幾張牌九。

這一次小羅有了準備，他又打出了骰子。

他有充份的把握，使骰子乖乖地聽指揮。

果然，三枚其中兩枚很聽話，只有一枚調皮搗蛋，這一枚跳在另外兩枚中的一枚上，翻了個身，成爲兩點。小羅心頭大驚，而葛、秦二人一看他的臉色也都知道不妙了。

他要的是四點，而且這副骰子是他換過的。

這個對手太可怕了吧？

似乎像上次輸了一百萬兩的對手一樣。

在自己也玩了花梢的情況之下，只有硬着頭皮翻牌，他是前五後八，朱先生是前八後九，另外兩家下注少，一家輸一家贏。

這次「末門」朱先生押了三十五萬兩。

就算撇開另外兩家，前後兩次一共輸了五十萬兩。

茜茜爲之色變。

因爲朱先生收過銀票，目光粘在她的身上，道：「姑娘，從現在開始，七日內，妳屬於我了！」

茜茜一言不發，小羅也一言不發。

他知道又遇上了高手，無話可說。

對方玩手法他也玩過，但人家技高一籌。

朱先生立刻帶着茜茜出了賭場，小羅等人跟出，還有很多看熱鬧的人跟出來，以爲可能會打架。

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有人希望看這種熱鬧。

「葛三刀」道：「姓朱的，七日之期到了，我們到何處找你贖人？總不會以爲我們永遠贖不起吧？」

朱先生道：「就是這鎮外五六里的林家莊。」

「口說無憑，我們要跟去看看。」

朱先生道：「當然，三位不去我也要主動請三位去一下。」

劉大泰道：「請問朱先生可是原藉林家莊？」

「這可不敢當。」朱先生道：「在下只是在林家莊首富林百萬府上當了一名外總管而已。」

劉大泰道：「一位外總管也相當有地位了。」

朱先生道：「那裡！」

「葛三刀」道：「朱先生的大名是……」

「我叫朱洪文。」

小羅道：「朱兄有此賭技，卻是藉藉無名，在下實在想不通。」

朱洪文道：「這也沒有什麼，不過是雕虫小技。」

到了林家莊，找到了林百萬家。大宅門外用松柏枝紮了旗門及牌坊，原來在辦喪事。

朱洪文道：「林百萬的元配去世，今天開弔。」

小羅道：「你身爲外總管，林家有喪事，你居然會到賭場中去賭錢，你這外總管是怎麼當的？」

朱洪文道：「外總管主外，整天東跑西顚地，路過賭場，順便過過賭癮而已……」

喪樂陣陣，弔客盈門。

朱洪文道：「三位少待，我先把這位秦姑娘安頓一下，再出來招待三位……」說着帶着茜茜進了大門。

林百萬的宅第至少有三進，甚至四五進。

宅內有喪樂(又名吹鼓手)，大門外也有兩棚喪樂，弔客們分批入內弔孝，弔完即到大棚內入席。

據說出大殯化費最多就是花在流水席上。

所謂「流水席」，就是夠十個人就開出一桌。

管事的人見三人站在門外內張望，就上前見禮，道：「三位貴賓想必也是前來弔孝的。開弔發引已經開始，三、五人一組入內弔祭，不受限制，請！」

「葛三刀」道：「我們並不是……」

小羅道：「當然，今日到此的自然都是弔客，好！我們就進去吧……」使個眼色，領先進入大門。

進了大門是一條長長的通道，然後是個偏院，越過偏院中第一進的正廳，也就是靈堂所在。

弔了孝，四處張望一會，並未見到朱洪文。

自然也未看到茜茜，小羅已有不祥之感。

找到一個管事的人一問：「大叔，請問府上的外總管朱洪文可在家嗎？」

「朱洪文？」這人的表情幾乎已証明了一切。

「是啊！他不是府上的外總管嗎？」

這人正色道：「貴客，只怕您弄錯了！在下就是外總管朱洪文。」

小羅等人一楞，一看這人樸實的面孔和說話的神色，就知道他未說謊。那個朱洪文又是誰？

如果那個朱洪文不是本宅中人，又怎能冒此人之名？

「葛三刀」爲了求証，又問了另一個僕人模樣的人。

這僕人指指這個朱洪文，道：「朱洪文總管不是在那裏？」

上當了！那個朱洪文不是林百萬府上的外總管，但卻對林家的事相當清楚。小羅再問這個朱洪文有沒有看到一個三十多四十未到的男子帶了一個十六七歲的美貌少女進入大宅之中？

朱總管連連搖頭，道：「此刻來者皆爲弔客，都會進入靈棚，進後宅的通路自有人手看管。」

小羅叫這位朱總管，問問後宅通路上守門的僕人，有沒有看到那兩人？一問之下一齊搖頭。

毫無疑問，那個騙子進入大門不遠處就越牆而出，當然，他必然在事先已制住了茜茜的穴道。

小羅道：「那是個騙子，快追……」來不及由正門外出，自側墻飛越而過。朱總管看得愣住。

這條宅內通路在右邊，左邊是偏院，那朱洪文逃走自然是自右墻竄出。三人出了林家大宅，疾追一程，當然沒有追上。

巧的是，秦萬年卻迎面攔住朱洪文。

原來他們走出賭場，秦萬年就發現自己的女兒茜茜和一個陌生男子一起，而不是和小羅等人在一起。

這當然引起了他的懷疑。

他暗暗跟着，聽小羅等人交談，自己的女兒居然被小羅賭錢輸掉了，不由大怒。

本來他就反對自己的女兒和小羅在一起，因爲小羅折辱過他以及他的友輩，使他丟盡了人。

只不過，他還要暗暗跟着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朱洪文帶着茜茜入內弔孝，秦萬年也跟了進去。

朱洪文制住茜茜的穴道越墻而過，秦萬年自然也跟了出去。在二十里外，秦萬年迎頭攔住。

秦萬年道：「你是不是常來這一手？」

朱洪文道：「那一手？」

「販賣人口？」

朱洪文笑笑道：「怎見得？」

「一看你這份德行就知道了。」

朱洪文道：「在下其貌不揚，也有自知之明，只怕長了一張鞋拔子似的面貌之人硬是以爲自己是個美男子。」

秦萬年道：「你要把她帶到何處？」

朱洪文道：「帶到何處是我的自由。」

「你知不知道我是這少女的什麼人？」

「你就是這少女的老子也是一樣。」

「我正是她的父親，把人交給我！」

朱洪文笑笑，道：「你是不是已經準備了二十萬兩銀子的贖金？」

秦萬年道：「我二十兩也沒有，自己的女兒不需要什麼銀子，姓朱的，你最好乖乖地把人交出來。」

「如果不怎麼乖呢？」

「『狂風』可不是好惹的！」

「依我看，你這『狂風』連我的×毛都吹不動！」

秦萬年大怒，立即出了手。

「狂風」當然不是庸手，至少一個老千未放在他的眼中。

但是，這想法完全錯了。

朱洪文仍然挾着茜茜動手，秦萬年居然沾不到便宜，過了二十招未扳回頹勢，秦萬年撤下長劍。

以長劍對付一個挾了一個人的徒手者，居然仍佔不到上風，僅僅是平手之局，秦萬年十分難過。

「秦萬年。」朱洪文道：「你女兒是我的抵押品，七日內我不會動她，七日後就不保証了。如你想要回女兒，該去找小羅，或者自籌二十萬兩。」

秦萬年目前正所謂是羞刀難入鞘，全力搏殺。

朱洪文道：「秦萬年，如果我是你，就不再白費力氣，「風雷雨」是號人物，但格調並不很高。」

秦萬年自然更不喜歡聽這些話。

又打了七八招，還是一樣，雙方的差距一目瞭然。

秦萬年越打越傷心。朱洪文卻道：「秦萬年，你放心吧！不久你的女兒就可以還給你，而且原封不動，只不過，她的身手大可以作你的師父了。」

此人搶攻兩招，把秦萬年的章法都震亂了，然後長身而起，才兩三個起落，就失去了踪跡。

秦萬年連連頓足，居然把長劍摔在地上。

本來嘛！「狂風」秦萬年保不住自己的女兒，這算什麼大人物？朱洪文剛才罵他那句髒話又有什麼不對。

朱洪文奔出七八里外，在一個小山坵的林中停下來，原來這林中有個六旬左右的道人坐在大石上。

朱洪文走近放下茜茜，拜下道：「弟子叩見師叔，尚幸未辱使命。秦萬年攔截被弟子擊退。」

這位高瘦的道人神光湛然的目光在茜茜臉上掃了一下，道：「你沒有太難爲秦萬年吧？」

「沒有，師叔！」

「好！你把這個小姑娘送交周光廸。」

「是……」

「朱虹，你以爲小羅這個孩子如何？」

朱虹道：「流浪多年，難免會染上一些惡習，如吃喝及賭博等，但他的嗜賭卻另有目的。」

「什麼目的？」

「他身有絕症，人人都知道他活不了半年，一個只有一百多天壽命的人

，他的行為荒腔走板，應不為怪。」

道人道：「眞的是這樣嗎？」

「是的師叔，弟子發現他能作到不二色的境界，心地很好，一個人能作到大節不虧就不錯了。」

「好！你去吧！」

朱虹挾起茜茜，躬身施禮掉頭而去。

此人也正是上次和周光廸暗暗搭檔使小羅輸了一百萬兩的人。

道士站起來向小山下山道上打量。眼見三個人向這林中奔來，只是最前面一年輕人領先後面二人約一里之遙。

這前面的人就是小羅。

他一入林，自然就看到了這位岸然道貌的道人，道：「道長有未看到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挾了一個少女由此經過？」

「有！」道士道：「那男子是不是穿了件灰長衫，那姑娘是紫色衣衫，長得頗為美貌？」

小羅道：「對對，請問他們去了那個方向？」

道長道：「貧道帶小友去找他們。」

他領先自林子左側奔出，然後再繞了回來，也就是繞到後面趕來的二人身後一片林中。

等於繞了半個彎子，道士停了下來。

「道長，人呢？」

道士道：「人已去遠，你也不必追了。」

小羅面色一變，道：「原來道長和朱洪文是一伙的。」

道長道：「不錯。他不叫朱洪文，他叫朱虹，彩虹的虹，他在兩廣及雲貴一帶被稱為『賭王』。」

「我不管他是不是賭王，茜茜姑娘呢？」

「他說七日之期內，你只要付清贖金，他立刻交人。」

「這等行為鬼祟的人，怎可取信？」

道人道：「不可如此看人，也不可如此對某人下斷論，朱虹是奉命行事，甚至我也可以告訴你，上次你借周光迪一百萬兩輸掉，和你賭的人也是朱虹，是易了容而已。」

小羅又是一怔，道：「為甚麼？」

「為甚麼不久便知。」

「道長法號可否見告？」

道長道：「這個你也不必急着知道，只是我受人之託，要把一樣東西交給你，所以在此等你。」

「我要去追朱虹。」

「不必，茜茜姑娘不但沒有危險，一月後她的身手足以擊敗兩三個秦萬年，而且會完好無恙。」

「我為甚麼要相信道長的話。」

「似乎你不信也已晚了，因為朱虹已奔出十里以外了。」

小羅冷峻地道：「道長似乎一定要逼我動手。」

道長道：「你動不動手都是一樣，小羅，算了！你不是有個小仙蒂而且矢志不渝嗎？又何必對茜茜姑娘迷戀？」

「這不是迷戀，她在我身邊，我不能不予以照料負責。」

道人道：「我對你說過，茜茜此去是福非禍。」

小羅出了手，此刻正是他左手紅圈正盛之時，凌厲無匹，勢道驚人。但道人却揮灑自如，有攻有守，只是大多還是採取守勢。

儘管他是採守勢，却使人相信他並非無力攻擊。

打了三十多招，小羅沒沾到一點便宜。

他十分震驚，這道人的內力和招術之詭奇，眞是見所未見，為甚麼就從未聽說過這麼一個人？

小羅忽然施出了那一招半劍招。以過去的經驗，這一招半就連哭、笑二面具人都接不住要退兩三步，但道人却只退了小半步而已。

「你是甚麼人？」小羅還要再攻。

道人停了手，道：「一招半之後你就沒轍了，你注意了！這就是要我代交給你的東西，恕我不能演練第三遍，只有兩遍，注意了……」

道人撿起一根只比筷子略長的樹枝，比劃起來。

只是他比劃得很慢。

以小羅的反應及記憶力，在道人演了兩遍之後，他只試練了一遍，就記住了三招至高的劍法。

道人道：「這劍法可以說舉世無匹，貧道代人授藝，也許尚不能盡善盡美。只是你能以剛才施展那一招半劍法的技巧施展這三招，就不難達到此劍法的精奧之處。」

小羅道：「莫非道長認識家父母？」

「何以見得？」

「剛才道長所使的三招劍法，頗似家父母的劍法。」

道人道：「貧道代傳此學，你就記住苦練，沒有錯，另外還有四招刀法，也請記住……」

「怎麼？家父母還會刀法。」

「天下武術同出一源，刀法和劍法大同小異，原理相同，你要看準牢記在心，然後再代傳給別人。」

小羅正要問，代傳給那一個人？但道人已經以樹枝比劃起來。小羅只好全神貫注對方比劃。

他剛剛學會了三招深奧的劍法，自然不很熟。

如今再學四招刀法，弄不好就會忘記，所以他必須目不轉瞬，聚精滙神，一點也不敢馬虎。

這四招刀法也精純無比，凌厲萬分。

這次道人演了三遍，小羅勉强記住。

道人叫他練那三招劍法，認為滿意。

再練四招刀法，也只是稍作糾正，因為劍法是別人要他代傳給小羅的，他看不出有甚麼缺點。

刀法是道人自己的絕學，稍有一點不到之處，就可以看得出來，所以不能不稍作修正或指點。

直到小羅再把劍、刀招練了三遍，找不出一點缺陷，道人才道：「這四招刀法是貧道的，送給你也算是你代我傳技的一點點酬勞。再說，不由你小子代傳，貧道可能要費一天的工夫，我沒有那麼多的閑工夫。」

小羅道：「不知這四招刀法要傳給何人？」

『葛三刀』……」

道人已向林外走去，小羅大聲道：「前輩的名諱不能告知晚輩嗎？」

道人已消失在林外，似已去遠，追出林外，視野頗為開闊，道人的影子却不見了，小羅駭然。

這道人顯然是周光迪及他的父母之友，却不說出身份，為了怕忘記初學的刀、劍招，又入林練了五七遍，已經全記住了。

就在這時，「葛三刀」出現，呼呼牛喘，道：「小羅，你怎麼會在這林中，怎麼反而跑到後面來了？」

小羅道：「這自然另有原因，劉大俠呢？」

「我們二人分頭找你，所以分了手，也許不久就會找到這兒來的。你剛才在練甚麼功夫，好像不一樣。」

小羅道：「老葛，有四招刀法，我練給你看，你要仔細看，牢牢記住。」

「葛三刀」茫然道：「甚麼刀法？」

小羅道：「不要多問，看準了……」

小羅把四招刀法練了一遍，「葛三刀」忽然「啪」地一聲拍了他的後頸一下，大聲道：「這刀法好眼熟！」

小羅道：「我再演練幾遍，你要好好看清……」小羅又練了二遍，「葛三刀」才學會了一招半。

「對了，這就是當年一個道人在我家中教我的刀法，可惜我當時都忘了，只記得三式。」

小羅道：「那就對了，正是一位道長，高瘦，左顎下有個痣，痣上有一撮黑毛……」

「葛三刀」驚噫一聲，道：「就是那位道長，就是他，大概看我不堪造就，昔年在舍下住了不久就去，而我把他教的十來招刀法都忘了，只記得三式，也就得了個『葛三刀』之名。」

「老葛，你不知道長的名諱？」

「不知道，他當時也沒有說。」

「好吧！你繼續練，直到練會練熟為止，我代人傳藝，和你直接跟人家學不同，你直接跟他學而學不會沒關係，要是我代傳不成，人家還以為我不用心傳授呢！」

「葛三刀」只好全神貫注，一遍又一遍，至少練了三個多時辰，總算勉强記住了，但仍不算太正確。

小羅叫他繼續練，他先去找劉大泰。

劉大泰是前玄陰教中唯一倖存的人証，不能讓他被狙殺，所以小羅躍上樹巔四周瞭望，却沒有劉大泰的影子。

他奔出五七里外，十餘丈外山洞中忽然冒出一個衣着考究的中年男子，此人三十五六，相貌英俊，且帶點脂粉氣，向這邊疾掠而來，且不時回頭看一看。

不久小羅就發現，有四個人在追他。

小羅立即藏起來。這樹上枝葉茂密，不會被下面的人發現，他發現追這個中年男子的四人是熟面孔。

前面二人正是「獨角鰲」齊天榮的得力助手「無腸居士」柳無情，另一個是「佛面魔心」賈聖仁。

後面二人是左恩和左義。

這四個人任何一個都比「風雷雨」三人高明多多。左恩左義在齊天榮身邊雖為僕人，却也是頂尖高手，不比柳、賈二人遜色。

四人很快就追上了這個帶點脂粉氣的英俊中年人。

四人一面一個把此人圍在中央。

柳無情道：「姓潘的，跟我們走，還是就在此為你作個告別式？」

姓潘的中年人道：「四個奴才如此不敬，我為甚麼要跟你們走？」

賈聖仁輕蔑地道：「對你這種人也需要尊敬？」

這中年人冷冷地道：「是誰借給你們的膽子，敢對我如此放肆？」

柳無情道：「齊老爺子。」

這中年人陡然一震，厲聲道：「你胡扯，齊天榮絕不會如此絕情，他不會是一個過橋抽板的人。」

柳無情曖昧地一笑道：「本來不會，只不過他老人家年事已高，對『分桃斷袖』這種事已不感興趣了。」

另外三人笑了起來。

賈聖仁道：「三手潘安」郭玉書雌伏了這麼多年，到頭來仍然不免一死。郭玉書，你活得太辛苦了！」

原來此人正是頗負盛名的「三手潘安」郭玉書。

小羅聽說過，却不知道此人是齊天榮的變童。

世界之大，眞是無奇不有。

這兩個人居然會發生這種事。

郭玉書道：「我要去見齊天榮。」

「在以前……」柳無情道：「你要見老爺子隨時可見，可是現在，他已不想見你了，你認了吧！」

「怎麼？齊天榮要殺我滅口？」

柳無情道：「郭玉書，你可認識『大喬』和『小喬』？」

「當然，就是喬金花和喬銀花。」

「他們也是老爺子的人，還不是被拾奪了？」

小羅心頭一震，心道：「前些日子殺『大喬』和『小喬』的是金面人，人所共知金面人是玄陰教教主，怎會是齊天榮，莫非齊就是教主？」

郭玉書道：「那一次二喬被殺是金面人所爲，而金面人却是玄陰教教主，怎會是齊天榮？」

左義道：「玄陰教主用金面具，齊老爺子也……」下文被柳無情及賈聖仁的冷厲目光逼回。

小羅終於弄清了一件事，金面人不一定就是玄陰教教主，也可能是齊天榮，由此可見二人都用金面具，二人關係之密切了。

「三手潘安」郭玉書自知逃不出這四人之手，忽然仰天狂笑一陣，柳無情道：「郭玉書，你笑甚麼？」

郭玉書道：「此時此刻，你們所希望看到的是笑還是哭？」

柳無情道：「哭也好笑也好，反正都是你最後一次的發洩。」

郭玉書道：「我可以告訴你們有關我的觀感。」

「甚麼觀感？」

「就是對齊天榮以及對你們的觀感。」

柳無情道：「說吧！反正你說話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郭玉書道：「齊天榮是甚麼人你們知道嗎？」

四人不出聲，但都希望知道他們的主人是甚麼人。

主人在他們心目中高高在上，所以他們希望知道他的另一面。

郭玉書道：「齊天榮在『分桃斷袖』這方面他總扮演雌的？所以前不久在那小別墅中，常有慶是他的伴侶，童先生事實上有二人，不過是易容術高明。眞正的童先生大概是玄陰教教主，另一童先生就是齊天榮，眞童先生找的是女人如小五子等，假童先生却是齊天榮，專找年輕小伙子，幾乎夜夜表演『後庭花』……」

這四個齊天榮的得力部下，這才知道他們心目中的主子原來像一隻母鷄一樣，經常雌伏。

可是他們還是要表現不信的態度。

若不如此，他們算甚麼人？賈聖仁厲聲道：「郭玉書，你不必侮辱老爺子，我們是不會信的。」

柳無情道：「要死的人哩，說話當然不負責任。」

郭玉書冷笑道：「是不是不負責任的話，你們這些奴才心裡明白。」

柳無情道：「郭玉書，看在熟人份上，給你一包藥，這東西名叫『極樂丸』，服下後盞茶工夫就榮登極樂。」

郭玉書道：「我再告訴你們一次，玄陰教教主也許是狠毒了些，好色也有其限度，齊天榮却是個不折不扣的下三濫，他不知道恥爲何物，看到年輕英俊的少年人就拉不動腿了……」

四人內心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到目前爲止，齊天榮身邊還有兩個十六歲俊童，和他同床而眠。

柳、賈二人一使眼色，左義丟給郭玉書一包藥。

事實上那不是甚麼「極樂丸」，而是「索機藥」，也就是信石毒藥，昔年李後主被毒死，就是服此藥，由於死時太痛苦，身子會縮在一起，所以名爲「索機」(織布梭上的經線抽緊的意思)。

郭玉書沒有接，却撤出了長劍。

先上的是左恩和左義，都用刀，但「三手潘安」不是等閑之輩，這兩人聯手極爲凌厲却未沾到便宜。

柳無情向賈聖仁一點頭，二人撤刀齊上。

郭玉書也只有獨擋左恩和左義合擊一百招左右的實力。這二人一上，不出五七招就立刻手忙脚亂了。

就在這時，樹上人影疾瀉而下。

首當其衝的是賈聖仁，雖然他稍早發現，但速度太快，還未轉過身子背上已中了一脚，足足栽出五六步之遠。

其餘三人立刻停止。

賈聖仁雖未重傷，也感覺脊骨像裂斷似的。

這二人上次力戰小羅，打了千招，(眞假小羅輪流自溝中交換上陣)累倒賈聖仁，還被「葛三刀」射了一嘴及一頭一臉的尿。

如今再見小羅，而且見他落了單只有他一個人，賈、柳二人的眼珠子都紅了，放着正點子郭玉書不管，把小羅包圍起來。

郭玉書並沒有跑，必要時他想援手。

小羅道：「怎麼？二位不久前吃的苦頭還不夠？」

賈聖仁齜牙咧嘴地道：「小狗，今天我要撕了你。」

小羅道：「郭玉書，你要作個見証，看看誰能撕誰？」

郭玉書道：「少俠放心！郭某不會袖手。」

這四人聯手當然非同小可。

小羅此刻不是手心紅圈正盛時刻，力敵四人，不免左支右絀。郭玉書道：「羅少俠，我來助你。」

「不必，你在一邊掠陣，我看看能不能要這四條狗熊？耍狗熊要有技巧，不然的話會被傷到的。」

郭玉書道：「小俠對耍狗熊有經驗了？」

「有一點，不過這是些雜種狗熊。」

四人氣得直翻白眼，狠攻之下，小羅退出五六步。

郭玉書不能眼看他落敗受傷，到那時候他就慘了。正要上，小羅忽然撿了一根樹枝，施出了至高至妙的劍術。

這是一招半，已把左恩左義掃了出去，滾出一丈以外，但二人悍不畏

死，爬起再上，小羅忽然又施出了那道人剛傳的三招劍法中的一招。

這一招施出更加凌厲，再次把左恩左義掃出，半天爬不起來，去勢未盡，又一下掃在賈聖仁的右肩上，左臂竟抬不起來。

最後在這招的尾聲中，仍然掃中了柳無情的大腿，褲子都破了，留下一條紫痕。

郭玉書呆了。柳、賈及二左也呆了。

這是甚麼劍法，一招四式，正好一人挨了一柳條。

儘管挨得輕重不一，却都被抽得寒了心。

尤其是賈聖仁和柳無情二人，永不會忘記上次被小羅死纏不放，打了千招累得倒地不起的事。

左恩和左義似還不服，他們以爲四個人不可能輸給這小子。

只不過賈、柳二人挨得重，深知這小子身負上乘武功。

就算他身罹絕症，也不能讓他活到半年左右。

況且齊老爺子生日那天，這小子還和老爺子同桌飲酒，差一點就勾肩搭背，稱兄道弟，老爺子非宰了他不可。

只是今天是辦不到了，賈、柳二人不願再在左氏兄弟二人面前丟人現眼，立刻下令停手。柳無情道：「姓羅的，今天算你狠，老爺子會拾奪你的。」

小羅道：「齊天榮是這樣一個料子，也可以說是一個不男不女，不陰不陽、半陰半陽、半男半女的怪物，這『老爺子』三字虧你們還能叫得出口。」

四人離去後，「三手潘安」郭玉書抱拳道：「江湖傳言，說小俠如何如何高明，在下本來還半信半疑，今日一見，簡直以爲是神仙中人。」

「過譽了，取巧而已。」

「不，小俠身負上乘劍法，以一根柳條擊敗這四大高手，已在武林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典範。」

小羅道：「郭大俠，怎麼會被追殺？」

郭玉書慚容滿面垂下頭道：「過去的事簡直無顏重提，但少俠問及，郭某不能不說。」

小羅道：「郭大俠不說也罷。」

郭玉書道：「少俠是我的救命恩人，郭某過去的糗事對恩人說了也不妨，因爲自今日起，我郭玉書將不再走動江湖了。」

小羅道：「那也大可不必。」

郭玉書道：「郭某姊妹五人，只有我一個是男孩，自幼和姊妹在一起，不免帶點脂粉氣，十二歲那年，姨媽去世，兩位表妹和一位十五歲的表哥住到舍下，於是就發生了事故。」

小羅大致可以猜出是甚麼事故。

郭玉書道：「表哥和我是我家九個少年中兩個男孩，所以我們二人同床而眠，由於我自幼頗俊美，又女性化，說得不好聽些就是有點娘娘腔，於是在表哥的挑逗之下，我們就……」

小羅道：「在那環境之下，錯不在你。」

「是的，但是長大之後，就不該再那樣了。」

小羅嘆了口氣，道：「也許是身不由己。」

郭玉書道：「在一個男子漢來說，『身不由己』用不上的。」

小羅道：「馮唐易老，李廣不封。也許這都是命，我本不太相信命運，但也並非完全不信。」

「是的，人是有所謂命運的。」郭玉書道：「由於個性趨向柔弱的女性化，有些男人一眼就可以看上我，自然也能看出我是那種男人。」

小羅不出聲，這樣的遭遇眞不幸，男人不像男人，的確是由年幼時姊妹多所造成的。

幼時的習向，往往就決定了一個人的一生。

郭玉書道：「久而久之，就無法擺脫一些無聊的男人，也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甚至有時以爲自己是女性了。」

小羅道：「剛才聽你和賈、柳等人交談，似乎齊天榮也不是個正常的男人，甚至他是個……」

郭玉書道：「他是個不折不扣的人妖，我雖然並未親眼看到他的身體，但觸碰過，那是很奇特的。」

小羅當然好奇。

一個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不陰不陽亦陰亦陽的人會是甚麼樣子。

他眞的無法想像，無法想像的自然就很想知道。

但他不便主動地問，只是以十分好奇的目光望着他。

郭玉書太瞭解一般正常人對不正常的人的好奇心了。

因爲連郭玉書自己也好奇。

僅僅觸碰過的人的身體，憑想像去猜測，也不過是瞎子摸象而已，但至少他還是觸碰過。

觸碰過的下體，再加上經驗的邏輯和想像，也可以大概把那種不正常的形象作個臆測或描繪。

他爲了報答小羅救命之恩，願意說出他所知道的。

他道：「好像男人方面，他所具有的比平常人的小，女人所具備的條件也比正常女人的小。這麼一來，也就不男不女，不陰不陽了，但是有很多不正經的男人對這種怪物極感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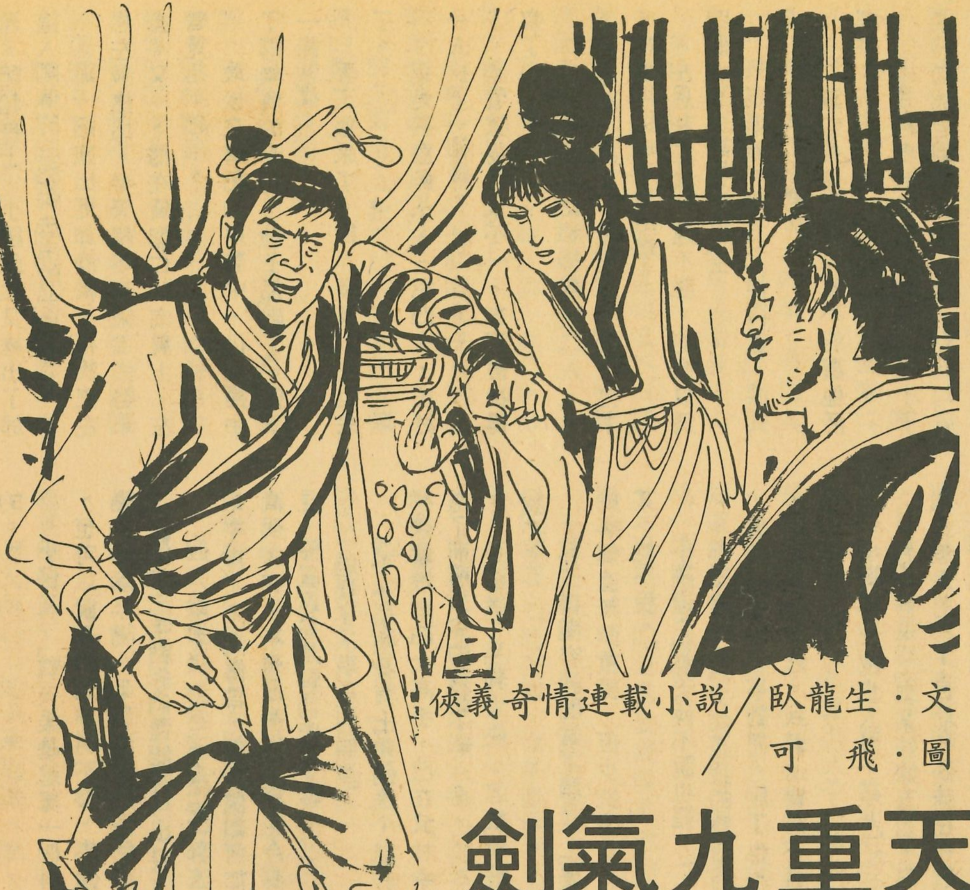
小羅很想問，郭玉書在齊天榮身邊扮演男性還是女性？是雌還是雄的？

郭玉書以爲，到此地步，也沒有甚麼好隱瞞的了。他道：「我過去和別的男人，扮演雌性的時候較多，雄性較少，和齊天榮也一樣，但也扮演過雄性的。」

小羅仍然好奇。

（未完・八）

上文提要：張四姑知道當晚在萬梅坪，三宮主欲以放蠱來對付他們，而協助她行事的，便是鬼影子譚燐及萬蠱門，於是買備一些驅毒之物給各人使用，以防活蠱侵身，並決定先往對付萬蠱門中人；根據吟霜打聽得來的消息，江楓率領張四姑、七寶和尚和鄧飛來至萬蠱門匿藏的地方徐家墓園，尋着鬼影子譚燐……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天重九氣劍

强敵侵佔名刹　方丈慘成傀儡

江楓道：「好！鄧飛，放了他。」

鄧飛歎息一聲，道：「你聽聽，譚燐，這就是正、邪不同之處，你小子運氣實在不錯。」

張四姑拍拍譚燐的肩頭，道：「你可以走了。」

「我……我……」譚燐站起身子，却沒有離開。

「怎麼？是不是想留下點東西再走？」鄧飛冷冷的說。

「我的武功是不是被廢了？」譚燐看着江楓，道：「我現在全身無力，整個人都覺不對勁，放了我，我也逃不過天后宮中人的追殺。」

江楓微微一笑，右手揮動，拍開譚燐三處穴位，道：「你現在可以走了。」

譚燐運氣一試，果然武功盡復，立刻躬身一禮，道：「小可告退，不殺之恩，永銘肺腑，記着，在銅葫蘆口處，再加一層護鐵再燒，蠱毒可怕，不可大意。」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鬼影子狡詐得很，」鄧飛道：「這樣放了他，我擔心是縱虎歸山。」

「放心吧，鄧兄！我會掌握住他的行踪！」張四姑笑道：「他如回到三宮主那裏，我們再抓他回來，還可以問出不少機密，那時候，再殺他不遲。」

「張姑娘之能，和尚是眞的心服了。」七寶和尚提起兩個銅葫蘆，接道：「我去處理蠱毒！」

「入土爲安，我去埋了這兩具屍體。」鄧飛抓起兩具屍體，向外行去。

「大姐，今後咱們該如何行動？」

江楓一把拉過張四姑，攬入懷中。

張四姑任他輕薄一陣，才推開江楓，道：「你明天一早動身，趕往嵩山少林寺去。」

「爲甚麼？」江楓奇道：「快刀斬亂蔴，何不先把三宮主這股力量消滅？」

「我越想越不對勁，」張四姑道：「我們眞正的敵人，不是天馬堂，也不是天王門和天后宮。」

「那會是誰呢？」

「我不知道，江楓，不用對羅蘭他們解說甚麼，」張四姑道：「有些事說出來徒亂人意，你只管下命令就行了，而且，你只能帶三個人去。」

「那三個人？」

「大和尚和兩個小狐女。」

「大姐呢？」江楓急道：「你爲甚麼不跟我去？」

「我和梅花還要留在長安，只是由明轉暗！」張四姑說：「要歐陽昭和羅蘭召集老叫化錢缺等一批人，遁入終南山中，借機會由兩人傳授武功，這樣可以讓他們責有專司，也可以使我們多一些可用的人，我會找機會和青鳳連絡，請她在暗中帮忙，等我長安事了，我會去找你們！」

「第一，我不明白爲甚麼要去少林寺？少林寺早已經被天王門、天馬堂所統治；第二，妳不跟我們一起去，

一旦有了意外變化，我要跟誰商量？」

「第一，我不信少林寺會被完全征服，他們有千年傳統，經過了無數的風浪，早已經有了應變的謀略，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可能會有奇遇，因爲，眞正的武技精華，還是在少林寺中，單是七十二種絕技，就可以讓世上最聰明的人，一輩子也學不全。」張四姑道：「第二，大和尚的經驗、閱歷勝我十倍，他說佩服我，只是稱讚我的左道技藝，如論料敵斷事之能，他絕不在我之下；第三，兩個小狐女和你走在一起，離開了我和羅蘭夫婦的視線，就夠你應付了，你還怕旅途寂寞嗎？」

「大姐，我……」

「不要說了，我知道你的心意，」張四姑道：「兩個小狐女已經是你的人了，她們的爹娘也已允婚，何況天狐夫人有意培養你的邪氣，你很容易亂性，忍不住就吃了她們吧。」

「這……」江楓苦笑一下，道：「姨娘傳我的內功確實有點邪門，我兼習無相神功，才能勉强克制，要不然，我眞的可能成了色中餓鬼，所以，我希望大姐能跟我同去。」

「不行，我要留在長安找出眞相，至少也要查出一點眉目，兩個小狐女很認眞的傳授我天狐武功，我學的技藝和天狐武功有點近似，所以，很快發覺到天狐武功曲徑通幽，不過，天狐夫人傳給羅蘭的已經過濾，亂性部份已減至最低，這就是兩個小狐女能守得住最後一關的原因，傳給你的，大概是全盤相授了，所以，你有那麼深厚的內功，却不能克制自己，以『惑心術』挑逗起別人的情焰慾火，自己也一樣把持不住，我想，這是天狐夫人有意的造就，使你的『惑心術』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大姐也抗不住你的魅力，大概天下很少有女人能夠抗拒了，我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羅蘭，她已經把天狐媚笑練入化境，自己還認爲未習天狐武功，就搏殺技巧而言，她是沒有練習，但却不自覺的練成了天狐媚笑，你吃了兩個小狐女，會使你更加警惕，我已經警告過羅蘭，要她小心謹愼，她又有愛笑的毛病，眞是寃家路窄，你也要給我留心一些才行。」

「大姐不提，小弟也不敢亂說，羅蘭笑起來，眞的還有些像姨娘重生，不過，小弟相信還可以尅制自己。」

「別自信，小情郎，平常當然不會有事，我怕她不自覺的對你展現天狐媚笑，你又不自主的以『惑心術』和她對抗，雙方較上了勁，你能自持得住麼？」張四姑歎口氣，道：「如果羅蘭抵拒不住，投懷送抱，你怎麼辦？」

江楓頓覺心底處泛升起一股寒意，點點頭道：「對！一旦施展『惑心術』，我的自制能力就大爲減弱，若然如此，那眞是天下大亂了。」

「多少恨事，都是由情慾引起，羅蘭心地純眞，胸無城府，一旦動情氾濫，就會率性而爲，除了自絕一死，不會遏止，小情郎，你要特別小心啊，盡量避免和羅蘭單獨相處。」

「是是是，小弟記下了。」江楓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大姐賜予小弟的太多了，教我作人，爲我作事，我……」

「不必慚疚，不是你，大姐這一生大概也品嚐不到作女人的滋味，再說，我學了這一身技藝，如不施展出來，埋入黃土，和草木同朽，豈不是太可惜了！」張四姑笑一笑，道：「聽我的話，明天就動身趕往少林寺去，有大和尚運籌帷幄，我相信會有收穫，遇上機緣，讓兩個小狐女也同學少林絕藝，日後眞到決戰時刻，武林三聖傳授你的武功，未必有尅敵致勝的把握，小情郎，你要明白，能爲你分擔千鈞重任的，兩個小狐女是最重要的人物，天狐技藝使她們提早開竅，十幾歲的小丫頭，機警靈巧，比起當年大姐我尤有過之。」

「小弟受命，明天一早便動身。」

只聽步履之聲傳來，鄧飛步入瓦舍，笑道：「有一個丈多深的土坑，省却了我不少的工夫，我把土坑塡滿石土，又移植青草在上，我不信有人能找到他們的屍體。」

「和尚找到了一間打鐵鋪！」七寶和尚聲到人到，說：「花了五兩銀子，租用頓飯辰光，乖乖，可眞是烈火熊熊啊！等兩個銅葫蘆化成流汁，和尚才離開那裏，就算是鐵鑄的活蠱，也該屍骨不存了。」

「很好，咱們回去吧！」江楓道：「大師，明天一早、你還要跟我趕赴嵩山。」

大和尚微微一笑，道：「不錯，那裏是武學根源，和尚不相信少林寺會被完全征服，虎隱山崗，龍潛深淵，他們正在等你。」

江楓怔了一怔，道：「你跟大姐的看法一樣？」

「比起張姑娘，和尚自知有所不及！」

「好了，大和尚，別把我捧得太高，」張四姑道：「你們一行四個人，明天一早就走！」

「那兩個可是雪、霜兩女？」

張四姑點點頭。

「佩服，佩服！」七寶和尚道：「點將用兵，無不恰到好處，往少林，本應該由妳張姑娘陪江老弟去的，但和尚自知擔不起留下來的重責大任，只好揀點輕巧事幹啦！」

江楓奇道：「你也贊成雪、霜同去？」

「是啊！放眼當今武林，除了你江老弟具有速成技藝的才能之外，還有誰能比得上雪、霜兩位小姑娘的吸收才慧？」七寶和尚說：「張姑娘的技藝，博雜萬端，兩位小美人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已能登堂入室，駕輕就熟。」

江楓心中有點不服氣，笑一笑，道：「大和尚，你可知道大姐爲甚麼不能跟我們一起去少林寺？」

「好像是要查明一些事情吧？至於甚麼事，和尚就說不上了。」

「唉！勿怪大姐一直對你讚不絕口，你們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鄧飛看了江楓一眼，欲言又止。

「鄧兄，不要焦慮，江楓早有了安排！」張四姑說：「明天，大家一起離開長安。」

鄧飛點頭道：「這就好，這就好。」

「老鄧啊！你這個總管，能不能帶走銀子？」

「大師要多少？鄧某人湊湊看，三五萬兩，大概拿得出來。」

「不夠，不夠，」大和尚笑道：「有多少，就拿走多少，以後大家的日子，就靠這一票活下去了。」

「我明白了！」鄧飛道：「回到洛陽，我就下手，我想連偸帶搶，應該有個三四十萬兩吧。」

「走！那就快回洛陽居！」江楓道：「就請大師帮鄧兄一把，三宮主如果發覺阻止，那就大開殺戒。」

「有你江老弟這句話，咱們就是名正言順的拿銀子了，和尚全力以赴。」

* * *

大和尚戴上假髮，穿了一件羊皮大襖，趕着一輛雙套篷車，健馬快車，奔馳在東上的大道中。

江楓很舒服的躺在馬車上，兩個小狐女分在他左右兩側。

兩個小美人高興極了，車中的熱鬧就不必提啦！她們忽然躺下去，忽又坐起來，一會兒像扭糖似的纏在江大哥的身上，一會兒又投懷送抱，撒盡嬌媚。

反正已有名份，再說車篷低垂，既可擋風，外面的人也瞧不到。

江楓表面上是閉着眼睛享受，暗裏却默運無相神功，尅制慾望，兩個小美人未曾沾過雨露情，和心中情郎親吻擁抱耳鬢廝磨覺着非常好玩，但江楓却被挑逗得十分辛苦，當眞是最難消受美人恩。

張四姑和歐陽昭、江楓等一起出城，離城五里才分道而行，老叫化錢缺則帶路，以歐陽昭夫婦爲首的數十人直奔終南山。

梅花和張四姑却易容折回，重回長安。

* * *

三宮主發覺到事情怪異時，江楓等已走了一個時辰。

原來，張四姑早有設計，大家分批潛離洛陽居，走得風平浪靜，草木不驚。

但最嚴重的是鄧飛帶走了洛陽居所有的銀錢，包括賭場的本錢、銀號的存款，連酒館的買菜錢也未留下。

三宮主下令追索江楓等人的行踪，事實上，這也只是虛張聲勢，沒有人敢認眞去追查，因爲眞的追上了，絕對保不住性命。

* * *

少林寺，位於嵩山少室峯的北麓，建於北魏孝文帝時代，因達摩祖師住持少林寺，傳留下技藝精華。

現在，江楓已到了少林寺的大門外面。

表面上看去，少林寺沒有甚麼改變，大門前，仍有當值的僧侶守護，只是太靜了一些，靜得不見一個香客。

七寶和尚穿着俗家衣着，雪、霜兩姝却改着了男裝，扮作江楓的隨身小廝。

江楓身着錦緞長袍，大搖大擺的向寺中步去。

兩個守山門的中年和尚，對江楓直闖入寺的舉動有些奇怪，很多年沒有這種事了，兩人移動阻攔時，江楓已進了寺門。

但兩僧身法奇快，一個轉身飛躍，已擋在江楓身前，顯示出相當厚實的武功基礎。

江楓一抱拳，道：「兩位大師父請了。」

兩個和尚都在三十四五左右，那是一般學武人的黃金時間，功力、體能都到了最佳狀態，一色的灰色布僧袍，顯出兩人身份相若，屬於同一等級。

兩個人本想怒聲責問，但江楓彬彬有禮的神態，反使兩個和尚微微一怔，還未來得及質問，江楓又搶先開了口。

「本官南下公幹，久聞少林寺的大名，特地抽出一日空暇來此瞻仰一番，請兩位大師父代爲傳報方丈，本官在此恭候回話。」

不但是官，而且是京官，南下公幹，特地抽一日時間，這說明了絕不會多留，可能是大約的看看就走，話雖說得婉轉，却軟中有硬。

兩個和尚心中盤算了一番，互相對望一眼，由左首灰衣僧人說道：「你是京裏的？」

「不錯，」江楓道：「本官任職兵部，大師父可要看看本官的公幹文件。」

「不用，不用，」兩個和尚顯然是沒有閱歷的人，似是被江楓給唬住了。

當然，江楓氣勢也頗有作官的架式，大和尚身着黑色長袍，身軀修偉，腰束紫帶，還繫了一把寶石鑲柄的腰刀，吟雪、吟霜已長得亭亭玉立，扮兩個隨身小廝，有如畫中仙童，再加江楓錦袍虎繡，那份氣勢，確給人一種公侯王子的感覺。

但聞爲首的和尚說道：「大人請稍候片刻，小僧立刻通報方丈，但只不知要如何上稟？」

雖是沒有閱歷、經驗，但却頗有智略。

「本官姓風，任職兵部兵馬司。」

「原來是風大人，小僧去去就來。」轉身快步而去。

「奇怪呀！」大和尚望着留下的一個和尚，道：「這少林寺乃佛門名刹，一向香客衆多，任人朝拜，怎麼現在……」

「入鄉隨俗，」江楓喝住了七寶大師，說道：「像少林寺這樣的佛門聖地，自然有他們的規矩。」

「大爺恕罪，小人多嘴了。」大和尚一面回答，一面躬身行禮。

兩個人演起戲來，還眞的似模似樣，兩個小狐女也具演戲的天才，不但忍住了沒有笑，而且，緊繃着兩張臉，心中似是大感不滿。

看看四人神情，灰衣僧人無法不解釋了，笑一笑，道：「這位管家，」望着七寶大師接道：「少林寺本來是任人出入，拜佛晋香，只是去年有批人僞裝香客，大鬧少林寺，傷了我們不少師兄弟，也死傷了很多無辜的香客，所以，就開始對香客稍作盤查，事實上，自那次事件之後，香客自動日漸減少。」

「原來如此，」江楓負手四顧，不再理會灰衣僧人，心中却暗暗忖道：「看來，他們對官府中人還心存顧忌，還眞被大和尚給料中了。」

但見傳報的灰衣僧人飛奔而來，身後跟着一個身披黃色袈裟的高大和尚。

江楓端足架子，望着那黃衣和尚，却不開口。

黃衣僧人倒是誠心誠意迎客，一停下就合掌當胸，道：「貧僧知客僧司善，不知大人駕到，未能遠迎。」

「不用客氣，」江楓一擺手，道：「本官久聞少林盛名，希望晋見貴寺方丈一面，如有需官方協助之處，本官途過汴京時自會託囑河南布政使司，要他們善作照顧。」口氣雖然溫和，但却隱透身價，高不可攀。

「多謝大人，多謝大人……」司善急急說道：「貧僧已着人通報方丈，不會慢待大人，寺中產業，尚可糊僧羣之口，不敢勞動大人，但大人這番心意，貧僧先致謝意，請入客房待茶，方丈想必會親迎貴賓。」

「好，好，見過貴寺方丈之後，」江楓道：「還請大師帶路，遊覽一下少林寺的風光，唉！只可惜本官公務緊急，恐不能多留在此。」

「其實，少林寺也沒有動人的山水風光，」司善道：「千佛殿的五百羅漢像，是畫聖吳道子的手筆，鬚眉宛然，極爲工緻，達摩祖師的面壁石，有緣的人，隱約可見石上祖師身影留痕，除此之外，貧僧一時間也眞的想不出帶大人看些甚麼了。」

江楓在司善請讓中，一面舉步前行，一面說道：「聽說少林寺的藏經閣，有經書萬卷，記載七十二種絕技的密本，還有『天竺』原文經卷，都是稀世之寶啊！」

「怎麼，大人也會武功，也懂『天竺』文字？」司善有點意外的說。

「我熟讀戰陣兵法，」江楓道：「也練過刀、弓、石的功夫，縱馬疆場，衝鋒陷陣，也許可以，像你們少林寺那種飛簷走壁、點穴截脈一類的武功，就一竅不通了。」

「大人，」司善接道：「那只是小巧之技，不登大雅之堂，行兵佈陣，運籌帷幄，才是大將軍的才能。」

江楓心中一動，忖道：「幸好他接了口，要讓我一直說下去，只怕會說漏了嘴，不是暴露身份，就是無法下台，眞是言多必失啊！」

司善快行一步，推開一扇房門，道：「大人，請入客房待茶。」

只見一個小沙彌快步奔了過來，道：「司善師叔，方丈請風大人入禪房叙話。」

司善哼了一聲，道：「風大人是兵部大員，方丈應該親身迎接。」

江楓舉步跨入門內，立刻又退了出來，道：「不妨，不妨，貴寺方丈身份尊崇，本官應該登門拜會，怎敢有勞。」

「這眞是委屈大人了，貧僧爲大人引路。」

「不敢，不敢，由小沙彌帶路就好。」

江楓伸手攔阻了司善，忖道：「你終於露出馬脚了，少林寺的掌門，在寺中僧羣內心，身份尊貴無比，你竟敢出言報怨，絕非是少林寺出身的眞和尚了，看來，少林寺方丈，還是舊人……」

司善也不堅持，合掌笑道：「貧僧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方丈室是一座獨處於翠竹環繞的黃色磚房，幽靜清雅，小沙彌回頭看看兩個小狐女和七寶和尚，似是想出口阻止，却又不敢，敲敲門，高聲說道：「風大人請見方丈。」

「請。」禪房中傳出了一個低沉聲音。

小沙彌推開房門，却未跟進。

江楓步入室中，四顧了一眼，只見高大的方丈室中，陳設非常簡單，壁上的掛畫痕跡可見，但畫已不知去向，木案上香爐尤在，却不見裊裊檀香烟氣，給人一種失落蒼凉之感。

老方丈盤坐在一張寬大的木椅上，淡淡一笑，道：「大人請坐，恕老衲身體不適，不能起身迎客。」

那種萬念俱灰、生死漠然的神情，使江楓一陣心顫。

領袖天下武林的少林方丈，竟被迫害到如此境地。

七寶和尚却突然疾行兩步，伸手按在方丈的頂門上。

老方丈沒有閃避，反而閉上雙目，低聲說道：「既要利用老衲，却又不肯信任，連番遣人易容測試，何如殺了老衲，以絕疑慮。」

已確知老方丈未戴上人皮面具，

立刻傳音說道：「弟子七寶和尚，跟隨江楓少俠入寺探訪方丈。」

老方丈突睜雙目，神光如電，盯注在七寶和尚的臉上。

大和尚已收回右手，傳音接道：「江楓少俠是武林三聖造就的傳人，身兼三人之長，方丈如有指點，請盡快說明，我們高聲交談，暗施傳音，以亂監視人的耳目。」提高了聲音道：「方丈身體不適，大人不會見怪。」

「老衲百明，愧對歷代師祖，少林全寺盡入敵人掌握，大部份忠心弟子也都在隱忍待機……」改以高聲應道：「多謝風大人鑒諒！」

江楓哈哈一笑，道：「老方丈安心靜養，本官看看就走，今晚還要趕回客棧。」放低聲音，道：「方丈有何指教，晚輩洗耳恭聽。」

百明道：「少林寺缺山水之勝，只得古樸二字，恐是很難留下大人了。」放低聲音，接道：「敵人武功奇高，本寺中的達摩、戒律兩院住持，雖是老衲師弟，武功成就却在老衲之上，帶着寺中十二位上座高僧，血戰殉難，羅漢大陣也被敵人以藥物迷倒，爲了保存千位僧衆性命，免名刹毀於大火，老衲不得不降，但他們仍不放心，在老衲身上加了各種禁制，少林寺情形如此，想來武當也難倖免！」

「是的，江湖上所有門派、幫會，已全入了他們的掌握之中，」七寶和尚道：「敵勢遍佈江湖，弟子才帶領江少俠前來晉謁，求方丈指點一條明路。」

百明臉上肌肉顫動，似是內心中正在作强烈的交戰。

「貴寺千佛殿中五百羅漢像，個個神情不同，」江楓高聲問道：「聽說是出自畫聖吳道子的手筆，此事是眞是假？」

「寺中誌記，傳載甚明，自然不假了！」百明也高聲回答。

口中應對，人却雙目緊閉，顯然內心中仍未能作出決定。

這時，兩個小狐女並未站在江大哥的身側，却分守在禪房前後窗口處，向外探視，以防有人潛近。

如此的聰慧可人，誰能不動心惜愛！

「武林蒙難，江湖應劫，老方丈如受寺中法規縛束，弟子也不敢强求，」七寶和尚拜伏於地，叩了三個頭，道：「弟子告辭，老方丈多多珍重！」站起身子，轉身行去。

江楓心中忖道：難道少林寺眞的還有高過三位師長的絕學不成？這一趟恐怕是白來了。對百明抱拳一揖，也轉身離去。

他神情平靜，沒有失望的感覺，因爲他本就不太相信少林寺中會有高過武林三聖的絕技，但張四姑既然說了，不能不來，心中未抱太大希望，自然心波不起。

「回來！」百明大師的聲音雖低，但却似用盡了全身氣力，連身體也有些顫抖了。

顯然，他已作了重大的決定。

兩人應聲而回。

「老衲只有一個要求，屬於少林寺的，日後要還給少林。」

江楓淡淡一笑，微微頷首，看得出他心中根本沒有重視這件事情。

七寶和尚低聲道：「江少俠，快給老方丈一個保証，一個明顯的承諾。」

他說得神情莊嚴，江楓只好應道：「得自少林的，晚輩保証全數歸還，絕不藏私！」

「武林三聖是兩百年來，江湖中的超凡人物，不過，敵人太强了。」百明大師道：「老衲偏向禪學、佛學，習武不勤，但達摩、戒律兩院的院主却是習武的奇才，他們的武功成就，也許不及三聖，但也是少林寺中近兩百年來，未曾有過的高手，每人都兼通十種以上的絕技，加上本寺十二位上座高僧，盡出本身技藝，苦戰兩個時辰之久，仍死傷於對方之手，對方亦是憑藉着眞實本領擊敗我們，未施展詭計、暗算。」

「他們是甚麼人？男的，還是女的？」江楓道：「大師總該知道一點吧！」

「不錯，老衲只知道一點點，他們有男有女，男的是天王門門主，女的是天后宮宮主，其他從人雖多，老衲也認識不少，不過却未出過手，出手的一共六個人，老衲只知道兩個，另外四個人，老衲不認識，也未聽說過，他們盡毀少林寺兩代精英，到現在爲止，老衲還不知他們的姓名，只記得其中一人左手掌心中有一顆紅痣，手心長痣，絕無僅有，兩位日後也許會遇到他，六個人中，兩女四男，一個女的是天后宮宮主，另一個老衲只見過她一次，心狠手辣，尤過男人……」

「晚輩記下了。」江楓豪氣風度的接道：「日後遇上那些人，晚輩絕不放過。」

兩人交談，各說各話，百明大師隱隱暗示，武林三聖武功不足以尅敵制勝，但江楓却一直未表示出對少林武技的熱衷，顯然是不信少林有超越三聖的武功。

「老方丈，時機迫促啊！」七寶和尚發覺要說服江楓相信少林寺密藏有絕世武藝，一時間不太容易，只好說服老和尚了。

「少林寺有很多傳繼絕學的應變準備，但這一次，大都被破除、斬斷，諸位來得正好，」百明方丈由貼身內衣中取出一片黃色布塊，接道：「好好收藏，到汴京相國寺外，找狗皮葫蘆，把這個交給他，等他驗明眞僞，兩位想要甚麼，就直接對他說吧。」

「狗皮葫蘆是個人，還是一件東西？」江楓道：「老方丈能否指點得詳盡一些？」

「老實說，老衲也不清楚，但一定會在相國寺附近，這是上代掌門傳下來的一步死棋，用過就不能再用，百多年來從未用過，地點明確，範圍有限，找起來應該不會太難，諸位若無其事而來，還請若無其他事而去，既可免被人追踪之險，也替少林寺免去一些悲慘事情。」

七寶和尚道：「難道他們會處置寺內僧衆，以代警告？」

百明大師點點頭。

江楓怒容湧現，道：「可惡，可恨！大師，他們是否穿着僧袍？如何才能分辨？」

「很難分辨，」百明大師道：「他們剃光了頭，穿起僧衣袈裟，不認識的，也無法分辨，老衲擔心的是，他們耳目廣佈，又極多疑，你們要千萬小心，目下眞正少林寺中的僧侶，不能擅自行動，老衲無法派人幫你們，一切由你們自己擔待了！」

「老方丈放心，弟子會小心應付。」

百明方丈點點頭，道：「你們走吧！留久了，會使他們動疑。」

七寶和尚歎息一聲，道：「目睹老方丈身受苦難，弟子竟然無法援救，還請珍重，弟子告退了。」

他沒有勉强江楓，但本身却對百明十分敬重，又叩了一個頭，才離開禪房。

出了方丈室，行不了十丈，只見知客僧司善，帶着一個面目清秀的小和尚恭候路側，合掌笑道：「貧僧特地選了一個口齒伶俐的小和尚，伴隨侍候，大人可要先進些點心，休息片刻？」

「不用了，」江楓道：「咱們看看千佛殿、達摩面壁石，就離開這裏，大師說得不錯，這地方，確實沒有使人留連忘返的風光。」

司善微微一怔，道：「大人，是不是本寺方丈得罪了你？」

江楓沉吟了一陣，道：「他身體不好，我們談話不多。」

「這倒也是，老方丈一身武功，十分高明！」司善道：「可是英雄只怕病來磨，年紀大了，武功也不管用了，一場小病，就把老方丈給折騰得受不了啦！如有開罪之處，貧僧這廂陪禮。」

雙手抱拳，深深一揖，似是忘記了和尚的身份。

江楓也不點頭，只笑一笑，道：「沒甚麼啦！老方丈身體不好，我們不便多作打擾，走吧！我們先去看看千佛殿。」

五百羅漢像，工藝精絕，但江楓也只是走馬看花，倒是對達摩面壁石看得十分仔細。

遊賞少林寺，只不過花了兩個時辰，辭別知客僧司善，直奔登封城寄放馬車的客棧，吃點東西，連夜起程，奔向汴京。

（未完．卅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揭穿魔教陰謀　協助道長反擊

上文提要：華山掌門人是七眞之首元眞子，以禮招待谷飛雲等師兄妹，住在一座別院內，晚上長眞子暗約谷飛雲出外指點武功，其實是奉通天教教主之命捉拿谷飛雲，原來長眞子是由教主七弟子辛七姑假扮，她用網網着谷飛雲，隨即又將他放走，撕下面具，說出超眞子和長眞子都被囚禁在祖師堂石窟裡，請他通知清眞子將他們救出。將面具作証據，請谷飛雲帶回去……

辛七姑說完，掉頭疾奔而去。

谷飛雲只叫了一聲，「辛姑娘……」但辛七姑已經飛掠遠去，他望着她後形，心頭感到一陣惘然若失，只好把一張面具和兩管黃蜂針一起收入懷中，心中只是盤算着回去如何說法，至少不能說出辛七姑的名字，更不能說她是女的。

回到下院，他就從大門越牆進去，這時已經快近三更，華山派晚上自然派有值夜弟子，他剛剛飛落中庭，就有兩名青袍道人持劍躍出，口中喝道：「甚麼人夜闖華山派？」

谷飛雲忙道：「二位道兄，在下是住在貴派賓舍的谷飛雲，不知貴派今晚是那一位道長值夜，煩請趕快通報一聲，說在下有緊急之事求見。」

那兩名青袍道人白天時早已聽說過今天來了三位貴賓之事，其中一人趕忙打了個稽首道：「原來是谷施主，今晚值夜的是六師叔，谷施主請隨貧道來。」

谷飛雲說了聲：「請！」就由青袍道人領路，一直來至西首偏殿，青袍道人脚下一停，躬身道：「啓稟六師叔，谷飛雲施主說有要事求見。」

只聽偏殿中有人說了聲：「快請！」求眞子已經隨着話聲迎了出來，一面打着稽首道：「谷少俠此時前來，必有見教，快請裡面坐。」

谷飛雲也不客氣，隨着走入，還沒坐下，就道：「道長，此事十分急迫，能否立即去請清眞、成眞二位道長前來？」

長眞子看他手握長劍，神色匆忙，自可料到發生了甚麼事故，一面說道：「谷少俠能否先爲貧道略作說明，貧道才好派人去請二師兄、三師兄前來。」

谷飛雲道：「自然可以，在下今晚發現有人劫持貴派超眞、長眞二位道長，特地趕來報訊的。」

求眞子身軀一震，吃驚的道：「會有這種事？不知是甚麼人劫持了五師兄、七師弟？」

谷飛雲看他問個不休，心頭已感不耐，說道：「是通天教的人，救人如救火，遲了就來不及了，道長快派人去請清眞、成眞二位道長才好。」

求眞子也知道事關重大，連忙點頭道：「谷少俠說得對。」接着道：「那就請谷少俠寬坐一會，此事還是由貧道面報二位師兄的好。」說完，往外就走。

谷飛雲就在椅上坐下，一名青袍道人端着木盤送上一盞茶來。

這回倒是不慢，不到一盞茶的工夫，求眞子陪同清眞子、成眞子匆匆趕來。跨進門，清眞子剛叫了聲：「谷少俠……」

谷飛雲已經站了起來，說道：「三位道長，此事十分機密，外面……」

求眞子道：「谷少俠放心，這裡是敝師兄弟值班之所，門下弟子未奉召

喚，不准入內。」

「那就好。」谷飛雲抬抬手，請三人坐下，就把今晚二更不到，長眞子約自己前去一處荒僻山坳，如何要以鐵扇跟自己比試，自己看他在未交手前，摺扇當胸輕搖的姿態，已經起了疑竇……

求眞子問道：「七師弟摺扇輕搖，如何不對了呢？」

谷飛雲笑了笑道：「在下和通天教門下首徒東無忌交過二次手，也看過張少軒、秦劍秋他們使的都是鐵骨摺扇，在未動手之前，也都是摺扇當胸輕搖，故示瀟洒。」

這話聽得三位道長都不禁臉色爲之一變，清眞子道：「谷少俠請說下去。」

谷飛雲就把自己如何和他比試之中，故意施展避劍身法，長眞子也使出一種極爲精妙的身法，打到五十來招，長眞子要求使劍，而且雙方不准再使用特殊身法。

但比試劍法依舊相持不下，他如何倒縱出去，此時從大樹上忽然瀉落兩個青袍道人，張開巨網，把自己網住，自己如何故意不動，套問他這是做甚麼，長眞子認爲自己已落入他手中，得意的說出自己不該一出江湖，就和通天教作對，破壞他們在少林、武當兩處大事，他奉命行事，要把自己押去通天教發落……

清眞子身軀震動，駭然道：「七師弟會是通天教的奸細？哦，谷少俠後來如何呢？」

谷飛雲笑道：「在下早已從他施展的身法上，看出是通天教的武功，任由他們網住，只是要他親自說出來而已，此時長劍已無法施展，但在下身邊另有一支短劍，他話聲甫落，在下已經揮動短劍破網而出，長眞子驟覩在下破網而出，就大聲喝道：『放針，此人格殺勿論！』同時也立即揮劍攻來。

在下目光一瞥，發現兩個青袍道人已經迅速從懷中取出兩管黑黝黝的針筒，一時那還容他們發射，迅即把短劍交到左手，右手長劍出鞘，雙手同發，先解決了兩個手持針筒的道人……」

說到這裡，谷飛雲伸手從懷中取出兩管針筒，放到桌上。

成眞子目光一注，不覺悚然動容，失聲道：「這是黑白兩道列爲禁止使用的黃蜂針！」

清眞子問道：「谷少俠，七師弟後來怎樣呢？」

谷飛雲笑道：「方才比劍，在下是有意要看看他到底有何花樣，才和他打了二三十招，此時就不用和他客氣了，很快就被在下用劍尖點了他兩處穴道。在下和通天教門下，交過幾次手，深知他們滲透臥底的技倆，一是像少林張少軒、武當秦劍秋，甘心爲虎作倀；一是冒名頂替，由他們的人假冒，長眞道長外號鐵扇子，但他和在下動手之際，扇招並不高明，和通天教教主門下四大弟子差得很遠，但他使出來的長劍却反而較爲純熟，因此在下判斷此人決不是長眞道長，終於在他頸項下揭起了一張人皮面具……」

說到這裡，又從懷中取出一張面具來，交到清眞子手上。

清眞子仔細看了一陣，憤怒的道：「他們果然處心積慮已久，這張面具做得如此精細，無怪咱們都沒有瞧出破綻來。」

說着又把面具遞給了成眞子，接着問道：「後來呢？」

谷飛雲道：「在下揭下他面具後，就用劍尖指着他問道：『長眞子是不是你殺的？』

他心中一害怕，就說出長眞子並沒有死，在下就問他長眞子現在那裡，他只好說出囚在祖師堂。在下又問他超眞子也是你們的人假扮的了？他點點頭。

「原來他一直在運功解穴，就在此時，趁在下不備，突然一個倒縱，拔腿就跑，已經掠出十數丈外，在下估計追之不及，而且救人要緊，才拾取了兩管針筒，匆匆趕回來報訊。」

他這番話，雖然略過辛七姑之事，但也說得毫無破綻。

清眞子道：「事不宜遲，萬一此人趕去報訊，賊黨眼看行藏敗露，勢難再留，說不定會對五師弟、七師弟不利，六師弟，你趕快去調集二十名弟子，每人預備白色鵝毛一支，收在懷中，由愚兄和三師弟率領，前去祖師堂救人，這裡由你留守。」

求眞子答應一聲，立即退了出去。

清眞子朝谷飛雲打了個稽首道：「今晚若非谷少俠智勇兼備，揭穿他們陰謀，假以時日，敝派就不堪設想了，少俠這份大德，敝派會一直記住的。」

谷飛雲道：「道長不用客氣，現在前去救人要緊。」

清眞子看了他一眼，才道：「救人之事，本來是敝派的事情，不好再煩勞谷少俠，只是今晚之事，是谷少俠揭發的，不知可否和貧道一行？也好作個見証。」

谷飛雲笑道：「在下自當隨同二位道長前往。」

清眞子抬手道：「那就請吧！」

谷飛雲道：「還是道長請先。」

清眞子、成眞子和谷飛雲走出前進，求眞子已召集了二十名青袍道人，排成兩行，站在殿前，肅靜無聲。清眞子走下台階，頷首道：「你們都帶了白鵝毛？」

二十名弟子應了聲「是」。

清眞子道：「很好，你們隨我前去，一切須聽我號令行事，立即出發。」

說完，就和成眞子、谷飛雲三人

走在前面。

二十名青袍道人並不知道要去那裡，只是分成兩行，跟着三人魚貫而行。

清眞子因路上不便多言，而且救人如救火，自然越快越好，因此出了下院大門，就一路疾行，一行人也各自加快脚步，往後山趕去。

現在二十名弟子已可猜想得到，一定是祖師堂發生了甚麼事。

不過片刻工夫，已經趕到山下白石牌坊前面。清眞子脚下一停，朝二十名弟子低聲說道：「你們聽着，待會聽我號令，一旦動手，就要把白鵝毛插在道髻上，不可忘了。」

二十名弟子一齊應了聲「是」。

清眞子道：「好，我們上去。」

他和成眞子依然走在前面，一面以「傳音入密」朝谷飛雲道：「谷少俠，貧道有個不情之請，待會到了祖師堂，想請少俠先隱藏起來，最好是隱身樹上，居高臨下，可以替貧道等人監視行動，以防賊黨乘機逃脫。」

谷飛雲點頭道：「道長吩咐，在下自當遵命，那麼在下就先走一步了。」

說完，雙足一頓，一道人影凌空射起，宛如離弦之箭，眨眼就失去了影子！

清眞子輕輕歎息一聲道：「三師弟，咱們空自勤修苦練了幾十年，比起谷少俠來，當眞望塵莫及！」

成眞子詫異的道：「谷少俠輕輕年紀，那來如此高超的輕功？」

清眞子道：「愚兄看他輕功身法，極似崑崙一脈，只是聽說岳大先生從未收過門徒。」

他們雖是拾級而上，但一路石級極爲平坦，是以走得極快，現在離祖師廟已不過一箭來路，就不便再交談了。

快到門前，清眞子脚下一停，回頭吩咐道：「你們上去一個人，前去叩門。」

一名青袍道人越衆而出，跨上幾步，舉手在門上叩了三下銅環。

只聽裡面有人說道：「深更半夜，又是甚麼人？」

兩扇大門呀然開啓，並肩走出兩名青袍道人，其中一個連人影還沒看清，就大聲喝道：「甚麼人敲得這麼急，是不是想趕着去投胎？」

上去敲門的青袍道人喝道：「大膽！在二觀主、三觀主面前，你竟敢如此胡說八道？」

那兩個青袍道人聽說二觀主、三觀主來了，不由得大吃一驚，慌忙雙雙迎了出來，一齊躬下身去，說道：「弟子該死，不知二觀主、三觀主駕到……」

清眞子已經知道他們早已全是賊黨，並非華山門下，也用不着責怪他們了，口中哼了一聲道：「你們還不快去通報五師弟，到大殿上來見我。」

其中一個趕緊答應一聲，轉身往裡奔去。留下的一個連忙躬身道：「二觀主、三觀主請。」

清眞子、成眞子也沒去理睬他，大步跨入大門，身後二十名弟子也跟着走入。

越過大天井，迎面就是祖師堂大殿了，殿中供奉着華山派歷代祖師的神位。

清眞子和成眞子走上石階，跨入大殿，先向祖師神位行了禮。二十名弟子則列成兩行，站在階下。

方才開門的那個青袍道人跟着走入大殿，不待吩咐，點起了兩支兒臂粗的紅燭，燭光熒熒，登時照亮了整個大殿。

只聽一陣橐橐步履之聲從廻廊傳來，接着從殿門走進一個灰黑長鬚的灰布道袍老道，他左手執一支拂塵，右手打着稽首，躬躬身道：「二師兄、三師兄請了，這麼晚了，二位師兄夤夜趕來，想必有甚麼事了？」

他正是華山七眞的老五、祖師堂住持超眞子。

清眞子注意看他神情面貌，並無稍異，只是細聽聲音就嫌粗了些。江湖上原有一種變音術，就是摹倣人家聲音的，但此人也至少化了不少工夫，才把五師弟摹倣到，如果沒有谷少俠揭發，自己和他幾十年同門師兄弟都沒有看出來。

一面神情凝重的道：「五師弟，愚兄得到密報，有通天教黨徒，藏匿在祖師堂石窟之中，不知五師弟可曾發覺？」

超眞子聽得一呆，說道：「會有這種事？要是眞有外人潛伏，小弟怎麼會一無所知？這種密報，多半是揑造故事，古人所謂謠言止於智者，大師兄怎麼會輕信這些無稽之談？」

清眞子臉色凝重的道：「這種事寧可信其有，五師弟，咱們進去瞧瞧。」

超眞子嘿的乾笑了一聲道：「小弟奉掌門人令諭，住持祖師堂，二師兄這話可是不相信小弟？還是說小弟和通天教勾結了？」

清眞子怫然道：「五師弟，你怎可這樣說話？難道愚兄和三師弟不是奉掌門人之命來的嗎？」

他口氣稍頓，也稍稍緩和了些，又道：「掌門人因祖師洞石窟地方遼闊，如果眞要有人潛伏，五師弟和你八個門下人手不足，一時也無法搜索得到，才要愚兄和三師弟同來，好逐一搜查，庶不致有誤。」

「好吧！」超眞子一手摸着垂胸灰黑長髯，嘿嘿乾笑道：「二師兄要搜，就請進去搜好了。」

清眞子嚴肅的道：「五師弟帶路。」

超眞子一聲不作，走在前面領路，清眞子緊跟在他身後走去。

成眞子跟在二師兄身後，朝階下兩排二十名弟子揮了下手，二十名弟子立即跟在成眞子身後，列隊而行。

祖師堂一共有三進屋宇，第一進中間是祖師殿，第二進中間是膳廳，左右爲雲房（臥室）。第三進左首是廚房，右首兩間，也是臥室。中間却是一個寬大的穿堂。（穿堂，就是穿通的堂屋）

超眞子走到穿堂前面，腳下一停，立即有他門下兩個駐守穿堂的青袍道人迎了出來，躬身道：「弟子叩見師傅。」

超眞子也沒叫他們去叩見二位師伯，只是揮了揮右手，說道：「去打開屏風門。」

那兩名青袍道人奉命退下，走到穿堂裡首，打開兩扇高大的木門，原來這裡竟是一座洞府的入口，露出一個比人略高，寬約三人並肩可行的黑黝黝石窟！

這裡，就是華山派歷代祖師骨灰貯藏之處。

這時，隨同清眞子來的二十名弟子已經迅速點燃起氣死風燈。

清眞子喝道：「大家跟我進去。」

正待擧步，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從洞窟中傳了出來，道：「不用進來了。」

清眞子一怔，喝道：「是甚麼人？」

這時已從洞窟中瀟洒的走出一個人來，這人身穿一襲天藍長衫，看去不過二十六七歲，生得修眉朗目，十分英俊，臉含微笑，只是笑得有些冷傲，手中拿着一把打開的摺扇，在胸前輕輕搖着，更顯得洒脫斯文！

清眞子、成眞子曾聽谷飛雲說過，通天教教主門下，使的都是摺扇，在未動手之前，也都是摺扇當胸輕搖，故示瀟洒，言猶在耳，証之當前這個青衫人，果然一點不錯，兩人不覺互視了一眼。

清眞子故作不知，朝身邊超眞子問道：「五師弟，此人是誰？」

青衫人搖着摺扇，含笑道：「在下孟時賢。」

他只說了五個字，就目光一抬，朝超眞子道：「超眞，你退到後面去，今晚進來的人，一個也不能放過。」

超眞子奉命唯謹，答應一聲，正待後退！

清眞子陡然大喝一聲：「你給我站住！」

成眞子更不待慢，喝道：「二師兄叫你站住，你還不站住？」

喝聲出口，右手閃電般朝超眞子肩頭抓去。

超眞子早就料到成眞子會出手，雙肩一晃，飛快的從兩人身邊閃出。

孟時賢唉了一聲，笑道：「你們要動手，還怕沒有動手的機會嗎？」

清眞子目光直注孟時賢，冷然道：「你是通天教教主門下？」

孟時賢冷峻的笑了笑道：「這還用問嗎？」

清眞子道：「貧道已經來了，你還是束手就縛的好。」

孟時賢朗笑道：「這話應該由在下說才是，因爲你們到了這裡，已經是無路可退了。」

原來超眞子掠出大天井，左手向空一揮，他門下八個青袍道人立即手仗長劍，從前面分左右閃出，一字排開，攔在華山派二十名弟子的後面，截住了清眞子等人的退路。

清眞子怒笑道：「那好，你試試誰把誰拏下吧。」

鏘然拔劍，一面朝成眞子喝道：「三師弟，你去把勾結外人的叛徒超眞拏下來。」

成眞子也在此時拔出劍來，躬身道：「小弟遵命。」

長劍朝前一指，他帶來的二十名弟子迅速分成兩隊，一隊十人由成眞子率領，轉過身面對超眞子師徒九人，另一隊的十人仍然站在清眞子身後。

孟時賢摺扇一搖，朗聲道：「且慢！」

他這聲「且慢」，成眞子也只好暫時停住。

清眞子道：「你還有何說？」

孟時賢道：「要動手也不急在一時，總該等在下把話說清楚了。」

清眞子道：「你說！」

孟時賢摺扇一攏，指指超眞子，慢條斯理的道：「其實他已經不是你五師弟超眞子了。」

清眞子沉哼一聲道：「貧道早已知道，你們一慣的技倆，就是以假亂眞，僅憑區區一張人皮面具，能夠瞞得多久？」

「不錯，僅憑一張人皮面具，是瞞不住多久的。」

孟時賢依然摺扇當胸，輕輕搖着，笑了笑道：「但只要能瞞過一時，也就夠了。」他不待清眞子開口，接下去道：「譬如貴派吧，現在沒有改換的已經只有你們兩位了，過了今晚，連二位也一起換成了我們的人，天下還有誰會說華山七眞是假的呢？」

清眞子怒聲道：「你胡說！」

孟時賢笑道：「在下一點也不胡說，難道你們現在的掌門人不是假的嗎？你們不相信，那也無妨，反正過了今晚，華山派的清眞子、成眞子已經不是二位了。」

清眞子怒極，大喝一聲：「三師弟上，咱們把這些賊黨一起拏下了。」

「慢點！」孟時賢喝了一聲，續道：「你可是不相信嗎？在下可以給你們引見兩個人，你們就知道了。」

清眞子、成眞子看他說得如此神秘，倒也要看看他究竟有些甚麼花樣。

孟時賢話聲一落，把摺扇往束腰絲絳上一插，然後輕輕拍了兩下手掌，笑道：「二位道兄可以出來了。」

就在此時，果然從石窟中緩步走出兩個人來！

這兩人一身灰布道袍，頭簪道髻，前面一個鬚眉花白，年約六旬以外，赫然是華山七眞的老二清眞子，第二個年在五旬以上的，則是老三成眞子。

清眞子、成眞子看得不禁一怔，這兩人無論面貌、擧動、身材高矮，居然和自己二人一模一樣，面對面站着，就像照鏡子一般，不開口說話，連自己也看不出他們的破綻來，如果是外人的話，當然更分不出眞假來了！

清眞子怒極而笑，點頭道：「你們果然用心狠毒得很。」

孟時賢沒有答話，只是摺扇一指清眞子、成眞子二人，朝假清眞子、假成眞子說道：「這二人假冒兩位道兄，實在可惡，兩位道兄應該教訓教訓他們，也好讓他們知道華山七眞的厲害。」

此人當眞顚倒黑白，把清眞子和成眞子說成假的！

假清眞子稽首道：「孟令主說得極是，這兩個妖道胆敢假冒貧道師兄弟，正該教訓教訓他們！」

說話之時，已從肩頭撤下長劍，朝清眞子逼來，口中喝道：「好個妖道，你假冒貧道，還有何說？」

清眞子當眞被他氣破了胸膛，長劍一指，大喝一聲：「誰是妖道，你心中明白，看劍！」刷的一劍，振腕就刺。

假清眞子大笑道：「來得好！」長劍乍展，以攻還攻，兩人立時動上了手。

另外那個假成眞子也在同時仗劍朝成眞子走來，厲笑道：「你假冒貧道，是自己受縛呢？還是要貧道動手？」

成眞子本來的任務，是等二師兄和孟時賢交上手，自己就去對付假冒超眞子的賊人，一擧把人拏下。

那知半路裡冒出兩個假冒二師兄和自己的賊黨來，對方最厲害的一着，是要這兩個賊黨來對付自己兩人，這一來，那孟時賢和假冒五師弟超眞的賊人反而空出來了。

今晚之局，對方已經佔了人數上的便宜，自己這邊雖有二十名弟子，但要對付孟時賢和假冒五師弟的賊人，只怕也不是對方的對手。

現在只有寄望谷飛雲了，他如能及時趕回下院去，只有掌門人和六師弟趕來，方有勝算！

心中正在盤算之時，那假成眞子已經仗劍逼來，只好朝身邊弟子叮嚀道：「你們堅守這裡，對方不衝過來，不可出手。」

那弟子點點頭道：「弟子省得。」

成眞子迅快的盤算了一下，這一戰，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是拖延時光，希望隱身暗處的谷飛雲看清形勢，趕緊返回下院去討救兵；一是速戰速決，先把這個假冒自己的賊人解決了，也可把所處的劣勢扳回來。

這回眼看假成眞子一副狐假虎威的得意模樣，那裡還忍得住？迅即決定先解決了這個賊人再說，一念及此，立時飛身而起，口中大喝一聲：「妖道，你來試試我的劍利不利吧！」

一道劍光隨着飛起的身子橫掃過去。

這一劍，本是華山劍法中的一記殺着，叫做「飛雲出嶽」，再加上他含憤出手，勢道之盛，當眞罕有其匹！

假成眞子却也不是弱手，看他飛身發劍，急忙後退半步，身形右旋，長劍隨着揮出，使了一招「排風蕩雲」，從側攔擊。

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响，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但成眞子心頭不期猛然一震，因爲對方使的這一招「排風蕩雲」，正是華山劍法，而且對方功力之深，幾乎不在自己之下！

「好！你再接我一劍。」

成眞子不相信自己對華山劍法浸淫數十年，會勝不了他一個假冒的賊黨，喝聲出口，劍勢乍展，一支長劍指東劃西，帶起一片嘶嘶劍風，一連劈出了八劍。

假成眞子居然絲毫不讓，同樣揮起長劍，以快截快，以攻還攻，同樣攻出了八劍，雙方劍光如閃電般流動，同時也連珠般响起了八聲金鐵狂鳴！

成眞子發現對方每一記劍招，使的都是華山劍法，不但功力和自己不相上下，就是劍法也十分老到，不輸自己！

這下眞把成眞子激怒得恨不得一劍就把對方刺倒，緊接着八劍之後，一口氣又攻出了九劍。

華山劍法本以輕靈著稱，但每一個練劍的人，都有每一個人的個性和體質上的差別，有的適合輕靈，有的適合剛勁，幾十年下來，就是同一套劍法，也各有所悟，各有心得。

譬如同樣寫一個字，有的人寫得氣勢磅礴，有的人寫得嫵媚透逸。成眞子就是屬於剛勁這一路的，經過這一陣硬拚之後，一柄長劍越打越快，也越打越重，記記都運上了眞力，大有非把對方一劍劈成兩爿不可。

假成眞子又豈肯示弱，同樣和他記記硬打硬砸，因此這兩人簡直就拚上了老命，人影交錯，劍光交擊，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震得列陣堅守的每一個華山弟子心頭也跟着狂震，根本已經分不出誰眞誰假來了。

至於眞假清眞子那一對，情形也是差不多，這時已經打出二三十招，不過清眞子終究是華山七眞的老二，數十年修爲，劍法已經脫盡火氣，輕靈中佔了一個穩字。

對手假清眞子使的同樣是一手華山劍法，而且也相當精熟，但時間稍長，就顯出清眞子劍上的功力來了，同樣一套劍法，漸漸把假清眞子的劍

勢壓制了下去。

武功一道，差不得這麼一點，所謂棋差一着，縛手縛脚，現在假清眞子的劍勢，就是有點縛手縛脚之感，反觀清眞子的劍勢，就愈來愈見輕穩。

本來眞假清眞子、眞假成眞子四人動上了手之後，孟時賢就摺扇輕搖，悠閒的站在穿堂石階上作壁上觀。

對面的超眞子率領八名弟子一字排開，截住了華山派的人的退路，好像這一場爭戰，已經穩操勝算一般。

最感忐忑不安的却是華山派的二十名弟子了，他們眼睜睜看着兩處戰圈，打得如火如荼，但不論誰勝誰負，沒有一個人分得出勝的究竟是眞的，還是敗的是眞的，到時候，叫他們如何取捨？如何接應呢？

現在這四個人已經打出百招以外，清眞子劍勢愈來愈見輕靈，已把假清眞子圈入在一圈劍光之中，只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大概不出二三十招，就會落敗！

眞假成眞子那邊，經過這一陣拚搏，也可看出端倪來了。成眞子功力深厚，劍法擅走剛勁一路，是以一連串的硬拚，並不見他有何衰退敗象；但假成眞子功力畢竟稍遜，現在已顯得有些後力不繼，氣息漸粗，再有五十招，大概也會落敗了。

這可看得袖手站在階上的孟時賢一張白晰清瘦的臉上，漸有不耐之色，口中哼了聲：「沒有用的東西！」突然長身而起，右手化掌，朝清眞子當頭擊落！

就在此時，忽然從南首飛起一條人影，疾逾閃電，激射而來，砰的一聲，凌空接住了孟時賢的一掌。

孟時賢一個人被震得飛退回去，急忙施展「千斤墜」身法，才落到階上，站停下來。

那飛射而來的人影，也同樣被震飛出去，但他却朝眞假清眞子的鬥場落去，無巧不巧地雙脚蹬上假清眞子雙肩之上。

假清眞子驟不及防，一個人登時被壓得往下蹲去，那人却藉着這一蹬之力，又飛了回去，落到階上。

就在假清眞子被人壓得蹲下去的時候，清眞子聽到有人在耳邊細聲說了句：「此人已被在下制住穴道了。」

清眞子驀地一怔，暗道：「這和自己說話的會是谷少俠！」急忙抬目看去，那不是谷飛雲還是誰來，他笑吟吟的就站在孟時賢面前。

孟時賢剛剛站定，瞥見那人也隨着飛來，落到自己面前，他不認識谷飛雲，只覺這青衫少年一身武功似乎不在自己之下，這就沉笑一聲，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你問我是誰？」谷飛雲仰首大笑一聲道：「在下就是你假冒的孟時賢，孟某眞有點奇怪，以閣下這一身武功，投到本教門下，教主也一定會重用你的，何用假冒通天教門下，假冒孟某呢？」

他指孟時賢假冒他的名，而且說得很認眞，這可看得清眞子幾乎要笑出來。

孟時賢却聽得勃然大怒，摺扇一指，厲笑道：「好小子，你假冒孟某，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手中摺扇突然朝前敲來，直取谷飛雲咽喉。這一下急如星火，快速已極。

谷飛雲冷哼一聲道：「對了，閣下偷了我一柄摺扇，就在江湖上假冒孟某之名，現在該把摺扇還給我了。」

他的話說得較慢，但對方摺扇來勢較快，因此在說話之際，早已伸出右手，三個指頭朝前一撮，一下就抓住了扇頭不放，直等把話說完，才用力奪去。

孟時賢眼看摺扇被對方抓住不放，心頭大怒，左手突出，朝谷飛雲當胸劈來，口中喝道：「小子，去吧！」

谷飛雲敢情只顧和他爭奪摺扇，閃避不及，只聽「砰」的一聲，這一掌結結實實不偏不欹的劈在谷飛雲胸膛之上！

清眞子看得心頭猛震，暗暗叫了聲：「糟糕！這年輕人終究年紀太輕，經驗不夠！」

谷飛雲被這一掌打得直飛出去，但他右手抓住扇頭，死不放手，人被震飛出去了，但孟時賢的一柄摺扇，却已到了他手裡。

這回他被震飛得較遠，一下落到大天井中間，不，他無巧不巧的就落到眞假成眞子的鬥場之中，也無巧不巧的雙脚落到假成眞子的雙肩之上，這一下和方才簡直如出一轍，他猛力一蹬，一個人跟着飛起，假成眞子却被他蹬得雙腿一彎，蹲下身去。

正在和假成眞子交手的成眞子聽到耳邊有人細聲說道：「他已被在下制住穴道了。」

谷飛雲再次飛了回來，落到孟時賢面前，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輕輕搖了兩搖，瀟洒的道：「閣下要假冒孟某，也應該學得像一點，就像剛才那一記，那會是甚麼通天掌，打到身上，一點力氣也沒有，眞教人笑掉了門牙，現在閣下還有何說？依孟某相勸，還是乖乖的束手就縛，隨我去聽候教主發落，教主認爲你還堪造就，或許可以饒你不死，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清眞子看到谷飛雲又飛了回來，而且這番話，可着實把孟時賢戲耍了一番，心中暗道：「谷少俠一身內功，竟有如此高明，方才孟時賢這一掌就算沒有用上了全力，也用上了八成力道，除非谷少俠練成玄門護身眞氣，即以自己來說，練了數十年內功，也沒練成護身眞氣。」

孟時賢看谷飛雲信口胡謅，越聽越怒，大喝一聲：「狂徒找死！」

鏘的一聲掣劍在手，當胸就刺。

谷飛雲正在當胸搖着摺扇，看到孟時賢突然擧劍刺來，急忙把摺扇擋在胸前，說道：「閣下想和在下較量兵刃，也該早些說清楚才行，這樣突下殺手，使人措手不及，難道會是你們教主教的？」

對方這一劍直刺而來，劍刃何等鋒利，僅憑一摺白紙扇面，如何能擋得住？但孟時賢的長劍刺到白紙扇面上時，宛如刺在鋼板上一般，再也刺不進去，心頭不由得大爲凛駭，急忙收劍，目注谷飛雲，喝道：「朋友究是何人，請亮個萬兒，在下認栽，咱們後會有期。」

谷飛雲淡淡一笑道：「亮不亮萬兒都是一樣，閣下要找在下，江湖上隨時都可以找得到，在下也隨時可以候教，閣下請吧！」

孟時賢目光一轉，掠過假清眞子和假成眞子兩人身上，說道：「閣下能否請華山派放了他們兩個？」

谷飛雲雙手一攤道：「人是兩位道長拿下的，他們假冒華山七眞，該由華山派掌門人發落，在下不是華山派的人，豈能置喙，閣下請恕在下無能爲力。」

孟時賢爲之語塞，沉哼一聲：「好！」轉臉朝假超眞子喝道：「咱們走！」

假超眞子好像沒有聽見，身子一動不動。

谷飛雲大笑道：「大丈夫要承認失敗，看來只有閣下一個人走了。」

孟時賢自然看得出來，假超眞子是被制住了穴道，心頭這份憤怒，簡直不可言宣，怒嘿一聲道：「朋友記着，和通天教爲敵，你會後悔的。」

谷飛雲冷然道：「今晚本該連你也一起留下，放你走，已經是在下手下留情了，閣下何用再說這些狠話？」

孟時賢雙脚一頓，人化長虹，騰空朝牆外射去。

清眞子稽首道：「今晚幸蒙谷少俠賜助，貧道謹代表敝派，向少俠致最誠敬的謝忱。」

谷飛雲笑道：「道長千萬不可如此說法。」

成眞子也走了過來，說道：「那假冒五師弟的賊人，也是谷少俠制住的嗎？貧道怎會一點也看不出來？」

谷飛雲道：「那是方才兩位道長正在交手之際，在下怕他率同門徒衝殺上來，所以才把他們一起制住的。」

成眞子由衷的道：「谷少俠眞是神乎其技，令貧道好生佩服。」

谷飛雲笑道：「道長太誇獎了，在下只是出其不意而已。」

清眞子道：「三師弟，你陪谷少俠在此稍候，愚兄進去救人。」

成眞子躬身道：「二師弟請。」

清眞子挑了四名弟子隨行，一起往石窟中行去。

成眞子命弟子們把假清眞子、假成眞子二人和假超眞子師徒九人放到一起，由十名弟子看管。

谷飛雲道：「道長，最好請兩位道兄先搜查他們身上，是否藏有黃蜂針？」

成眞子瞿然道：「不是谷少俠提醒，貧道差點忘了。」

一面朝兩名青袍道人吩咐道：「你們兩個過去仔細搜查他們身上是否有針筒或其他歹毒暗器。」

兩名青袍道人奉命過去，仔細搜索了一遍，結果在假超眞子兩個門人身上，搜出兩管針筒，雙手送到成眞子面前。

成眞子道：「你們先收着，待會回去再呈報好了。」

兩名青袍道人答應一聲，退了下去。

成眞子道：「谷少俠，咱們就在石階上坐一回吧！」

兩人就在台階上坐下，成眞子道：「差幸谷少俠先把這些人制住了，否則賊子一聲令下，就憑這兩管黃蜂針，就可以把咱們這些人一起解決了。」

這位老道長上來之初，還不相信谷飛雲年紀輕輕，能有多大的能耐，但現在對這位青年高手打從心眼裡生出欽佩來。

不多一會，清眞子已和超眞子、長眞子等人一起從石窟中走出。清眞子首先給谷飛雲引見了兩人。

超眞子、長眞子已在洞窟中聽二師兄敘說過今晚之事，自然對谷飛雲再三道謝，然後又見過了三師兄。

成眞子也把從賊黨身上搜到的兩管黃蜂針之事，向清眞子報告了。

清眞子喟然歎道：「通天教處心叵測，不但派人喬裝咱們師兄弟，居然連掌門人的面具都做好了，大概就是準備由姓孟的假冒掌門人了。」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張人皮面具，給大家傳閱，一面朝超眞子道：「五師弟，你門下八名弟子，如今都被制住穴道，你去問問他們。」

超眞子怒聲道：「這八個孽畜，背師叛派，一律按本派家規處死好了，還有甚麼好問的？」

清眞子含笑道：「五師弟，你也許錯怪他們了，一般背叛師門，是眞的心生背叛，但這件事不同，他們可能並不知道有人假冒了你，不信，你過去看看，咱們三個人，都有假冒之人，如果不是穴道受制，咱們和他們站在一起，你能分得出眞假來嗎？何況師父要他們做甚麼，他們自然不敢違拘，再說他們又不會離開過祖師堂，只是被賊人利用而不知道罷了，自然可以原諒，所以你要問清楚，才能發落。」

成眞子也道：「二師兄說得極是，也許他們是無辜的。」

超眞子點點頭道：「好吧，小弟這就去問他們。」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濟顛和尚也來地獄協助徐不凡辦案，首先找到黃綿綿，才找到她叔叔黃明德、宏德，原來他們腹大如鼓，捧腹呻吟，是死前被人放入東西所致的。徐不凡查得不少資料，從住在這裡的窮鬼，被惡霸苗通橫征暴斂，鬼魂稱他苗總管，是將暴斂得來的財物運入秦檜匿藏的水濂洞。秦檜死後鬼魂尚未受到閻王治罪，徐不凡得濟顛協助查出，即將苗通秦檜斬首示衆……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屠劍血

明不落下書詔假　策計商共城死枉

「他跑掉了，捕頭大人已隨後追去。」黃綿綿道。

情急事危，徐不凡無暇多言，丟下兩粒藥丸，立與高天木、王石娘如飛而去。

一口氣追入山洞之中，在出口處發現紅衣捕頭躺在地上，胸衣已被撕碎，留下無數條深淺不一的血痕，徐不凡忙給他塞了一顆藥丸，拉他站起，道：「王倫他們到那裡去了？」

「已經逃走了。」

「你的傷是……」

「是被那匹灰色的狼抓傷的，牠不但能通人語，而且武功高強。」

追出洞外去一看，但見空山寂寂，水聲呼嘯，想追也無從追起，徐不凡氣得跺一跺腳，又折返洞內。

王石娘說道：「主人，要不要奴才與天木追下去？」

徐不凡道：「不必了，他們此刻早已去遠，追不上了。」

靈藥神效驚人，紅衣捕頭已無大礙，引咎自責道：「都怪我，注意力全集中在衛隊身上，給了那六個保鑣一個可乘之機，要是先將他們鎖住就沒事了。」

徐不凡道：「這事不能全怪你，我也有責任，我處理欠當，太過掉以輕心，當時若是命他們排列成行，親自監督着繳械受縛，就不會發生意外了。」

灰狼會突然出現小洞天，頗令徐不凡感到吃驚，是衝着自己來的？還是與王倫等素有勾搭？難道牠眞是師父無根大師的死對頭、那個火眼眞人的徒孫？想到這裡，徐不凡的心情不由沉重起來，又道：「王倫老奸巨猾，是出了名的老狐狸，他們這一逃，必然會惹出許多是非，務必要從速緝捕歸案，繩之以法，尤其那頭灰色的狼，一定要將牠的來龍去脈查清楚，嚴防牠在冥府興風作浪。」

紅衣捕頭一本正經的道：「是，特使，回到十殿後，我立刻稟報閻君，加緊查緝。」

在靈藥的神效下，黃綿綿與黑衣捕快的傷已大體復原。衛隊，乃至小洞天內所有的鬼魂，也早已被牛頭、馬面用鐵鍊鎖好，集中在一起。

紅衣捕頭上前一一清點一下，連前帶後，總共捕獲九十二名，當下雙拳一抱，道：「今日得以誅殺秦檜，逮住這麼多惡鬼，特使厥功甚偉，回到十殿之後，我一定向閻羅王提出詳細報告，相信閻君日後定會有所賞賜。」

徐不凡道：「賞賜倒不敢，請上覆閻君，敝師妹黃綿綿亦功不可沒，我想請她與兩位師叔暫住小洞天，以防宵小竊據。同時，小洞天內被老賊搜刮來的糧食，我想全數發還被壓榨的佃戶，不知尊意如何？」

「特使太謙了，此乃小事一件，你有權全權處理。」

「另外，請轉告笑彌勒賀坤一聲，

說狠牙棒苗通業已伏法，他可以安心的投胎去了。」

「我會的，二十年後，你們也許又會在陽世見面。」

「見面也不認識，他不可能還記得幽冥之事。」

「特使如果沒有甚麼指示，我們想就此告辭了。」

「好吧，請慢走。」

「請留步。」

送走紅衣捕頭他們後，徐不凡首先將兩位師叔接來小洞天。沿途，黃綿綿又順便通知大家，來小洞天搬糧食，一傳十，十傳百，消息不脛而走，一個時辰不到，倉庫裡的糧食便被窮苦的佃戶搬去十之八九。大家皆有說不完的感激，道不盡的謝意，視徐不凡爲救命大恩人。

諸事料理妥當，徐不凡陪師叔師妹又在小洞天盤桓一夜半日，次日下午，留下幾粒呂仙翁的丹藥，託黃綿綿代爲查訪黑名單上羣魔的下落，正準備離開，尤猛將軍領着一位枉死城的陰官，適時來到了小洞天。

尤猛與黃明德、黃宏德乃舊識，劫後重逢幽冥，既興奮又感歎，一籮筐的話說個沒完沒了，徐不凡見此情景，忙上前說道：「尤叔覺得這小洞天的景緻如何？」

「花香撲鼻，碧草如茵，美極了。」

「既然如此，乾脆搬來小洞天，與我師叔他們同住好了。」

尤猛亦有此意，聞言正中下懷，道：「好啊，回到枉死城，我馬上提出申請。」

「我們是昨日才遷入小洞天，尤叔是如何知道的？」

「是十殿的捕頭告訴城主的，城主叫我們來。」

「有事？」

陰官正容說道：「回特使的話，御史余浩然已至冥府。」

徐不凡此來幽冥，就是爲了追趕余浩然，急急追問道：「余大人現在何處？」

「就在枉死城。」

「好，咱們立刻動身。」

會見余浩然的事十分緊要，徐不凡主僕告辭而出，立與尤猛、陰官離開小洞天。

從筆管山至枉死城，望鄉山乃必經之地，大家來至望鄉台下時，王石娘忽然說道：「主人，奴才建議，我們再上望鄉台一瞧。」

徐不凡道：「前天才上去過，算了。」

「前天，那銀衣使者與銅衣使者，已迫近血轎，奴才很耽心……」

「唔，上去看看也好，尤叔，咱們一起上去吧？」

尤猛亦正有此意，方待舉步登台，徐不凡一眼見望鄉台後面探出一個狼頭來，當下一言不發，拔腿就追，王石娘、高天木動作也不慢，彼此首尾相接。

望鄉台佔地極大，繞着台腳追了一個圓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却再也沒見到那匹灰色的狼。

「尤叔，見到一頭狼沒有？」

「狼？沒有呀。」

「奇怪，一頭灰狼繞着望鄉台轉圈子，追至此處怎麼突然不見了。」

居高臨下，極目四望，亦未見一影半踪，難不成是上了天？入了地？還是……徐不凡想不通其中奧妙，道：「不管牠，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牠要是存心惹事，遲早還會再來的，尤叔，咱們上去吧。」

尤猛道：「你們上去吧，我不想看了。」

徐不凡一楞，道：「剛才講好了要上去，怎麼現在突然變了主意？」

尤猛支支吾吾，不上去就是不上去，徐不凡只好任由他去，與王石娘、高天木登上望鄉台。

一上望鄉台，徐不凡馬上看到，山崖下，停放血轎的山洞外面，深山絕谷之內，正展開一場慘烈無比的惡鬥，一名銀衣使者，兩名銅衣使者，親率數十名彪形大漢，從外面瘋狂進攻，八駿二老全力圍堵，拚死頑抗，雙方打來寸土必爭，寸地不讓，腥風血雨，慘烈已極。

上官巧雲主僕則橫劍當胸，守護在山洞口，寸步不離，看那情勢，一旦被對手突破防綫，惡戰立刻就會延伸至洞口，果不幸而言中，上官巧雲固然免不了會有一場生死之搏，徐不凡的軀殼也必然岌岌可危。

高天木睹狀大爲焦急，道：「主人，事不宜遲，見過余御史後，咱們火速還陽，晚回去一步，就會增加一分危險。」

徐不凡亦有此同感，跳下望鄉台，與尤猛、陰官等結伴如飛而去。來到枉死城，一頭撞進城主的辦公所在，劈面就說：「老御史現在那裡？」

枉死城主熱誠的招呼大家入座，道：「就在後面，我馬上派人去請。」

另一名陰官領命而去，不一時已將余浩然請過來。

重逢幽冥，二人皆百感交集，余浩然在徐不凡對面落坐，亦悲亦喜的說道：「老臣猝然遇害，原以爲你們徐家的血海奇寃，將永沉海底，難再申雪，聽城主說明一切後，始知賢姪可以交通陰陽，看來天網恢恢，地理昭昭，善惡報應，冥冥中自有安排，我大明國祚仍有一綫生機。」

徐不凡道：「聽老大人的口氣，以及印證晚生所得到的消息，先父之死，似乎內幕重重？」

「不錯，徐將軍的死，的確牽扯甚廣，就老臣所知而言，很可能是另一個大陰謀的一部份。」

「老大人是否可以說的詳細一點？」

余浩然左右一望，沉吟不語，枉死城主會意，立即領着所有的陰官退出去，室內僅僅還剩下徐不凡主僕及尤猛四人。徐不凡道：「這位就是當年護送貢品進京的尤將軍，另外兩位是晚生身邊的人，皆可參予機密，請老大人無須顧慮。」

聽說面前的這位將軍是尤猛，余浩然這才放下心來，道：「啊，原來是尤將軍，久仰久仰，我想請敎，當年將軍究竟是自殺？還是被殺？」

尤猛答道：「是被暗殺的。」

徐不凡補充道：「暗殺尤叔的人，也就是追殺老大人的那一夥人，但在表面上却安排成像是畏罪自殺的樣子。」

余浩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這就對了，從種種跡象顯示，這個秘密組織，至少牽涉到巴爾勒法王，與我朝的一位重臣，以戕害忠良作手段，達到出賣國家，或其他不法勾當的目的，而徐總兵就是這一陰謀下的犧牲者，因爲徐將軍驍勇善戰，多次予韃靼以重擊，又一向主張强固邊防，以武力對付番夷的政策，自然被他們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徐不凡道：「御史大人可知這幕後的奸賊是誰？」

「一定是銀衣使者、銅衣使者後面的主子，却不知其爲何許人。」

「多年來，老大人是否搜得許多証據？」

「沒有，老賊計劃周密，幾乎沒有任何破綻可尋，假聖旨可以說是惟一的証物。」

「對了，請老大人快說假聖旨在那裡？」

余浩然朝廳內察看一下，見無外人，這才壓低聲音，說道：「輾轉流落在王員外的手裡。」

「老大人取回來沒有？」

「那天晚上老臣便以重金購得，可恨魔徒眼綫太多，終於遭了他們的毒手。」

「晚生正想請問，那兇手是誰？老大人看清楚沒有？」

「我心口中刀倒地，就在將斷氣未斷氣的那一瞬間，看到屋樑上有一個人。」

「是什麼人？」

「一個年輕人，可惜沒看清他的面貌，便一閃而沒。」

尤猛急急追問道：「余御史，敢問那僞詔放在何處？」

余浩然望着徐不凡，道：「不凡，還記得吧！那夜你去的時候，我正在修理貨挑子，僞詔就藏在底部夾層內。」

陽世危機四伏，徐不凡歸心似箭，現在眞相已明，立即告辭而出。

尤猛動作更快，居然搶在前頭，已奪門而出。

這一反常舉動，引起了王石娘、高天木的疑心，身形三閃，竟將他一前一後的夾住，進退不得。

尤猛沒好氣的說道：「兩位這是什麼意思？」

王石娘的臉色陰沉沉的，道：「你忝爲地主，不覺得自己的行爲太反常嗎？」

「本將軍出來，是準備送你家主人的，這有什麼不對？」

「這是巧辯，事實上打從望鄉山起，我就一直在注意你，懷疑你。」

「懷疑什麼？」

「懷疑你就是那匹灰色的狠。」

「我會是狠？簡直豈有此理！」

「正確的說，應該說狠的元神託附在尤將軍體內。」

「不可能，不可能，這純粹是無稽之談。」

「不可能？可能馬上便可以見分曉，看打！」

高天木蓄勢已久，徐不凡還沒有決定該如何面對這一事件，他的乾坤圈已砸向尤猛的頭，王石娘也不稍慢，風火劍出招如電，分心就刺。

二人俱屬絕頂高手，乾坤圈更是驅妖祛邪的利器，只要有妖魔附身，莫不現出原形來，說時遲，那時快，尤猛一聲：「哎唷！」後腦砸了一個大疱，從他的身上，馬上化出一匹灰色的狠。

「果然是一匹狠！」

徐不凡才說了這麼一句話，灰狠四蹄騰空，已如瀉電奔馬一般飛出枉死城。

「追！」

「追！」

事情太緊急了，僞詔的秘密牠已瞭然於胸，出不得半點差錯，王石娘抽回風火劍，高天木收起乾坤圈，徐不凡丟下一粒藥丸，連向尤猛、余浩然、枉死城主打個招呼的時間都沒有，便彈身飛出枉死城。

枉死城外早已沒了灰狠的影子，主僕三人眉來眼去，心意已通，立即追出陰間，追向陽世。

追呀追，追過千山萬水，追過重巒疊障。

追呀追，追過青天白日，追過沉沉黑夜。

最後，終於又回到了大同府。

却再也沒有見到那匹灰色的狠。

王石娘、高天木法力無邊，瞬間便現出人形，徐不凡的軀體遠在深山絕谷中，此時仍然是一個望而不見其人的幽靈。

這時夜已深，三人連說一句話的時間也沒有，便提足跳進蓬萊居的那個小跨院。

剛剛鬧過人命，當然不會有人居住，王石娘推門而入，點燃了燈，游目四望，余浩然的屍體不見了，那兩個貨挑櫥櫃也不知去向。

找來一名店小二，高天木問道：「余御史的遺體呢？」

店小二道：「已由大同府裝棺入殮，運回京城去了。」

「還有兩個櫥櫃現在何處？」

「被府衙的捕快拿走了。」

退出蓬萊居，徐不凡一馬當先，直撲府衙古堡，王石娘追上來說道：「主人，奴才以爲我們應該先回血轎，即速還魂，免生意外。」

「奪回僞詔最重要，其他的都可以緩一緩。」

「二老八駿被圍，可謂殺機重重，隨時都有發生危險的可能。」

「事有輕重緩急，現在也顧不了這許多了，咱們快走，我很躭心被那一匹灰狠捷足先登。」

來到古堡，縱身越城而過，落地後，斜刺裡突然衝上來兩名守夜的兵士，高天木、王石娘二話不說，舉手投足間便將二人的穴道點住。

捕房就在左前方不遠處，裡面燈還亮着，顯然有值夜的人，三人避開崗哨，一路潛行。

「不許動！」

高天木飛身而入，王石娘快如春燕，一名值夜的捕快還沒有弄明白情況，右手腕已扣在王石娘手中，道：「余御史的貨挑子是否在這裡？」

捕快嚇得面無人色，結結巴巴的道：「在，是有兩個櫥櫃被……被扣押在此。」

「你們爲何要扣押老御史的東西？」

「余御史遇害，我們有責任清查他的遺物，藉以查出兇手。」

「找到可疑的東西沒有？」

「沒有。」

「兇手是否已逮捕歸案？」

「也沒有。」

「那貨櫥放在何處？」

「就在後面的倉庫裡。」

王石娘手起指落，點了他的痲、啞二穴，道：「朋友，歇着吧，天亮之後，穴道會自行解開。」

進入倉庫，老遠就看到，余浩然那一對貨挑子，就擱在一個牆角上，王石娘、高天木脚底抹油，大步而進。

驀然，有三條人影破窗而入，爲首之人是鍾玉郎，另二人是銅衣使者。兩名銅衣使者一現身，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朝王石娘、高天木衝上去，一口氣連攻七劍八掌。

論功力，憑身手，銅衣使者絕非高、王二人之敵，但猝然施襲，失盡先機，想要及時擺脫糾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鍾玉郎動作飛快，推倒一個貨櫥，一脚踢上去。

事情急如燃眉，徐不凡不遑多想，他的元神射出一股無形眞力，撞向另一個貨櫥。

這是一場賭博，而且是一場公平的賭博，各有一半的勝算，因爲在目前的這種情形下，任何人皆無法獨佔兩個貨櫥。

砰！徐不凡撞碎了一個貨櫥，裡面空空如也。

砰！另一個貨櫥被鍾玉郎一脚踢個稀巴爛，伸手拾起一塊黃綾。

鍾玉郎好機伶，黃綾一到手，拔腿就走，徐不凡大急，連發三股無形眞力，鍾玉郎行進間反手應戰，道：「徐不凡，憑你的元神，絕非鍾某的對手，一邊凉快去吧，少觸霉頭。」

以元神鬥眞人，靈巧有餘，威猛不足，鍾玉郎連劈三掌，阻斷了徐不凡的進路，大步一邁，已竄出一丈五六。

所幸，王石娘、高天木已擺脫銅衣使者的糾纏，適時堵住鍾玉郎的退路。

兩名銅衣使者也不含糊，凌空連翻兩個觔斗，落在鍾玉郎身旁。雙方旗鼓相當，擺出一副硬拚的架式。

鍾玉郎的出現令徐不凡疑雲重重，道：「鍾玉郎，老御史是不是你殺的？」

聞其聲未見其人，銅衣使者面有驚色，鍾玉郎的嘴角掛着一絲冷笑，道：「何以見得？」

「如果不是你殺的，你不可能知道老金就是余浩然。」

「你錯了，老金死後，大同府已查明他的身份，早已是家喻戶曉，童叟皆知的事，這有什麼稀奇。」

「哼，你推得倒乾淨，最好不要讓我找到証據。」

「找到証據又怎麼樣？」

「寧可放掉十個，絕不錯殺一人，這是我徐不凡做人做事的原則，一旦証據確鑿，即使上天入地，我也會要你的命！」

「徐不凡，你他媽的少吹法螺，前兩次被你撿了點小便宜，就自命不凡，眞打起來，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王石娘懷疑鍾玉郎就是那匹灰色的狠，但在他的頭頂之上却始終看不出妖氣，道：「鍾玉郎，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是人？是狠？」

鍾玉郎表情全無的道：「狠？妳怎麼會想到本公子會是狠，狠性最淫，像妳這麼漂亮的妞兒，晚上睡覺的時候可要小心狠來了。」

「少貧嘴，不是那匹妖狠，何以得悉僞詔藏在老御史的貨櫥低部夾層內。」

「王石娘，別打啞謎，把話說清楚，鍾某越聽越糊塗了。」

「你少裝蒜，跟我們進入陰曹地府，劫走王倫、潛入尤猛體內，因而得知僞詔秘密，你的嫌疑最大，若提不出合情合理的解釋來，管保你吃不了兜着走。」

「別鑽牛角尖，事情簡單得很，本公子偷聽到你們與店小二、捕快的談話，自然會聯想到僞詔的下落，如此而已。」

高天木聽得不耐，沉聲喝道：「別嚕七八嗦，是人是狠，一試便可分曉，接招！」

暗暗叫足了十成十的功力，乾坤圈帶起一陣尖銳的風聲，眨眼便在三尺之內，兩名銅衣使者雙劍齊舉，嗆！劍圈相撞，火星四濺，誰也沒有討了好。

王石娘心有不甘，欲待聯手出擊，徐不凡搶先說道：「鍾玉郎，姑不論你是否殺害老御史的元兇，或者是否那匹灰色的狠，先交出偽詔，咱們一切好商量。」

鍾玉郎嘿嘿冷笑道：「笑話，已經到手的東西，豈有拱手送人的道理。」

「你要偽詔幹什麼？難不成是想毀滅証物？」

「別想歪了，只是好奇而已。」

「好奇看看，就可以了，沒有據為己有的必要。」

「聖旨價值連城，偽造的更是千金難求，鍾某要留着做紀念。」

抽空打開一看，臉色陡然大變，高天木、王石娘齊喝一聲：「不交出來你今天就死定了！」風火劍與乾坤圈交織成一片寒芒，劈頭蓋面的攻上去。

鍾玉郎又豈是省油的燈，怒吼聲中，三人連成一體，全力反撲，只見掌風呼嘯，劍光閃爍，連徐不凡的元神也投入戰圈，眼看一場空前未有的生死之搏，已是無可避免。

詎料，鍾玉郎用的是以進為退之計，雙方強猛的暗力甫一接觸，三個人提足猛一個倒縱，借力彈起，破窗飛出窗外去。

徐不凡主僕一分一秒也不肯躭擱，啣尾疾追。

鍾玉郎與兩名銅衣使者速度驚人，彈身拔起二三丈，凌空飛渡，企圖越城而出，徐不凡主僕如法炮製，升空攔截，雙方又在半空中鬥在一起。

金鐵交鳴，火花迸濺，人如天馬飛鷹，蔚為奇觀，猛可間，雙方巨大無匹的兩股暗勁撞在一起，像刀切的一樣，人影倏合乍分，雙方皆震得向後倒飛出去。

一撞之勢太猛，偽詔脫手飛出，飄飄而下。

徐不凡主僕一見大喜，猛打「千斤墜」，在離地面三尺處，被王石娘探手撈住。打開來一看，那裡是甚麼偽詔，一方黃色的綾緞之上，還題着一首打油詩，曰：

萬里追踪一偽詔
陰陽兩界路迢迢
龍爭虎鬥把命拚
詔書早就不見了

詞意尖酸刻薄，極盡調侃戲弄之能事。

顯然，偽詔不是被鍾玉郎盜去。

可是，會是誰呢？

莫非那頭灰色的狠真的另有其人？

此外，又有誰會知悉這個天大的秘密？

謎！謎！事情撲朔迷離，理不出一點頭緒來，徐不凡氣得直冒煙，却無計可施。

展目望去，鍾玉郎早已越城而逃，經過這一陣拚搏，已驚動守備府的兵馬，四下裡黑壓壓的衝上來一大羣人。

王石娘咬牙說道：「姓鍾的好陰險，先是以進為退，接着又故意驚動守軍，最後丟下黃綾，作為脫身之計，他跑了，咱們却陷入重圍。」

高天木道：「現在閑話少說，鍾玉郎這一去，必然會對主人不利，咱們快。」

言猶未盡，古堡之內火把高挑，喊殺震天，到處都是弓箭、刀斧手，到處都是兵勇校尉・想走也走不了。

憑徐不凡主僕的本事，如決心想要脫身，應非難事，但若想在一不傷人，二不施展法力的情形下脫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下可把徐不凡難住了，暗暗叫苦不迭。

更苦更難的是八駿二老，他們已與銀衣使者，銅衣使者鏖戰了數晝夜。當然，任何人皆無法作此長時間的拚戰，而是說銀衣使者已率衆將整個山谷包圍，作間歇性的攻擊。

銀衣使者的實力已大為加强，此刻已集結了四名銅衣使者，以及五六十名一流好手，在人數上佔絕對的優勢。

雙方都有傷兵，八駿中有三人受了刀劍之傷，短時間無力應戰，對手的傷者更多，約在十人上下。

二老雖在糧食已盡，一天來粒米未進，苦在必須死守洞口，無法放手一搏。

所幸佔盡地利，三面都是陡峭的山壁，只有一條狹窄的隘路可供出入，防禦的圈子很小，只有數十丈方圓。

月明星稀，夜靜如水，除天叟丁威與八駿之五在隘口守夜外，餘皆打坐調息，蓄銳養精。

霍然，遠處傳來一陣極輕微的衣袂聲，丁威探頭一看，赫！暗中人頭晃動，摸上來一大羣人，急忙吹了一聲胡哨，大聲喝道：「兔崽子，三更半夜的不睡覺，是不是看中了今夜是個好時辰？」

來人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發話之初尚在十丈以外，話未落地，便如長河洪水一般湧上來。

快！狠！掌如山，劍如林，成羣結隊，奮力猛衝，顯然存心想以多為勝，一鼓作氣衝進來。

八駿二老好厲害，一個個如出柙猛虎，人還沒有到，像刀子一樣的掌風，已在隘口上佈下一道無形的氣牆。

砰砰蓬蓬，叮叮噹噹，刀劍撞擊，掌風激盪，雙方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作了最快速最猛烈的接觸，二老八駿，還有上官巧雲及兩個貼身丫頭，前仆後繼，重重圍堵，終於擊退了銀衣使者潮水般地攻勢，未越雷池一步。

趁銀衣使者第一波攻勢受挫，退下去的片刻寧靜，地叟毛奇道：「老丁，乾脆抬着血轎衝出去算了，他奶奶的，被動挨打的滋味眞不好受。」

天叟丁威還沒有來得及開口，上官巧雲說道：「不行，萬一傷到徐哥哥怎麼辦？」

毛奇道：「咱們十三個人，用身體將轎子包起來，應該可以安全的衝出去，不然，不被困死，也會被餓死！」

長久受困，實在不好過，肚子鬧饑荒，更是要命的難題，八駿之中馬上有人嚮應，道：「好，咱們衝出去，將公子護送至安全地方後，再回過頭來殺他個片甲不留。」

上官巧雲仍然大力反對，道：「我不答應，只要有一分一毫的危險就不行，徐哥哥要是傷了一毫一髮，我們大家都會後悔一輩子。我情願餓死在血轎旁，也不能叫不凡冒風險。」

這就是愛，愛至深處無怨尤，即使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八駿二老為她的眞情所感，再也沒有人敢重提衝出重圍之事。

上官巧雲不放心，索性帶着兩名婢女，退回洞口去，死守在血轎前。

銀衣使者又摸上來了，馬上又展開第二次的攻勢。

上官巧雲橫劍而立，目注前方八駿中的三人，或則刀傷在腿，或則膀臂中劍，無法應戰，但也沒閑着，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注視着四下裡的一切動靜。

其中一人忽然驚叫一聲：「繩子！」

上官巧雲順着他手指之勢一望，糟糕！從絕壁之上果然有一條繩子垂下來，來不及警告前面的人，噗通！一聲，已跳下一個銅衣使者。

「看劍！」

上官堡的劍法冠絕武林，銅衣使者立足未穩，被上官巧雲一輪猛攻，逼退到洞口三丈以外去。

她萬萬沒想到，這正是銅衣使者計劃好的，一離開洞口，上面接連又跳下兩個來，兩個丫頭抵擋不住，節節敗退，上官巧雲只好急忙抽身退回來。

才退回一丈多，剛才與自己交手的銅衣使者又追上來了，將她截在途中，大打出手。

二老已發覺到有人潛入，雙雙「大鵬展翅」掠空而過，就在兩名銅衣使者擊退上官巧雲的丫頭，又將負傷而戰的三名八駿撂倒，眼看就要攻進山洞的那一瞬間，及時從天而降，連攻七掌十三掌。

天地二叟乃是第一流的好手，這一全力施為，果然不同凡俗，其鋒銳不可當，兩名銅衣使者硬接五拳五掌後，終於吃不消退下去。

地叟毛奇憋了一肚子的火，終算找到了發洩的對象，道：「你家毛爺爺今天要大開殺戒，看我活劈了你！」

「隔山打虎」、「旋乾倒坤」、「直搗黃龍」、三掌連成一氣，似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上去。

天叟丁威也是同樣的心意。「老夫今天要大開殺戒了！」發掌猛攻另一名銅衣使者。上官巧雲見此情狀，主意立變，攻勢陡地加快，決心先將對手解決掉再說。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峭壁之上又滑下來一名銅衣使者，三名黑衣大漢，逼得三人不得不退守山洞，無法任意施展。

天叟丁威是老江湖，見洞口情勢穩住後，陡地拔身而起，抓住長繩猛一扯，長繩便斷了，一名滑至半途的黑衣大漢，當場被摔得血肉模糊而亡，總算徹底斷掉這一心腹大患。

現場共有四名銅衣使者，三名黑衣大漢，二老這一方，連上官巧雲的兩名丫頭算進去，能夠應戰的不過才五人，於是，一名銅衣使者大吼一聲：「衝！」七個人排成一道肉牆，硬碰硬的往上撞。

事到如今，除了拚命，別無選擇，一方死守，一方強攻，就在山洞之外，展開一場慘烈無比的血戰。

一聲慘叫，劃破長空，上官巧雲的一名丫頭首先做了寃死鬼。

又是一聲哀鳴，上官巧雲盛怒之下，將一名黑衣大漢劈成兩半。與此同時，二老亦將另兩個黑衣大漢送上了奈何橋。

這一邊二老佔得上風，隘路口上却一敗塗地！因為鍾玉郎帶着兩名銅衣使者趕到現場，再加上一名銀衣使者，四人連成一體，一路强攻，五駿支持不住，被他攻破一道缺口，所有的人便如潮湧而入。

五駿大駭，原想退回來與大家會合，銀衣使者搶先一步，已與隨鍾玉郎來的兩名銅衣使者，以及二三十名黑衣大漢，將他們圍起來，動彈不得。

鍾玉郎一陣風似的來到四名銅衣使者的身後，厲色喝道：「混蛋，如果不是你們四個飯桶搶功，而能反過來先攻八駿，則裡迎外合之下，隘口早破，徐不凡那小子也就休想再還魂了。」

四名銅衣使者聞言臉色驟變，齊聲說道：「是，公子！」垂手而立，唯唯諾諾，一臉的奴才相。

鍾玉郎精得像隻猴子，心知徐不凡主僕雖然中了自己的圈套，被官兵困住了，但隨時都有脫困而返的可能，早一刻下手，就多一分成功的機會，當下臉一沉，道：「你們發甚麼楞，還不給我殺。」

四名銅衣使者從左右撲出，天地

二叟分別出手迎戰，這一來正好中了鍾玉郎的毒計，「圍起來！」人影閃晃中，二老分別包在兩個小圈圈裡，洞口門戶大開，僅僅還剩下一個上官巧雲，以及一名丫頭。

鍾玉郎雙目如炬，直瞪瞪的望着上官巧雲，一面大步而進，一面說道：「上官姑娘，不管妳喜不喜歡我，我鍾玉郎對妳可是一見鍾情，讓開，別為了那個臭小子傷了彼此的和氣。」

上官巧雲堵在洞口不讓，道：「鍾玉郎，你別過來，過來我就跟你拚命。」

鍾玉郎仍自繼續前進，嘴角噙着一抹淫笑。「上官巧雲，徐不凡是個殘廢，又是欽命要犯，何必死心眼跟這種人泡，我鍾玉郎那一點比不上他？」

「我愛他！」

「我要殺他！」

「那你必須先殺掉我才行！」

「好，我成全妳！」

話鋒急轉直下，鍾玉郎滿面殺機，妳字落地，人也來到面前，倏的雙掌齊出，分襲上官主僕二人。

上官主僕不敢大意，全力反擊，蓬！鍾玉郎的掌勁好凌厲，上官巧雲的劍招才遞出一半，洶湧的力道便撞上身來，當場倒退五六步，已身在洞內血轎邊。

丫頭的遭遇更慘，撞上洞壁，又彈回來，被一名黑衣大漢順手給了一劍，立時穿膛而過，死於非命。

鍾玉郎跨步而入，照準徐不凡的軀體就是一掌，上官巧雲道：「我跟你拚了！」揮劍就斬，鍾玉郎不得不將掌招撤回來。

上官巧雲得理不饒人，劍招狠狠攻出，氣得鍾玉郎嗚哇大叫，猛地盡全力劈出一掌，只聽上官巧雲發出一聲悶哼，一屁股栽坐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

此刻，八駿二老俱皆被鍾玉郎的手下困住，自顧不暇，上官巧雲也重創不起，徐不凡頓成囊中之物，鍾玉郎儘可予取予求。

鍾玉郎這下可得意了，道：「徐不凡，鍾某先後敗過兩局，今夜在古堡內算是扳回一城，現在這一局非但扯成平手，可能還有賺頭。」

駢指如戟，快如星火，照準徐不凡的心窩戳下去。

彼此近在咫尺，招發即到，瞬間便接觸到肚皮上，驀聞血轎之內傳出一聲悶響：砰！

聲音並不大，力道却不小，鍾玉郎捧着血淋淋的三個手指頭，倒飛出洞外去。

原來就在那火燒屁股的緊要關頭，徐不凡的元神已進入體內，這時鍾玉郎的指招已到，還手已無可能，情急之下，只好以體內眞力反震。

鍾玉郎一去，徐不凡隨即彈身而起，先給上官巧雲塞了一粒藥丸，一眼見洞外躺着兩具女屍，一股濃濃的殺機立從心田升起，沉聲喝問：「這是誰幹的？」

正在圍攻天叟丁威的一名黑衣大漢，沾沾自喜的道：「是大爺我，你要怎麼樣？」

徐不凡殺氣騰騰的道：「殺人償命，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跨步欺身，大踏步的走上去，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殺機重重，他名頭太大，大家皆紛紛退避，無人敢出手阻擋，天叟丁威之圍立解。

那黑衣大漢連退數步，已被山壁阻住，陡然大吼一聲：「老子跟你同歸於盡！」自己門戶大開，右劍左掌齊出，眞的是拚命的打法。

徐不凡冷哼一聲：「你不够資格！」連短刀都懶得拔，以掌代刀，卡察！那黑衣大漢的招式才遞出一大半，一顆人頭已骨碌碌的滾下來。

給了丁威三粒靈丹，命他去救傷重不起的三駿，徐不凡望着另一女屍，寒臉說道：「這又是誰的傑作？」

場中一片寂然，再也無人敢挺身認罪。

上官巧雲的傷已大有起色，強自打起精神，上前手指着圍攻毛奇的一名銅衣使者，道：「就是他！」

徐不凡猛一個大跨步，來到那銅衣使者面前，道：「你有甚麼遺言，最好儘快交代一下。」

銅衣使者雙腿發軟，色厲內荏的道：「徐不凡，那丫頭片子，與你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你憑甚麼替她報仇？」

徐不凡凜然道：「那位女俠是為我而死，我當然有替她復仇的義務。如有遺言，就請快說。」

「老子沒有甚麼遺言後事。」

「那就準備上路吧！」

吧字出口，短刀已置於右手肘後，放步走上去。

隨着徐不凡沉緩有力的脚步聲，空氣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時刻，三名銅衣使者擋不住他，悉被二老擊退，一羣黑衣大漢已如驚弓之鳥，趑趄不前，而鍾玉郎胸中血氣翻騰，自身難保，同樣心餘力絀。

銅衣使者見勢不妙，不顧一切的撲上來，欲作困獸之鬥，徐不凡左鐵臂一格，右手肘一推，慘嗥聲起，血水狂噴，吃飯的傢伙落地後，跳了三下才停下來。

徐不凡一出手就連殺二人，所有的銅衣使者，黑衣大漢，皆慌作一團，面如土色，齊集在鍾玉郎的四週，一動也不敢動。

這邊的戰火全熄，隘路口上，五駿之圍未解，天叟丁威說道：「少主，怎沒見天木與石娘？」

徐不凡道：「我們被大同府的兵馬圍困，我先走一步，他倆大概也該到了。」

（未完・七）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 1 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右列印章，以免受騙。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 利 貿 易 公 司　啓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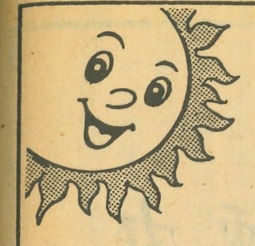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20
SuperLongs